

# 以艺进道

——中国艺术道学思想探索

张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以艺进道

——中国艺术道学思想探索

张其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艺进道：中国艺术道学思想探索/张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5004-2552-X

I .以… II.张… III.美术创作-道家-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 IV.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666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22.00 元

## 自序

近十年间，我在从事中国画创作过程中，为寻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根源，为探索中国笔墨所内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境界，为赖以撑持这寂寞境遇中艺术创造的艰难苦辛，曾先后对《易经》、《道德经》、《庄子》、《列子》、《黄帝内经》、《孙子兵法》、《抱朴子》等古典道学思想范畴的著作进行了研读、笔记，以笔墨进行了身心的实验，藉以与往昔所学东西方文艺理论相比较，深感道学思想是蔚为大观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根本。它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思想精神内含，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和强盛的源泉。与欧洲和整个世界文化相比，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具有永恒性的现代意识。在她的面前，我们真正感到了自身如沧海之一粟，再深厚的学识也仅属微末。

当我立下《以艺进道》的题目，准备进入中国艺术道学思想探索的写作状态时，千头万绪涌入脑海，而每个头绪又都涉及无比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交织融合在一起，不禁一时茫然模糊起来，竟不知从何处落笔。当今学术界多有迷信西学而忽视传统的倾向，即就是讲传统者流，也不过多在技艺方面耗费精力，很少有人深究道德思想艺术精神的玄奥，因而很难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并由此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中的失落感。出于这样的原因，故产生将往昔所学所悟写成文字，采用中西文化比较和对道德思想进行精神分析的方法，以探索中国艺术的道德思想精神的认识观念、思想源流、原理法度的根源性，进而阐明以“天人合一”为思想内核的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根本这个见解和用心。在整个探索工作中，首先从道学思想所反映的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诸多观念出发，不拘泥于原著的章节，更注重把握通融整体思想精神。依照道学思想的本意，概括分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部分即上篇和下篇，上下篇各五章，每章又分五节，着重讨论道学思想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和原理方法，尽力揭示中国艺术道学思想精神的真谛。但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自觉很不成熟，只能勉强结成书籍，虽很难正世俗视听，但读者如能从中得到些许道德学艺术思想的信息，自己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道法自然”。道学思想是认识和把握大自然本原即道德精神的根本，其本质是认为人与大自然原本是一个高度统一和谐的生命体，这就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着很深邃的根源关系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观照下，其上至宇宙生命的起源，下至生命万物的生成发展，从时间到空间，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从自然到人生，从社会到历史文明的发展，道学思想都以本原性的认识观念对其进行了精辟而深邃的透视。其形而上与形而下、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大自然本原的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的张扬，不论从生命本体、社会形式、人际关系、人格取向、历史现代、社会未来等方面，都将人类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现象赤裸裸地显示于茫茫时空之中，让人们依照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去真正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从企图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抗衡和背道而驰的状况中觉醒过来，从谋虚逐妄的社会生活中返归道德本原的真性，以“道法自然”的原理，在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中感悟、理解、认识大自然本原的“众美从之”的道德精神的品质和境界，从而扩张人们高尚而完美的心灵世界，张扬大自然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精神。

道学思想是宇宙自然的信息库，是生命奥秘之所藏，是中华

文明得以数千年延续发展的根基，沿着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上溯，可以看到：它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以我对史前文化的大略知解，道学思想的源头，应缘起于原始时代远古的中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宇宙自然时空的神秘力量的感悟和认识。我从陕西半坡村遗址原始彩陶上刻印的古人类的手语中发现，我们的原始祖先为了沟通生活和心灵，手语（势）或上指于天，或下指于地，或广褒的山水之间。在甘肃青海一带出土的原始彩陶上，那些涡旋流动的现象，方圆参差，连续交错的神秘图案，都显示了古人类对冥冥太极、茫茫宇宙内自然生命运动现象的体察和感悟。如果说原始彩陶图案是人类初始对宇宙自然观察体验的符号或符象的记载，那么至殷商时代出现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而显然又是标志人和大自然关系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后来综合演变成的河图洛书，则从全方位的意识上寻找到了人类的坐标。其中河图指出了宇宙时空的无限性构架，而洛书则指出了时空无限的大自然生命运动的规律性和秩序。显然，河图洛书的出现，表明人类已初步认识到人与大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感应关系，已觉悟到人类应以自己的生命的坐标去寻找与大自然和谐的轨道同步运行。从这个原始现象中，我们已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

《易经》时代的出现，堪称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历程。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从《易经·乾·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和《易经·大有》中“其德刚建而文明，应今天下而时行”以及《疏》中“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这些思想观念中看到，人类通过数千年与大自然广泛而深入地生活对宇宙自然的精神世界已有了深层次的本质性的认识。在当时普遍遵行的“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活中，人们通过《易经》中易理、数术、预测的观念法则，已从神话时代脱胎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判断和把握住天人之间的因果感应关系，已对大自然的时空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

“天人合一”的大自然本原性的精神境界的认识的成熟和自觉遵行。我们从由这个时代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中国文字本身来看，它是沿着原始彩陶文化、河洛文化、易理文化的发展旅程，在漫漫的历史岁月和反复的认识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熟的。每一个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符象，内含着特定的思想精神。无论是从文字的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们的先祖对无比丰富的大自然世界的各类形象和精神内含、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品格等等复杂的关系和信息的一种合理抽象。从根本上来看，是宇宙大自然的\*\*思想精神的载体，是“天人合一”的人与大自然长期感应之后的共通共鸣。其横竖相交、撇捺顿挫、长短粗细、奇偶对比的笔划结构，充分体现了《易经》这个古代哲学思想中天干地支、阴阳对比、易理八卦等大自然原理的法则观念和规律感、秩序感以及节奏感的内在的形式关系。中国文字的形成，标明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想精神的高度成熟和深邃的智慧。道学思想体系是沿着易学向前发展的，它是中华文明成熟与智慧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易经》时代中华民族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智慧成熟的认识和把握形成的。这种以大自然本源的道德精神为标志的道学思想的出现，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思想精神世界方面已得到了深度的扩张。

春秋百家争鸣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发展的伟大时代。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学家，在继承了易学“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基础上，对其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等观念进行了更思辨、更哲理、更深刻、更系统、更智慧的发展和升华，并形成了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它的思想的根系深深地伸向原始文明的源头，成为六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道学思想的标志，那如同日月一样圆满的“天人合一”的太极图，昭示着大自然在道德精神的支配下生生不息地运动的无限潜能，内含着大自然内变的圆动性的辩证学、物理学、数

术学、形式抽象学的原理法则并富有丰富的秩序感和节奏性。道学家所张扬的大自然本源的道德精神，是生命的原子核，是扩张人们思想精神境界、到达本原性的崇高而完美的生命境界的众妙之门。

从道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看，其“天人合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成为数千年来主导中华民族古国连续发展强大的思想精神的源泉。其“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生命的真理性，愈来愈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证实。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已经给自己带来了恶果并埋伏了无穷的祸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自身所属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即真善美的思想品性的污染、分裂和破坏，必将自遭其咎，自食其蒙昧野蛮的恶果。从这个角度看，道学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文化的交融看，道学思想显示了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容量。从民族文化本体观察，道学思想和儒学思想本是同源的，都同出于易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认为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但从儒学思想偏重于观照社会和人生、而道学思想始终观照人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高度统一和谐这一个事实看，道学思想应为传统文化的正宗。从历史的史实中可以看到，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五十岁以后对老子和道学抱有十分尊崇的态度。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来看，自两汉以来，印度佛教、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近现代的哲学、相对论、精神分析学、文艺学、美学等等诸多外来思想的传入，并能在泱泱中华大国落足得以融通并存，这无疑与道学思想博大精深的容量能够与其同化以及与其相通之处甚多有着密切关系。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神”学影响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历史，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我们从探索中发现，东西方文化不论在历史、时代、代表人物、思想源流、文化成就等方面，都有着极其类似的地方。我们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普洛丁、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狄德罗、康德、歌德、黑格尔、罗丹、弗洛伊德等等这些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观念理论中，都能够找到道家的思想和精神。而且其共同的特征是：一切思想都来源于对大自然本原的认识，在“天人合一”这个观念上，东西方文化是殊途同归的。

道学思想的艺术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所追求的就是对大自然本原的道德思想精神境界的崇高而完美的体现。主张人格精神的提高和人性精神的升华。它的根本是强调思想精神境界的无私和圣洁、人性的超自我意识。但是这种高尚的艺术精神往往受到世俗社会的排斥和限制。我们从历史中发现，许多在道德艺术精神方面坚持真理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艺术家，都和现实之间发生着强烈地碰撞。他们虽以自己伟大的艺术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扩张了人们高尚的精神境界，但是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朱耷、曹雪芹等等。他们的成就，来源于对本原性的道德精神的无比忠坚，对个人命运和尘俗的不屑一顾。他们博览群书、胜游山水、胸怀旷达、志坚气浩、幽情远思、淡泊名利，成为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在人类的神圣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道家思想的艺术精神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传统积淀。以道家思想精神境界为最高追求的中国艺术，之所以具有广泛而经久不衰的社会基础，至百家争鸣延续至今，巨匠辈出、流派纷呈、名品传世、绵绵不绝，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同吸取，从深层次入主于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之中，关键在于道德精神的思想是民族和人们的最大愿望。因此，道家的艺术精神境界和人们高尚的心灵追求之间，不论迟早，都必将会不期而遇。

以大自然本原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的道德精神为思想内含的中国艺术精神，因其神圣的思想精神的力量和格调，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文化相媲美，它不仅

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而且作为一种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人类思想精神的境界和追求，同样也是人类崇高和神圣的证据。高扬中国艺术的道德思想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是扩张人类崇高的心灵世界的需要，是人类走向未来的生生不息地美好生命精神的需要。当然，这种来自上界的神圣的使命，最终是落在了由大自然这个造物主恩宠的具有道德心灵精神的艺术家身上。

艺术家是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第二位创造者。“文以载道”这个古训，是道德艺术思想精神的永恒的主题。“以艺进道”，是艺术家高扬大自然的道德精神，提高人格境界，升华人性，扩张人们高尚的心灵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崇高和智慧的象征。

“道者，万物之奥也”。（老子）“天人合一”的道德思想精神，以其真善美的真理的深奥性和永恒性，以其智慧的丰富性和博大性，以其品格的崇高性和完美性，观照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和生命精神，创造了无数光照千秋的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成就，涌现出了无数光彩照人的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虽然历经曲折磨难，但其不可背道而驰的思想精神是永不熄灭的。只要反映着大自然的道德思想精神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不废，民族之魂将会与之永存。

# 目 录

自序.....	( 1 )
---------	-------

## 上篇 认识论

<b>道德第一章.....</b>	<b>( 3 )</b>
1. 太极 .....	( 3 )
2. 大道 .....	( 10 )
3. 大德 .....	( 16 )
4. 谷神 .....	( 23 )
5. 妙门 .....	( 30 )
<b>天人第二章.....</b>	<b>( 37 )</b>
6. 天地 .....	( 37 )
7. 天人 .....	( 43 )
8. 人性 .....	( 50 )
9. 人世 .....	( 57 )
10. 人格 .....	( 65 )
<b>自然第三章.....</b>	<b>( 72 )</b>
11. 自然 .....	( 72 )
12. 气宇 .....	( 80 )
13. 大象 .....	( 87 )
14. 造化 .....	( 93 )
15. 大智 .....	( 99 )

<b>人文第四章</b> .....	(108)
16. 人文 .....	(108)
17. 艺术 .....	(117)
18. 宗教 .....	(125)
19. 教化 .....	(133)
20. 传统 .....	(142)
<b>大美第五章</b> .....	(151)
21. 大美 .....	(151)
22. 纯真 .....	(160)
23. 朴素 .....	(168)
24. 上善 .....	(175)
25. 大器 .....	(183)

## 下篇 方 法 论

<b>无为第六章</b> .....	(195)
26. 无欲 .....	(195)
27. 无为 .....	(203)
28. 恬淡 .....	(213)
29. 致虚 .....	(221)
30. 守静 .....	(228)
<b>悟道第七章</b> .....	(236)
31. 朴散 .....	(236)
32. 符象 .....	(244)
33. 神圣 .....	(252)
34. 悟道 .....	(261)
35. 炼悟 .....	(270)
<b>载道第八章</b> .....	(279)
36. 进道 .....	(279)



---

37. 载道 .....	(287)
38. 体性 .....	(294)
39. 脱俗 .....	(301)
40. 风骨 .....	(309)
<b>修养第九章</b> .....	(318)
41. 生活 .....	(318)
42. 学识 .....	(325)
43. 修养 .....	(332)
44. 写心 .....	(340)
45. 品评 .....	(346)
<b>通神第十章</b> .....	(354)
46. 抱一 .....	(354)
47. 变化 .....	(362)
48. 充实 .....	(370)
49. 大巧 .....	(375)
50. 通神 .....	(382)
 后记 .....	 (391)
主要参考书目 .....	(393)

上 篇

# 认 识 论

## 认识论核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 道德第一章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

——《道德经》第一章

### 1. 太 极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奥秘的课题，当然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对中国艺术道学思想观念的探索，如同太极作为天地之始一样，就从这里展开。

显然，对道学思想这个似乎自古已被偏废，至今让人们感到神秘莫测甚或莫名其妙的观念的探索，其目的是要改善人们世俗的思想行为，就艺术创作而言，无非是剥去雕饰虚伪、肤浅轻薄的假面，而直探人性纯真朴素浑沌自然和无限智慧的众妙之门。

这种意图连我自己也感到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是自讨苦吃。因为自古以来世俗之人被功利、权欲、金钱这些身外之物所驱使，积习难改，人们哪有一息的时间和平静的心态去领会这些神秘的东西。况且，道学思想所强调的宇宙意识、自然意识、道德意识和天地意识，其核心正好与世俗人的愿望相反，这就是符合宇宙自

然道德天地意愿的恬淡虚无寂静和平无欲无为的主张。但是，我们对道学思想进行深入地探讨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对世俗的人生态度持怀疑的观点。因为我们确实如道学思想所看到的那样，人原本是一种与宇宙自然之间存在着根源关系的生命现象，人类的思想行为必须遵从宇宙自然的法则，这实在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当我以白纸黑字写上太极二字的时候，我的眼前便浮现出悠幽无尽的岁月和浩浩渺渺的天宇，我自觉出自我的微不足道和渺小，我把这种体悟称为宇宙感。于是，我便沉思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带有宗教意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宇宙太极是我们生命之根的思想观照人生，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的欲念是枉费心机，尘世之人贪得无厌的作为简直是徒劳无益的，或者说是与宇宙太极精神背道而驰的状况。事实上，我们确实是时空中瞬息而灭的匆匆过客，如果我们在这短暂的生命空间把拥有权力、财富和功名视为至宝而脱离开太极宇宙精神的本源，那么我们的生命将不仅仅像行尸走肉那样毫无意义，很有可能，祸根将由此埋下，而使人类本有的更大的智慧潜能得不到施展的机遇。宇宙太极自然的不可抑止的力量将会把这些人为的东西作为精神的渣滓净化出去，毕竟人与自然的精神品格的力量相比是十分渺小的。我们通过细心地观察看到，各种堕落的欲望和虚妄的举动，让原本精神丰满的宇宙之人六神无主，世俗之人形劳神伤地干着离经叛道的事；花言巧语，口蜜腹剑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巧取豪夺的伎俩；蚂蚁沿槐，螳臂当车；形象地嘲讽着以此自命不凡的人物的滑稽之态。现代社会的人们忙碌着开山辟石采掘自然能源，急切地用钢筋水泥建造愈来愈大的城郭并从原本纯真朴素的自然世界向这里聚拢，大多数人已无暇顾及宇宙太极之内天地运行之间仍然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奥秘。人们这种远离自然生态环境与脱离生命之根的倾向似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人类大有蜕变成机械躯壳的可能。并在此前发出各种奇疾怪病的信

号却难知因果。尽管人们对于自然界天朗气清，绿草如茵的境界不断产生怀恋之情，然而现代城市生活的桎梏犹如狱中的囚犯一般，回归自然生态的愿望只能像偶而得到放风机会一样。

原本精灵的人啊，我们寄身于天地之间，然而我们来自于宇宙太极的遥远的故乡，尘俗社会的自我原本是一具躯壳，真正的自我是赋予了我们宇宙太极精神气质和灵肉秉性的真我，我们原本脱胎于宇宙太极之中，我们应该返朴归真，去寻找自己形体精神的故园，让灵与肉从根本处吮吸宇宙太极的气息。

当我们以挑剔的目光大谈人类这些不幸时，我们试图将这些感觉用理性观念来证实。确实，如果我不是为了艺术的目的并因此在这方面愿意付出十倍的努力的话，那么原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十分欠缺的。与我这期间曾经研读过的《易经》、《道德经》、《庄子》、《列子》、《黄帝内经》、《孙子兵法》、《抱朴子》、《文心雕龙》等诸多圣贤之书相较，我们的那点滴的感想不仅显得迟到，并在这些深刻的、系统的、博大精深的道学思想体系面前显得十分肤浅和破碎。既然我们出于崇高的艺术精神的目的，也就必然有意于站立在人类宇宙本源性的精神品格之上，我们不仅为了改善艺术创造层次的状况，同时也需要通过艺术精神改变我们实在是蒙昧着的生命状态，因而我们应该着手对道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本源论观念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

在道学思想看来，无限久远无限广大的宇宙和赖以生存的万物之间，原本是一个统一而完美的生命体。它的本源之性是浑浑沌沌和纯真朴素的；它的本源精神是恬淡虚无不欲无为而又无不为之；它本源的道德品格是生发万物滋养万物包容万物的，它本源的生命力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神秘奥妙和无止境的。道学思想的一切观念性理论和思辨过程都从这个本源出发，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极其智慧和崇高的思想观念的内核。道学家认为：宇宙自然之所以具有这些精神品格，归根结底，在于它们

都源自于“无”的境界。老子云：

“无名，天地之始。”（《道德经》第一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

由此可见，道学家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无”是一切生命的万物至高无上的根本所在，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从这个虚“无”中产生的，并提出了“无中生有”的生物性原理。那么，关于“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的质问，便是自然而然的事，首先使我们想到的是“无”中必须存在“有”的条件而后才能生有，否则，这个“无”的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关于“无”这个生命万物的本源性，道学家同样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老子云：

“渊兮似万物之宗。”（《道德经》第四章）

“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经》第六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在道学家看来，这个“无”的境界原来是一个深沉广大的，永恒原始的，神秘奥妙的，蕴育着生命的种子的空虚的但却运动不止生生不息的时空状态，生命的万物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这个“无”的本源性运动中，并按照它的运行规律发展成长。显然，道学家所讲的“无”的本原并非是一种真空的“无”，而是具有着孕育万物、因应无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千变万化和兼蓄包容本能的“无”。因而，道学家，“无”这个宇宙生命的本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它是宇宙和自然万物生命的母体。不仅如此，道学家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生天生地的宇宙自然万物的“无”的本源从根本上看又是一个浑沌统一的生命体，它所内涵的宇宙万物的生命之间，本源性地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机缘，即相互感应的亲缘性机制，宇宙万物相互感应的机制，除了它们千变万化的个性之外，其共性高度地统一在“无”的本源状态和精神品格之中。在道学家看来，如果人类生命本体能够达到与“无”的

本源状态和精神品格合一的境界，人类就必然会成为最崇高、最智慧、最神圣的人。庄子在《天下篇》中云：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

庄子认为，人类神奇灵妙事物的出现，聪明智慧的产生，圣人的光临于世，明王的显现和成功，根本原因皆在他们与宇宙的本源状态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而庄子又云：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庄子《天下篇》）

在庄子看来，凡是自身不脱离宇宙本源这个根本的人，必与宇宙本源之间保持着深层次的有机的亲缘关系，都可以称为天人，其理由在于他们与宇宙本源之间存在着互感的基因和机制。

确实，对于精神文化教养不断向前迈进，自然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进展，人类心灵尽力扩张的当代人来讲，道学思想中宇宙本源的太极观念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这实在是人类史上一个极大的误会，如果我们能够系统而深入地对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本源论观念博大精深的内涵进行一番透彻地探讨的话，在我们的内心甚至会产生一种人类在对自身的认识和宇宙本源的认识方面今不如古，古不如上古的崇拜意识。关于宇宙本源的探索，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了。陕西半坡村原始部落的手语遗迹中，原始人类之手势状态或上指于天，下点于地，屈指于自然物象的形态数术之间；甘肃马家窑原始彩陶的图案符号，其冥冥的太空气韵，日月星宿的坐标方位，神奇多样的生命符象，以及自由酣畅的线形意态，都标明着古人类对宇宙本源的观察思考以及感觉体悟能力达到了十分本质的程度。自商周以后，易理之学的逐渐形成与兴起，使人类对宇宙本原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极其智慧的时代。我们从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众多的解释宇宙本原的图式，诸如河图、洛图、阴阳五行图、羲皇八卦方位图、无中生有图、先天横图、先天方圆图、后天顺行造化图、太极阴阳运行图，包括治病全命的“鼎炉药物火候六十四卦全图”等等，都可以发



现古代人类对宇宙本源的认识已经进入了逻辑与理性的深层，他们不但认识到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万物源自于宇宙本源的运动及变化，同时意识到宇宙的本源是一种原始的永恒的无边无际无始终的生命运动现象，这种本源性的生命运动现象起源于“无”的境界之中。从这个思想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道学思想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正宗，在人类的生活历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从历史的眼光看，老庄之学是这个浩瀚思想观念的集大成者，古代中华文明在这里得到了深深的沉淀，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们从宇宙学和人类学方面所形成的系统而准确深刻的本原论体系，闪耀着崇高而智慧的光华。

道学思想在宇宙本原方面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上，以精神的逍遥游式的感悟方法完成的。但是与现代人借助飞行器探索相比，现代人却并未超越这种思想观念，相反，道学家的观念却似乎更为本质。道学家认为：宇宙的本原在于虚无的境界之中，而宇宙的本体是由时间和空间形成的，其二者出于无与有之间。就宇宙本体的时间和空间而言，其时间是没有边际的，因而宇宙本体可称为无极。但是宇宙这个无极的本体，源自于更加没有极限的虚无的境界，因而在道家思想中形成了太极的观念。老子把宇宙本源视为无，把宇宙本体视为有，并认为神秘奥妙的太极是由二者构成的。老子云：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

在老子看来，宇宙本体和本源都是深远莫测的，从有形的深远境界到达无形的深远境界，这就是通往太极的神秘奥妙的门径。庄子在《逍遥游》篇中同样表述了这样的观念，庄子云：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充分说明道学家神秘的太极观念是具有深刻的哲理根据的。我们从庄子《庚桑楚》篇的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道学思想这个理悟的

思辨过程，庄子云：

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剝，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在庄子看来，人如果以有形的形体去效法无形的太极运动的规律，就可以达到与太极同一而避免形神分离的现象。生无根，灭无迹，有实体而无处所，有成长而无始终的东西是存在着的。有实体而无处所的是宇，即空间，有成长而无始终的是宙，即时间。有生、有死、有出、有入、来无踪，去无影的，是天门。所谓天门，实际就是“无有”。万物生于“无有”。“有”能从“有”生出，必定生于“无有”，而这个“无有”是“无”和“有”的统一体。在道学家看来，宇宙本体和生命的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生命的运动，关键在于它们处在一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虚无的时间与空间境界之中，这个虚无的时间和空间的宇宙本体为万物提供了循环往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千变万化地发展的环境。因而，道学家认为太极本身是虚无的生命体，只有虚无，才能够孕育出包容一切因应无穷的生命及其运动。在我们看来，道学家采用○这样的符号标示这种太极观念，是十分有趣和具有哲理意味的，它充分体现了宇宙本源的观念，从而对人类认识自我与宇宙本源的关系并使二者达到高度统一境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对道学思想中宇宙本源即太极观念的认识是极其信奉而尊崇的。我们如果能够真正从生命本体上达到与太极生命融为一体，那么人类无疑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圣而崇高的生命境界。这使我想起了德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的话：

“归根到底，这事情本来是怎样？又应该怎样呢？——上帝自从人所共知的，凭空虚构的六天创世之后未曾隐退去

休息，而是一直和开始一样在继续起作用。用一些单纯元素建造这个笨重的世界，让它年复一年地在阳光里运转，这对上帝也许并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他不是按预定计划还要在这种物质基础上，替精神世界建造一个苗圃的话。所以上帝现在仍继续不断地在一些较高明的人物身上起作用，以便引导较落后的人跟上来。（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56页）

## 2. 大道

老子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道德经》第三十四章）

庄子云：“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篇》）

在老庄看来，大道只要运动起来，是可以左右上下四方和一切的，它覆载着生命的万物在太极宇宙之间运行，可谓洋洋大观者也。如果说在太极一节中我们只是将我们的生命本体置于太极本源这个背景上，来寻找和确认我们生命的坐标的话，那么，从大道这一节开始，我们的讨论才算真正进入了本书的主题。

关于古代道学家将宇宙本源这个没有边际，没有始终，但却本能地孕育万物，滋养包容万物，使万物之生生不息，蓬蓬勃勃，循环往复运动发展的观念简括为○的思想是十分有趣和富有哲理意味的。显然○是一个全无信息的符号，那么，道学家将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否全然一笔勾销了，至少是藐视虚化视而不见？但是，随着我们对道学家大道观念的探索，事情原来并非那么简单。

我对道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与我出生于老子著作《道德经》的故地楼观台是分不开的。这里茂林修竹，云蒸霞蔚，清泉流淌，山高水长，被道学泰斗老子称为“洞天福地”，并成为历代道学家修身养命返朴归真的去处。至汉唐之间，这里曾出现众多高人名士，而今也不乏饱学之流。遗留至今的千年古柏和青石板路阶，标明自

古以来这里就是神圣之地和受人顶礼膜拜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普遍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在我经历了数十年风尘世事之后，我曾再一次通过山林幽径去拜访这位有着冉冉长须气宇非凡的道者。

我必须暴露我试图了解当今道士是否对道学思想一心不二并对其真谛有否真知卓见的意图，但是情况让我感到大大惊讶，他以恬淡朴素的神情给我在空中划了一个○的符象，随之在中间手指一点，便继续闭目而坐了。这种境况不仅仅使我感到这位道士对道学有着深邃的见地，同时顿然对其寂寞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敬佩之意，这使我对大道的理解和这本著作的完成大大地推动了一步。

太极的本源和大道都是虚无的这个观念在道学思想中是一个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核心的东西。在道学思想许多经典中，诸如《道德经》、《庄子》、《黄帝内经》、《易经》等著作中，凡是涉及到生命、天文、哲学、数学、文艺、政治、军事、环境等学说，都无不是围绕太极和大道为起点和核心展开的，并以此为标尺，检验其是否脱离了这两个本源虚无的状态。具体而言，即是说人类的任何行为和目的都要回归到虚无的状态中去，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本源状态，这样，才会将自己的生命和行为目的融化在虚无的宇宙本源和大道本源的运动之中，而达到人为所不能及的境界。进一步而言，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目的都应该搭载在太极和大道运动的载体上，那么要进入这个载体，首先需要回归到人与太极大道合一的虚无的始点，太极大道负载万物洋洋大观可以左右上下四方的无穷动力正是从这里展开的。我不想为上述所列举的人类众多的生命行为一一列举例证，相反，倒不如在这里为读者留下一片思考的空间。而我们紧接着就要讨论道学家赋予“大道”的本质性内涵。

我们注意到，老子在其博大精深的《道德经》中章章不离

“道”，关于“道”的思想内容贯穿于老子的整个认识论和方法论中，“道”是无处不有处处有的，“道”存在和运动于太极之内天地之间以及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那么“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老子在《道德经》首章开言就讲：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凡是能够说得出的“道”，就不是他所讲的“道”，凡是能叫得出名字的“道”，同样也就不是他所要说的真正的“道”。可见，老子所讲的“道”原本是一种隐性的神秘奥妙的东西。显然，我们需要对老子所讲的“道”追根问底。老子在《道德经》第四章云：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在老子看来，他所讲的“道”是空虚无形的，但其作用却又是无穷无尽的。它是那样的深邃，好像是万物的主宰。但是它却掩损着自己的锋芒，排解着自己的纷扰，隐蔽着自己的光耀，把自己混同于尘俗之中。它是那样的无形无象，似亡而实存，谁也不知道它是何物所生，它好像在上帝之先就出现了。这里，如老子所云，我们对他所讲的神秘的“道”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我们必须继续对老子所讲的“道”进行探讨。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宇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认为他所讲的“道”，是混聚着万物的精华，在太极宇宙形成之前就出现了。它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孤独地存在着，永

不改变，循环往复地运转，始终不知疲倦地造物，可以视其为宇宙万物的生命之母，这种神秘奥妙的东西使人难以言状，连老子自己也不知该如何称呼为好，故字之曰“道”。道这个东西蕴藏积聚着可以使太极宇宙永恒运动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故可称其名为“大”。“大”运行不止，左右上下四方，经过广阔辽远的地方最终又返回自己的本源。所以说这种“道”可称为“大道。”在老子看来，宇宙间有四种东西可以称“大”，这就是道大、天大、地大、君王亦大。在这四“大”的关系中，君王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而“道”以自身的本性为法则。由此可见，“道”是至高无上的，是四“大”之首，之所以能为四“大”之首，其根本原因在于老子所讲的“大道”的本性，这正好是我们所要探索的“道”的最本质的问题。那么“道”的本性又是什么东西呢？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云：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老子认为，“大道”是一种本源的永恒现象，太极宇宙天地万物的一切本源性生活都从这里开始。如老子所云“无名，天地之始。”因而他所讲的“道”是没有名字的，全然是浑浑沌沌，微妙幽深，汇聚着宇宙万物，自由自在运动的一种原始纯真朴素状态，它的力量是无穷的，是天下人所不能抑止的。这是因为“道”的本源的朴素的无名的本性的缘故。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进一步阐述了“道”的这种本性：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弗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在老子看来，“大道”非常广泛，它无所不在，万物依靠它生存，它并不推辞。功业成就了，事情办完了，并不夸耀自己有功。“大道”负载滋育万物，却不作它们的主宰，它永远没有名字，可以称得上浩大。因此圣人之所以能达到浩大的境界，是由于他并

不自以为大，所以才能达到浩大的境界。从老子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道”的本性不仅是无名之朴，同时还具有无欲无而为无不为的品性。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继而阐述了这种思想，老子云：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老子进一步对“大道”的本性进行了深层次的揭示。在老子看来，“大道”似乎是没有做什么作为的，然而，宇宙万物又没有什么不是它的所为。侯王君主之类若能懂得这个道理并遵守它，天下万物之事都会自然变化。如果万物在变化中而有私欲产生，就用没有名称的天地本源的朴素的“道”来镇伏它们，让万物都根绝私欲，都回归到它们本源的朴素的无名的道上去，万物没有了脱离本源的朴素的无名无欲的私欲，自然会宁静下来，天下就自然会达到安定和谐。我们认为，老子的这种“大道”的本质之性的观念是富有深刻的理性和逻辑性的，它以深邃的思辨揭示了宇宙万物本源性的自然运动规律和内在的无穷无尽的本能，有力地肯定了纯真朴素所具有的本源性品格的力量，并深切指明这种力量来自于浑浑沌沌的原始虚无的无欲无名无为的自然状态。

根据以上我们对老子的“大道”的本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子所讲的“大道”实际上是形而上的，是属于精神范畴的，而这种精神就是宇宙本源的精神，我们可称之为宇宙精神，归根结底是一种无名无欲无为寂寞恬淡纯真坦荡的自然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是最崇高的最永恒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庄子在《刻意》篇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这种精神的境界，他说：

“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

在庄子看来,“大道”的这种纯真朴素的精神在深层次上是与宇宙本源精神融合的,是一个浑浑沌沌的统一体。显然,在道学家看来,太极宇宙间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形态在宇宙本体出现之前的“大道”里就有了各自精神的存在。包括时间生命,空间生命,日月星辰的生命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错落有序的经天纬地的运动。凡动植物品类之盛,万物形态之丰富,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凡人类从无到有繁衍生息,世世代代社会形态之变化,凡每个人的性情行为举止命运精神气质等等,凡大到无外细到无内的一切生命物质,其“大道”的本源性的纯真朴素的精神无不贯注充实流行于其中,而与个性精神相融化,最终形成负载万物洋洋大观的统一的宇宙精神,以致在每一个生命精神与宇宙精神之间产生一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相互不可割离的、在我们看来是神秘奥妙的深层的精神体系。基于这种观念,老子深刻地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并深深地感叹道:

“道者,万物之奥也。”(《道德经》第六十二章)

这里,我们不妨将老子的这种思想与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弗洛伊德云:“只有在精神中,早期阶段和最后的形态才有可能并存,我们不可能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傅雅芳,郝冬瑾译《文明及其缺憾》第10页)弗氏同样认为,在形态的背面存在着一种本源性的本能的无意识的精神的自然运动,这种精神的自然运动与整体的宇宙精神融合在一起,神秘奥妙,不可言状因而不可能用形象的语言描述这种现象,这和道学家“大道”的精神本源论十分吻合。我们认为,道学思想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最高表现,它具有超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现代文明的追求向我们表明,人类期望自由和人性解放已成为一种新的觉悟,无疑这种期望是符合本源性的自然精神的,是人类潜在的本能性生命状态的一种必然需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



智慧向前发展迈进的表现，现代文艺理论家一再声称的生命意识和本源意识正好是人类这一期望的反映。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又不能不指出的是：现代文艺理论和艺术家的创造状况仍然是肤浅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自我的个体生命意识的强求上，未将其理论建立在如弗洛伊德所讲的自我向本我直至超我升华的深层的本源精神的基础之上，更没有对老子所讲的“大道”的本源性的浑浑沌沌的无名无欲无为寂寞恬淡纯真朴素然而却能左右上下四方负载万物的宇宙精神有一个真正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将自己的根系伸向精髓部位。现代文艺理论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使我们现代的文艺创作回到生命意识和精神的本源状态中去，却长久地徘徊在一个肤浅的表象的狭隘的创造力的层面之上，这种被现实外在的甚至是庸欲和蒙昧干扰的状况，使我想到了德国 19 世纪文艺思想家歌德所讲的话，他说：“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瑕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 17 页）面对各种欲望的难以满足像一种毒液，把“大道”那种本源的无名之朴的精神原创力从根本处给毁灭掉了。也正如歌德继而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往往利用技艺方面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一种新观察到的，较高深的自然关系，结果不免偏于形骸和庸俗，不能表达出那较高的见解。”（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 246 页）

### 3. 大 德

在道家看来，“大道”是生长包容万物的，“大德”是成全畜养万物的。“大道”和“大德”是太极宇宙本源和万物生命本体之间相互依存和不可割离的精神核心。“大道”和“大德”本体都是空虚的，看不见听不到的精神生命，但是它们又是万物生命的

本源的根本所在。老子在《道德经》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非常简要地概括了“大道”和“大德”的基本精神内涵。

在前面一讲里，我们已就“大道”的精神本源性观念进行了探索，那么作为“德”这个和“道”始终相随而不可割离的问题的探索自然就成为我们紧接着要进行的工作。庄子在《天下》篇中云：“执道者德全。”显而易见，“大德”和“大道”前后相随紧密相关。

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道德观念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绝对正确和被历史事实检验了的。但是关于道德观念之源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精神本源这一思想，却很少有人细究。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凡注重德性的时代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不错，人德同样如此，判断一个人的德性如何，已成为我们是否能够与之亲近共事的标准，德性好被认为是精神品格高尚的表现。从这个十分现实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即德性不善或者不全或者离德叛道，实际上将是十分危险的失去精神本源而面临命运枯竭的表现，看来我们选择这样的入口处对“大德”讨论是熟悉而通俗的。之所以称为“大德”，是因为我们所探索的是要追寻本源的宇宙精神本体的“德”。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八章云：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在老子看来，“德”是以无为本的，上德之人因为他处在生命精神本源的虚无状态，因而他能够成全和畜养万物而不排斥和损害他们，使他们在无为的精神空间中获得各自的自由发展。在宇宙的精神本源绵绵不断地生发出万物之后，宇宙万物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和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是“德”本体虚无的无欲无为的品格成全和畜养了它们。所以老子认为，上德之人是没有什么个人欲望和作为的，他深深地保持着与宇宙精神本源那种虚无的

无欲无为的品格的高度统一。而下德之人却脱离开宇宙本源那种虚无的无欲无为的品格，而去抱有各种欲望自作自为，这正是失德的表现。庄子在《天地》篇中云：

“故通于天地者，德也。”

庄子同样认为，“德”的品格是和天地精神宇宙本源精神相通的，同时在庄子看来，能够与天地宇宙整个精神空间相通，是“德全”的表现，因而庄子又云：

“执道者德全”。（《天下》篇）。

道学家认为掌握“道”的人肯定也是“德全”的人，因为“道”的精神本源就是无欲无为无名寂寞恬淡纯真朴素的，是可以包容宇宙万物的，所以它的“德”本身是完美无缺的。根据这个理念，老子提出了如下观点：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势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是谓玄德。”（《道德经》五十一章）

老子认为，道生长了万物，而德繁殖畜养了万物，万物有了各自的形体，形成了各自的品类面貌，因此万物都尊崇“道”并且贵重“德”。“道”和“德”之所以被尊崇贵重，并没有谁人为地给它们高贵的地位，原因是它们本来是自然而然的。“道”生长万物，“德”繁殖畜养万物，使万物生根发苗成熟结籽并抚养保护。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割它们，这就叫作曲深玄远的宇宙本源之德，老子称其为“玄德”。老子认为：用宇宙本源精神的这种“玄德”去应物处世，就会取得不断的成功并享有不尽。老子在《道德经》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在老子看来，能够悟出“玄德”这样道理的人用宇宙本源精神的“玄德”去修身，他的“德”就会纯真；用宇宙本源精神的“玄德”去治家，他的“德”就会充裕；用宇宙本源精神的“玄德”去治乡，他的“德”就会长久；用宇宙本源精神的“玄德”去治国，他的“德”就会昌盛；用宇宙本源精神的“玄德”去治天下，他的“德”就会普照天下。

由此可见，老子所讲的“玄德”，其精神之源头伸在“大道”的宇宙本源性精神之中，“玄德”是效法和参照“大道”的自然的本源精神，也就是无欲无名无为寂寞清静恬淡纯真朴素的虚无精神，因而这种“玄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力量的源泉。

关于“德”的精神状态和人德的内涵，庄子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论述。庄子在《天地》篇中云：

“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

庄子认为：知道用“大道”的宇宙本源精神生活养身的人，必定是“大德”之性完美无缺的人，“大德”之性完美的人，必定是返朴归真于生命本源状态因而形体健全纯素的人，而形体健全的人其精神状态必然是丰满完整气宇非凡的人，而精神状态丰满完整气宇非凡的人其必然是神圣之人。因而，大凡神圣之人都是懂得宇宙本源精神并顺其“大道”守其“大德”而不脱离的人。庄子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尊“大道”守“大德”的观点，他在《天地》篇中继续说：

“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哉。”

庄子认为，人如果能够觉悟到“大道”的无欲无名无为寂寞恬淡清静和平的本源精神境界，那么他就会回归于宇宙本体的纯真朴素状态，这样他就会抱着着淳朴浑厚的朴素精神遨游于世俗

社会之间，天下的非议和荣誉对他来说无所谓得益和损失，功利计谋机巧一类的东西全然不在这样人的心上，他们的身心浑浑沌沌地与宇宙的本源状态融为一体，这是一般世俗的人所不能理解得了的。庄子继而对这种能够觉悟到“大道”、“大德”的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具体地描述：

“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恍乎其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庄子从“大德”的恬淡虚怀和滋育兼畜包容万物的精神品格出发，认为有“大德”的人居住时没有思谋，行动时没有顾虑，心里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能得到好处就感到喜悦，都能得到给养就感到安乐。他平时恍恍惚惚像婴儿失母，又像是迷失了路途。财物用不完却不知它们是哪里来的，饮食充足却不知它们的耗费，这样无私无畏无忧无虑虚怀若谷的人就是“大德”之人的形象和精神状态。

道学思想中这种以虚为根，以无为本的宇宙本源精神是道学家确立自己道德观念的根本依据，因而道学家把这种是否符合宇宙本源精神状态和品格的标准，同样作为他们判断事物的最高原则和依据，并认为这种道德观念和精神品格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人类而言，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看其是否能够回归到无名无欲无为寂寞和平纯真朴素浑沌的本源精神状态中去，无论是生命学、政治学、医药学、军事学、文艺学、伦理学等等方面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因而老子提出了如下的政治主张：

“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德。”（《道德经》六十五章）

在老子看来，世俗的有知，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而不知才是真知的表现，因为道德的本源是没有是非之分的，是纯真的浑

沌和平状态。

在医学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了如下治疗主张:

“治之极于一……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移精变气篇第十三》。《黄帝内经》认为,治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恢复到与宇宙本源精神状态统一的、即气质精神丰满的本原位置上去,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可谓之得神,必然精气充满生动活泼,否则就会失去精神之本源而身心枯竭死亡。

在修身方面,庄子提出了如下理论: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天地》篇)庄子认为人个性得以修养就会回到“德”的境界中去,使“德”同于太初的纯真朴素状态,能够回到太初之境便会虚无,能够虚无便会广大无极,就像鸟鸣那样的自然而与天地精神融合一起。

在文艺方面庄子在《庖丁解牛》和《田子方》中提出了“技进乎道”和“解衣般礴”的理论,同时认为文艺之事应该“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的文艺道德观。此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方法论中专题进行。

确实,从历史发展的状况和现代文明的对照可以看出,一切专制帝王的倾覆灭亡,都是失去道德的结果。他们从专制的贪婪荒淫纵欲堕落的倒行逆施出发,而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下场而告终。历史不断重演着这种失去道德而灭亡的王朝悲剧。因而人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结论,纯真朴素,道德美好,自由民主,友善快乐应该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因为它符合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但是人类的蒙昧的状况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发展,强烈地个人占有欲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德性,专制、权力、贪欲、金钱、功利、伪诈、机巧、阴谋、剥削、压迫、腐败着人类纯真朴素的德性,人类狂妄的动荡不安使道德失去了平衡,生命的本源精神极度污染,人类精神产生异化。每个时代的智者贤人都向我们发出

了警告，并以道德的原则善导人们，指出真善美平等博爱自由和平才是我们惟一的智慧的生活途径。我们从近现代西方贤者圣人的思想中证明了道学思想中这种道德观念的深刻性。德国19世纪思想家歌德云：“与其说是道德倒不如说是整个纯真人性。”（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28页）他又说：“像一切美好事物一样，道德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人类思维的产品，而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性格。它多多少少是一般人类生来就有的，但是在少数具有才能的心灵得到高度显现。”（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27页）我们认为，歌德关于道德的论述，就其深层的本质和所揭示的精神境界而言，和道学家所论述的宇宙本源精神的道德品格是一致的，而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只能在少数人的品格中才能显现出来，因为世俗的风尘蒙昧着人们的心灵，使上帝恩赐给我们的道德的崇高智慧得不到扩张：人类圣贤以各种科学文化和政治的方式，努力地净化着我们的精神环境。法国19世纪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深刻地向艺术家指出：“古代艺术的含义是：人生的幸福、安宁、优美、平衡和理性。”——这些忠告不仅能使艺术家获得自我精神超越，同时完全可以以自己完美的艺术将人类引向崇高境界（沈琪译《罗丹艺术论》）但是，这些伟大的人物超前的智慧，往往陷入孤独的尴尬之境，因而也往往发出痛苦的悲叹。歌德云：“人们往往宁愿生在南海群岛上做所谓野蛮人。尽情享受纯粹人的生活，不掺一点假”（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70页）罗丹云：“人一生下来便死去是最幸福的人。”（沈琪译《罗丹艺术论》）而本世纪初叶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认为，人类的道德美好、和平宁静、自由幸福有待于人类人格机制从自我向本我再向超我的境界的提升。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所讲的超我的人格机制，实际上是道学家老庄等中国古代圣人所论述的“大道”“大德”的宇宙本源性的精神品格，二者共同的思想根源是忘我精神。这里我仍想引用庄子的一段话作为我们本节的结尾，庄子在《天

地》篇中云：

“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庄子盛赞了古代圣明君主的“大德”之性，自己没有贪欲之心而天下富足，自己采用无为态度而万物尽其荣枯变化，自己心静如渊而百姓自然安定。

#### 4. 谷 神

我应该首先告诉我的读者，我之所以专题将“谷神”列出一讲，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第一，“谷神”这个要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甚至不知道“谷神”为何种东西。第二，老子讲“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那么“元牝”又是什么东西其何以能为天地之根？我们感到这是一些神秘而有趣的古代命题，是道学思想特有的观念，因而专门进行探索。

讨论道学家这个非常艰深的思想，看来应该从中国文字构成的思想过程和内涵入手。从字形上看：“谷”字的上部分有如重叠高耸的山峰，这山峰耸立在虚空博大的时空之中，而山峰下面内藏一个“口”字。我们从这“谷”字的构造思想和包含的内容来看，古代的来源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观念的文字构造者，他们视这个“口”字为重叠山峰之所以能够耸立的门户，或者明白地讲就是总的根源，或者更明白地讲就是天地之母虚空的生殖器官，我也曾想从另外一种认识角度去解释这个“谷”字的内涵，但是仔细分析研究实在是一种十分相似或者根本上就一个思想来源，即生命的本源性的观念。这个“谷”字的整体结构形状，恰如一个赤裸裸的仰面朝天平躺着的做爱状的母体，上面叉开的人字有如两膊自然分开，而下面的修长的人字有如两腿自然向两面伸开，而



下面的“口”字即母体的生殖器虚空之处。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幅美丽而充满生命活力的神秘奥妙的裸体图画，一个多么美妙的生命女神啊！一个多么永恒的生命主题啊！

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字的构造起源于古人类原本已经成熟的人与自然的认识观念这个现象，感到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并不是文字起源学家，这方面的深奥的学问涉及着人类学和自然学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观念问题，我们确实不便涉足。但是我们觉得关于“谷”字的见解应该是符合古代人类生命意识的，在陕西半坡村原始素陶的许多形状中，女人的大腿和乳房随处可见，这些丰韵的大腿和乳房成了支撑和装饰这些生活器具的支点和引人注目瞩目的幌子。而我们所见到的男性生殖器的陶件，那勃起的激动而坚挺的模样，让人忍笑之后不禁联想到原始人类对生殖现象的崇拜达到多么广泛的程度，因而对生殖器官的表现如此普遍和看重。显然，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古人崇拜母性和热爱生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生命本源的一种充满神秘的深远的想象，这无疑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询问我们从哪里来的生命的寻根意识和观念，这不可能不渗透到古代人类的全部丰富的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并以其人文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文字恰好是传播和沟通这些思想观念的最有利手段，因而这种原始的母性崇拜和生命意识便作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体现在文字的构成之中，从而形成了“谷”字这种最能体现母性崇拜和生命寻根意识的文字形态，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的。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可靠起见，我曾对西方近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弗洛伊德在分析人类生命精神的本源性时，曾经引用了西方古代人类生殖崇拜的意识来说明问题，在欧洲古代人类看来，凡是凸起来的地方都象征着男性的生殖器，凡是凹下去的地方都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这种凸凹的凹进伸出关系形成了生命的本源。弗氏还对肛门、肛门的性格、肛门的性欲，生

殖器与人的直立姿势，生殖器与嗅觉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生命的本能性的部分都无不与人的精神现象发生着密切关系。但是，我们在老子“谷神”这个观念中也发现，中国古代的道学家也关注生殖这个神秘的问题。老子在《道德经》第六章云：

“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尽。”

元牝，母体的生殖器。老子认为，元牝这个生殖器之门是天地根本，万物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地从这里涌现出来，可见人类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现象都与元牝这个本源之性发生着深层的本能性的关系。这不仅使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和老子这些智者都共同看到了一个生命本源的重要问题，说明生命起源和母性崇拜是自古以来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为我们从字的结构和内涵方面分析“谷”字的思想观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原来，弗洛伊德的“凹”和老子的“谷”内的“口”是同出于一个母性崇拜和生命意识的观念，“口”实际上就是元牝，都象征着母体的生殖器。这样，我们对“谷神”的讨论已经有了一个准确而深入的开端。谷神，这个永恒的美妙的女神啊，她就是我们的上帝，她就是我们的天主，她就是我们的真主。

在我们对老子的“谷神”的“谷”字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与西方古人在这方面的意识进行了比较之后，我们确实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同样具有本源意义的课题，人类不仅想从母体生命的神秘奥妙之处寻找自己全部丰富的生命来源，而且如何面对人生和世界，也就必然地成为另一方面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这种把自身生命母体与宇宙万物生命母体类比的思考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替代的方法，原因是古人类在生命本源的内在方面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而把一种无边无际的无始无终的神秘奥妙的摸不着头脑的东西，用就近的自有的日常可以体验和感悟的

东西作为替代物，因而老子讲，“谷神不死，是谓元牝”，意即谷神有如母体的生殖器一样。这样便会得到一种切实的结论。实际上这个看来似乎是十分深奥的问题原来是十分简单的一个公式，即我们本源于母体，母体本源于宇宙之体，宇宙本源于自然之体，即人类最终得出一个生命本源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的结论。道学思想认识论的核心正好体现了这种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深层次地揭示了人类生命本源于母体，母体生命本源于宇宙之体，宇宙之体本源于道德之体，道德之体本源于自然之体的生命本源现象。老子在《道德经》许多章中也体现了这种母体意识。他在第一章中就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二十五章讲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在五十二章云：“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因而道学家的宇宙观，天地观，道德观，人生观全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母体的生命的自然本源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的思想我们在自然章中还要深入地探讨，我们继续回到“谷神”的讨论中来。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显然，老子是把母体的元牝即生殖器官作了一个宇宙自然本源论的一个比喻而已，是顺其原始神秘的生殖器崇拜、母性崇拜的意识思考发展的。归根结底，老子所讲的“谷神”是天地之根，是能够生宇宙生天地生万物的母体。那么，“谷神”何以能够如老子所云“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何以能够生天地生万物而生生不息绵绵不断，就自然成为我们紧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在前几讲中已经得出了大道大德原本是虚无的宇宙本源精神的结论。这个观念被老子称为天地之始，老子在《道德经》第

一章云：“无名，天地之始。”但是，老子紧接着又讲：“有名，万物之母。”可见，老子把天地之始称为“无”，而把万物之母称为“有”。根据这个推论，我们认为老子所讲的生天生地的“谷神”这个美妙的生命女神就属于“有”的范围了，现在在中国传统观念深厚的农村中，人们往往还把妇女怀孕称为“有了”。那么我们继续要问及的是这个“有”是从什么地方生来的。道学思想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深刻而精辟的。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云：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那么我们紧接着又要问及的是：“无”中何以能够生出“有”来？

在道学家认为：“无”是属于宇宙万物的精神本源，是道德的无名无欲无为寂寞恬淡朴素纯真的精神品格，那么这种本源性的精神品格就是“有”的来源了。那么这种道德的精神品格何以能够成为“有”的来源？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讲述了这个观念，老子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显然，在老子认为，在先天地而生的道德的精神本源中已经“有物混成”，显然，这是一种物质本源于精神、“有”来源于“无”的思想观念。庄子在《知北游》中进而表明了这种观点，庄子云：

“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

庄子认为精神来源于道德，而形体来源于精神，庄子继而进行了深入地论述，他在《至乐》篇中云：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荡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庄子认为，天地之始原本是没有生命的，不单是没有生命，原

本也没有形体，不单是没有形体，原本也没有气，而在这种虚无的道德精神的不知不觉莫名其妙的本能运动中变而有气。气在运动变化中有了形体，形体在发展变化中有了生命。可见，生命的形体原本是精神的本能运动产生的，形体的“有”显然是从精神的“无”中产生的。这就是道学家“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念的来源。我们注意到，道学家这种无中生有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环节，即“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示出道学家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而且打消了有些人认为的凭空想象的猜疑。道学思想认为，气来源于“有物混成”的精神的内在本能运动，而生命就潜在于气的运动变化之中，因而形成精神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就是生命的精子和胚胎，（《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第八章）认为这种精神气质是“细之微也，物之始也”。庄子认为这种精神气质虽然细微到“细无内”的程度，但是却“秋毫为小，待之成体。”能够“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道学家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生命来源于气质，气质来源于精神运动的生物性原理。因而道学家认为由宇宙本源精神所产生的气质就自然成为生天生地的根本，因此，我们认为老子所讲的“谷神”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宇宙气质，“谷神”之所以“不死”，原因是由于它源自于宇宙本源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道德精神，即宇宙精神。

我们从道学家的思想中注意到，关于“谷神”原本是深远无际的宇宙气质这个观念反映在许多论述中。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五章云：“旷兮，其若谷。”在二十八章云：“为天下谷，恒德不离。”在三十二章云：“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在三十九章云：“谷得一以盈”“一”宇宙精神的本源也。在四十章云：“上德若谷”，皆表明“谷神”是深远广大的深藏万物生命精华的精神气质。庄子在《逍遥游》、《知北游》、《齐物论》、《天地》等篇章，反复论述了“谷神”这种广大无极，神秘莫测，变化无常，

惟妙惟肖的宇宙气质，并且认为人类以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永远不会真正认识这个无限的“谷神”。譬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描述了在很遥远的北冥有一种鱼被称为鲲，它大到不知有几千里之巨，飞起来有如遮天盖地的云，它飞到南冥击起的小浪达三千里之壮观，摇动翅膀可飞到九万里之外。另外在时间概念方面，庄子论述在楚国南面有一种神龟，以人间的五百年为一个春季，再过五百年为一个秋季。又讲到在上古有一棵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再过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这就是人类世界以外的世界。列子在《汤问》篇中讲到，在渤海之东不知几亿几万万里外有一个大壑，其深为无底之谷，凡八面九野之水，天汉之流均注入其中，其壑中有一山高旋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其顶上有台观皆金玉所建，禽兽纯素而不伤人，树木皆十分华贵，食物有滋有味，禽兽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相互往来都是腾云驾雾。但是从细微处看，庄子也讲述了“朝菌”这样的小蜉蝣动物朝生暮死，不会知道从月初到月末的时光；“蟪蛄”这样的虫子，春天生夏天死，也不会知道一年之中有春有秋。

在道学思想中，道学家始终把人类看作“谷神”这个宇宙气质中的一种生命现象。《黄帝内经》六节藏家论第九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认为人类是“谷神”中天地的气质形成的，其五脏六腑九州九窍之气质与天地之气质是相通的。《黄帝内经》最核心的一个医病观点就是通气，即理顺沟通病人的天地之气、宇宙之气、即“谷神”之气的来源。其《天元纪大论第六十六》云：

“天有五行，五位以生寒暑燥热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哀乐恐……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道学家从生命医学角度也看到“天地之道”这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原本是生命的“神明之府”，而堵塞了这个“神

明之府”之气的来源，人的生命就会夭亡。这里显然表明了人类生命本体来源于“谷神”这个宇宙气质的观念。根据以上理论，道学思想反复强调人类应该培养虚怀若谷的精神气质。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精神气质境界，那么人类便会具有“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生命创造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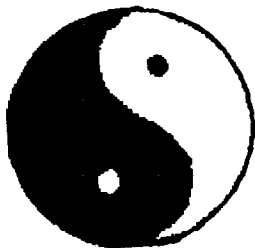
## 5. 妙 门

在“谷神”一讲的叙述中，我们认识了“谷神”这种宇宙母体的气质是具有本能性地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但是我们似乎又产生一种对其千变万化的神秘奥妙的内在秩序难以理绪和无从把握的感觉，或许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对自己对宇宙不得其解的缘故，因而上帝指派了老子这样宇宙的智者人类的圣贤来向我们说明情况。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

自古以来，老子被视为道学家的泰斗，《道德经》被视为道学思想的经典中的经典，而《道德经》的首章又被认为是道学思想的精髓，神秘浩瀚的道学思想之门就由这里打开。在老子看来，“道”，说得出，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它就不是永恒的名。“无”，用以称述天地之原始，“有”，用以称述万物之根本。所以应该从万物的永恒的原始状态中去观察“道”的微妙，应该从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处去观察“道”的显豁。“无”和“有”同出于“道”的总源而名称不同，“无”这种万物的精神本源和“有”这种万物的形体本源都称得上深远莫测，从有形的深远境界到达无形的深远境界，这就是通向一切神秘奥妙的门径。看来，老子所讲的“众妙之门，”就是我们在前几讲中所讨论的太极，大道、

大德、谷神这些全部丰富的精神本源世界和物质本源世界统一的生命过程和法则。因为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这个全部丰富的精神本源世界和物质本源世界是奥妙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个统一的内在的和其全部丰富的生命运动的轨迹和规律及其法则。进一步讲，就是说这些全部丰富神秘奥妙的物质世界是如何从全部丰富的神秘微妙的精神世界产生出来的。为了打开这个众妙之门，我们有必要先就道学思想的图徽——太极阴阳（有无）运动图先进行一些分析研究。可以说，太极阴阳（有无）运动图就是道学思想“众妙之门”的形式结构图。如图一：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统一的圆被S状曲线一分为二，一面为阴（有），一面为阳（无）。在道学家认为：这阴（有）的一面本为物质的本源世界，这阳（无）的一面本为精神的本源世界，而这S状曲线则是这两个本源世界相互运动的轨道。这里我们进一步对这两个由S状曲线分开的精神本源世界和物质本源世界的状态进行一些观察，其二者关系呈首尾相随状，这说明道学家认为，精神的本源世界和物质的本源世界二者是如情人一般一个尾随着一个的。我们再观察一下其阴（有）阳（无）二者的对比关系，其二者如影随形，阳（白）面的影子由上至下对称地投射到阴（有）的一面。那么我们继续观察一下二者由S状曲线吻合在一起的内在状态，其阳（无）面和阴（有）面二者之间呈包含状，犹如一对情侣紧紧拥抱在一起神态冲动的亲吻状。那么我们再进一



步观察一下二者的大小对比关系，显然，阳（白）面最大的地方而是阴（黑）面最小的地方，而阴（有）面最大的地方却是阳（无）面最小的地方。因而，二者之间大小对比关系，产生了一种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由浅到深由少到多逐渐过渡至而紧密吻合前后相随如影随形、进而可以相互转化的团结统一的内在形式关系。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对正在做爱的男女，那么其形象状态和其内在关系的感受就再也恰当不过了。这种分析也正好符合由原始社会就形成的实际上一直在潜在发展的男女生殖崇拜意识，人类如果缺乏在这方面的本能和潜在意识，那么人类将会逐渐消亡。现在看来，我们以上的分析是符合我们前几章所讨论的道德是生命的精神本源而谷神是生命的形体本源的道学思想内涵的。我们将其道学家思想的图徽的阴（有）阳（无）两面理解为生命的形体本源和生命的精神本源是切合道学家的本意的，而关于道学家如图所示的这个全部丰富神秘奥妙的精神本源与物质本源相互交配运动而产生万物生命的形式轨迹及其关系的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紧接着就进行了注解，老子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如道学家思想图徽那样，老子认为，有无在对比中相互生成，难易在对比中相互转化，长短在对比中相互显现，高下在对比中相互依存，音声在对比中相互和谐，前后在对比中相互跟随。美恶在对比中才能看得出来，善与不善在对比中才能知道。这就表明了道学家所认为的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在精神本源与形体本源的相互对比相互摩荡相互深入发展相互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产生的观念。而“有”与“无”就犹如这个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太极万物世界的两扇门户一样，因而道学家称其为妙门。

但是，至此我们关于妙门的讨论似乎并未全部完成。我们似

乎觉得关于老子所讲的“众妙之门”的“妙”到底“妙”在何处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如果我们按照道家思想图徽如图所示的那样，“无”与“有”只不过是众妙的门户所在而已，而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众妙仍然深藏在这个门户之内。那么这些“众妙”到底又是如何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打开这个“有”与“无”的门户而深入观望。为此，我们先作一个实验。我们首先打开太极阴（有）阳（无）运动图中的两面门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番什么景象呢？全然一个虚白的团圆世界，白茫茫一片，道学家把这个“空”称其为太虚幻境，何以为幻境？在道学家看来这个太虚的白茫茫的世界，可以任意想象，何以能任意想象？在道学家看来这个太虚的白茫茫一片的世界大不可度，高不可衡，因不可测，遍不可言，言不可名，藏不可知，是一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神秘奥妙的世界。在道学家看来，这就是“元之又元”的地方，就是从有形的深远境界到达无形的深远境界的地方。如果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寻求自己生命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根本之所在。那么这个太虚的白茫茫的世界何以能够存在生命的根本，老子在《道德经》二十五章回答了这个问题，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说明在这个太虚的白茫茫的世界中本已存在和凝聚着宇宙万物生命形体的精子。而这个包含着宇宙万物生命形体的精子的世界，就被老子称为“无名，天地之始”的世界。在道学家看来，这个“元之又元”的“天地之始”的“无名”世界，它本有着无名无欲无为寂寞恬淡虚白纯真朴素的精神品格和元素。而这种精神品格的元素，就是道学生命起源的最根本出发点。也就是“道”开始运动的起点。

为了更好地深层地了解妙门中众妙所生的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对其“道”的生命法则进行进一步探索。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在我们细细思考老子的这个生命法则时，我们感到其中的内涵是多层次的，是一种连锁式的，是由核心向四面八方放射性的生命法则。无论怎样，在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生命形体都是由道所在的太虚之境的“一”那里生发而成的，从另一方面看，太虚之境的“一”那里无尽藏的生命精子在绵绵不断如泉涌一般地涌现出来而发展形成各自形体。但是，我们又看到在老子的这个观点中，又包含着凡宇宙万物每一个种类的生命形成发展都是按照这个法则进行的思想，这样，从整个太极宇宙这个大无外的生命到细小精微的细无内的生命，都有着自己同样的绵绵不断形成发展的生命延续法则。我们认为这是道学家生命法则观念的总体精神。站在这样的观点上，我们认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念，就能够准确地把握老子所讲的“一”、“二”、“三”思想的真实内涵。在我们看来，老子所讲的“一”，就是打开“有”、“无”两扇妙门后的太虚的白茫茫的团圆世界；老子所讲的“二”，就是“无”和“有”，即宇宙万物的精神本源和物质本源；老子所讲的“三”，即是由“无”和“有”这两个本源亲密无间的结合后而产生出来的第三个生命。而这第三个生命则按照同样的法则产生第四个生命，这样循环往复“周行而不殆”地生生不息地发展，以至于产生出千差万别的万物。而万物各自又“负阴而抱阳”，产生出阴阳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继续按照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法则形成发展，以至于产生无止境的生命。这无止境的生命以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最终融和在深远的气质本源和深远的精神本源以至太虚的白茫茫团圆为“一”的境界之中，这就是道学家所认为的“众妙”的所在。关于道学家这个生命法则，在老子之前的《易经》时代就已经形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法则，在《易经》的八卦图构成的思想中已经成熟地体现出来了，我们在以后的方法论中还要进行这个形式法则的探讨。

从以上我们对这个大以至于无外、细以至于无内的宇宙万物的全部丰富神秘奥妙无穷无尽的精神本源和形体本源的统一体看，从道学观念生命法则连锁式放射性大小小生命同属于一理的绵绵不断形成发展的内在形式看，确实我们生存的宇宙空间充满着不可估量不可想象的存在着和还未发生生命现象，我们惟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神秘奥妙这个道理，因而老子提出“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这个宇宙万物生命的模糊论观念我们认为是符合宇宙万物生命的潜在内涵的。可以说，一切都是神秘奥妙的，包括我们人类自己，不断认识人类自我仍将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对“众妙”现象略举一二。其在道，谓之道妙。其在德，谓之德妙。其在太极，谓之太妙和极妙。其在神奥，谓之神妙和奥妙。其在玄，谓之玄妙。其在虚，谓之虚妙，其在空，谓之空妙。其在精，谓之精妙。其在高，谓之高妙。其在深，谓之深妙。其在灵，谓之灵妙。其在动，谓之动妙。其在形，谓之形妙。再变而举其一二。其在变，谓之妙变。其在化，谓之妙化。其在物，谓之妙物。其在质，谓之妙质。其在象，谓之妙象。其在声，谓之妙声。其在音，谓之妙音。其在色，谓之妙色，其在笔，谓之妙笔。其在墨，谓之妙墨。其在写，谓之妙写，其在作，谓之妙作，其在品，谓之妙品。其在味，谓之妙味。其在人，谓之妙人。可以以此类举而万物皆为妙不可言，这就是“众妙”之所缘起。

根据道学家“众妙”和“妙门”这个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我们人类这个精灵妙物，我们与宇宙万物同源，同样在太极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中生活，因而我们同样是妙不能言的，但是，我们除了在某些偶尔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上帝所生的神秘奥妙的精灵而外，我们在大部分时间内却处于蒙昧的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的麻木状态。我们人类——这个上帝的宠物是否陷入了一种迷途呢？人类自以为是的作为使自身愈来愈处于蒙昧状态。十九世

纪德国思想家歌德曾说：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做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做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68页）

显然，歌德所言之来自上界、出乎望外和上帝的婴儿的思想，是道家思想中来自太极太虚之境，而出乎大道的“众妙之门”的观念。我们人类之所以蒙昧，根本原因是失去了太极的大道德大智慧恩赐给我们原本虚灵的本性，如同大道德大智慧一样浑浑沌沌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和平纯真朴素的本性。如果我们果真能够如歌德所言“抱着欢心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而不被世俗观念所扰，那么，我们也就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变成“众妙”所存的人类，而凭着大道德大智慧和上帝的动机行事，而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谁在操纵着我们，使我们从“妙门”中走来。

## 天人第二章

庄子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

——《天下》篇

### 6. 天 地

歌德曾说：人在欢乐或痛苦的时候才有可能追问自己的来源。

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但是我们看到，凡是发源于生命本能性地追问，都和自我的生命本源相关。中国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也曾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他在《屈子列传》中说：上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因而人在处境危难的时候就会呼唤上天和父母，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就会自然喊出“天哪”，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就会自然叫到“妈呀”。屈原为人端方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为国为民，但却被小人离间，处境到了困难的极点，他看到国家的腐败和黑暗，同情人民生命遭涂炭的悲惨之状，便在他的诗篇《哀郢》中仰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不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但是对于追求自然本性放浪

情怀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天地是带有亲近感的。西晋文人王羲之、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风流人物，他们所感觉到的天地则如王羲之在兰亭序所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驰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而对于怀才不遇的宋代文人苏轼来说，他却对天地充满了幻想，他在《水调歌头》中自问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天地原本自然的纯真美好的景象，又会唤醒疑惑于世俗中的人，使人回归到它朴素的怀抱中去而体现出自己本源性的性格。为北宋朝廷建功立业的文武之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现了这种感受，他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也。”

我久居于古代都城长安大明宫宫殿群遗址周围，这里昔日之威武壮观可谓不可一世于天下，乃盛唐绵延几百年核心之处，而今它却因为古代人文遗址而被列为保护之列。然而它已荒芜的废墟被包围在现代都市高楼大厦之中的凄凉景象，往往勾起人对历史和自然天地本源的沉思。确实，天地仍然清朗宁静，山河依旧，然历史的纠葛喧闹已去，除了为人们留下些许教训或者笑料骂名之外，所谓当日的显赫功名无人知晓而烟消云散。但是，我的这番沉思并没有人类自卑之意，我们意在寻求原本的自我，寻求符合天地之意的人道、人性和人格的真谛。我们从人类自古至今对天地之境的热恋而视死为忧虑恐惧的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生活的天地世界确实是神秘美妙而具有吸引力的：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绿草如茵，水清霞碧，林木丰茂，品类繁盛，更兼有亲情友好之意。因而人们总是至老死而恋恋不舍。因而生命学、人类

学、医药学、精神学、天文学、宗教学、地理学、哲学、自然学、文学经久不衰，总而言之，一切目的在于人类更智慧更美好更和平更扩张更长久地生活着或者异想天开地长生不老。虽然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些长进，但是与天地本意的安排却相去甚远，人类在近现代出现的改天换地的行动倾向潜在着难以估量的危机并意味着我们仍然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给予我们美好世界和生命的天地的恩典，原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雨露下应该抱着欢天喜地的心情去迎接我们的世界，当我们需要从天地那里得到一点东西时，就应该具有像爱抚婴儿那样，在我们起床时轻轻地抽出身子，然后重新为他盖好被子那样一般的脉脉温情。

天地——我们生命身心的寄居之所，为了所谓的文明幸福强大富有的生活苦苦奔波的人们似乎与它久违了，连以一息的平静的心态去感受天地的温淳之情的时刻也没有。而我们如果不愿扭曲文明幸福强大富有的起初内涵的话，那么就on应该立即解除我们沾染着世俗的污垢而原本是庸俗低级蒙昧狂妄的思想武装，停止我们所谓“我们是世界的主宰者”以及“天下还有谁，惟有我们”等等这些借以残害他类的近乎于无知和野蛮的言行，而让我们拥抱和欢呼自然，用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观念去观照我们的全部生活，让我们的生命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天地的丰腴的土壤之中，从而并入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轨道，安静自然和本源有力地去生活。

但是，我们并没有否认现代文明，相反，我们对现代文明所认识到的人与自然的深层的本真关系并加以注意而感到欢欣。在大多数人时至今日通过科学家利用航空器的探测，方才知道我们生活的地球也不过是浩浩渺渺的宇宙星云之后，面对数以亿万万计的星系均各自按照宇宙太极的旨意各行其道自然地运动，只能感叹我们确实确实不过是瞬息一现的微小生物而已。这样的观点，可以大大地减轻我们人类普遍存在的自命不凡的自负感，认识到



我们的生命同样如星体一样各有其道原本是一个经天纬地的过程。显然，上帝恩赐给我们的生命，纯粹是来自于太虚之境的由天地自然运动的造物，我们应该虔诚地爱戴上帝，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或许能够与上帝处在一个同样崇高的位置上。

在我自以为是地大发了这么多的议论之后，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仍然产生着一种不能自信的和说服力虚弱乏力的感觉。我们应该迅速回到深沉而有力的道学思想观念的讨论中去，用道学家的观念来深化我们的认识。道学家认为，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的生命方式不仅仅在于自身苦苦的求索，而所应该寻求的更是这个无边际无始终的天地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生命幸福美满和平快乐的原则和万端机缘，这众妙的机缘可以使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任何机缘变成生命力的来源。老子在《道德经》第七章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老子向我们指出，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的原因在于“不自生。”“不自生”就是不孤立地生存，不脱离宇宙道德精神本源和形体的气质本源的生命统一体，而与其融为一体的同生，这种“不自生”而与宇宙本源同生的天地，自然地就会从宇宙道德精神本源和谷神的气质本源那里，得到太虚太极之境的绵绵不断的生命精神和造物力量的来源从而天长地久。根据这个道理，老子认为，人类自古至今梦寐以求的与天地永生的设想，有赖于人类有如天地不自生而能长生那样同样采取“不自生”的生活原则，这个观念，就意味着将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独霸的、强有的、自我的贪婪欲望置之生命原则之外，而将生命力融合在人类以及我们所生存的万物世界的共同利益之中，否则我们就不会如天地那样“能长且久”，而必然自毁前程。庄子在《刻意》篇中深入地论述了这种不能刻意自生自作自为的道理。庄子云：“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之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庄子指出，人类的精神和行为是不可能逾越更不能违背宇宙本源的品格和原则的，应该顺其自然地按照宇宙本源的道德的无名无欲无为清静恬淡和平安宁的精神轨道运行，处在茫茫天地世界中，一切行为都不能盲目的刻意“自生”，庄子反复强调了人的本能之性与天地道德精神的本同性，因而他告诫人们不要去刻意追求所谓的高尚、仁义、功名、富贵、长寿这些非天地道德本源之性的东西，进入“不自生”的与天地道德同生的境界，物我两忘，才能物我自然皆有。如果达到天地道德精神本源的“淡然之极”的境界，那么宇宙道德精神本有的“众妙”和“众美”都会属从于他的支配的。因而庄子进而深入地指出：

“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质也。”

实际上，关于天地的原始本能性问题，老子在《道德经》第五章就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老子云：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在老子认为，天地是按照宇宙本源自然之性运动的，是没有本身的意图和目的的，而且它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生命的万物，就好像视生命的万物为围绕着自己旋转的宠爱的小狗一样，故凡人类的圣人无不深得这个天地的奥秘，本同性地顺从这个道理以百姓为宠爱的小狗。在老子看来天地之间就好像一个大的风箱一样，越空虚就越不会穷竭，越鼓动，风量就越大。因而议论过多，自作自为，不以天地这个道理把握自己，就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还不如保持着天地本源性的虚静状态。

人类历史的经验确实证明了这一哲学的观点，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言，一切企图阻止人类前进，将历史凝固在自己独裁手掌之中，对人民采取压迫和伤害、欺诈和愚弄的帝王，无不都以彻底崩溃灭亡烟消云散的下场告终。从这个角度看，与天地精神

背道而驰的昏君帝王消失了，而如屈原、司马迁、“竹林七贤”，苏轼、范仲淹这些追求天地正义精神的人物，以及那些致力于人民和平幸福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圣贤都流芳千古，其精神与天地日月一样共存。但是从我们生命的自身而言，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全靠天地自然恩赐给我们的本源性虚静的生命精神，而正因为人类本质性地深层次地按照天地的旨意而不是按照帝王的目的不屈不挠地生活，人类社会才得以绵绵不断地发展前进。尽管历史上一切反天地精神而动的昏君暴政给人类生命制造了许多磨难，但是正如乌云过后一样，人类仍然凭着天地的精神之源生活在阳光灿烂的天地之间，以无穷的天地自然世界提供给人类的万端机缘，继续有力地创造着自己的生命世界。我们伟大的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歌德，曾对这种天地和人类本源地创造力进行了形象描述，他说：

“水有助于创造力，空气尤其如此。空旷田野中的新鲜空气对人最适宜。在那里，仿佛上帝把灵气接嘘给人，人由此受到神力的影响。拜伦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在露天里过活，时而骑马在海滨遛游，时而坐帆船和用橈划的船，时而在海里洗澡，用游泳来锻炼身体，他是从来少见的一个最富于创造的人物。”（《歌德谈话录》169页）

歌德深刻地体悟到人的生命力创造力，是来源于神秘奥妙渊源不断充满着空气阳光和水的自然世界的天地之间，而拜伦之所以具有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精神，就是因为他欢天喜地，将自己全身心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这种现象，与我们本文开头所讲的王羲之、阮籍、嵇康、“竹林七贤”等追求欢天喜地、“信天地可乐也”的人性解放的情境，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的伟大人物不约而同的追求与天地同生的共同生命精神。这正如老子所讲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即不为世俗是非礼法所困扰，而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广阔的美好的天地世界中去，

以天地自然本源的虚静恬淡和“众美”所存的本能天性来展示自己有限生命的无限内涵和生命境界。

根据我们对道学思想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的观念的探讨，我们确实觉悟了我们与天地关系是一种源流关系，主从关系，人的一切精神和行为活动都要遵循天地之性和道德原则，以其博大的精神世界和宽广的胸襟面对世俗的偏见，如古人所言：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使自己的生命本体呈现出“天地”的道德精神和虚怀若谷的气质，从而让上帝恩赐给我们的生命欢欣鼓舞，放射出无限智慧的光辉。

## 7. 天 人

确实，在这个如曹雪芹《红楼梦》中所言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会背景中，我们不知该怎么生活是好，大权在握左右逢源精明能干支撑着贾府荣华富贵门面，但心肠不善的王熙凤最终死的凄凄惨惨，被视为天下一二等富贵豪门掌上明珠，可以为所欲为的贾宝玉落得个风雪中出家至而渺无踪影的下场，原本认为可以享尽皇恩永世风流富贵的贾府却在“哗啦啦大厦将倾”的危世中消失了。而被认为是乡巴佬的刘姥姥，却成了贾府从荣华富贵到彻底倾覆的见证人并康安地活着。人生真的如梦境一般难以预料。我们从曹雪芹《红楼梦》的意境中，确实感受到作者是一个身临其境却看破红尘的人物，他在《红楼梦》开篇借疯狂落拓、麻鞋鹑衣的跛足道人的口所说的“好了歌”，与其说是对封建社会理念的一幅挽歌，倒不如说是曹雪芹对纯真人生的一种彻悟。显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对道学思想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的一种深情的颂歌和注解。

当我们举目四望社会的时候，芸芸众生熙熙攘攘争争抢抢地追逐着一些在我们看来纯属身外之物的东西，人们在这种荒唐地

斗争中消耗着本就不多的寿命筋骨。如果我们悠闲地散步在曾经称雄天下，并以为可以“千秋万岁”的而今却衰草枯杨鼠兔之类常常光顾的帝王皇室宫阙的废墟上，审视着这种荒凉冷落的情境，除了我们感到历史无情，皇族富贵恰似过眼烟云空空如梦以外，我们不得不对我们文明的生活进行重新的思考，在这个文明与野蛮，智慧与蒙昧，人性与兽性共存的，错误与荒唐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生境中，我们应该为真正的人生定位。我们仍然将我们这方面的思考转到道学家的观念中去。

基于历史及社会现象的相似和异同，自古以来关于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一直是困惑着人类以及圣贤们的问题。而道学思想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深入人性本质深层的，是建立在人与天地世界本源性关系的思想基础上的，其根据是人本源于宇宙的气质本体和道德精神本体，并且这三者是高度统一和谐和具有本同性的。因而道学家在思考真正意义的人生的时候，提出了“天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等等观点，鉴于“天人”和“真人”这样的定位和提法，比较切合道学思想根本性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姑且称真正的人为“天人”，“天人”本质上也是“真人”。

关于天人的探讨，我们首先从我们许多人普遍感觉到人生如梦的这个现象着手，难道我们不感觉到曹雪芹《红楼梦》笔下那些风流孽种的人生过程是一场梦吗？这个现象涉及到人与天地宇宙万物的同源和本同性问题，脱离这个同源和本同性，游离在这个同源和本同性的根本之外的生活的设想，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简直是不可能的，包括宇宙天地在内一切自然的万物都遵循着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这个过程和原则发展，一切自然的生命万物都在这个有有无无、无无有有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着宇宙本源的似有似无恍恍惚惚有如梦幻一般的本质之性，这一点是共性的本同。基于这种理论观点，庄子将这种现象比喻为庄周梦蝶，庄子在

《齐物论》篇讲道：庄周梦见自己成为蝴蝶欢快地飞着，哪里知道自己是庄周，待醒来之时却奇怪自己怎么是庄周，连自己也搞不清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梦蝶，蝶梦庄周，这说明在庄子看来，自然生命的万物有有无无、无无有有这个梦幻式的生命现象和过程是具有深层的本源性的共性的，这是不可或变的自然规律，因而这种梦幻意识在我们看来，它不仅仅存在于人类而且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生命的自身。这正好也符合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看到人类对生命的梦幻意识，是来源于宇宙的有有无无、无无有有、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神秘奥妙、自由发展的气质和精神的本源的。人的本能性也是丰富多变的。他具有宇宙本性一切特征，包括人类梦幻和现实在内，一切都是合理的生命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这些梦幻的或者现实的生命现象都是合理的，可能发生的。因为它们都来自于宇宙本源由有无相生的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妙门之内。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讨论“天人”的理论基础，也是道学家的理论根据。这在庄子《天下》篇中就已明确地作了论述，庄子云：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

不立于宗，谓之天人，不立于精，谓之神人，不立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在庄子看来，这种现实的和梦幻的神秘奥妙的东西由何而来？人的聪明智慧由何产生？圣人的出现，明王的降临，归根结底就是“一”，也就是“道”，也就是宇宙万物太极太虚的本源，因而不离这个最根本的本源的人可以称为天人；不离宇宙本源最精微的本性的人可以称为神人，不离宇宙本源朴素纯真本性的人可以称为至人。以宇宙本源为根，以德的兼畜包容滋养万物的精神为

本，以道的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神秘奥妙为门，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

现在我们并不急于探讨天人神人至人圣人这些带有人格内涵的观念，这在下面的文章中还要专门讨论，我们先注意庄子所论述的这些天真神圣之人的来源，就是道学家所认为的宇宙万物本源最深层的内核“一”，道学家认为不离于这个“一”的人就是“天人”。那么天人就是和这个“一”融合为一体的人，也就是和“一”本同的人，这就是道学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内涵所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深入而具体地追踪“天人”的踪迹。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五章向我们指出了“天人”的状态特征，老子云：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元道，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之为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在老子看来，上古的善于行“道”的天真之人，精微奥妙，深远通达，深刻得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其谨慎小心，像冬天涉冰过河；踌躇疑惑，像警惕四邻围攻；其庄重严肃，像盛宴中的宾客；其松脆洒脱，像冰块快要溶解；其粗笨厚重，像未雕琢的素材；其混然包容，像混浊的泥水；其开朗深沉，像高山峻岭。谁能在这混浊而又凝滞的环境里镇静下来，使之慢慢地澄清？谁能在这安定而又持续的环境中推动起来，使它们慢慢地生长？保持这样精神的就是“道”，“道”从来不要求满足什么欲望，正因为它不要求满足什么欲望，所以才能够除旧更新，生生不息，前进不已。

道学家认为，“天人”能够和“一”融为一体，因而他就具有“一”这个宇宙本源的全部丰富神秘的精神品格，首先是无欲无名无为恬淡清静和平天真朴素的道德品格。庄子在《天地》篇中云：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乎天。”

庄子认为，“天人”应该是忘己之人，只有忘己之人，才能始称与“一”融合之天人。忘己之人，自然是站在虚无这个源上的人。故庄子在《刻意篇》中又云：

“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庄子认为，圣人没有任何欲望，因而能够平静下来，平静恬淡，就没有任何忧患产生，处于一种与天地本源气息同呼吸状态，邪气无从侵袭，这样的生命本源性的德性完满的人，他的精神就不会受到亏损。没有受到亏损，他就是仍然保持着与“一”完美统一的人。关于“天人”与“一”保持高度完美统一才是真正的人天之际的生命学观念，在《黄帝内经》这部道学思想的生命学和病理学、针灸学的巨典中得到了充分而本质性的认识。《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云：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于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黄帝内经》从生命本体的完美性着眼，认为“天人”（真人）的生命本体能够保持宇宙的深远广大的精神和气质的本源，能够把握阴阳（有无）运动变化的规律，从根本上处在恬淡虚无的生命状态，因而能够与宇宙本源的精神和气质同步呼吸运动，顺应天地阴阳（有无）调和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天人（真人），其呼吸深沉舒畅不被外物所



扰，精神内守在与宇宙本源精神融为一体的状态，因此他的身心无损，形与神俱，肌肉与宇宙本源一样纯真朴素完美无缺。这样的“天人”（真人）自然能够寿蔽天地，无有终时。《黄帝内经》所讲的这种“天人”（真人）是真正的本源性的人。另外，《黄帝内经》认为通过修养也可以达到生命的本源状态，这就是修养深厚的宇宙本源的德，保全其根本性的宇宙本源之道，合于天地阴阳变化规律，顺应春夏秋冬往来时令，居身于世俗之内而心超于世俗之外，视听于深邃渺远的八方，这样就会精气充盈，神气十足，也可以达到“天人”（真人）的状态，在道学家的生命学观念看来，惟有这样与宇宙本源精神气质融合为一体的天人，才是真正从形体到精神高度完美的人。只有这样高度完美的“天人”（真人），处在世俗的社会环境中，心境闲适而没有私欲，心态平静而无所畏惧，形体劳作而不知疲倦，气息顺畅，可以到达身体每个部位的细微末梢，满足形体精神的所有需要，处于这样的恬淡虚无，真气充盈，精神内守的状态，疾病怎样能够产生呢？显然，从《黄帝内经》给我们所提供的生命道理中，无疑使我们找到了现代世俗社会中各种各样形体与精神方面所出现的奇疾异病顽症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因而我们应该以道学家的生命学观念去修正我们的行为，修养我们的身心，使之复归于“天人”（真人）完美的本原状态。

使我们感到《黄帝内经》具有惊人的伟大智慧之处，是道学家从宇宙本源的角度把人类生命看做同万物的生命一样的自然的生命过程。因此，道学家在向我们揭示了生命本体内在奥秘即“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的同时，向我们指出了“天人合一”的“天人”应当如何生活于世俗社会的环境之中，这个问题可以从《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黄帝与生命学大师岐伯的对话里找到答案。黄帝问曰：

“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

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势异也？人将失之耶？”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食欲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在黄帝问及上古之人何以能够度过百岁而动作不衰，而今时之人为什么刚过半百就显衰老，是不是因为时势变化而人类快要消失这个问题时，歧伯认为，上古之人懂得“道”这个生命的本源，因而能够自觉地取法于阴阳变化的规律，将自己的精神和行为调节到与道一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和气质的轨道，不暴食暴饮，始终让精神和形体保持着空虚灵动的自然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谋虚逐妄，不致使精神和形体超负荷运行而劳累过度，使人的形体和精神与宇宙本源保持高度完满统一而不分离，这样就必然会享尽天年而达到生命本该有的百岁以上的寿命。但是，今时之人则不然，他们以饮酒过度为快乐，以贪婪强占追逐功名利禄金钱美女而习以为常，强烈地个人欲望枯竭了自己的精神，谋虚逐妄消耗了自己的本真之气，根本不知道保持自己充盈的天真气质，随时调节保养自己的精神和形体，以满足世俗的各种私欲为快乐的标准，起居无常而与宇宙生命万物的本源之“道”背道而行，因而只活到半百岁就衰老了。

歧伯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一荣一枯正反两方面生命现象的分析回答，是具有深层次的生命精神价值的，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同样具有本质性的指导意义。依照这样的观点，我们重新审视曹雪芹《红楼梦》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那些被功名之心驱动的贾府的贾政、贾琏、王熙凤等人物的可悲下场是必然的，而像刘姥姥、板儿这样朴素自然的人物，因为在功利方面节省了寿命筋骨却居安无恙。依照道家生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我

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其结果是注定了的。而为了人类的美满幸福，和平安静，自然长久，道家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真正的生活道路。《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生命大师岐伯将这条道路指引给了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黄帝，岐伯云：

“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品格中，确实绵延着朴素善良，平淡天真，自然乐观，胸襟广阔豁达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美好高尚；而和睦平等、相互友爱尊重、扶持正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道德观念，代代相传也因而源远流长。在我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何以不断扩张统一，尽管曾经蒙受屈辱然而其深层却潜藏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以道学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观念，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生命本源的观念，正是其绵延不断发展的生命力的来源，同时也是违背道德、以极端自私纵欲愚昧野蛮的奴隶封建皇权专制体制不断衰败的根本原因。

## 8. 人 性

这是一个必须论及但又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绿色的自然慢慢在缩小，原本湛蓝幽静的天空弥漫着乌烟瘴气和噪音，与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天地，就生命而言同为“一”源所生的动植物遭受着人类的侵袭，它们慢慢后退到已经不多的绿色自然的森林和原野中去，似乎再没有更多的退路，一些已经变成了人类美味的盘中餐或者狂笑声中枪

口下的猎物。然而自以为文明智慧的人类在呲牙咧嘴地品尝着这些刺激性的美味佳肴时，却暴露出自己原本的兽性面目，甚至这些所谓的现代性格的人类口叼香烟，在烟雾的梦幻中却寻思着如何在自己的同类身上打主意，难怪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时能够听到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人是没尾巴的狼。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自古以来所创造的辉煌的文明成就，人类对全部丰富的自然世界与自我关系的认识和调节，大大超过其他动植物世界。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世界中分化出来，这大大归功于上帝在创世时所恩赐给人类的特殊的性格，团结一致使人类给危害他的洪水猛兽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以致驯服，从此人类便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考虑建立自己的家族和社会关系，以仁爱之心哺育自己的后代茁壮成长并期望绵绵不断地继承发展下去。与此同时，人类从自然世界中提取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建造了愈来愈典雅豪华的建筑，利用自然界无限美好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创造了无数精彩的绘画和美妙动听的音乐以及回肠荡气的文学作品，使人类生活在自由快乐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懂得以体育锻炼和竞赛保持人类潇洒英姿的体魄，以心平气静养护自己的身体以及以坦荡胸怀面对人生等等现象，同样是动物世界难以想象望尘莫及。

鉴于以上思考，关于人性的探索让我们感到困惑而不知由何入手就是很自然的事。那么，人性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道学家是否关注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呢？这个问题仍然要从人性的本源处着手讨论。只有从人类生命的起源着手，才能深入人性深层从而让我们见到人类的真性。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本源问题，并做了结论：宇宙万物这个最根本的本源之性，就是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静天真朴素虚无之性，归根结底就是生发万物兼畜滋育包容万物使万物生生不息的“道德”之性。如果

我们以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最根本的源头之性为标准的话，那么，“道德”之性就应该成为最高境界的人性，自然由“道德”所包含的无欲无名无为恬淡清静天真朴素虚无等等这些本源之性，应成为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问题看来并不像我们顺理成章分析的那么简单，既然我们所找到的这个“道德”之源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总源，那么我们上面所列举的人性构成部分应该是宇宙万物的共性。而人类与宇宙万物之间千差万别的个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看来，我们又应该从源头自上而下由源到流在人性与宇宙万物的分叉处寻找人性与万物之性的不同之处。

这里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还未弄清“性”到底是什么？显然我们在平素的生活中很少思考过这个决定着自己命运前途的问题，甚至连我们口口声声叫喊要表现人性的现代文艺家们也很少追问这个东西，以至确实偶然感觉到“性”激扬了自己艺术创造的激情和潜意识的时候，却不知道抓住深思一下而让其一闪而过，这使我们根据“性”的本质，高扬我们的艺术精神，使艺术创造进入人性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受到了莫大的损失。许多原本很聪明的文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使自己的艺术创造表面化。很难听到如唐代诗人李白那样“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激情满怀坦坦荡荡的肺腑之声。然而正是这样的作品才让我们惊心动魄。那么，“性”在哪里呢？列子曾在《黄帝》篇中表明了“性”的观念，列子云：

“秉生之质谓之性。”

又云：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显然，道学思想核心代表人物之一的列子在很早以前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列子认为，“性”就是“道德”这个生命母体秉赋给生命的精神气质，有了这种精神气质后才能够见到“性”的所在。进一步讲，即我们可以通过形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找到性，

这就是“道”学家认识人性的理论根据。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宇宙万物生命的形体千差万别各式各样，其根本原因乃精神气质不同，由于精神气质各异，因而也就各显出内在的个性。依据这个推论，我们要认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千差万别的个性，就必然地要深切地观照它们的形体，至而深入地把握它们的精神气质。反之，我们要充分地体现生命万物的形体和精神气质，就必须充分展示生命万物的个性。站在这个角度上看人性，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人性的探索，关键在于对其形体和精神气质的探索，这就是人性与宇宙万物生命之性不同的交叉点，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世界之所以差别的地方。

确实，就形体而言，人类自从前肢离开地面，能够不仅仅在地面上而且可以在他所能触摸到的空间的四面八方任意灵活地伸展以后，他就从兽类形体的本质中分化了出来。而且由于形体所出现的灵敏运动的特征，使他比其他兽类在生存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优越性，人类完全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生存方法不是只紧紧依靠在地面以凶猛的生死难卜的方式捕捉食物，人类可以利用前肢灵活地捕捉采摘地面上的植物作为自己的食品，同时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天空，以向天空中跳跃腾飞的方式抓住低空飞行的鸟类来美食一顿。由于人类在最基本的也是最低级的，即一切为了填饱肚皮的阶段发生的这一形体方面的转折性变化而带来的众多的优越性，人类能够剩余出更多的时间和在更多的生活机遇中使大脑运动起来，以更加灵活巧妙的生存方式来创造属于人类独有的生活领地，人类可以利用石头棍棒之类替代物打击野兽和树上的果实，而达到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地步。人类大脑的广泛运用，使自己能够利用前肢爬上树梢巢居，或用树枝将自己隐蔽在山洞之内，过上兽类所不能及的较为安全的生活，诸多便利的生活所带来的后果，是人类发现了用脑的价值。大脑的思维活动，源自于人类双肢离开地面而带来的优越性，人类可以用巧智制造弓箭

弹丸石器之类更加远程地控制猎物以至使禽兽之类望而生畏。特别是人类对火的发现和利用，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火的巨大威力使禽兽之类避之不及而给人类留出一个安全的生活地带，人类可以很从容地品尝用火烧烤或者煮熟的禽兽之类的肉食品，进而在更多的剩余时间中运用大脑考虑营造居室以至家庭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不可忽视，这就是人类前肢直立以后在性交配的姿势，生殖器官感觉方面发生的与兽类完全不同的变化。如前所述，人类生殖器崇拜观念的产生，完全出自于人类通过对自我生殖现象的认识，而理性地进入对宇宙万物生殖现象共同性的体悟，而这种理性和对人类生命体悟的产生，使人类不但在形体而且在气质方面发生了本质的内在的变化。好了，我们不再需要赘述人类漫长的以至今日令原始人不可想象的全部演变和文明史过程，关于人文方面的讨论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探讨。我们所列举的人类自从前肢直立以后，所发生的这么多与兽类形体方面的根本区别，目的在于通过这一区别继续讨论人类在精神气质方面所同时引起的相应的变化，最终回到列子所主张的通过形体和精神气质可以窥见人性的观点上去。

自从人类前肢直立所引起的原本兽体的毛发的脱去和尾巴的消失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似乎原本就在道家“大道”的太极阴阳运动变化图“众妙之门”的深藏之中，而人类以赤裸裸的形体从“众妙之门”走出来的时候，呈现出仿佛沐浴过圣水一样的清新洒脱聪明智慧的精神气质和出水芙蓉一般无限美妙的形体风韵。人类从兽类形体到如此美妙的人类形体的变化过程，正符合老子“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道德经》第十五章）这个从混浊到徐徐澄清的变化过程的概念，也就是兽类混浊的凶残野蛮的形体精神气质，慢慢地向人类清淳的聪明智慧的形体精神气质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感到人类这种脱胎换骨的精神气质，其变化过程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前肢直立后由全部人类

生活所引起的精神认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对自己所生存的自然世界逐渐深入地理性化认识，并由这种理性化认识逐渐深入地转向精神性的体悟，而这种精神性地体悟至人类意识到人类生殖现象与宇宙万物生殖现象暗合和相通的时候，人类的精神气质就由原来混浊的状况慢慢地清澈起来，因为人类的精神智慧已经达到了能够认识宇宙自然并且按照宇宙自然规律和本性把握自己生活行为的高度，由野蛮凶残愚昧无知到精神的文明智慧聪明有知，从生命的无意识到生命的有意识，从低级阶段理性的认识到高级阶段精神性的悟性，从精神悟性到生活的协调运动，人类的精神气质完全从形体的内部生理机制方面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变成了一种对全部丰富的自然世界有意识的文明智慧的具有深层次悟性的精神气质。这种自人类从兽类脱胎换骨之后便形成的精神气质，作为人类的生命气质的基因一代一代秉赋给人类，并且随着人类文明智慧的精神生活不断提高和发展而继续净化。

由于我们对人类由形体到精神气质，又从精神气质到形体这些相互变化发展的艰涩问题的讨论的完成，我们确实有如翻越了一座大山之后终于可以坐下来小息的感觉。下一步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能够找到“人性”的人类文明智慧的精神气质生活表现在哪些方面。

毋庸置疑，作为道学思想精神观念的崇拜者并致力于研究探讨的作者本人，一直认为道学思想观念是人类所追求的精神生活中最文明、最智慧的观念。而道学思想中“道德”观念这个核心，所反映的宇宙本源性的精神气质的品格，应该成为“人”类最高境界的“人性”，自然，这个观点我们是根据道学思想“天人合一”这个人类最本源最智慧的观念而来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人性”的最高境界就是“道德”之性，而“道德”之性所具备的精神品格，也就是“人性”最高境界的内涵和景象，具体而言，“人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由无名无欲无为恬



淡虚无清静纯真朴素和谐旷达浑厚等等这些由“道德”生成的本源精神气质的品格构成的。

但是，由于人类仍然处在一种进化过程之中，这种最高境界的“人性”，只有在人类极少数具有大道德大智慧观念的人中才能体悟出来并身体力行，而大多数人却不同程度地处在疑惑的不理解不执行甚至讥笑蒙昧的状态。老子洞察到人类和人性中参差不齐的这种状况，他在《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云：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显然，老子是立足于“人性”的最高境界，审视和批判人类在人性方面的这种状况的，所以他认为最上等的士人听到道，就会努力去实行，中等的士人听到道，将信将疑，下等的士人听到道，认为不现实而加以讥笑。在老子看来，不被讥笑，就不算什么深奥的道。老子所列举的上中下这三种人的态度，实质上是这三种人“人性”中精神气质的品格的上中下不同程度所造成的，因而人性也有上中下之分，而分化的标准是对待道德的态度。处在“天人合一”的与道德同行的状态，就是最高境界的人性；处在对道德半信半疑半执行半不执行状态，就是中间的普通世俗的人性，而处在对道德讥笑违背状态的人，就是最下等的野蛮蒙昧还未彻底摆脱兽性的人性。如果我们把道德所产生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虚无清静纯真朴素和谐旷达浑厚等等宇宙本源性的精神品格集中称为真善美的话，那么真善美就是“人性”的最高境界。我们的这个观点与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歌德的概念不谋而合，歌德云：“在这个领域里，道德确实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28页）

但是，关于“人性”的讨论似乎还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只知道了人性的最高境界的表现，而在中间和下等“人性”中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现象，这除了我们在下面“人格”一文中还要讨

论之外，我们采用与“人性”最高境界相对比的办法进一步作一些赘述。显然，如果我们视“人性”最高境界为真善美的话，而违背真善美的“人性”的就是与其相对立的假丑恶。这个观点，正好是老子判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一种观念方法，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老子认为，如何判断人性的真善美或者假丑恶，应该用真善美人性的最高境界去衡量，因为这个最高境界人性，是通过人类对假丑恶后果的危害性总结和修正出来的，人类由此便知道了真善美是人们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的人性。确实，人类假丑恶的现象威胁着人类向崇高的文明智慧的精神气质境界的发展，违背道德准则的愚昧、野蛮、私欲、攻击、斗争、专制、虚伪、浮躁、狭隘、阴险等现象仍然充斥于人类全部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与真善美不断周旋，而真善美在张扬其精神气质的时候，总要付出沉重的以致被残留的愚昧野蛮之性伤害的代价。但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弃恶扬善已成为人类共识，人类不仅同历史上一切假丑恶的现象作斗争，同时同自身的愚昧野蛮现象不断告别，并创造了人类不断幸福和谐、和平美满、安居乐业、充满温馨和美好希望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坚定地站在“道德”人性的精神气质的崇高立场，深度张扬人性，那么我们人类就会彻底脱离野蛮愚昧之性，从而进入一个高度文明智慧的社会境界。

## 9. 人 世

每当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令人痛苦和忧虑的社会，我们真会产生一种隐居到深山老林中去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怀着天真美好的愿望在社会和父母的关照下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一旦我们走向社会，似乎处处遇到障碍，甚至有时感到这个社会不时地在

捉弄我们以致愈来愈觉得人生艰辛、神秘莫测和望而生畏，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满欢乐和幸福美好。在经受了许多的欺诈、打击、磨难和不公正待遇并感到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便回心转意，设法远避这个我们原以为充满美好希望的社会。

看来，这种社会状况由来已久，我们到底应该责怪谁呢？我们每一个人一旦走向社会，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上至人类社会的道德，国家的安危存亡，父母的养育之恩；中至自己的成家立业，事业成败，身后影响；下至养育子女，社会责任。深思远虑，哪里能剩下一点儿时间去享受人生的快乐呢？但是，事情的原委远不至此，在我们实现这些全部应该完成的责任的时候，在我们设想按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初时满怀的美好愿望去努力时，我们并不是全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我们美好的愿望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我们却被逼迫受到他人的意志的支配，尽管由此而引起的愿望的不同给我们的热情带来很大不快，但是在这种支配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不容许抗拒的势力，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主意而顺从它。尽管你感觉到这些做法并不能给我们每一个人所承担的全部社会重担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在大大加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承担的能力。然而你的任何忧虑、担心甚或痛苦都不能丝毫动摇这种隐性的后遁力，只有任凭泛滥继而由我们全社会来承担这种恶果，否则你自己就会在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以自己完美的品德和忠诚，阻谏商纣王残横暴行的比干被剖腹挖心；以自己爱国爱王爱民的拳拳之心和深谋远虑，阻谏楚怀王昏乱主张的屈原而遭奸臣小人陷害打击不得已愤然投江；曾对统一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深受秦始皇信任的李斯，却因触犯了赵高的利益而在秦始皇死后遭到夷灭三族之祸；因从真诚和实事求是之心出发而替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的司马迁，却因违背了汉武帝骄横之心而遭腐刑；因对抗司马氏家族黑暗腐败统治，死不与其同流合污而追求自由道德的嵇

康，却死在司马昭的屠刀之下。阮籍的放浪形骸，陶渊明的田园隐居，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苏轼的屡遭贬谪，朱耷的隐遁山林装聋卖哑，李叔同的出家皈依佛门等等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在一人作主，亿万人听命的历史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美好愿望都是自己预先开好的空头支票，我们要一个人所要担当的人世上应有的道德的全部重任受到重重限制。在这个完全封闭着铁丝网的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改变道德所赋予我们的真善美的崇高人性，争夺名利，攻击倾轧，专横暴虐，虚伪奸狡，阴险陷害，阴谋诡计，黑白颠倒等等违背道德的种种卑劣伎俩滋长蔓延，人类长久地处在一种缺乏道德原则的蒙昧野蛮状态之中，人们承受着道德精神和人性的压抑痛苦却别无选择。如曹雪芹所言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无可奈何的社会现状，只为承担着全部社会生活重担的人们留下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苦海无边的痛苦挣扎。惟有一些不愿与这种现状同流合污，但深悟道德并认为道德的力量可以使自己超越于尘世之外的少数人，才会放弃对世俗的所谓美好事物的竞逐，而将自己的脚跟牢牢地站在道德的立场之上。

在我们以道德学的宇宙万物、天地自然至高无上的思想观念看来，人类这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并不是那么深远广阔，与宇宙本源为我们提供的天地相比，也不过是一些角角落落而已。我曾经在原始寂寞海枯石烂，渺无人迹的戈壁沙漠，感受过天高地远、日月清朗、平静永恒的世界；我曾经在耸立于海涛般山峦之间的太白山顶峰，细心地体悟过原始森林神秘莫测、茫茫云海弥漫峰峦远山、飘飘渺渺于天际的纯真朴素神奇壮观景象；我曾经在水天相接、一望无际坦荡无垠的大海边，感悟过坦坦荡荡、渺茫深远、博大深沉、海纳百川的气质；我也曾在腾云驾雾的飞机上神会过幽悠苍穹、虚幻浮云永无止境和恬淡虚无的境界；每当我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沉浸于这个完全纯真朴素的大自然世界的时候，就无

不产生一种人类遥远和星星点点的感觉，当自己的精神气质被这些纯粹而清新明净的大自然融化的时候，就感觉到原来我们生活着的角落不过是一片小小的风尘罢了。而在这一片小小的风尘中，我们许多人为了争夺一些身外之物而被物伤，甚至搭上了筋骨寿命。

在本书里，我原本打算只寻找那些与艺术直接相关的思想观念，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们每一位文学艺术家生活在这种尘世社会之中，我们的原本道德的人性经受着世俗社会各种非道德的严重熏染和打击，我们智慧文明的精神气质遭受到难以回复的扭曲和污损，在我们遭受到无力承受我们原本应该承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担时，我们便以道德的人性和道德的文艺向社会让步，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甚至是卑躬屈膝地生活，而使文化艺术完全丧失了道德应有的内涵、精神气质、品格和面貌。改变那种让人类的罪恶继续积累下去，愚昧、庸俗、狭隘，浅薄的东西充斥于我们社会的精神气质之中，道德的文明智慧望而却步。这就是笔者将笔锋伸向人世这个领域的真实目的。

看来，在“大道”、“大德”、“谷神”、“妙门”这个宇宙本源的上帝创世时，幸福美好欢乐自由和平安静这些人类最初愿望是考虑在内的，否则，道德为什么永恒呢？宇宙为什么生生不息呢？天地为什么会长久呢？自然为什么会自由自在呢？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类是否偏离了目标呢？不错，自从人类脱离开上古天真朴素共同劳动共享果实相安无事的世纪之后，便错误地为某些人提供了占有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利、劳动果实并任其支配的机会，这意味着将个人的所有欲望和好处可以建立在其他人的损失和忧虑痛苦之上。这一错误的出现，使事情的发展愈演愈烈，由个人图谋发展到小集团图谋。这更意味着将小集团的利益要置之于广大人类利益之上，并可以随意按照个人意愿办事。这样，人类初始醇厚朴素的精神气质就逐渐分裂，并大干违背道德的事。老子早

就看到人类这种异常现象，他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云：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认为：天道就好像拉弓射箭一样，高了就把它压低一点，低了就把它抬高一点，拉过了就把它放松一点，不足时就把它拉满一点。天道原本是减少有余的而补不足的，而人道却违背了天道，是以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谁能减少有余的来奉献给天下呢？只有遵循天道的文明智慧的圣人。因此圣人助长了天下而不恃恩求报，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他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老子看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天道并按照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处世，那么人类就会是团结友爱公平互助人人有生命之机的道德之世了。但是，正是由于人世违背了道德的原则，一切假丑恶的私欲现象才在人世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老子看来就是人的纯真朴素之性开始离散了，老子称“朴散”。老子在《道德经》二十八章云：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老子认为，由于人类纯真朴素的精神气质的分裂离散，人们各自的欲望便无止境泛滥起来，圣人从天道的原则出发便建立了官署，设立了官长，以便制止人们的私欲，让人们回归到天道的原则上去，恢复人们纯真朴素的性格，以避免遭受到相互的伤害。在老子看来，只要人类保持纯真朴素的性格和浑厚的精神气质，人类是会走向团结友爱公平互助幸福美满快乐自由的道德之世的。庄子在《人间世》中就赞扬了夏禹虞舜和伏羲几遽这些圣人以天道治理人世的品德，他说：

“瞻彼阍者，虚室生白，吉祥止之。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庄子向人们指出，视万物为空无的人，其洁净的心灵中只存在一片纯白，这样真善美的事物就能在他的心里停留，如果不能停留，那就说明他表面上端庄而实际心烦意乱，精神分裂而没有专注。如果能够使听觉视觉都专注于内心而不受外界干扰，鬼神也会来依附他，更何况一般人呢。这种办法能够包容、教化万物，而夏禹虞舜就是按照这个思想治理了国家，上古的圣人伏羲和几遽就是奉行了这个原则，因而化育了万民百姓，使人世保持着淳厚朴素公平互爱的精神风气。更不用说精神分裂离散的人，更应该按照这种虚室生白，精神气质专注于内心的思想原则来处世了。庄子认为古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其智慧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因而道德之世也就会出现。而在古人何以有这样的道德之性和精神气质呢？在庄子认为，这是由于古人对人世的本质的认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庄子在《齐物论》中云：

“古之人，其知有所止也。恶乎止？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

庄子面对人世“朴散”，人们离心离德，背道而驰的状态，向人们指出了道德之世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什么事物，这种观念是和大道精神一致的最高境界。其次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客观外界，但自己与客观外界不分彼此。再其次，是认为与外界有区别的，但个人与外界完全融合，没有什么是非矛盾。是非矛盾一旦显示出来，就会损伤“道”，“道”一旦被损伤，人就会因是非而产生偏爱之心；产生偏爱之心，人原本纯真朴素完美无缺的道德之性就“朴散”而分裂了。确实，在我们人世之上，“朴散”之后这种精神分裂现象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尔虞我诈，

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瞒上欺下，恶毒阴险，陷害打击，伪装奸计，黑白颠倒，营私舞弊等等现象均属于此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人心躁动的疯狂状态，痴心妄想的精神病人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人世时隐时现，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变成了精神分裂分子，有谁还愿意心平气静地内守道德精神和保持纯真朴素的人性，恬淡和平纯真朴素的生活被认为是可笑的事。人世随时随地处在一种紧张激烈、斗争攻击、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状态之中。如果说人世这一切贻祸来源于人性的“朴散”和兽性的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当下就应该从这种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在这一方面，道家向我们指出了其中的遗患，并为我们选择了道德智慧的人世生活方式。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云：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长乐也。”

老子认为人世一切祸患来源于不知足，一切攻击斗争起源于私欲，故知足者本为长足因而长乐也。

老子在《道德经》十六章又云：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命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老子以极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向我们指明：生命的万物蓬勃勃勃地成长生息，原因在于它们各都回归到了各自的根源，回归到自身的纯真朴素的本源就会清静下来，清静下来就会进入本性状态。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就是文明智慧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轻举妄动而给自己带来灾祸。知道了这个道理，认识到人本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人就能够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会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会成为符合道德原则的人。符合了道德本性和原则的人，就必然能够受到道德力量的保护，持久发展而不会受到伤害和危险。庄子也深入地阐述了这方面的观点，庄子在《秋水》篇中云：



“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庄子站在道德本性的高度，向我们解释了人世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的道理。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天地人世间无所谓贵贱之分、无所谓多少之分，贵贱多少是反复无常的，偏执行事不符合道德的原则，人们应该像严正的国君那样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要像悠然享受祭祀的社神，公平待人，同样赐福。人们要像汪洋大海那样无边无沿的兼收并蓄和对待万物。这样就没有去单独接受庇护和恩惠而出现偏向任何一方的现象。自然的万物本来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长短之分。道德是无始无终的，而万物却会有生有死，因而不应该以一时的造就而骄傲。万物有虚有满，有盈有亏，没有固定的形状，这就是道德的本体和万物的自然规律，因而万物生长如同马在奔驰，时刻都在变化之中，做什么不做什么和怎样做，应该顺其道德之性和自然规律去办。

关于老庄的道德人世和道德人生观念，我们在歌德的思想中也找到同样的答案，歌德云：“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会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的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代的逐渐积累起来了，我们为我们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170页）与此同时，歌德又指出了人应该如何处世，他说：“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

要他知足。”（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109页）歌德의思想和数千年前的老庄思想十分一致，在表述方式方面也极其相似。

在现代社会的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蜕化，胸襟的狭窄，精神气质的分裂污染；人世所潜在的人为的武力，随时可以给我们生存的世界带来致命一击。十九世纪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经向艺术家指出：“艺术向人类揭示了之所以存在的问题，它指出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应走的方向。”（沈琪译《罗丹艺术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5月版）在我们看来，惟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的工作更接近和懂得道德和自然的本体，因而艺术家和科学家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承担起拯救人类前途命运的使命。

## 10. 人 格

在最近的年代中，人格似乎成为很少注意的问题和很少谈论的话题。我们弄不清是这个时代不需要人格，还是人们不相信人格，而使人格的价值降低到不足以谈论的地步。然而我们感到，人格在这个以竞争为时尚的时代，实际上却是暗藏在每一个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敏感问题，如果我们要保持人格，这无疑意味着我们要遵循道德的原则，然而在道德的精神气质被分裂的年代，要保持人格必然又意味着在我们的基本生活中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在我们文化艺术的领域中，已经有许多的人不承认人格的力量和不愿按照人格的准则去行事，把人格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累赘，或者说他们在这方面本来心里就虚弱。我们甚至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听到有人说出这样的话：人格与艺术有什么关系。言下之意，人格在他那里认为是多余的东西。

在道学思想观念中，人格就是道德，道德就是生命，不同的人格就是对道德的不同尊重 and 不同执行的状况。这和我们一向所

敬重的德国思想家歌德的观点十分相同，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29页）他一再谦恭地说：“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24页）歌德又说：“当然，一个人必须先自己是个人物，才会感觉到一种伟大人格而且尊重它。凡是不肯承认欧里庇得斯崇高的人，不是自己够不上认识这种崇高的可怜虫，就是无耻的冒充内行的骗子，想在庸人眼里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且也居然显得比他原有的身价高些。”（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29页）我们在聆听歌德这些关于人格的名言时，感到他的话似乎是对全人类而言的，也深切地指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格状况。而歌德所讲的人格，和道学思想中道德的人格观念在深层的内涵上完全是一回事。道学家认为：道德是高于一切的，歌德认为人格是高于一切的；道学家认为，道德是崇高的宇宙本源的精神气质、品格观念及生命力，歌德认为人格和认识水平及能力相关，即高水平的思想观念可以产生伟大的能量；道学家认为：与道德能够高度统一即“天人合一”的人才是最高境界的人，歌德认为人格比事业本身更重要，缺乏人格的事业是虚弱的。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有了新的发展和理解，即把道德修养也纳入了身心健康的范畴。认为健康不仅涉及到人的体能方面，也涉及到人的精神气质方面，将道德修养作为精神健康的内容，其内容包括：健康者不以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具有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是非观念，能按照社会行为和规范准则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说这一发现是巴西医学家马西斯经过十年研究的结果。他的研究认为，屡犯贪污受贿罪行的人，易患癌症，脑出血，心脏病，神经过敏等病症而折寿；而具有善良的品性，淡泊的心境这样的人就会无忧无虑，使心态长期保持平衡，情绪乐观坦荡，对心理健康十分有

利。我们觉得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观念是十分正确而重要的，作为世界性的权威机构的确认，势必会给人类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的心理修养以及道德的行为原则带来一些个人难以达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同时感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巴西这位医学家的发明，实在是中国古代道学家道德学说中早就带有根本性的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的东西。而令我们进一步感到可以值得骄傲的是，道学家的生命学巨著《黄帝内经》的上篇《素问》和下篇《灵枢》，以极其博大精深而科学系统的学说，已深刻地揭示了生命与道德观念内在而神秘奥妙的关系。在我们将这些带有文明智慧的人格意义的道德观念与歌德先生的人格思想进行分析比较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这份报告，无疑给我们关于人格的道德观念的讨论增添了有力地证据。

在道学思想体系中，道学家关于人格的观念具有十分具体的内容，而关于人格的确立，完全是建立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的，即以道德所内涵的宇宙的本源精神为最高准则来审视不同层次的人格状况，庄子在《天下》篇中云：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庄子从生命本源的根本揭示了人格的不同境界。庄子认为最高的人格为“天人”，其次为“神人”，以此类推为“至人”和“圣人”、“君子”。根据是什么呢？在庄子看来，神妙的降临，明智的出现，圣人的诞生，明王的成功，归根结底皆源于“一”。“一”就是宇宙本源，万物的根本，天地之宗，人世间的精神智慧圣人明主无不本源性地包容在其中。因而能够不脱离宇宙本源之宗而与之为一的人，就可以称作“天人”；不脱离宇宙本源精神的

神秘奥妙的人，就可以称作“神人”；不脱离宇宙本源精神气质的纯真朴素的人，就可以称作至人；能够以宇宙本源道德精神为根本，以有无的众妙之门为门户，先知先觉地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这种人称作“圣人”；而能够以仁爱来布施恩泽，以道德的大理判断裁决是非，以谦和忍让作为行为的准则，以天真的音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使仁慈恩泽于四面八方的人，这样的人称为“君子”。

庄子还从上至下论述了另一种人格，他在《天下》篇中接着说：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庄子认为，能够以法制为准绳，以贤名为榜样，以多数为认定事物的根据，严密地考核审理一切事情，就像数一二三四一样有条理秩序，官吏应以此方法为顺序办理一切事务，以自己所执掌之事为本常之事，以老百姓的吃饭穿衣为主任，兼及繁殖、生息、积蓄、贮藏，使老弱孤寡病抚养有所保障，这就符合天地本身的道理，也就是治理百姓、使天下之人能够安居乐业公平幸福的道理。这种人的作为实际上是替天行道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清正廉明的形象，因而称为清官“大人”。

我们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还看到一种人格即“贤人”。其中云：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能够以天地道德为法则，顺应日月运行四时盈亏盛衰的变化，与真人一样掌握以天地本源精神气质养生全命之道，这样的人称之为贤人。《黄帝内经》将“贤人”置之于圣人之后论述，可见道家视“贤人”也为超凡脱俗之人，应在君子之先。

以上，我们从庄子和《黄帝内经》中已发现了七种人格，自上而下分为“天人”、“神人”、“至人”、“圣人”、“贤人”、“君子”、“大人”七个层次，这七个层次的人格都是道学家所称道的人格。庄子在《天地》篇中论述了这些人格后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庄子认为，以上他所列举的人格以及这些人格的精神气质行为举止，都是合乎宇宙本源的道德观念和生息发展规律的，他们都是得道的和很完美的人，他们与道德精神宇宙气质融合为一体，取法于自然，孕育万物，均和天下，恩泽遍及百姓，明白道德的神秘奥妙之处并与道德的准则相贯通，因而他们的精神能够遍及天下，四时顺畅，无论大小精粗的事物，他们的作用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在。

除以上七种人格之外，我们从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又看到“俗人”和“小人”两种人格。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章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昭昭，精明之意，察察，清楚之意。老子认为，“俗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因此都非常精明清楚。而这种“俗人”的精明清楚是违背道德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纯真朴素坦荡浑厚的精神品格的，因而“俗人”的精明清楚，经常用于尔虞我诈、争斗攻击、斤斤计较，损人利己这些行为之中，既然违背了道德之性，那么这些“俗人”就是不懂得道德之性，不懂得天在做什么而人也应该作什么这些道理，因而他们的身心是要受到伤害的，既然伤害了自己的身心以至折命，那么，显然“俗人”就是蒙昧的人，不懂道德不知道效法道德之性的人。

在道学思想人格体系中，“小人”是最为卑下的人格。“小人”的人格标志就是损害道德之性，破坏道德之性，“小人”的精

神气质和行为举止正好是与道德之性对立的。庄子在《盗跖》篇中表述了这种观点，他说：

“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凡在无耻而言。”

庄子认为，富有之人都是无耻之人，显达的人都是哗众取宠之人，凡得到大名大利的人几乎都是些无耻和哗众取宠的人。富贵、显达、大名大利这些东西都是诋毁和损害道德之性的，和道德之性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纯真朴素和平坦荡浑厚这些精神品格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没有道德之性的无耻的哗众取宠的人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庄子把这些人视为势利“小人”，他在《大宗师》篇提出了“小人”的观点，他说道：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庄子认为：在世俗社会中富贵、显达、大名大利的人，被世俗的人认为是君子，而用完美崇高的天地道德精神境界去衡量他们，他们的富贵、显达、大名大利都是通过无耻的哗众取宠的手段得到的，而且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富贵、显达、大名大利本身就诋毁了道德的精神之性，因而在世俗人认为是“君子”的这些人天地道德却认为他们是“小人”。道学思想关于“小人”的观念是十分辩证而深刻的。

综上所述，在道学思想的人格观念中，始终是以道德的准则衡量人格的。道学家所划分的“天人”、“神人”、“至人”、“圣人”、“贤人”、“君子”、“大人”、“俗人”、“小人”九种人格，实际上是九种精神境界格调和九种气质品格的生命状态。在这九种人格中，“天人”是最高境界的人格，是大道德大智慧的表现；“小人”是最卑下的人格，是野蛮蒙昧无耻的表现。

道学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崇高的人格和卑下的人格是冲突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格统治天下。如果是大道德大智慧的崇高的人统治天下，天下人就会公正无私、团结友好、安居乐业、幸福美好，所有遵行道德的人都会主动站出来帮助国家理顺天下。

反之，如果“小人”得势，统治天下，他就会从自私的富贵、显达、大名大利的目的出发，以极端个人的专权而与道德背道而驰，这样，道德就不能被天下遵行，人们就会为了私欲相互倾轧、斗争攻击、争名夺利，使天下大乱而人们得不到安宁。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道德高尚的人就会审时度势，隐而不出，修养身心，使自己保持与道德之性的高度完美统一。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老子采取的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道德态度。在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专制的社会环境中，歌德采取的是“我仍然悄悄地走我的老路，不去关心成败，尽量不去理会我的敌人们”（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40页）的态度。历史上如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李白、苏轼、朱耷、曹雪芹等文明智慧的道德人士，都是封建专制体制下“小人”当道的悲剧性人物，或许正是由于道德这个至高无上的东西遭受悲剧的缘故，因而这些天地间至伟的人物其人格的影响力是惊天动地永远不会被人们忘怀的。在文艺作品中，凡是表现崇高道德精神的作品或者表现道德受到伤害的悲剧性作品，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产生震撼人们灵魂的效果。这里，我们仍然要以歌德先生的名言结束我们关于人格的讨论，歌德云：“与其说是道德，倒不如说是整个纯真人性，特别是在某种情境中，它和邪恶势力发生冲突，它就变成悲剧性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28页）



## 自然第三章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 11. 自 然

经过反复地分析和思考，简直不可能不将这个概念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从道学思想的整个核心来看，自然是其道德的核心。道德之性任其再博大精深，再神秘奥妙，再无穷无尽，再至高无上，但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因而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深刻而简明地解释了道德的真正内涵，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在道学家看来，“自然”是道德精神的最本质之性。宇宙万物的本源就是按照这个道德的最本质之性，即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地运动的。如果道德精神没有自然这个本性，就不会有道德的出现。没有道德的出现，就没有宇宙万物的产生。因而，在道学家看来，道德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是宇宙万物的法则。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看到“自然”这个名字是在第二十三章，老子开口就言道：“希言自然”。

何为“希言自然”？“希”是什么意思？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云：

“听之不闻，名曰希。”

十分清楚，“希”是不可闻不足闻的意思，那么在老子的观念中，“自然”是不可闻不足闻完全可以听之不闻的再平常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道德精神，谷神气质，众妙之门，宇宙万物，天地人世，人生人性人格等等这些精神的、气质的、形体的东西，统统都是“自然”现象。既然宇宙万物全部丰富的生命都是“自然”现象，是不可阻止的无法改变的“自然”现象，是本源性的平淡的普遍的自然现象，那么谁能够去阻止它们呢？谁能够去改变它们呢？还有什么值得言说和非分的想法呢？完全可以采取听其自然的听之不闻，视之不见的态度。

庄子出于道家“自然”本体论的观点，主张人应该顺其自然。他在《在宥》篇云：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然苦有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天下长久，天下无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地本身处在宇宙大自然的自在宽容状态之中，不存在治理不治理的问题，自在的本身，就是怕天下人破坏它的自然的天性，宽容的本身，就是怕天下人迁化了自然的天德。那么天下人不离乱自然无为的天性，不迁化自然无为的天德，还需要什么统治天下的人呢？从前尧统治天下，叫天下人高高兴兴以快乐为怀，这反倒是不恬淡安静啊；桀统治天下，叫天下人都疲惫不堪以愁苦为心，这又是不高兴愉快呀。不恬淡安静和不

高兴愉快，都不是自然无为的天德，不是自然无为的天德能够长久下去的，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在庄子看来，“自然”是永恒不可改变的现象，人和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全息的自然生命的整体，不遵循“自然”的德性能够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人本身就是融合在大自然之中的生命现象，所以人应该顺其自然地去生活，不应该给人本自然的生命增添些人为的分外的内容。正因为庄子有了这样的自然观，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亲朋前来哭悼，庄子却鼓盆而歌，认为妻子是顺就自然而去了。庄子病重，弟子忙于为他砌墓置办葬品安排后事，庄子坚决阻止，主张死后回归于大自然山野中去。弟子恐被鹰鸟之类啄食，而庄子却说，即就是安葬于棺材之中，终久也会喂了蚂蚁，喂了蚂蚁和喂给鹰鸟之类，结果都是一回事。

我们从老子和庄子对于自然这个生命现象的认识中可以看到，自然是一种永恒的，全部丰富和普遍的深层次的宇宙本源运动，是人为的力量不可阻止不可违抗的宇宙性的巨大力量。如果说道德是宇宙本源的精神，谷神是宇宙本源的气质，妙门是宇宙本源的生机，那么自然就是宇宙本源的动力，没有“自然”这个宇宙本源的动力，道德精神，谷神气质和妙门生机都不会产生宇宙本源的生命运动。就这一点而言，“自然”这个本源性的生命动力是高于一切的。因而道德精神，谷神气质，妙门生机等等全部丰富永恒的生命现象，都得依赖于“自然”的动力，而人作为天地间万物“自然”的生命现象之一当然包括其中而不能例外，人只有将自己置于“自然”的宇宙本源运动之中而不乱离于自然的生命运动规律，才能够从宇宙本源的“自然”运动中，获得人本自然的绵绵不断的生命动力。人本身是“自然”的造物，人和大自然之间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全息的生命系统。“自然”的人才是宇宙本源运动状态下的人，有如我们身体上的毛细血管和我们整个生命身体的关系一样，否则，人将会被宇宙本源的自然运动所淘

汰抛离。道家这个推论的原理，无疑是将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置之于宇宙本源的自然运动之中去观照，并认为这种观念是不可违背和千真万确的真理。从这个思想出发老子才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本源性的生命运动原理，庄子也才提出了人必须“顺其自然”的生命运动观念。

不仅如此，我们从老子的“希言自然”和庄子的“顺其自然”这种看来是认“自然”现象为极其平常和平淡的态度背后，却看到道家实际上更强化了他们对“自然”的本质性力量的深层认识的观点。这不仅在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宇宙本源性的“自然”运动的力量，更在于宇宙本体的“自然”运动所包容和潜在的无穷无尽神秘奥妙的、普遍的、全部丰富和不可预测的、精神与形体的“自然”的变化性。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三章开头讲过“希言自然”这句话后，紧接着就表述了“自然”的变化性思想观念，他说：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

在老子看来，连狂风都刮不了一个早晨，暴雨都下不了一个整天。是什么原因呢？是天地。天地的狂暴行为尚且不能持久，更何况是人呢？老子用天地间狂风暴雨不能持久的这个现象，说明任何事物都处在随时移动的“自然”变化之中。

现在看来，关于“自然”的概念，我们只看到了道家视“自然”为永恒的，宇宙本源的，全部丰富和普遍的，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之中的，不可抗拒和违背的最高生命形式的观念，至于“自然”的法则如何，我们还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们从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自然篇》中找到了一句意义十分贴切的话，王充云：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谓之自然。”

根据王充的话，我们似乎找到了“自然”法则的奥妙之处，显然，自然的法则是一种符合道德虚无原则的无意识的自生运动过

程。在王充看来，包括宇宙本源和天地以及万物的出现，都是如道德精神一样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和平坦荡浑沌的自生运动，而这种自生的运动，是一种宇宙本源的统一机制下的相互间存在着深层内在关系的生命运动，一切都是自然的，无意识的，无目的的，惟一所遵循的就是道德的虚无的原则。老子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自然”现象，他在《道德经》第二十四章云：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视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在老子看来，凡是违背“自然”的自生自动自由原理的人，最终都要失败。这就如有意识踮着脚跟的人不能久立，有意识跳跃着前进的人不能远行。有偏执己见的人，对世界上万事万物总是看不明白。而自以为是的人，对是非总是辨不清楚，自我夸耀的人，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自高自大的人，不能充当人们的首领。以上各种注定都要失败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在于他们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脱离了自然的道德原则。老子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凡是企图以自我人为的手法取得成功，而不去顺从“自然”统一的本源性自由运动规律和“自然”的道德原则的人，最终都会失败的。在道学家看来，“自然”的生命运动法则，是一切精神的和形体的生命形式的不可逾越的法则。是生命的最高法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将“顺其自然”的法则作为最妙的方法提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对“自然”这个观念的本质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使事情进行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和顺畅。人如何“顺其自然”，人道如何效法“自然”之道，往往让我们不知从何入手，不能够“自然”而然地与“自然”的本体统一起来。我们从道学家“自然”无欲无为无意识这个观念中可以看到，道德的原则是“顺其自然”运动法则的最根本起点。这意味着我们在“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之前，首先必须站在道德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虚无清静和平坦荡浑厚的立足点上，保持着与道德完美统

一的心态，这样，才能够将自己融入大自然的轨道。庄子在《在宥》篇中论述了这种进入“自然”之境的情况，他说到：

“噫，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涬，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被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

在庄子看来，要进入“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状态，就要修养心性，守住无为，那么万物也就顺应着自然的变化。忘掉自我的聪明和形体，把自我和外物一起忘掉，与自然之气混同为一体，放遣心神，茫茫然无有什么灵魂。这样即使万物种类繁盛，都会各归于其本性，各归于本性时，连自我也意识不到，这样浑然无知则终身都脱离不开自然。如果它对这些有所意识，那就离开了自然了。实际上顺应自然不必问它的本名，不必探求它的实情，万物本身就是顺应自然而生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深刻地论述了“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人本生命状态。老子云：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以深邃的眼光，形象而生动地向我们指出了我们生命本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后的自然状态。我们看不见宇宙本体的自然现象，而可以感到它非常广大渺远，我们听不见宇宙本体的自然的声音，而可以感到它非常寂静安祥，我们摸不着宇宙本体的自然形体，而可以感到它非常微妙，这三者不可推问细究，博大精深故合而为“一”。这个“一”的上面也并不是显得光亮，它的下面也并不显得阴暗，渺渺茫茫，难以言状，重新回归到了宇宙本

源精神的无形无象状态，这就是没有状态的状态，没有形象的形象，我们称其为恍惚。面对它，看不见它的脑袋，跟随它，看不见它的脊梁。操执古来的“道德”来治理当今的天下。能知道远古的原始状态，这就是“道德”的始基来源。老子认为，我们的生命本体如果能够回归到“道德”的始基上来，我们就达到了“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原始自然状态。与大自然能够融为一体，在道学家看来就是回归到了自然的本源状态。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云：“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充分而更深一层地表述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根本性状态，即人回归到这个根本，便会清静下来，清静下来便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大自然所给予他的生命本能，充分展示自然生命本有的全部丰富的内涵，激扬大自然这个全息系统生命所能焕发的生命精神。

是的，我们只有如老庄所讲的，能够回归到自然生命的根本上去，才能够体现出生命根植于大自然之中的，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不可抑止的和变化无穷的生命的生命力量。我们称其为人本的大自然的精神力量。在这个大自然本源力量的境界中，我们完全可以体悟到生命本体的全部丰富的精神和形体的世界。其万物之生不可胜生也，其生命之藏不可胜藏也，其万物之变不可胜变也，其万物之化不可胜化也。其日月天地山河云海之景象赏之不可胜赏也，其五音变奏羽角徵宫商之声听之不可胜听也，其五味交和咸酸苦辛甘之味尝之不可胜尝也，其五色灿烂黑白赤黄青之色观之不可胜观也，其五情激涌苦怒哀乐伤之状感之不可胜感也。其变化变之又变无穷无尽数之不可胜数也。关于人与大自然对应的这种人本性大自然，其永恒的、原始的、普遍的、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无穷无尽的、不可阻止的生命境界，庄子在《天运》篇中以北门城请问黄帝的方式进行了十分精彩和淋漓尽致致的描述。我们为了方便之见，直译于下：

北城门问黄帝：“您在洞庭的旷野演奏的《咸池》的乐章，我

开始听了感到害怕，继而觉得松弛，最后精神恍惚的而不能自主。”

黄帝说：“我演奏的是人世间事的主题，却以大自然的变化来表现，整个旋律建立在大道大德的观念中，使之符合大自然的哲理，使人间的礼仪道德与自然现象相对应。文治武功的兴衰变化与自然四季交替、各自生长的规律相对应，因而音调忽然浑厚，忽然清奇，忽然强烈，忽然轻微，忽然和谐统一，忽然各自分化飞泻，忽然一高一低，万物生生死死，变化无穷，因此乐曲没有前奏，没有尾声，没有你所能预料到的旋律和声音，所以你感到害怕。

“我又奏出阴阳和谐，日月普照的主题，声调忽长忽短，忽柔忽刚，节拍在旋律中变化着，或悠扬飘忽，或高昂明快，有时嘎然而止，有时余韵缭绕。这阳光与乐曲一样，填满了山谷和壕坑，充塞了人的五官，守护着人们的神明，万物都成为它的容器，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我在该停时嘎然而止，不须停时则余韵缭绕。我想思虑却不明白，要观看却看不见，追逐也赶不上，茫然站在大道上，四面空空荡荡，靠着干枯的梧桐叹息，想看清视力达不到，要追赶却力不从心，形体充实而内心空虚，想着做不到就算了吧，所以心意松弛。”

“我又奏出驱除松懈的声音，调节到使它符合大自然的节律，犹如混杂在一起的万物竞相追逐着茁壮成长，各种乐章合奏而不露形迹，激昂时不呆滞，深沉时悄无声息，或活跃在杂乱无章的世界，或处在幽深朦胧的境地，不知死生，不知因果，奔流前进夹杂着分散转移，不拘守一定的声音旋律，世人如果对此存有疑虑，可以从圣人那里得到印证。所谓圣，就是通情达理而顺应自然，虽然五官俱全却不去感知，这就叫做天乐。不用言语而内心常能愉快。因此神农氏赞说：‘听不到声音，看不见形体，充满天地之间，包容上下四方。’你想谛听却听不到声音，所以感到迷惑。这种音乐开始时使人害怕，害怕就是疑神疑鬼，我又奏起令人松



弛的乐曲节奏，松弛便产生逃遁之心，最后奏出使人迷惑的乐声，就让人愚钝，愚钝无知便可领悟大道，这时，道德精神支配下的天地大自然就与你全部融为一体了。”

庄子描绘的这部由黄帝演奏的，表现人与大自然道德精神对应而生的生命境界的交响曲，就其博大精深神秘奥妙的内涵而言，连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也难以媲美。

## 12. 气 宇

自然，气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重要程度已超过了我们生命的本身，可以说整个宇宙时空和生命万物的本体都是由气宇构成的。对于关注生命起源的道学家来说，气宇必然会成为道学思想观念又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说道德、谷神、妙门、自然这些观念属于道学思想精神本源范畴的话，那么气宇就是道学思想观念的物质本源范畴。这两种范畴的思想观念，同时成为道学家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思想观念的根本性依据。在道学家看来，没有气宇，道德精神就无法显示其永恒的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处不有处处有的生命力，没有气宇，也就不可能产生自然现象，就不可能出现天地日月星渊以及万物的生命运动，更没有我们人类这个精灵妙物和全部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生命都根源于浩瀚深邃的气宇之中，气宇——宇宙间万物生命之本。

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要问及的是，气从何而来？庄子在《至乐》篇云：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荡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也。”

在庄子看来，如果追根溯源推究起来，人是没有生命的，不

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压根儿也没有气,在道德精神的若有若无恍恍惚惚的自然变化之间,渐渐产生了气,气又在道德精神的支配下自然变化产生了形体,形体又在道德精神的支配下自然变化而产生生命,生命又在自然变化发展中枯竭死亡。这种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运行一样,完全是一种气字的运动。《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从人的生命本体角度论述了生命本源于气字的观念,其言道: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在道家家的生命学观点看来,万物和人的生命之气息,原本是和宇宙之气息相通的,大至天地之间八荒六极之内,小至万物和人的生命形体的五脏六腑以至每个细微的毛细血管,都是和宇宙之气融合为一体的。关于这个观念,从深层次上与道德精神观念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生命学和医学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自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的中国古代气功修养性命活动,其世代代流传绵延至今而不衰,以致被现代科学所认识而更加盛行,其生命源自于气字的观念无不起着主导作用。我们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更进一步从人的道德精神和气字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上,提出了生命保身的养气观点,他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气字是生命的本源,广大无极并蕴育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人如果能够处在“天人合一”的状态,就可以自然地通过深沉的呼吸过程,呼吸到宇宙深处的气息,与整个宇宙之气畅通,使人的生命形体进入最有生命张力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养吾浩然之气”的千古名言。在我们看来,现代所盛行的气功运动,有赖于进入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学观念中去,如果气功运动能够进入如孟子那样的高境界,将不仅对人的生命之

身大有益处，甚至在由此而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社会观方面也将会在高层次上发生质的变化。庄子所主张的天真朴素恬淡无为的超我的人生观念，除了道德精神的本源性品格影响之外，另一方面就是庄子对人与宇宙之气的根本关系的认识。庄子在《逍遥游》、《齐物论》等篇章中都讲述了这样的观点。他在《逍遥游》篇中云：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我。”

在庄子看来，人原本生长于道德精神和气宇的时空之间，如果能够乘着道德的精神，驾着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之中，那么人世上还有什么功名利禄可值得等待的呢？我们认为，道学思想这种站在生命气宇本源的人生观，是与道德精神在深层次上完全一致的，不仅生命自身而且对全社会都会发生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

关于气宇为生命万物的物质本源的道学思想，其形成甚早。我们从青海、甘肃一带出土的原始彩陶图案上，可以看到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便对冥冥的气宇有了探索思考和描绘。那些流动回旋的气云纹饰，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气宇的浩瀚深邃和神秘的运动变化规律。在商周时代所出现的各种太极太虚运动变化形式的图表，则表明古人类对气宇空间的广度深度精微度以及与人类位置关系方面已经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并建立了春夏秋冬等二十四节气，以使人类的生活适应整个气宇的这种运动节奏变化规律。而道学思想的太极阴阳运动变化图徽，正是在总结了前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对气宇原始永恒的运动变化规律进行了理性的把握和道德精神的揭示。并认为气宇本身蕴育着生命的万物，生命的万物就是因为气宇的运动变化才能够产生发展。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论述了这种观点：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老子认为，道德精神之所以能够造物，根本原因在于宇宙之间有气。气宇在道德的支配下恍恍惚惚地动荡着，在气宇恍恍惚惚地动荡中，生命的种子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形象，最终变成一种形体，看来这窈窈冥冥的气宇之中，原本就有一种细微的精神之气，这种精神之气中原来就有真实的生命存在，是可以依赖和作为认识问题的依据的。自古至今这种恍恍惚惚的气宇就存在着，从来没有间断过，根据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气宇是生命万物之源这个道理。关于气宇如何生物，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又进行了论述，他讲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在老子看来，道德做为生命万物的精神本源，产生了原始永恒的浑沌之气宇，而这种气宇运动起来再产生阴阳两面，由于这种阴阳两面的气宇运动便产生了生命以至万物，而万物的生命运动就融合在气宇的阴阳运动之中，在气宇的阴阳运动中各自和谐地生长存在和发展。总之道学家认为：道德的精神是通过气宇起作用于生命的万物的，脱离了道德，便没有气宇，脱离了气宇，道德便无法显示其生命精神。因而道德和气宇是一个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是生命万物的总源。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在中国远古时代就已经有所发展，而自有系统的道学思想体系以来，则成为历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视点，窥见其原因，关键在于生命的起源问题，涉及到人类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社会观问题，涉及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方法问题，更为深切地讲，涉及到人类文明智慧观念的走向问题。庄子在《知北游》篇中，就明确表述了人原本是一种自然气宇的生物观点，他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而生，散则而死。”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气聚而成的，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认为人之生死无非“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因而，在庄子看来，世俗社会各种丧失道德、争名夺利、追逐权势的行为都是蒙昧的“小人”见识。

东汉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王充，成为继老庄之后又一位生命唯物主义的道学理论家，他在生命形成于气宇这方面提出了许多观点。诸如：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篇》）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篇》）

“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自然篇》）

“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自然篇》）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

王充这些观点，强调了生命万物和人本由气宇运动变化而自然形成的观念，并深刻地论述了人由气宇而生而死的自然生理过程，这些极富哲理的观点都进一步丰富了道学思想的体系，并为人们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提供了根本性的参照系和依据。

我们强调道学思想气宇观念的唯物性，不仅仅是认识到气宇是生命的本源，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气宇本身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基因。生命的万物之所以个性形态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其气质、气象、气度、气数等等因素不同，因而万物生命呈现出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状况。庄子在《天地》篇中表述了这样的观念，他说：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与万物接焉。”

庄子认为气宇是广阔无垠的，充满着活动的生机，看起来幽深玄妙，听起来无声无息，在幽深玄妙之中，独能见到光明的景象；在无声无息之中，独能听到和谐的声音。所以，宇宙之气深之再深却能滋育万物，玄之又玄却能见其精妙，因而宇宙之气是与万物相接相通的。东汉时期道家王符在气宇与道德的生物关系方面继承了老庄的本源论思想，并明确指出道与气中同时都存在着万物的生命精华。他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又说：“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也，变化乃成。”王符的唯物思想，不仅认为上古太素之时没有形体征兆的元气是混沌一体的，同时认为这个混沌一体的元气之中有“万精”，即万物生命的精华。王符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万物生命的精华与道和气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道是气宇之所以产生的根本，而气宇是道之所以体现其千变万化、促使其万物生命的精华形成千姿百态形象的生命之本源性动力。因而生命万物的精神气质和形象形态都是注定的和必然的。

关于道家气宇蕴育万物，万物又在道德精神的支配下显示出千变万化的形态的观念，中国历代的道家都有探讨研究。明清之际道学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道学思想这种辩证的唯物思想，他说：“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又云：“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俱于太虚氤蕴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哲理而不妄，则物有物之道。”王夫之认为，生命本身就是气，气就是一切生物的生命，没有气就没有一切，没有气一切都无从谈起，无论是论修养心性还是谈论天地哲理，都必须从气的本质上去认识观察。另外，王夫之认为，万物各自的本质性之气，本源性地存

在于太虚氤蕴的气宇之中，它们在气宇和自身气质的运动变化之中各自显示出自身的功能。凡五行所生万物之融化凝结流动停止，凡天上飞的水下潜的地上跑的和所有动植物种类，其形象状态生死规律，都无不与相互不同的气质之性相关。万物因气质不同，因而气象不同，因气象不同，因而形象也不同，故其生命状态千姿百态、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但归根结底都是由气宇和道德的支配所生。

是的，万物的生命各有其气质之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丰富多彩并充满勃勃生机。道学思想中道德精神产生气宇，气宇在道德精神的支配下产生万物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本身由各自不同的气质构成，并按照各自性质运动发展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表现这个无限美妙的世界的思想根据，故我们得出结论：其道德精神气宇，在天生天，谓之天气；在地生地，谓之地气；在日月星辰，谓之日月星辰之气；在人生人，谓之人气；在动植生动植，谓之动植之气；在山林生山林，谓之山林之气；在江河生江河，谓之江河之气；在水草生水草，谓之水草之气；在春夏秋冬，谓之春气、夏气、秋气、冬气；在阳谓之阳气；在阴谓之阴气；在云谓之云气；在雨谓之雨气；在雾谓之雾气；在雪谓之雪气；在人之五脏六腑，谓之五脏六腑之气，故始称心气、肝气、肺气、肾气、脾气；在血脉筋骨，谓之血脉筋骨之气，故始称血气、脉气、筋气、骨气等等可以类举不绝。总之，宇宙万物的生命都融合于道德的气宇之中，而万物大大小小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形体，实际上是气宇中各自气质的容器，万物的生命之气涌动于深远广大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气宇之中，生生不息、千变万化、神秘奥妙，最终构成了浑浑沌沌的宇宙之气。在我们的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似乎感到气宇与人类生命的本源关系问题言犹未尽，我们的艺术生命，科学生命以及医学气功这类生命之学，原本与气宇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亲缘关系，但是真正能够

站在观念文化的高度，自觉地与之融合接通的人实在是少数；更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诸多违背人类道德气质的轻妄举动，并没有从这个生命本源的气宇中得到觉悟，实际上我们许多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与深远广大的气宇绝缘，而处在气宇的浅滩之处。而从生命的本源角度上看，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是道德精神深层的生命气息。

### 13. 大 象

确实，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微乎其微的，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相比，我们也并没有更出众的地方。我们也不过是些目盯着眼前利益，或者低头寻思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取功名富贵，或者为了获得生命之身以外的东西而埋头苦干的人，当我们的诸多愿望未能实现的时候而痛苦，而垂头丧气，人们一代一代的带着沉重的精神和物质的负担，似乎从未享受到过人生的欢愉和快乐，遗恨万端的离开了曾经抱有很多希望和幻想的世界。我们确实有时显得尽是一些一孔之见的人物，没有放眼世界的视野，无暇顾及我们和大自然这个无限广阔的世界深层的亲缘关系这个事实，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我们何以生存艰难？何以痛苦压抑？何以难以摆脱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更没有深入地考虑过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源性的东西，终于成为天地间匆匆的糊涂的过客。但是，尽管我们痛苦压抑的死去活来，然而我们对大自然却并未施加任何影响，天空依然湛蓝晴朗，地面依旧水草萋萋，日月照样灿烂皎洁，我们的生命在本源上实在是与大自然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实际上，我们本该欢天喜地以欢欣愉快的心情，庆幸大自然所恩赐给我们的生命之身。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经以描写农村家族斗争的作品颇为闻名，而后来却因为评定作家等级大伤元气，他在很长时间内为他



并不比别人差却被定为二级作家而心情郁闷,实际上他也知道,作家的职称并不像体育竞赛那样,水平高低由胜负决定且显而易见,而名利场则不然,因为名利本身是破坏道德之性的,道德之性遭到破坏,哪里还有公正合理的真善美可言,世俗的许多丑恶的习惯便都派上了用场。但是我的这位朋友并没有从这个道理中自拔出来,却终于由于心理失去平衡而给身体带来恶疾,他的枯萎憔悴的形容终于被医生诊断为肺癌,这或许也与他平素以烟酒消愁解闷有关。但是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的母亲——一位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看起来恬淡朴素的八十多岁高寿的老人,在病床前爱抚地对他的儿子说:“儿啊,什么事都别往心里搁,你要往远里看,往大里看。”我不仅为母子之情的真切深厚而感动,更让我肃然起敬的是这位慈祥的母亲的博大胸怀,她的硬朗的身子告诉我们,她的道德之性仍然和天地的道德之性融为一体而前行不已,而她的疼爱的儿子,我的这位作家朋友却因为在名利面前稍一驻足,便遭到这些身外之物的伤害,这使我对我的这位作家朋友的才华大为惋惜,在很长时间之内悲哀不已。

但是,不仅如此,这位很值得尊敬的母亲,她的不知出自于自己之口还是转告上帝的话:“儿啊,什么事都别往心里搁,你要往远里看,往大里看”的话,长久地回荡在我的心里。确实,名利场使我们与道德精神愈来愈远,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愈来愈狭隘,使我们原本浑沌坦荡纯真朴素的人性受到很严重伤害。严格地讲,我们这些名利场中的人物,都是一些道德和精神气质的分裂患者,都是一些被道德精神气质遗弃的陷入迷途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潜在着生命的圣水即将枯竭的隐患,同时也暗藏着被道德精神气质分裂的同样是迷途的人的祸害。如果我们从历史进程的纵向看,全部历史中所谓大名大利大富大贵的人,有几个人能够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就连历史上不可一世的帝王,大多数人也并不知道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名字并没有人因为感恩戴德而永远记住,倒

是一些倒行逆施的昏王暴君，世世代代在人间流传着隐恨难除的恶名并引起人们的警惕。在我们看来，真正能够名传天下而不衰的人，都是那些不愿抛弃道德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人，诸如黄帝、老子、庄子、列子、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李白、苏轼、朱耷、曹雪芹、李叔同等等，而他们的美名之所以为世代相传，也正因为他们忠贞不渝地追求道德精神的缘故，道德精神是永恒的。在这里，他们已经成为道德精神的化身。我的那位作家朋友的母亲的话，之所以久久地回响在我的心里，或许正是因为她的话就是道德精神的远大声音。

这并不是我们凭借个人情绪杜撰的观点，关于我们的生命前程问题，在道学思想中早就有所观照，这就是让我们尽快离开名利富贵之地，而紧随道德精神，往还于远大的日月天地的大气象之间。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五章云：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告诉我们：凡是遵行道德精神而进入天地间大气象大境界的人，可以往还于天下，往还于天下而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一直会保持安静太平的状态。但是好听的音乐、好吃的东西，就会令天下追随道德精神运行的人停止脚步。然而道德说出来平淡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不足以愉悦人心和耳目，一般的人就因此脱离了道德精神，而他们却不知道道德精神一旦运用起来，便无往而不去不可穷极也。在老子看来，人们如果能够执大象，天下就会归顺，人间就会安静和平，人们就可以无往而不去，那么老子所讲的大象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何为大？何为象？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显然，在老子看来，“大”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宇宙本源的运动，因为它先于天地而存在，没有名称，因而只能用“大”来表述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运行不止，运行不止就广阔辽远，广阔辽远就返回到自己的本源，所以宇宙中有四种东西可以称得上“大”，这就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可见能够真正称得上“大”的，宇宙中只有四种东西，这就是公正无私的君王、地、天、道德。如果说“大象”，那么公正无私的君王之象，地象、天象、道德之象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大象”。但是，在这四种“大象”的关系中，老子又有高低彼此之分，老子认为公正无私的君王效法地的法则，地效法天的法则，天效法道德的法则，道德效法自然的法则，根据这个推论，可见自然是最大的，因而真正的“大象”，应该是大自然之象。如果我们遵循老子的“执大象，天下往”的劝告，那么就应该执行大自然之象，往还于天地之间。

上面的讨论，我们仅就道家“大”的观念进行了探索，那么道家所讲的象又是什么内容呢？

根据我们手头的资料，道家所讲的“象”，与它的思想观念一样，同样来自于“易学”的古源。伏羲八卦系上传第八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下传第三章又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像也。”可见，在“易学”和“道学”这个同为一源的传统观念中，“象”是对千变万化的自然万物所作的各种各样的图像，用现代术语讲就是素描。我们看到，在古代的易学中，其八卦图有八种图像，六十四卦图有六十四种图像，三百八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种图像。总之，宇宙之内，天地之间，其“象”的现象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但

是在这些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层出不穷的现“象”中，道学家认为，只有公正无私的君王之象、地象、天象、道德之象可称得上“大象”，而最大的“象”应该是“大自然”之象。大自然之象是君王之象、地象、天象、道德之象的总和。但是当我们对这个大自然之象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大自然之象原本是宇宙本源之象，宇宙本源之象也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之象，最终也就等于是○的太虚全无之象。关于这个观点，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进行了表述，他讲道：

“大象无形。”

根据老子所讲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凡是有形体的象都不应该称为大象。大象完全是属于由精神来体悟的“象”，确实，公正无私的君王之象，地象、天象、道德之象，大自然之象这些“大象”都是没有形体的，纯粹是一种精神气质之象。总之，在道学家看来，大象是没有形体的，而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纯真朴素坦荡浑沌这些精神，才是它们真正的“象”。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对这种“大象”进行了描述，他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老子十分明确地对这种无形的“大象”进行了描述。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大象”视之不见其形，好像非常渺茫深远；听之不见其声，好像非常安静恬淡；搏之不可得，好像非常空虚细微。这样的状态很难描述和继续推问，浑浑沌沌神秘奥妙地融为一体。这样的大象，在它的上面也并不显得光亮，而它的下面也不显得阴暗，真是渺渺茫茫的难以言状，重新又回到了无物的本源世界，因而称其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就是老子“大象无形”的思想来源。根据这个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和四十五章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观点，诸如：“大白若辱”，“大方无隅”。

“大音希声”、“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辩证的、与世俗观念相反的道德精神意识的观点。在世俗看来，五色让人喜悦，在道德看来，五色令人目盲。在世俗看来，五音让人欢乐，在道德看来，五音令人耳聋。在世俗看来，五味让人口爽，在道德看来，五味让人口伤。在老子看来，五色五音五味这些东西，都是违背道德本源的恬淡虚无精神的，是不足赏、不足听、不足尝的。在道学家看来，如果站在道德的大自然的“大象”的最高境界看，光明的道德之象好像暗昧，前进的道德之象好像后退。平坦的道德之象好像崎岖。崇高的道德之象好像卑下。博大的道德之象好像不足。刚健的道德之象好像懈怠，质朴的道德之象好像迟笨，洁白的道德之象好像灰暗。方正的道德之象好像没有棱角。贵重的道德之器好像最后完成，最大的音乐好像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好像原本就没有形体。最大的成功好像总有缺憾。最大的充盈好像总是给予别人，最笔直的东西好像弯曲着，最巧妙的东西好像笨拙，最善辩的好像没有言语，不能用语言表达，等等。关于这些道德的与世俗的不同观点，我们还要在后面的文章中从精神角度进行深入的讨论，这里只给我们关于道学思想中“大象”观念的讨论，提供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的论证。我们从这些论证中可以看出，道学思想所讲的“大象”，就是宇宙大自然原本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纯真朴素坦荡浑沌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穷无尽神秘奥妙之象，因为它“大”，所以“无形”，也因为“无形”，所以才能显示出它“大”的道德精神境界。

庄子在《知北游》篇中更为具体地对这种道德精神的大象进行了描述，他说：

“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廖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仿

惶乎冯闾，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在庄子看来，道德精神的大象中有如太虚幻境一般，总之看来，那里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大境界。让我试着无所作为吧！淡泊而宁静吧！漠然而清静吧！和谐而闲适吧！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空虚，将去的时候不知要去哪里，返回来的时候也不知归宿于何处，我来去往返不知哪里是个头；驰骋在广阔无际的境地，大智的人进来也搞不清边际。在这个“大象”的境界里，象与物是没有界线的，物与物却有界限，就是所讲的物界。在没有界线的大象中又有界线，那是因为有界限的物中又包含着无界线的“大象”。讲到充盈、虚亏、衰杀，道德精神使万物有充盈虚亏的变化而道德精神的本身却看不出充盈虚亏。道德精神使万物萧杀衰败而道德精神的本身却没有萧杀衰败。道德精神使万物有本末之分而道德精神的本身却没有本末之分。道德精神使万物出现聚散变化而道德精神本身却没有聚散变化。这就是道德精神本源的大自然大境界的大象啊！

在我们理解庄子所遨游的这个大自然的“大象”境界时，我们全部所感悟到的，就是一个浑浑沌沌渺渺茫茫没有形体，然而深邃地体现着在道德精神普照下，包容着生命万物千姿百态、聚散盈虚、枯荣衰杀气质变化、带有象征意识的、由千变万化的符号交织融会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道家“大象”思想的真正内容。

## 14. 造 化

我们原本生活在太虚的大象之境。我们人类，确实进化成有

如仙圣一般的文明之帮。我们已经能够将庄子‘逍遥游’于太虚幻境的感悟，变成驾乘着宇宙飞船遨游于太空的现实。但是，当我们的宇宙飞船对所追踪的生命造物一无所获的时候，我们人类方才感到了自己力量的不济，因为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星云宇宙相比，人类也不过刚刚迈出了家门。或许，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在浩瀚冥冥的星云间也不过像偏僻的沙漠戈壁里的一片绿洲，一个孤陋寡闻的地方，而对于宇宙之内真正高度文明的生命聚居的星河却相去甚远。也或许，在很难估计的一些年代之后，当高度文明的宇宙的人发现地球这个大陆的时候，会以为我们是一些缺少宇宙之见的蒙昧野蛮而可嘲可笑的种群。

现在，关于我的这些近乎荒唐的想象并不是我们本讲的主题，我们只是随想式地从这里进入道家道德精神自然造物的讨论。在前面的许多论述中，我们已经感觉到道学思想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念，这就是思维和存在是本同的，即道德精神是千变万化的，神秘奥妙的，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凡是我們能够想象得到的东西完全都有可能存在，或许这个思维与存在本同的本身，也就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现象，人类全部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源自于这种本同性的自然现象之中。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思维的感悟力越高，那么生命的创造力越强，如果我们思维的感悟力能够达到与道德精神高度统一的境界，那么我们的创造力也就能够达到如宇宙造物般生天地生万物的神圣状态。在我们看来，我们人类——这个上帝指派的在道德方面先知先觉的天之骄子，对于上帝的道德造物精神的神圣状况应该心领神会。确实，人类自古以来不乏这方面的典范，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王充、葛洪、刘勰、王羲之、李白、苏轼、曹雪芹、毛泽东、黄宾虹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赫拉克利特；但丁、莎士比亚、拉斐尔、达芬奇、莫扎特、康德、黑格尔、

歌德、马克思、罗丹、梵高等等，在他们身上，都曾经闪现过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聪明智慧和神秘的创造力，面对他们来自于道德精神的高度文明智慧的创造状况，我们每当触及到便无不惊叹不已。歌德在惊赞莫扎特的音乐天赋的时候曾说：“不过像莫扎特那样一种现象实在是个永远无法解释的奇迹。是不是老天爷到处找机会创造奇迹，有时也凭依个别非凡的凡人，使我们看到徒感惊奇，而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呢？”（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30页）确实，在我们看来，这些非凡的凡人，他们就是上帝在暗中指使着按照道德精神创造和造物的人，道德精神的无穷无尽神秘奥妙的创造力，似乎轻而易举的渊源不断地从他们的手头表现出来。

但是，现在的状况似乎让我们大失所望，当科学家为我们研制了新型的视听电器之后，人们便全部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那里，庸俗的编造的打斗的争名夺利的格调低下的东西长久地占领了人们的视听领域，许多人并因为独此一家而成了名流，被正在成长之中尚需崇高的文化精神教养的年轻人效仿，我们未来的社会所要依赖的这些原本可爱的年轻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人类来之不易的高尚的精神文明的洗礼，而真正需要感悟道德精神深层次的高境界的高格调的精神器官——心灵，却被人们忽视了、冷落了、荒芜了、干枯了。这或许违背了我们可尊敬的科学家美好的愿望。人们的道德感悟能力逐渐衰退，浮躁粗浅庸俗像流行病一样在全社会蔓延传染，人们似乎随时都可以撕掉假面目而露出狰狞的真面目，除了难以填平的欲壑让这些人从早到晚角逐于名利场甚至魂牵梦绕之外，哪有平静而尊崇的心态，去欣赏和品味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真正天才的能够震撼我们道德心灵的作品，并以人类智者所传达的上帝所设计的伟大心灵，去塑造我们真正文明智慧的精神气质，去建造符合上帝的道德旨意的生活乐园。我们似乎不得不提醒每天在奔忙着创造自己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



人们，在我们出发的时候应该静静地沉思片刻，我们的脚跟是否还站在地面上；我们的呼吸是否深沉平静；我们的心境是否自然恬淡；我们耸立的双耳能否聆听到太虚之境的天籁之音；我们的灵魂能否感悟到天地这个造物主在生生不息地运行；我们应搭乘在每天清晨运行而来的道德精神的班车上，将我们的身心，交给暗地里操纵我们准备去完成道德使命的上帝，否则，我们的一切将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

我应该将我的笔锋顺其自然地转向我的思绪，我不知因何缘故，此时此刻联想到了我们伟大的拳击手泰森、霍利菲尔德，伏尔曼这些可以证明人类力量的人物，他们的创造就在于千方百计获取最强大的力量去战胜对手，然而令我们惊异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这种力量的源泉，而泰森的表现更令我们感到惊讶，他的右膊纹饰着中国伟人毛泽东的尊容，而左膊却纹饰着穆罕穆德的尊容，显而易见，在泰森认为，他的左膊的力量来源于穆罕穆德真主，而他的右膊的力量来源于东方伟人毛泽东。当我看到泰森以这样的精神的形象站在拳坛时，我不仅肃然起敬，在我们看来不过一介莽夫的泰森，竟然能够深悟这两种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任何力量不可战胜的。确实，当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时，这两种力量来自于我们生命本源的宇宙之间，道德的上界，穆罕穆德代表着最高生命力量的神，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传统文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即宇宙本源的大无畏的精神气度，而由这两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合二而一殊途同归于泰森一身，那么，又有谁能够得上泰森的对手呢？我为我们人类有泰森这样将道德精神作为生命最强大的力量的拳击手而感到骄傲。但是我们不仅仅赞美泰森现象，我们从中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创造力，就其根本而言，来自于道德精神，来自于对宇宙本源精神气质的感悟能力，来自于“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的生命状态。

不错，我们从泰森现象中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完全符合我们道学家的观念。老子在《道德经》三十三章云：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在老子认为，能够认识他人的人就算智慧的人，而能够认识自己的人才真正高明的人。战胜他人攻击的算作有力，而如果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才真正刚强的人。在我们看来，泰森、霍利菲尔德，伏尔曼这些伟大的拳击手，正是认识到了对手的强大，依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取胜，因而他们都虔诚地沉浸在穆罕穆德上神和毛泽东精神气度之中，从而吸取生命本源的深层次的无穷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天地的神力去征服对手。这种状况，在我们看来是他们在拳坛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重塑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本我，完全取代了社会中的自我。我们称这种力量为感悟的力量，即思维与存在本同的原创力，也就是道学家所追求的大道德大智慧的超我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形成和体现，庄子在《刻意》篇中作了论述，他说：

“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

庄子认为：这种源自于对宇宙道德精神感悟的力量，能够四通八达，无所不止，上可际于天，下可及于地。以它的精神来造化万物，万物就会充满精神之气度，焕发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用不可形容都不能完全表述它的力量，它的功力如同上帝一样神奇广大。那么庄子所认为的这种精神力量从何而来呢？它是怎样造化万物的呢？庄子《秋水》篇中云：

“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

庄子在《秋水》篇中又云：

“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之乎？夫固将自化。”

在庄子看来，这种源自于宇宙本源精神气质中的生命的量是

无穷的，时间也是无止境的，生命万物与时空之间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始终在千变万化之中，一会儿聚合，一会儿分散，随时都在转移，随时都在自然地运动，生什么不生什么，都是根据生命的需要而变化。庄子这种顺其自然的千变万化的精神造化思想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德造化观点，构成了道学思想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变化统一的思维模式，因为这个思维模式本质性地深层次地概括了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宇宙生命运动规律，因而，当我们进入了全部丰富的神秘奥妙的道德精神造化生命的思维空间时，随着思维空间的扩张，我们生命的力量，同时会在更加广阔更加深层的层面上更为丰富神妙地展开。因而我们深切地感到，在道德精神造化的领域内，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必然会引起思维，思维与存在都是合理的，思维与存在是本同的。这种观念就是道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理念性根据。因而，在道学家看来，在我们感悟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时间空间的深广度方面，在生命万物的形态状貌方面，在生命万物的相互内在联系的方面，都可以随意地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意地扩张我们的心灵世界，尽最大可能地去感悟和获得道德精神的最大创造力量，从而得心应手地去造化精神的生命世界。庄子在《达生》篇中论述了这种观念，他说：

“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形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造，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物奚自入焉！”

在庄子看来，凡有貌像声色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物，那么物与物能有多大差别，为什么同样都是有貌像声色的人，有些人的能力和智慧却远远地超过常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生于自然，而

又始终保持着与大自然之间深层的本源关系以及自然之性，如果人们能够通晓自然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千变万化神秘奥妙的亲缘关系的道理，那么就可以达到穷理尽性的思维和感悟的最高境界，所以至人始终处在不求生命本体以外的外物的精神气度之中，藏身心于与宇宙大自然循环往复运动同行的境界，神游在万物由它产生并回归于它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大自然的太虚之境，其本性纯洁朴素，因而精神能够得到大自然的调养，因而其德性符合大自然的恬淡虚无寂静无为之道德精神。其身心与大自然融化为一体，那么，他的天性完美，精神凝聚充沛，不为外物所扰，以大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以大自然的法则为自己的法则，以大自然的变化为自己的变化，所以至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显示出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的分析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创造，都无不遵循着这个大自然的原理和法则，而只有如庄子所言的那样，能够深切地感悟大自然内在精神和原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至人，才能真正具备创造伟大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智慧和神力。歌德所惊赞的莫扎特，其无法解释的天赋的音乐奇迹，无疑会从道学家思维与大自然本同的“天人合一”的、“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观念中得到解释。而莫扎特本人，除了深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的执行大自然使命的使者之外，他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超越世俗之上的超人。

## 15. 大 智

人类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每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荧屏上宇航员飘飘惚惚离开飞船，在冥冥太空行走时，许多人在瞬间都会思考到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科技发明声光电器层出不穷广泛应用的年代，人们通过视听设备每日每时可以知道世界各国元首之间的往来情况，中东战争、非洲国家的兵变、难民离家失所、

种族屠杀、全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东奔西走多方调停；或者我们一日万里到达遥远的大西洋或太平洋彼岸的国度随手拿出免提电话向家人告安，或者坐在家里品着烟茶观看在地球另一端进行的激烈而赏心悦目的足球比赛和球迷们山呼海啸般的狂热景象，也或者我们的人类文化学家带着各种现代化设备，冒着被毒蛇猛兽袭击的危险，涉入非洲或美洲原始森林寻找仍然过着刀耕火种和围猎生活的原始人，像外星人降临一般以同情的目光或者嘲笑的心理与他们握手。人类在自己生活各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有时连我们自己也始料不及，有些时候，人们确实在心头涌上一种幸福感。在我们思考人类这种现象与我们的道学思想观念有什么相关时，我们倒确实想到我们的道学家向我们指出的，在道德精神支配下的大自然中存在着“众妙之门”的观点是十分高明和富有深刻的远见性的。这当然还不包括深藏在“妙门”之内神秘奥妙的人类生命未来的潜能，确实，人类自古至今所有的发明创造和文明积累，都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自从人类前肢离开地面直立行走，到驯服野马以马代步加快办事速度，到当今在地面飞速而驰的单人车、小汽车、高速火车、在天空飞行的飞机、火箭、卫星、星球车和宇宙航行器，以及在海面奔驰的舰船海轮之类；自从人类有巢氏为躲避野兽的侵袭窝居于树杈之间到移居于原始村落的茅草屋，到建造如同周秦汉唐时代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宫殿群落以至现代耸立在大都市之间的林立高楼和摩天大厦；自从人类以树叶蓑草当遮盖布到麻棉纺织蚕桑养殖绫罗绸缎以至而今各个种类纤维制品形形色色款式花样任人选择；自从人类刀耕火种石桩石磨马拉牛耕到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一次性播种收割碾打储藏；自从人类以松枝照明，以硝石取火，以蜡灯点亮到用水力火力风力发电使人们的夜晚五光十色如同白昼璀璨耀眼并能看到电影电视和使用电脑工作；自从人类以石球棍棒弓箭打击消灭野兽占领一席之地，到矛盾刀剑引起战

争自相残杀以至现代战争使用海陆空各类武器远程地对空空对地导弹；以及可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原子弹氢弹等等。更骇人听闻的是，人类所储蓄的各类现代化武器，足够使我们生存的地球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而我们却还盲目乐观地蒙在鼓里。所有这些人类进化发展的迹象都表明，人类的智慧深奥莫测，正如道学家观念中所预示的那样，在道德精神支配的大自然的“众妙之门”内，人类这个精灵妙物在道德精神的关照下，在大自然的亲切怀抱之中存在着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神秘奥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潜能，人类完全可以生生不息地继续前进，以至当遥远的未来的人类回望我们的时候而感到蒙昧可笑。确实，如上一节我们所讲的那样，凡是人类已经在科技文化以及生活各方面出现的神秘奥妙的生命现象，都是从对大自然深层次的神秘奥妙的空间的千变万化而来的。但是，与在道德精神支配下大自然全部丰富内藏的智慧相比，我们的生活却显得杂乱无章，粗浅庸俗、自私自利、狂妄自大且包藏着危机祸害的隐患，我们对大自然的深层机制的认识理解以及把握执行能力还远远不够。人类聪明智慧的另一面，即蒙昧野蛮的状况，往往使我们与大自然秘传给我们的神妙智慧擦肩而过，而自己却毫无所知。这种状况，使我们想到18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缺乏只有从自然中才能觉察出的那种隐藏奥秘的真理，依我看，我们要研究古人，是为着要学会如何治理自然。他在《画论》里劈头一句话就是：“凡是自然所造出来的东西没有不正确的。”（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272页）在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中，看到狄德罗深受信奉上帝的宗教派别势力和封建专制的统治者的迫害之后，我们发现，狄德罗在尊崇原始自然方面，与我们的老庄主张的“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观念何等相似；他的深刻的自然观、不阿时俗崇尚道德精神的品格，对古代人类认识自然处理自然观念的虔诚研究和学习态度，与我们的老庄相比，虽天各一方时在古今，却如同

二者相互转世一般。确实，寻根求源地看，我们人类现代生活所表现出的全部优秀的智慧，其所需要的道德精神和品格，以及对大自然进行认识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观念和感悟能力，无不来自于我们先祖流传下来的智慧之泉。在我们看来，在处理以及适应和大自然深层的神秘奥妙的千变万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关系方面，我们伟大的道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永恒性、普遍性和世界意义，足以成为我们永久的、崇高的典范。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将道学思想观念中“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原则，作为判断我们人类智慧的标准。

在自然章的前面几讲中，我们已从自然的道德精神，自然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永恒原始生生不息的气宇气质气度，自然的无欲、无名无为恬淡虚无朴素天真坦荡浑厚的自由自在自动之性，自然的神秘奥妙千变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造化本能，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本源性的思维与存在本同的感悟能力，即最终达到人与自然高度统一协调的“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等等道学思想的自然观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无疑，在道学家看来，自然的这些本质性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违背和抗拒的，而人类只有根据大自然的这些本质之性和原则，而与之相适应，进入一种互感的高度统一协调的境界，才能够表现出自然和人本潜在的无限的智慧能量，从而体现出人类的最高智慧。根据老子字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人类如果能够懂得道懂得天懂得地懂得王（人）这些大自然现象，和它们内在本性原理以及法则，并按其原理规律去以人效法地，以地效法天，以天效法道，以道效法自然，最终达到“宇中四大”即“道、天、地、王人之间深层次的内在生命机制的统一自然协调状态，那么人类就处于大智慧的生命状态。那么我们反过来认识这个观念，也就是人类大智慧的表现，根本在于人类能否与“宇中四大”即道、天、地、王（人）之间达到深

层次的内在生命机制的统一自然协调状态。根据这个理念，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一些推理，即人类与道、天、地、王（人）统一自然协调的高低程度，也反映着人类智慧高低大小的程度；如果说人类与“字中四大”道、天、地、王（人）的统一和自然协调全靠自身的感悟能力的话，那么道学家向我们指出的大自然的本质本性原理规律，则是我们应该全面系统深刻掌握并融合于生命的血肉之中的先决前题，首先进入人本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人本的自然状态，又无疑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自然以外的、所有破坏自然之性的个人欲望和行为。确实，在我们的记忆中，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上，所有一切有利于人类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的物质的科学文化发明创造，无不是人类的大智慧者在自然精神和品格的照耀下取得成功的，而且他们的发明创造，也像大自然的精神品格那样，给人类精神的物质的生活，创造了符合自然属性的更加优越的环境，从而，使普天下人类更为有力地显示出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能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关于人类科学文化的问题我们在下面的人文文章还要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继续将我们的笔墨转向人类智慧与大自然的关系上。

从我们本讲开头所列举的、人类自原始时代到现代社会全部丰富多彩的、适应于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科学文化的发明创造看，在我们已经多多少少产生了幸福美好感觉并满怀更加远大理想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同样利用自然的眼光发现了人类至今存在的对大自然的蒙昧野蛮状况，甚至人类时隐时现地暴露出原本野兽的残酷攻击性，我们仅列十种现象。一，工业燃料废气对保护我们生命的大气臭氧层的破坏污染。二，声光电波对宇宙大自然造物的气息流的干扰。三，我们生命所呼吸的是人类制造的污浊的不符合大自然生命气质的腐气。以上三种状况在道学家看来是不懂得“天”的表现。四，生命上善之泉、大自然清净水源的污染、断流、饮食用水的变质。五，对地下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地球生



命内部大自然奥妙神秘机制的割裂。六，地下资源面临的在不久即将断绝的危机。以上三种状况在道家看来是不懂得“地”的表现。七，人类深厚的崇高的精神文化的断流，浅层次的庸俗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精神浮躁盲动倾向。八，人类在个人私欲趋动下出现的极端自我意识。九，人类由极端自我意识引起的人本生命精神气质的分裂倾向。仇视、报复、破坏、恐怖、战争、种族屠杀活动的蔓延。十，人类道德精神观念的生疏崩溃而引起的腐化堕落和一切非正常心理。以上四种状况在道家看来是不懂得“人”的表现。综上所述十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不懂得“道”的现象。我们人类在文明智慧的现代社会，所出现这些不懂得天、不懂得地、不懂得人、不懂得道的现象，从根本上看就是不懂得大自然更深层的神秘奥妙的生命机制。进一步而言，也就是不懂得天在干什么，地在干什么，道在干什么，大自然在干什么，而人作为大自然的造化应该干什么。如果我们把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即人与道德精神支配下的大自然高度统一协调的“天人合一”观念，视为人类大智慧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出现的诸多违背大自然道德精神和原理的现象，无疑应该归属于蒙昧野蛮的一面，人类并未进入彻底与大自然高度统一协调的“天人合一”的大智慧状态。在我们以道学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审视当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法国19世纪雕塑家罗丹也曾深切地观察到人类诸多蒙昧现象，他指出：“最高的智慧，抛弃尘世，趋向天国，抛弃俗念，再不依恋易逝的事物和阻碍人类走向无限之路的欢乐。”（沈琪译《罗丹艺术论》）

确实，大自然是崇高的、智慧的，道德精神是完美的。大自然无私地向人类敞开了博大的胸怀，凡是人类所需求的一切可谓应有尽有，有求必应，只要我们稍微将目光投向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全部丰富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生活，无不是来自于大自

然神秘奥妙千变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但是，如果人类无视于大自然本体的完美，高度统一协调的本质之性，以一孔之见和贪得无厌的蒙昧野蛮对大自然进行伤筋动骨的破坏，那么大自然在自身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同时也会给无知蒙昧的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大自然可以负载人类，那么它同样可以覆没人类，天崩地裂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伟大的道学家们在这方面早就表现了高度的智慧。《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云：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在道学家的生命医学看来，人类如果能够知道天、地、人三者之间深层次的奥妙的自然关系，那么人类就会长久地生存发展下去。庄子在如何认识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时，提出了一系列“大”的观点，他在《徐无鬼》中云：

“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所谓大，就是道学家认为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自然为最大。在庄子看来，人类要用大自然统一协调的观点去认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大阴”、“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这些高深的道理。“大一”的混沌之气可以贯通万物；“大阴”顺应天地之道可以化生万物；“大目”可以看到日月普照万物的真貌；“大均”乃天地造化的平等均衡自然和谐；“大方”乃天地造化万物神秘奥妙使万物各具形象气质性格色彩；“大信”乃天地造化万物使万物真实存在并各有种类秩序；“大定”乃天地造化万物的规律原理并使万物不断变化发展。庄子认为，人类只要知道了“大”的这些东西，然后用它去解释人类蒙昧和疑惑行为，才能够知道人世间哪些事应该作，哪些事不应该作。关于人如何协调于大自然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许多章中都有论述，我们仅举几章进行说明，老子在其著作的第二

章云：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认为，与天地合一的圣人处居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施行不用言词的教化。万物兴起而不拒绝，生成万物而不据为私有，有所施于人而不恃恩求报，事情成功了而不自居有功。正由于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永存。

老子在其著作第三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老子认为，人类如果不尊崇奇才异能，人们便不会争夺。如果不贵重珍品奇货，盗贼便不会出现。不显露足以引起人们的欲望的东西，人心便会平静而不会被搅乱。

老子在其著作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老子认为：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繁复的音乐，使人耳聋，鲜美的食物，使人口伤；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难得的东西，使人行为失常，等等。老子在许多章中都站在天、地、人高度统一协调的道德精神立场，提出了人类与大自然原理规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我们认为，老子提出的其核心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观念，和面对世俗的蒙昧野蛮现象不欲不去不视不听、不争的恬淡平静心态，是符合大自然本源精神品格的，是道德精神高度智慧的反映。面对当代人类自身的蒙昧野蛮行为，道家这种在道德支配下的自然观可以起到文明净化的作用。

在我们即将结束观念丰富内容博大精深的道学思想自然观的讨论的时候，我们深感我们在道学思想自然观方面知识的不足，并没有全部展示出道学思想自然观的深厚内涵，或许也并未切入其精髓却自感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同时感悟到，我们是站在如道学家一样的超自我的观点上去认识道学思想的自然观的，当我们

将自己全身心置于道学思想的自然观念中时，我们一向抑郁的心境出现了少有的恬淡愉悦景象，我们以超然的心态合理地看待着我们周围的一切。并深深地向大自然投去崇敬的目光，并且暗中检讨自己往昔的蒙昧过错。尽管我们这种将要继续维持下去的似乎愚钝的心境，必然按照道学观念中“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圣训修正我们的精神和行为，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作好清心寡欲的准备，因为恬淡平静的生命态度在当今社会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否则，违背大自然精神的一些世俗现象仍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请允许我们再一次引用歌德先生的话作为我们本章的结尾，他说：

“如果高明的人一旦窥见自然界活动的力量和奥秘，用传统的语言来表述这种远离寻常人事的对象就不够了。他要有一种精神性的语言才足以表达出他所特有的那样知觉。”（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45页）

在我们看来，用歌德的这番话来比较我们道学家的自然观，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 人文第四章

“浚哲文明，温恭永塞。”

——《书·舜典》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 16. 人 文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就人性脱胎于前肢直立和视觉的环视能力，不同层次的人格来源于对道德精神感知的高低程度，人类的智慧表现在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感悟和统一协调状况等等关于人类进化和文明的道学观念进行了初步讨论，并为此埋下了伏笔。总之，我们已初步认定，人类进化起源于学会用脑和手制造并使用工具，人类文明起源于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的感悟、对大自然原理规律的效法以及对个人私欲的否定；同时我们认定，人类的进化史是一部由聪明智慧对愚昧野蛮的否定史，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的追求史。而真正关于这些道学

观念的深入讨论，我们将在本章深入进行。

人类特有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人类文化的走向问题，这就有如宇航员需要辨认太空星座或者航海船只必须清醒它的飘流方向一样。这也符合老子告诉我们的生命的奥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明智自强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近现代以来一向所信仰的，人类伟大的智者，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文化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并为我们人类构想了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和蓝图的马克思曾说：“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确实，在我们与动物世界或者其他宇宙生命世界相区别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智慧才能，和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们继续追问人类何以能够创造自己的文明世界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论述到的，在道学思想看来人类本身就是道德精神和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是“众妙之门”内原本就有的上帝宠爱的精灵妙物之外，我们从本世纪初叶，人类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智者、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先生的思想中，找到了类似于我们道学思想因而让我们易于理解接受并感到有助于我们讨论的观点，他说：

“人类通过对浩瀚的天体规模的观察不仅发现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傅雅芳、郝东瑾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我们在理解弗洛伊德先生这个观点时，我们立即感到他和老庄的观念何等相同。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系统地阐述了道学思想关于人类智慧才能，来源于对宇宙本源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规律的高度感悟和适应效法的观念，而且我们得出结论，人与道德支配下的大自然世界高度统一协调即“天人合一”的思

想，正好是道学家们通过他们早就创立的思维与存在本同的认识方法，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识论，是认识人类本体和宇宙本体的思想观念的核心。道学家反复强调的“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人类应千万注意、绝对在精神和物质的行为中不能违背的思想，使我们曾经惊叹道学家们的智慧已达到了人类至今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道学家们自己所追求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境界。

在我们惋惜我们古代先贤的这些思想观念备受冷落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地球的另一面，被我们现代人备受推崇的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类的智者，扬起了宇宙意识、自然意识、道德意识的风帆，成为人类迷惘于社会生活之海的导师。这种人类现象也确实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当毕加索告诉前去朝拜他的张大千说人类的文化在东方，中国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的时候，包括张大千在内的中国文化人，是不是由于我们没有自知之明而遭受了一番羞辱呢？！在我们思考老子的“道法自然”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时候，其根本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们对比道学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弗洛伊德的“人类通过对浩瀚的天体规模的观察不仅发现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的观点的时候，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又有什么异样呢？在我们将道学家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观念与歌德的“道德就是一切”的观念进行分析的时候，其实质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我们将老子的“复归于婴儿”的观念与黑格尔的“儿童是最美的”的思想进行比照的时候，其对人类本原性的认识 and 追求又有何不同呢？在我们将道学家宇宙本源的“众妙之门”观念与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通过主观精神感悟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相比较的时候，其出入又在哪里？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道德精神观念又与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内涵有多大差别呢？

确实，人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内，都在本能地思考着这

一本质性的问题，而任其走过多少迷惘的弯路，最终都要回到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规律的出发点上，在检讨自己由于一时蒙昧而出现的错误教训的基础上，又继续遵照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法则前进，并进一步创造出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之境。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那些无视和违背道德精神以及自然原则所造成的恶果悲剧，也确实成为人类闻之惊觉的不能忘却的记忆。

不错，当我们对人类文化进行瞭望和观察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回到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法则的立场观点上来，用大道德大智慧和大自然的观点来判断人类文化的本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本质，我们不妨先将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与我们人类相区别的动物世界中去。在我们看来，动物世界是一个最纯真本质的世界，文化在这里完全是一片空白，那么，动物世界和人类的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到，在动物世界中，在性本能和生存本能以及亲缘本能、同类意识本能方面和人类相比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各个动物种类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和秩序，甚至像猴子、蚂蚁、蜜蜂等类动物，其同类之间还存在着严密的分工、并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统一协调的关系。像那些与我们人类亲近，并终于被我们驯养的马牛羊猫狗鸡鸭之类，让我们有时感到它们确实是一些不会言语但能够与人类思想感情相沟通的动物。由于我们在动物世界知识方面的极度缺乏，我们对动物世界可能存在的深层次的本能性，至今仍然处在谜团之中。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肯定，人类是文明智慧的，动物是愚昧野蛮的，其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够依靠感悟和效法自然的原理法则生活，而动物世界则依靠原始的本能性生活；人类能够根据自然的原理法则制造更有利于自己生活的各式各样的工具，而动物世界仅凭原始自然提供给它们的环境条件生活；人类



能够根据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的原理法则现象，自觉地规划自己理想的生活秩序和目标，并创造自己安静和平幸福美满欢乐愉悦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世界，而动物世界则长久地处在原始本能的自然状态。总而言之，人类全部漫长而宏伟的历史以及全部智慧的科学文化发明创造，在动物世界那里却全部是一片空白。在我们多费了这么多笔墨之后，我们注意到，人类文明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类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法则的一种认识和觉悟，并依此为根据，运用大脑和双手创造的全部脱离原始自然属性的，属于人类独有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状况。因而，在我们看来，文明是对原始自然的蒙昧野蛮状况的一种否定。

从人类文明的本质看，人类一切精神的物质的发明创造，都无不是建立在先知先觉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的。自从第一个类人猿发现用有棱角的石头能够更有效地捕捉猎物；到人类能够发明制造火箭卫星宇宙飞船并利用它们遨游太空登上月球和火星。人类文明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定的思想观念的首先形成，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它应用于人类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之中。人类文明是沿着思想观念的智慧程度由肤浅到深入、由无知到有知、由小知到大知，逐步进入对宇宙本源认识感悟的深层并从广度和深度掌握大自然的原理规律。直到现代社会，人类可以对地上地下及其时空资源进行广泛开发和利用，应用于衣食住行和精神愉悦的感觉方面。我们有时确实对人类的感知能力和聪明智慧感到吃惊，无论宇宙本源多么永恒原始，大自然世界是多么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人类总会通过感觉系统把握住它的奥妙和脉搏，并在反复的实践中将这种感觉锤炼成一种理性的思想观念，为人类新的发明创造而应用。

人类在几十万年漫长的过程中，将自己被洗炼了的思想观念和智识一件一件地积累起来，逐渐建立了有条理的体系庞大的博

大精深的知识观念宝库。在人类文明观念所有知识中，尽管其范围领域多么广泛复杂，但归根结底，在我们看来就是天、地、人、道四大自然现象之间在全部丰富的互感过程中所总结产生的思想观念。人类文明在其前肢直立和大脑及双手的灵活协调运用之后，已在农业、工业、商旅、政治、天文、地理、医学、文学、艺术、历史、生化、算术、哲学、军事、建筑、交通、探测、航海、航天等领域创造和建立了智慧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些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道学家看来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称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的认识论体系。在我们看来，人类一切文明智慧的观念，最终都可以全部归属于道学家“天人合一”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之中。或者说道学家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思想观念，是对人类过去的和未来的全部文明的思想观念的一种综合。也就是说，道学家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社会完全可以依赖的促使其向前发展的综合性动力。在我们对道学思想浩如烟海的认识论观念与人类所有文明进行对照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的思想观念，可谓浑厚华滋和蔚为大观。它与人类所有文明的思想观念一道，已显示出其原始自然的蒙昧和野蛮之性不可阻挡之势力。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道的思想观念，就其本意和内涵而言，完全可以向人类生活展开一幅美满、安静、和谐、文明、充满无限前景和魅力的崇高的画卷。

关于中国传统的道的思想文明观念的历史，可以追溯的更远。早在商周时期的易学中就有明确论述。《易经·乾·文言》中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今天下而时行，是以无京。”《书·舜典》中云：“浚哲文明，温恭永塞。”《疏》中云：“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由此可见，在象征着中国传统文明已经基本成熟的中国道学思想观念之前，我们的祖先已对文明的概念有了十分本质

的认识。我们从上面所列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认为文明是美好进步、道德智慧、可以使普天下温良恭俭让因而能够永远幸福和谐的生活秩序和状态，而文明的来源，就是人类对经天纬地的宇宙自然运动的道德精神的深切感悟和认识。而文明的作用，就是按照其道德精神自然原理规律，自觉遵行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断向前发展进步。这一点，在后来的道学思想即道德学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在我们放眼人类文明的时候，人类不论生活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不约而同地走过了原始的石器文化、陶器文化、奴隶封建社会的青铜器文化，文字语言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声光电器信息文化的漫长历史文化过程，人类经历了由我们的动物祖先以个人的或者联合的力量，与其他动物世界的顽强抗争，到建立原始氏族部落以至建立国家政治制度的生活历程，只要我们对这些历史现象稍加关注，人类文化和生活历程的每一脚印，都接受着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指引和主导，而这个思想观念的核心，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对自身和广袤浩瀚的宇宙自然之间深层关系的感悟、认识、理解和把握，并通过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和马克思所讲的“人化自然”所创造的全部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去达到与宇宙自然本源的道德精神的高度统一协调。

在我们深入思考人类文明所走过的历程时，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文明是对个人原始自然的自私本能的否定和升华。母系家庭、氏族部落、诸侯国家的产生，有力地表明了个人的力量和愿望，必须服从集体和国家的以至全世界人类的思想追求和愿望，而当我们对全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望，原本就是我们道学思想所揭示的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这就是否定个人原始自然的愚昧和私欲本能之后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安静和平纯真朴素自由坦荡浑厚的生活境界。这个观点，并不是由于我们对道学的偏爱或多情而妄加

抬高，我们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也找到了类似的思想，弗氏云：“在文明产生以前，自由的程度最大。尽管那时自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个体几乎不能保护他（个体）的自由。公正地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到限制。在人类集体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人类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与文明一致。”弗洛伊德认为，原始自然的本能的升华，是人类文化的发展的重要特征，由于人类原始自然本能的不断升华，人类才在自己的科学、文化、艺术、思想等领域的生活中显示出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和观念活动。实际上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文明的思想，是建立在否定个人自然原始本能即进攻与利己主义的自我满足的状态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与道学家的道德精神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七章所讲的，“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个观念，就是站在宇宙本源的大公无私的道德精神观点立场上，否定了人类“自生”的原始自然的带有攻击和利己欲望的个人本能，而主张人们将个人原始自然的带有攻击和利己欲望的本能，通过对宇宙本源精神的感悟和认识，升华到宇宙本源道德精神的大公无私的生命境界中去。我们认为，道学思想家老子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人类古今智者对文明本质的共识，同时也应该被我们视为人类未来文明智慧的奋斗目标。人类只有在不断否定个人的原始自然本能的基础上，才能够进入《书·舜典》中所讲的“温恭永塞”的、全人类都永远充满博爱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好生活境界。

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历史，在不断从否定个人的原始自然的本能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又能够在这种升华的文明世界中，得到靠个人力量所不能及的众多利益。自私的本能限制愈多，其人类文明的道德精神就升华愈高。从类人猿摆脱在荒野与野兽动物世界杂居，到原始人广泛学会制造工

具和使用火；从原始人的穴居巢居村居到雄伟壮观的宫殿群落以至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都市环境；从原始人依靠单个或氏族的力量生存到现代人类依靠全世界民主意识的力量生存；从原始人围绕衣食住行普遍展开的种植、拓荒、渔猎、手工、建造、驯养、医疗等有限范围的生活，到现代社会所建立的科学而系统的天文地理、农业、工业、商业、政治、军事、医学、生命学、哲学、文艺、经济、建筑、交通、探测、航海、航空、生化、数学等学科领域；从原始人依靠石器、骨器、木器、铜器、竹器等自然材料开展音乐绘画等娱乐和信仰活动，到现代所应用的丝竹、管弦、铜管乐、打击乐、钢琴、电子琴、笔墨纸砚、油画、颜料、电影电视、小说以及电脑的世界联网形式而引起的全世界效应，等等。凡是人类全部丰富的历史性的和现代化的文明生活的创造与出现，无不是建立在对原始自然的带有攻击和利己的个人本能的限制和否定，从而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的渐悟、顿悟和彻悟并严格遵行的基础上。特别在宗教那里，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和虔诚。

在我们倍加感激和赞赏人类文明，是在否定个人原始自然的本能和蒙昧野蛮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时候，我们同时又感到这些糟糕的东西像幽灵一样地尾随着我们并且拂之不去，甚至这些东西有时困扰着我们整个社会而又使我们无可奈何，以至我们对高度文明的道德之世感到十分遥远。确实，我们从在我们看来充满着争斗和损人利己的社会状况中，看到了人们仍然残存的原始自然的野蛮的攻击性和永不满足的个人利己主义，这些祸根往往使我们把生活的现状搞得很糟。我们往往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低级庸俗和缺乏公平秩序的社会环境中，而且失去了道德的精神品格和自然的和谐秩序。歌德在描述人类文明与现状的时候，曾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状况，他说：“人的全部意识和努力都是针对外在世界即周围世界的，他应该做的就是认识这个世界中可以为 he 服务的那部分，来达到他的目的。只有他在感到欢喜或者痛苦

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痛苦，才学会什么应追求什么应避免。除此之外，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更少。”（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93页）如果说我们对现代文明状况心存忧虑的话，那么，我们就确实需要对道学思想中文明智慧的观念和歌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圣贤的思想观念进行深深地对比和思考。

## 17. 艺 术

我必须向艺术道歉，在我的这本以艺术为目的的书中，却让许多观念性的东西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使本书的主角姗姗来迟。但是这并不能责怪我，就像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之前必然要作许多铺陈那样。更何况，像艺术这样至为崇高的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智慧法则的光荣使者。

“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我们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66页）

“或者说，（艺术）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我们尊敬的德国思想家歌德先生说。（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37页）

“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人了解世界。”我们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说。（沈琪译《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我们东方的智者伟大的道家庄子说。（庄子《达生》篇）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庄子又说。（庄子《养生主》篇）  
在我们以这么多人类的伟大人物，高诵赞美之词，隆重迎接

艺术的光临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艺术是一个崇高而恢宏的命题。我们应该以十倍的努力去接近它的本质,或许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要用它的神圣的精神品格来创造我们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道学的道德观、天人观、自然观归根结底为“天人合一”的观念之后,我们认为道学思想的艺术观已初步露出了伟岸的尊容。

确实,崇高的艺术使人类相信真善美的道德精神是永恒的,伟大的艺术使人们认识了自然世界,同时也使人类认识了自身,使人类在文明智慧和道德精神的普照下,从原始自然的蒙昧野蛮状态走向无限欢乐,使人类依仗着真善美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的品格创造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超越痛苦而趋向天国。在我们看来,惟有艺术和艺术的创造者,才能充分显示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法则的伟大力量和无穷魅力,也只是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才甘愿永远追随道德精神和大自然的旨意,自觉了上帝的恩宠而像宗教徒一般虔诚。歌德说:“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弗洛伊德著,傅雅芳、郝友瑾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4页)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到处听到(自然的)心灵在回答他的心灵,什么地方找得到比他更信宗教的人呢?”(《罗丹艺术论》)

确实,艺术和艺术家作为上帝的使者,传达了道德精神和大自然的旨意,使我们看到了宇宙自然这个生命的境界之中,所蕴含的神秘奥妙、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以及纯真朴素智慧欢乐的灵魂和照护真善美摒弃假丑恶的意图。艺术和艺术家作为上帝最崇高的使者,引导人类在良知的照耀下,看清世界并按照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旨意和法则秩序去生活,以为人类带来的典雅愉悦之境的感激心情去热爱道德和拥抱自然。

在我们以前的所有讨论中,都为我们探索道学思想的艺术观创造了显而易见的思想意识氛围。道学思想的艺术观和全人类文

化一样，同出于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法度的认识观念之源，且并无二致。毋庸置疑，根据我们前面所有关于生命本源论的探讨和结论，艺术家作为一种人类生命现象和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现象，都本质地深层次地融合在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全息的生命系统之内，而艺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以及亲和大自然的文明智慧的思想观念的精神意识形态，无疑要求艺术家与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全息生命系统，保持高度统一协调的生命状态。依照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凡是真正崇高的艺术，都无不与道家反复强调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全息生命的精神气质状态相关。也就是说，伟大的艺术，必然出自于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艺术家的手。伟大的艺术家，也必然是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的崇高感悟者和体现者。

当我们在《自然》一节中以十分惊赞的心情，欣赏庄子在《天运》篇中所描述的、黄帝在洞庭的旷野演奏的《咸池》乐章时，那恢宏壮观、庄严肃穆、迭宕起伏、千变万化、神秘奥妙、余韵不绝的旋律，使我们确实感到来自于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艺术是震撼人心的。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会从黄帝演奏的《咸池》乐章中，感受到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所表现的崇高境界和所内涵的造化万物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人类与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合拍后，所出现的和平愉悦、虚怀若谷、庄重肃穆、丰富深沉、纯真朴素、坦荡浑厚以及超世俗超自我的崇高境界。在庄子看来，只有黄帝演奏的《咸池》这样的乐章，才能充分表现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境界，才能够真正和谐体现“天人合一”的人类生命的精神气质状态。而也正因为庄子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观念，我们也才感受到了《咸池》乐章让世俗人们惊心动魄的精神力量，并在这种精神境界的震动中，自觉回归到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怀抱。在我们看来，道



学思想的艺术观，就是在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思想观念观照下的精神意识，在艺术家就是要进入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具有崇高的“天人合一”的感悟能力，和表现能力。在艺术作品，就是要表现“天人合一”状态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境界和品格。关于这一观点，庄子在其著作中多有表述。他在《达生》篇云：

“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主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在庄子认为：凡是艺术，都需要有一种表现手法，而这种表现技巧手法，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主导下进行的，这就是通过对某一种事或某种题材内容的表现，体现出“德”的兼蓄包容万物、“道”的生长繁殖万物、“天”（大自然）的生生不息造化万物的精神品格。在道家看来，艺术家的创造过程，就是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品格和理念的表现过程，也就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亲协调统一过程。庄子在《养生主》篇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

在庄子看来，庖丁解牛之所以能够达到不以目视而以神解的游刃有余程度，关键在于他所好者道也，根本原因是他把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清静纯真朴素然而却千变万化神秘奥妙无穷无尽无所不在无所不去的“道”引进技术过程的缘故，这样，庖丁处在对牛各种骨肉结构具有高度本同的感悟能力和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识状态，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庄子在《达生》篇进一步论述了这种“以艺进道”的观念，他说：

“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

庄子认为，这位叫庆的木雕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让人见之疑为鬼斧神工的木雕作品，关键在于雕刻家庆有“一”焉，也就是有“天人合一”精神意识状态，也就是在这种精神意识观照

下的没有世俗功利之心的忘我的心态，也就是有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的感悟能力和表现能力，因而他的作品被人们疑为天工所造。

在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道学思想的艺术观时，确实深切地感觉到，不论是艺术作品的境界格调，不论是艺术家的创作心态，都无不来源于道学家宇宙本源论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认识论核心，都无不与道学家所认为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相关。归根结底，在道学家看来，艺术来源于道德精神和大自然的深层原理法度之中。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道学家艺术观念的本质是超自我的，超世俗的，超功利的。他在最高境界达到了与宇宙本源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原理法度的和谐一致。在我们看来，道学家的艺术观是纯粹的和崇高的，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是有益的，因而他应该是人类真正伟大的艺术。道学家的这种观念和歌德的思想十分相似，歌德说：“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最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做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做是纯真的上帝的婴儿，而且抱着欢心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他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歌德紧接着又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因为天才到底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因此天才这种创造力量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64页）。从歌德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如同道学家一样，他们都认为艺术和天才都同出于道德的上界，都共同来自于大智慧的上帝和大自然那里。我们应该就这一观点继续引申到与古希腊文艺思想的对比中去，在大约和我们庄子相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奠基人柏拉图那里，早就提出了似乎与我们的庄子遥相呼

应的观点，他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57页）而且在柏拉图认为，神力输送给诗人和艺术家以灵感，而又由诗人和艺术家通过创作的作品将神的精神和旨意辗转输送给人类，其整个过程犹如磁石吸铁一般，这也是文艺作品何以能够在人类产生如此强大的感染力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艺术和天才是人类文明的象征的话，那么它最本质的地方，也就是对世俗和自我意识的根本否定。而最终符合神力的旨意，也就是符合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旨意。

历史向我们表明：中国传统的艺术文明，正体现着这种来自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艺术观念，在陕西半坡村原始部落文化遗址上，我们所看到的出自于古人类之手而应用于生活各方面的骨针、骨钩勾、骨饰物以及石斧、石镞、石砚等器物，到处体现着古人类纯真朴素自然浑朴的性格；在那些朴质的似乎笨拙的陶罐、陶瓶、陶盆、陶碗以及各种动物类型的陶鹰、陶马、陶羊、陶狗、陶鸡、陶鱼等浑朴的形态上，我们体味到了古人类“天人合一”的宁静心态，以及他们对自然洞察入微的观察表现能力；在青海和甘肃一带的原始文化遗址上，我们看到的形式多样的彩陶容器，默默地预示着生命的时空意识；在那些象征着女性丰满的大腿而三方顶立的陶器支点上，我们联想到古人类对生命起源的思考，以及人类对母性的生命力量的顶礼膜拜；在那些描绘的各式各样的彩陶器物上的神秘莫测的符号图案上，我们感受到古人类纯真朴厚的气质和对浩瀚宇宙本源意识的深切观照，以及自原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对天地人之间深层奥秘关系的思考。令我们百思不解并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青海、甘肃、内蒙、新疆这些广阔辽远空寂静谧的草原戈壁地带的山崖中考察发现的、那些刻凿在岩石面上的马牛羊狗鹿虎豹熊鹰等动物世界的形态，欢乐自由各尽其天性，共同生活在蓝天下的乐园，而人与动物互相亲热顾盼却互

不相伤和睦相处。那些出自于远古牧人之手的崖画，其真切生动活灵活现传神入化甚至比例适度的艺术表现能力，让我们这些自谓艺术家的现代人感到羞愧。显然，空阔寂静的宇宙自然，使这些古老的牧人艺术家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生命感悟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由感悟所得到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神力所指使的艺术创造才能。我曾经在陕西西部周原文化遗址上，被西周时代青铜器艺术家的创造才能感动的五体投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大约在三千年前的艺术家，何以能将动物形象的姿态与青铜器的形式用途结合的那么巧妙、并能够使铸成青铜器艺术形象以后的动物神态惟妙惟肖，而让人不知道它是由何而来的而产生震动心灵的效果。最让我感动的则是，艺术家于青铜作品上显示出的浑朴若拙的用心，并由此形成的浑厚质朴庄严凝重、肃穆生动、旷古超今的艺术气氛，以及由动植物自然形象所升华提炼的，很有节奏秩序的哲理意味的雕饰图案，至而引起并传达给人们对宇宙精神和自然原理法度的丰富联想。站在这些丰富多姿的青铜器艺术面前，我们最终感受到的就是古代艺术家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的彻悟和自觉效法，从而显示出“天人合一”状态下的古代艺术家大巧若拙的大匠气度。当然，在我们以十分的热情赞美古中华人类的艺术成就的时候，那些古代的石磬、陶埙、编钟等乐器的或者清越，或者悠扬，或者深沉翁郁的音韵之声，也同时绵绵不绝地回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将我们送入浩瀚宇宙的冥茫时空，使我们与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接通，让我们生命的身心颤动的神圣而崇高的精神境界之中。确实，当我们身处带有强烈的攻击和利己欲望的躁动社会氛围时，我们对古人类艺术所创造的那种纯真朴素、静穆庄重、生动和悦的生命境界倍感怀恋和敬意。

在我们对古中华人类的艺术文明进行追念的时候，我们久久地沉浸在崇高的精神享受之中并感到有一种释心畅神的神圣感，

作者甚至动情地流下了难以言说的清泪以至于使我们的讨论暂时处于休止状态。或者，这也就是道学思想艺术观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的永恒神力所在。

然而，在我们当今的道德精神孱弱的社会中，能见到多少这样动人的作品呢？所谓的艺术家们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沽名钓誉的心术上，以仅剩下的片刻时间制造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借以哗众取宠世俗耳目，使我们躁动的社会更加缺乏了净化污浊丑恶从而达到真善美的生命境界的力量。这种状况，是违背道学思想的艺术观念的，同时也是与崇高的文明人性背道而驰的。庄子在《德充术》篇中批判了这种世俗的名利倾向，他说：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庄子深刻地指出，天道给了人的相貌，自然给了人的形体，人自己则不能因世俗的名利之好恶而伤害身体。而像惠子这样的人，为了名利向外消耗了自己的神气，劳累了自己的神力，因而扶着树沉吟，靠着梧桐做的琴冥思苦想。天授给了他的形体，但是他却抱着世俗的是非功利之心到处奔走呼号，实际他所做的都是非道德非智慧非自然的事情。伟大的文艺思想家歌德也曾多次指出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他说：“他们的作品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得到一致的评价和尊敬。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该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希腊人。”（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98页）确实，古代中华与希腊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它们已成为人类文明的有力证据。而这些伟大的艺术，到处闪耀着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圣洁的光辉，有力地证明着古代人类圣贤智者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感悟能力和卓越的艺术表现才能。

## 18. 宗 教

在前面两节中，我们对文明即是否定人类原始自然野蛮和利己的个性，艺术即是表现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意识的道学思想艺术观念的讨论，以及对世俗社会与道学观念之间的背离异化现象的批评，已将我们推到了道学思想观念的宗教徒的位置。

不错，在我们看来，艺术家作为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奥秘的虔诚的使者，确实是超越自我的，超越世俗的，超越功利的，再没有任何人能比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尊重道德和自然了。历史上大凡真正的艺术家，在道德和自然精神与世俗事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在道德和自然精神的立场，宁愿抛弃世俗的一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道学思想何以能够兴旺发达，何以能够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与西方而来的佛学思想相融合，并成为文人学者的精神支柱，而最终形成文人风骨气节之尚好。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昏乱污浊的年代，是道德和自然精神被离乱的时期，这是一个统治者残暴，政治险恶，人心无道，良知泯灭的动荡时代。以追求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品格为尚的传统文人士夫，被任意排斥打击陷害，而统治势力的野蛮昏庸猖獗，一时难以收场。在如此恶劣的历史环境下，文人士夫不屑于与时势同流合污，但为了躲避困厄的境遇，唾弃丑恶的现实，百般无奈之下，将铮铮气骨、风流才华寄寓于道德自然的情怀之中，他们博览群书，胜游于山川江河云月松泉之间，啸傲长空，胸襟旷达，志坚气浩，淡泊名利，与自然同在，与道德同行，进入了一种藐视风尘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与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提供了融合的时代机缘。而中国文人士夫在传统的道学思想对外来的佛学思想的同化中，更加扩展了道德和自然精神的视野，更加坚定了道德和自然精神的气质，他们经历了一个

由尘俗的自我到自然的本我，由世俗功利的小人格到道德精神的大人格的升华过程，这就是不失道德和自然精神的风骨气节。

在我们看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兴起的山水文学、山水诗词、山水音乐、山水绘画等艺术形式，都与这种宗教文明的历史背景相关，而文人士夫也通过抒发自己的道德和自然的情怀，历史性地形成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夫特有的精神风骨，即不阿权贵世俗的品格。但是我们也看到，文人士夫在驰目骋怀观道畅神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我们一向为之尊敬的竹林七贤，他们在魏晋时期也曾高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驰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是，阮籍和嵇康都是以终身禁锢和不惜死在残暴的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为代价的。在我们为嵇康面临行刑而抚琴高歌的慷慨气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而感到惊心动魄的时候，有谁能说他对道德精神和自然的品格不够忠贞呢？有谁能说他不是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宗教徒呢？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理解歌德的关于艺术家是宗教徒的话时，我们确实感到他深刻地言中了艺术家的本质，歌德说：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

但是，两者都不具有的人，就让他占有宗教吧！”

显而易见，在我们讨论艺术家就是宗教徒，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却又要以风骨气节支撑自己为之追求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这些问题时，我们自然会将艺术家所追求的精神与宗教精神联系起来，而在中国，主要是和代表着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道学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在我们看来，道学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历史文化的交融看，道德思想以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德精神气度，同化了一切外来宗教的思想观念。究其深层原因，在于道学思想的道德精神和自然观念与这些宗教思想是相通的，其根本处都殊途同归于对生命本源和宇宙本源的认识，在这些认识观念的基础

上，虽然宗教名称地域不同，但同时都以最为虔诚的态度尊敬着给了我们生命的宇宙本源精神的上神。各种宗教的人类，都从这种宇宙本源的上神那里吸取着生命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当我们进一步追寻这种力量的源泉时，就佛教而言就是“空”，就基督教、天主教而言就是“天”（上帝），就伊斯兰教而言就是“真”，而就我们的道学思想而言就是“无”。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佛经》、《圣经》、《古兰经》、《道德经》，都是从生命和宇宙本源精神境界出发，以其深层次的崇高的生命精神来歌颂和张扬真善美的力量，并进而鞭挞和驱除假丑恶的势力。从人类不同的宗教而表现出来的共同思想源泉和精神品格这个人文现象看，人类对生命的最高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因而在我们看来，人类文化虽然有南北东西中之分，但是却殊途同归一源，这就是宇宙生命精神的本源，并形成了从深层次的本质上相同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的认识论体系。试问，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有什么差异呢？人类对假丑恶的唾弃有什么不同呢？人类对幸福美满和平自由的生活目标有什么分歧呢？我们难道能称由于地域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化现象为二源或多源文化吗？确实，在我们本书前面所列举的诸多东西方圣贤智者的言论的对比情况看，人类文化其最高境界不仅相通而且本同。道学思想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意识和思想观念，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在东方的反映。

由于我们精力的缘故，人类文化的宗教性这个高境界的精深的命题，应该由人类文化学向我们揭示更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够浅尝辄止，我们的讨论应该继续深入到道学思想艺术观念的宗教性这个问题上来。

这里，我必须把我长期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这就是道学思想观念和中国政体的关系问题。在凡是信奉宗教的国度里，政教合一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史实，但是在中国，道教作为中国惟一



的国教，却并未受到政教合一的待遇。而儒学思想却一直辅助着中国的封建政体且延续两千余年之久。从民族文化本体观察，道学和儒学是同源的，同源于易学以至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性的象形符号文字之源，所不同之处，道学思想关注的是生命本源和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而儒学思想关注的是社会关系问题。儒学思想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等严格的等级关系，虽然切合了统治者封建体制的需要，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却从根本上脱离了“天人合一”的人本道德和人本自然的精神，割裂了道德的无欲无名无为恬淡清静虚无之性和自然的纯真朴素坦荡浑厚的品格。因而在儒学思想的导引下，人们都期望以功利来获得精神解放，即被压迫割离了的人本精神，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人们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下争权夺利，大大地诱发了蒙昧野蛮的原始自然的利己之性。攻击和利己的兽本能，使社会长期地处在躁动不安和危机四伏的斗争状态。这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结合的结果，这也就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何以借用儒学为统治之学的缘故。因为封建专制的本质，就是多阶级多层次的封闭压迫和强权。在现代社会，我们已视其为人类蒙昧野蛮的一种现象。这一弊端，就连我们儒学的代表者孔子也有所觉察发现，他在五十岁以后对道学思想和老子抱有十分尊崇的态度。据有关学者讨论，孔子在老年时期所从事的易学注释工作中，完全是站在道学家的人生观、自然观、道德观、宇宙观、世界观的立场上的。我们从庄子《大宗师》篇中，孔子对其弟子颜回体悟到“坐忘”境界的赞赏态度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坐忘”即是道学家“天人合一”的忘我的人生境界。

这里，我们所需要的结论已十分清楚，道学思想之所以不被封建体制作为其指导思想并接纳，根本原因是它所主张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与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不符，难道道学家所追求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静坦荡自由公正和平纯真朴素幸福欢悦

等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能够和封建统治者所追求的强制压迫封闭等级功利权欲物欲腐化堕落豪横富贵自私等等东西相容吗？难道我们从历史的封建王朝那里能够找到道德和自然的精神气息吗？因而，道学思想观念以其精神本意退避山舍，结庐于松间林泉，回归于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本源而不愿被风尘世俗所染，最终形成一种被冷落的宗教形式的思想观念，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对道学思想这种宗教式的中国传统文明观念与世界宗教文明的本同性的忽视，无疑封闭了我们观照文明世界的视听，阻挡了我们通向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文明世界的手足。因此，在我们这个道学思想被遗忘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失去了文明的嗅觉，人们似乎已经对虚妄的斗争习以为常，而对我们口口声声所期待的和平、安宁、幸福、和谐、公正、自由、庄重、肃穆、典雅、博爱的崇高生命境界，却往往显得艰涩和难以理解，以至无从着手而只有在少数有学养的人那里变成了一种清高的精神享受。而在这些少数人中，多半就是我们以追求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为尚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庄子在《天地》篇中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说：

“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扬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庄子认为，在世俗社会中，高雅的《阳春白雪》一类的音乐，里巷之人听不进去；而《折扬皇华》一类的低级庸俗音乐，他们听了却高兴的哈哈大笑起来。所以，高超的言论是不被世俗的人所理解的。但是高超的言论不能传播，那么世俗的言谈势必就会占据上风。确实，在我们看来，古今历史的社会，人们只要以功利和利己之心掩住耳目，其如庄子所嘲讽的社会现象都是类同的和难以避免的。尽管像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李白、苏轼、曹雪芹、朱耷、石涛等等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以宗教徒式的

努力，期望以自己创造的辉映着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圣光的作品去照耀世界，但是，在这个被功利和利己之心所搅扰的社会中，有多少人能够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去接受这些东西呢？有多少人能够品味得到其中高雅的精神格调呢？致使我们真正的艺术家善良的愿望和高品格的作品，如道学思想观念那样，同样以其超凡脱俗的艰涩的面貌不被人们理解接受，而被冷落一样。而那些矢志不移的艺术家也只有以宗教徒式的虔诚，在寂寞与孤独中支撑他们对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崇高境界的追求，以期与未来文明的道德世界相遇。他们的名号，甚至依照着道学观念的志趣而得。

确实，在人类所有文化现象中，惟有宗教文明是最为崇高的，宗教向人们所说明的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世俗的人所不能觉察和感悟到的事物。只有在宗教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的崇高境界的完美的答案。在我们看来，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道学思想观念，是人类宗教文明的最智慧的表现。在这个宗教思想里，包含着人类一切难以逾越的真理。正因为道学思想所表现出的是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神圣精神，所以它才更加具有宗教的神秘魅力。歌德在评价人类宗教文明的时候说：“一种是原始宗教的观点，也就是来自上帝的完全符合自然和伦理的观点。只要得到上帝恩宠的生灵还存在，这种观点就永远存在，永远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太高尚尊贵，只有少数优选者才会有，不易普遍流行”。（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252页）歌德的话，在我们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他好像是针对中国道学思想观念的宗教而言的，同时我们也感到，他好像是针对在道学思想观念观照下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而言的。

在我们为辨析道学思想艺术观与世俗社会艺术现象的本质性差异的时候，在我们表述道学思想艺术观的崇高性和神秘魅力与世俗社会艺术现象肤浅庸俗的功利性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思绪万端，纷繁复杂而相互纠葛，使我们的讨论陷入紊乱的困难。但

是这些问题正好是我们需要理顺澄清的理念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这些在人生观、世界观、社会观方面所表现的本质性差异的东西，由于这些来源不同的思想观念而在生活原则和目标方面所产生的差异性，必然使我们的艺术观和艺术的品格发生着本质性的差别，其在深层次上表现出不同人格而产生的不同审美习惯。正如我们在前面《人格》讲中所讨论的那样，不同的人格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精神气度的反映，因而不同人格的审美习惯和艺术观念都是在不同的人格境界中不期而遇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在下面安排的章节中进行，这里，我们应该继续讨论道学思想艺术观的崇高性和神秘的宗教性问题。

我们认为：道学思想艺术观的崇高性和神秘的宗教性，其根本源于道学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与宇宙本源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不可割离的完美性，尽管这种完美性是我们通过高品位的人格感悟才能够得到的，但是我们通过前面许多章节的探索，已经向大家提供了这种完美性的所有精神品格的状况，这就是我们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则，得到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虚无、寂寞、清静、纯真、朴素、坦荡、自由、协调、浑厚，以及神秘奥妙、造化万物、包容万物、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生生不息、绵绵若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品格。归要结底，就是返朴归真，将自己生命的精神品格升华到与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品格高度统一协调的境界。在道学思想看来，这样的境界，才是道德之性、智慧之性、自然之性完美的精神品格状态，其必然以其完美的没有被割裂的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品格，去观照艺术和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品格之间深层次的关联性、内在性和本同性。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道学思想艺术观的崇高性和神秘的宗教性的根本来源。老

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中，深刻地表述了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照方式和其思想来源，他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老子站在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品格的高度，向我们揭示了如何达到人与宇宙本源精神品格之间高度统一协调的深奥道理，老子认为：虽然知道什么是刚强，自己却自觉安守于柔弱，而甘愿处于天下卑低之处；处于天下卑低之处，大自然本源的德性就不会离失，使人能够回归到纯真朴素的婴儿状态。虽然知道什么是光亮，却自觉安守于暗昧；甘愿作天下的忒木，做天下的忒木，自然的永恒的德性才不会偏离，至而回归到不可穷极的真理即道的境界。虽然知道什么是荣耀，自己却安守于屈辱，甘愿处于天下的下流；处于天下的下流，自然的永恒的德性才会得到充实，至而回归到质朴即万物的本源性中去。但是，自从人类破碎了自然质朴的本源之性以来，便将纯真朴素浑沌完美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割裂开来，制造成为自我所用的各种各样的器物，而圣人恐怕天下人在自我造化即创造器物的时候，割裂了人本完美的道德之性智慧之性自然之性，便根据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的品格建立了官长官署制度，以保证天下人能够始终不离地和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保持统一协调的状态，而不至于出现违背和离乱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现象。因此，凡是大制或者大器，都是以不割离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完美性的原则为标准的，并将其作为最崇高的追求。

我们认为，老子的观点，从人与宇宙本源深层次本同的本质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完美的道德之性智慧之性自然之性的不可割

裂性。而这种未被割袭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之性一旦表现出来，就必然会显示出其崇高的道德精神和自然的品格，及其思想内涵丰富的神秘奥妙的宗教性。关于这种观念，长久以来已作为中国艺术精神而被真正的艺术家所虔诚遵从。中国南朝画家宗炳依此观念提出了“澄怀观道”的理论；北宋画家范宽依此观念提出了“与其师人，不如师造化”的理论；元代画家王履提出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理论；清代画家石涛提出了“一画”的理论；等等。这种带有神秘宗教性的道学思想艺术观念，与人类宗教文明是相通的，这使我想起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曾经给他的学生说过的话：“但愿自然成为你们惟一的女神。”但是，在我们为道学思想艺术观的崇高性和神秘的宗教性以及真正的艺术家的虔诚而感慨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歌德的话：“他们是人类的优选者。”

## 19. 教 化

道学思想依据其崇高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观照和审视现实生活，它产生在春秋战国野蛮混乱的历史背景上。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学思想，其出发点是反对战争和诸侯国的昏乱统治的，其目的是以求达到天下大治。其中许多地方渗透着他们对战争和统治者的痛恨以及对生民的同情与爱护的观点。从道学思想全部丰富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观念的本质上看，它对平静当时社会动乱以及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人格观念，都起到了影响深远的教化作用。

西周末期与春秋之交，由于青铜和铁从自然世界中的广泛开发利用，生产生活以及战争的器物大大丰富起来，这给原本就心存野蛮昏乱之性的诸侯统治者，提供了扩张领地和势力范围的物质条件，这就如凶猛的野兽在强食撕扯猎物时进一步强化着自己

残暴的本性那样，使贪婪无度的诸侯列强，无不张开其欲壑难平的血盆大口。因而，一场在广大疆土上，由诸侯列强相互发动的持久而残酷野蛮的战争争夺势所难免，在这场以原始自然的野蛮和利己占有的兽性为根基的战争中，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抱着各自的目的被卷了进去，人们原始野蛮强占的兽性从深层被诱发出来，战争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残酷展开，无止境的不断升级且连绵不断，社会事态纷纭变化，天灾人祸旦夕难卜，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处在恐慌躁动的危机之中，人性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被彻底割离，生民被任意奴役宰制和饱受战争灾难之苦，我们从老子《道德经》的许多章节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深切地关注着这一社会现实，而且可以清晰地领略到战争的浩大规模，血腥的残杀，社会的激烈动荡、昏君暴政和民不聊生的惨烈景象。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八章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老子认为，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被废弃了，因而出现了所谓的是非仁义。人们割离了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因而自私的智慧出现了，伪诈的祸害也就降临人间了。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云：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老子认为，谁要想强占天下而且按自己的意愿去治理，是绝对不能达到目的的。天下，这个与宇宙本源的道德之性自然之性本为一体的神圣东西，是不可以随便摆弄的。谁勉强按自己意愿去摆弄，就会把天下搞乱；谁想去把持天下，谁最终就会丧失天下。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章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老子认为：用道德精神辅佐君主的人，不靠武力逞强天下，用兵这种事情很容易立即得到报应。凡是军队驻扎扰乱过的地方，必然荆棘丛生，每一次大战之后，必然紧接着就是荒年的出现。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也。”

老子认为，凡兵器都是不祥之器物，谁都厌恶它，所以具有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人都不愿意接近它。君子平时以左为贵，而战时则以右为贵。所以兵器不是君子的器物，是不吉祥的器物，迫不得已才使用它。锐利坚固的兵器是好兵器，但不要认为这是好东西。如果认为这是好东西，那就要以杀人为乐了。要是以杀人为乐，怎么能够实现统治天下使天下大治的心愿呢。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云：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在老子看来，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民间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会混乱；人们违背道德精神和自然之性的智慧越多，奇怪事物和不正常的风气就会滋生蔓延；法令规章制定的越详明，盗贼反而越多。

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二章云：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在老子看来，人民如果已经到了不惧怕统治者的威力的时候，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就快要发生了。不要迫使人民不得安生，不要阻塞人民的生计。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也才能够感觉不到压迫。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云：

“民之饥，以其上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在老子看来，人民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收税太多了。所以挨饿。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个人占有欲望太重，因而自作自为所以难以统治。人民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只顾自己贪婪无度而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利，所以不得不铤而走险。

有关老子大量的和道学家的社会观的论述，都有力地表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家们都无不深切地关注着春秋战争的社会现实问题，并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野蛮混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诸侯统治者对宇宙本源的生命精神，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精神品性的违背和破坏。孟子也曾说：“春秋无义战。”

我们从历史的记录和流传在民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残酷惨烈的一个现实中，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家并没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东奔西走于这个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之中，为天下大治而不遗余力地呼号呐喊。老子在许多地方传播讲演《道德经》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我们从老子颠沛流离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陕西这个历史现象的本身，就表明他急切地期望通过自己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普天下传播，能够使大乱的天而下达到大治。

仅就我们较为熟悉的老子在陕西楼观台的历史而言，完全可以看出老子此时此境的心态。楼观台位于原西周都城镐京西南的终南山北麓山峰上，这里苍松翠柏掩映，竹林环绕，云深水幽，正好是一处展望历史风云的瞭望台。时值西秦势力渐渐东进，威逼东周奴隶主王朝腹地洛邑，而东部诸侯也在互相残杀中，向着东周领地的权力中心奔袭而来，而东周奴隶主王朝由于荒淫腐败残酷压迫过度失去民心，在与诸侯的混战中被四分五裂岌岌可危。这

种混乱惨烈的社会现实,不论从专横野蛮的统治者和生民来说,都处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都无不急切地希望有一个解危救难的声音,并向每一个人展开了一份让人迷惑的问卷,因而也难以回避地赋予了圣贤智者们拯救社会的历史使命,所以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就自然发生了。

在我们看来,在这个百家争鸣的人文运动中,无论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忠君仁爱思想,还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尊崇道德精神的思想,都从不同角度对天下大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思想影响,使人们在正视现实,反思历史,弃恶从善从而达到和平统一的方面有了根本的思想观念依据。但是,当我们继续对两种思想观念的来源进行分析时,我们认为,它们同源于此前已经形成的易学文化传统,这就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探讨过的,文明的特征即是对原始自我野蛮和利己性的否定,我们在《人文》一节中已引用了《书·舜典》中:“浚哲文明,温恭永塞。”《疏》中:“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等有关中国古老文明的概念,其道学家的思想观念和儒学家的理论依据,无不以此为源而引发思考并形成各自的认识体系。因此,这个围绕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文明观念运动,其实质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机缘下,中国圣贤智者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根源以至生命本体的实在意义进行的又一次更为深入的探索思考,他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从现实到历史,从广度到深度,对历史文明进行了又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其最终起到了比较和选择、陶冶和融化的作用。百家争鸣的结果,历史性地促使了春秋战国混乱局面的统一融合,使新兴的道德仁爱精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认同和发展,因而,它又使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中,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思想体系,以其对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深刻揭示和系统思

辨论述，并依此为根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从思想观念的精神深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许多章节中所讨论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思想观念。在老子和道学家看来，实现天下的大治，达到人们所希望的平等安静自由美满幸福目的，根本在于人们要回到完美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本源中去，即要遵循无名、无欲、无为、恬淡、清静、寂寞、和谐、纯真、朴素、坦荡、自由、浑厚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原则。我们从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中，就可以看出道学家当时的这一出发点，老子云：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在老子看来，要彻底达到天下的大治，就要像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那样，本没有什么欲望和作为，然而又什么都属于它所作为的。侯王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并遵守它，万物都会自然变化。万物在变化中若有私欲产生，就可以用无名的道德精神去镇伏它们，用无名的道德精神去镇伏它们，那么就会根绝私欲，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宁静，这样天下就自然会安定下来而终于得到大治。

我们认为，道学思想从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出发来观照社会人生，确实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崇高表现。它在春秋战争的历史背景中，成为人们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个性的精神净化剂和镇静剂，使持久战争的混乱社会状态得到了文明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观照。尽管那些野蛮残暴贪婪成性的诸侯统治者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但是，由于道学思想观念所唤醒的社会觉悟，无疑也多多少少帮助他们摆脱了些危难之境，至而改变了其统治的方式，减弱了强占的野心，压缩了独裁的计划，使野蛮残酷的原始自然兽性有所收敛，而给生民提供一些生机和权利。

在我们对历史的点滴进步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道学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的教化作用，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所

产生的深远影响。只要我们从道学思想的总体精神中去把握它的本质，我们不仅感到道学思想是密切注视社会现实的，同时它又积极地探索和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看，就是在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思想观念主导下，对全社会进行的以“上善”为思想指导的核心，以“为而不争”为行为方法的教化主张，我们的这个观点，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许多出处。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云：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老子告诉人们，要像圣人一样处居于无欲无为的境界，施行不用言词的教化。万物兴起而不拒绝，生成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施为而不恃恩求报，事情成功了而不自居有功。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云：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老子劝告统治者，不要尊尚奇才异能，人民便不会去争夺。不要贵重珍品奇货，人民便不会去做盗贼，不要显露足以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人们的思想便不会被搅乱。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勤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劝导人们，要有博大的善爱之心，他认为人们都应该像水的性格那样美好柔和，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处处有利于他人。水乐意滋长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它甘心停留于人们所不愿处的地方，所以它接近于道德精神。处世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柔和，言谈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理，办事要像水那样灵活圆通，行动要像水那

样相机而行。正因为圣人像水那样与物无争，所以就没有忧虑。

老子在《道德经》第九章云：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老子劝解人们，不要因为永不满足的富贵功名而陷入争强好斗的社会矛盾中去，他认为，执求不止而想事事满足，倒不如罢手。捶砺不止而使之尖锐，不可能保持长久。金玉满堂，又有谁能够守得住。富贵而骄傲，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根。只有功成身退，才符合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老子向乱离道德精神的人们，揭示了“天人合一”的道理，这就是自古以来凡是得到“一”（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的，天得“一”因而清明；地得“一”因而稳定；神得“一”因而灵验；溪谷得“一”因而充盈；万物得“一”因而滋长；侯王得“一”因而能做天下首领。反言之，侯王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就要自取灭亡。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云：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以江海可以容纳百川这种大自然现象提醒独裁专制的统治者，要有虚怀若谷的精神品格，他认为，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一切小河流归往的总汇，是因为它处于一切小河流的下游，所以能够成为江海。因此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必须用自己的言辞向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后面。所以

圣人统治人民，人民却不感到负担，领导人民，人民却不认为有妨碍。天下人都乐意推戴他而不感到繁重，这关键在于圣人不会与人相争，所以普天下没有谁能够去和他争。

有关老子和所有道家呼号奔走所讲述和传播的道德精神的思想观念，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上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教化作用，在慢慢的镇静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驱除由于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分裂割离所引起的疯狂的社会斗争等野蛮自私的现象，无不使历史和社会的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化，并认识到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不可抗拒性至而去自觉遵从，而渐渐进入和平安静的生活境界。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学思想体系，其对社会历史的教化作用是深远的和崇高的。历史的任何时候，只要出现违背道德和自然品格的不文明现象，他都会以其崇高的精神意识和思想观念起到净化人们心灵，提高人们品格的教化作用，并且可以在这种净化心灵的过程中，得到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崇高精神享受。当我们追溯文明历史的流向的时候，尽管它弯弯曲曲，但观其总的趋势，都是沿着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目标向前。只要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历史，凡是太平盛世，其道德精神和自然之性必然发扬光大；凡是危乱衰亡之世，其道德精神和自然之性必然遭受着损害乱离。历史的反复变迁，朝代的更迭替换，社会的兴衰起落，根本原因，都是得“道”和失“道”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必然，也是道德精神和自然法则的必然。

当我们从春秋战争的历史背景中探讨道学思想的社会观的时候，当我们历数道德精神对历史和社会深层次的教化作用的时候，当我们以道德精神衡量历史和社会的得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似乎与历史和社会同时振动，或许，道学家所传播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教化力量，顺便将“上善”的博爱精神的种子，撒在了我们原本自然的心性之上。

## 20. 传 统

确实，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具有崇尚道德文明的国度。大凡圣人贤者，皆以道德精神为处世原则。而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实际上都是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殉道者。道德精神已成为中国人判断历史社会人情世故美好文明与否的标准，中国的历史，是沿着道德精神的主流向前发展的。

我们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出自对道学思想的偏爱，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我们已提出了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点，并认为它是对商周以来所形成的易理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进一步讲，就是代表着中国古老文明的易理文化，进入春秋战国这个持久而野蛮混乱、残酷而复杂多变、荣辱兴衰、反复无常的历史环境以后，经过长时期反复的社会实践和考验，不仅受到了战争的洗礼陶冶，同时增加了新的更为博大精深的内涵。特别是在持久残酷的诸侯国战争的历史背景上，所出现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运动，使易学文化在更深刻更广阔更高境界得到了扩张和发展，已经升华到一个全面的系统成熟的全新阶段，形成了足以光照千秋的中华文明体系，这就是凝结聚汇为道德精神的宇宙观，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尽管在这个春秋战争百家争鸣的历史过程中，诸子百家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流派主张各有不同，但就我们所看到的孔孟的“忠君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非攻”观念来看，与老庄的道德精神和“上善”的博爱思想观念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是从期望人类之爱的立场观点出发，以求解决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使大乱的天下达到大治。

在我们对这几个主要流派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不仅认为这些圣贤智者的思想观点方法，都共同来源于古老的易理文明的传统，诸如“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今天下而时

行，是以无京”以及“浚哲文明，温恭永塞”等等思想观念，即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文明即是对个人的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之性的否定，然后并通过这种否定建立一种互爱的人际关系，来实现幸福美满和平愉悦的社会理想。除此而外，我们进一步认为，道学思想在这方面体现了其深层更广泛更崇高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老子出自于“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观念所提出的“上善”的思想观点，使诸多圣人贤者所一致看到的解决社会复杂矛盾的“爱”，上升到了一个更深层次，内涵更丰富广泛而且更为纯粹本质的博爱的境界。在我们看来，人类如果真能够达到如老子对“上善”解释的那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境界，那么一个团结友爱互助互利、个个虚怀若谷、人人襟怀坦白的美满和谐的文明社会是不难出现的，并且可以按照自然的这种永恒精神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因而我们认为：道学思想的道德精神和自然观念，不仅继承了古老的易学文明的传统，更重要地是它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发展了易理文明的思想精神，使整个古老的全部丰富的传统文明得到扩张融合，并进入到一个更加博大更加崇高的历史阶段。因而我们可以说，道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历史上包括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观点在内的，所有古老文明的一种综合，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就是被我们称为浑厚华滋、蔚为大观、主导着中国社会不断扩张，不断融合，不断统一，并使其蕴藏着神秘的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的道德精神。

确实，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古老而恢宏壮观的历史背景，中国传统文明是早熟的。它集中地体现着道学家综合而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文明特征，并在全部历史中发挥着深刻的观照作用。这一点，连我们一向为之敬重的德国19世纪思想家歌德也有所发现，歌德在同他的朋友谈及世界文明的时候，曾讲过很长一段话，他说：



“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的观点和我们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传统文明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当歌德谈到中国诗人和艺术家自古以来就按照道德精神进行创作的时候又说：

“我看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假使这种题材不是由贝朗瑞那样具有大才能的人来写的话，就会引起我的高度反感。贝朗瑞用这种题材却不但引起反感，而且引人入胜。请你说一说，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

歌德在谈话中不但赞扬了中国诗人和艺术家遵守道德精神的创作原则，同时在下方的谈话中，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这种遵照道德精神进行创作的文化传统其历史渊源是很久远的，当他的朋友问到他所看的这部中国传奇算不算好的作品时，歌德说：

“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12页、113页）

我们从歌德的谈话中注意到，以中国道学思想观念体系即道德精神为主流的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是相通的，是受到世界上所有圣贤智者的关注和赞赏的，它确实是全人类共同境界的文明智慧精神的表现。当我们为我们的传统文明所表现出的世界性而自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自满，而应该从更深层次追述一下这种文明的根源，以便我们得到彻底的觉醒。

确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在自己的蓝天下，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古至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立足于自己创造的文明传统之上，每一个人都是传统中的人物，我们生命精神的根须，无不深深地扎在这种传统积淀的深层。这里，除了我们以前在本书多处论述的道德精神的起源和其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以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千万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信息，而中国的形声文字，其形成过程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字原本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符号，这种文字符号原本就象征和内涵了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点，就给我们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启示，即中国文字的全部形成，已经表明了中国全部丰富的传统文明思想观念的高度成熟。

确实，当我们倍加感激和赞美我们的传统文明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百倍地感谢我们的文字，从这些语言文字中，我们感悟到了我们古老的先祖对自己所有生活领域的深切体察和透视。中国文字的全部形成过程，是我们先祖对自己生活的全部外部环境的思想认识观念的逐渐成熟和完备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人传统文明的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思想观念，已经全部内涵和反映在庞大的文字体系之中，或者说，庞大

的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全部丰富的、集中的、系统的、完整的、智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观念的信息库，它最大限度地统一了人们的认识、意志和情感，展示了古人类经过长期扩张的精神世界和愿望共识。种种现象表明，中国文字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的结晶，它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精神文明传统的。

我们认为，自从中国文字形成以后，它以自己特有的形式、思维方法和所内涵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观念，全面而深层次地主导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我们看来，中国人至今的一切社会生活并没有超越中国文字向我们提供的观照和信息范围，中国人在中国文字传统信息的主导下，聪明而智慧地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了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张发展，向更高境界升华。从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现代科技文化所表现的敏感的理解和吸收能力来看，人类一切最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观念，都可以从中国古老的文字系统中找到相应的解释和答案。或者说中国古老的文字语言，可以毫无障碍地表现当代人类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思想观念。正像中国文字语言帮助我们理解吸收和同化了自魏晋以来就陆续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各种外来宗教思想观念一样，它在面对人类世界一切现代的未来的科技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时候，都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不期而遇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歌德先生所看到的，中国传统文明能够“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的最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的讨论已经证实，中国抽象的信息符号化的文字语言，来自于长期的反复的对全部丰富的外部世界的观察认识、实践把握以及感觉体悟之中，而且它已经成为中华人类自古至今以至未来进一步创造自己更新更高生活境界的思想源泉。那么它和道学思想的道德精神和自然观念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我们前面许多章节中所讨论的道学思想的宇宙观、自然

观、世界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观念的内涵来看，我们认为，道学思想全部丰富的思想观念内涵，原本就来源于中国文字所内涵的全部丰富的思想观念，或者说，道学思想全部丰富的思想观念，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字语言思想观念的一种注解和表述，更为明白地讲，道学思想观念就是中国文字语言所内涵和表述的思想观念。它们在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原本是一回事，这就是同时产生在古代中华人类长期的、反复的、对全部丰富的外部自然环境和全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认识、实践、把握和感觉体悟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字全面形成和道学思想产生出现同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的关系上看，从道学思想观念已经形成文字化但它原本来源于易学思想观念的符号化这个源流关系上看，从道学思想所全面反映的古代中国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中国文字所同样内涵的上述诸多观念这个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本同性来看，道学思想确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主流。道学思想所体现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观念，就是中国文字可以光照千秋的全部丰富的思想观念。而自中国文字正在形成过程中就已出现的文字性艺术创作，也就是道学家所追求的道德精神的逐渐形成完善过程，难怪我们尊敬的歌德先生赞扬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好作品，而且在我们远祖还生活在野蛮森林里的時候就有这类作品了。

在我们判断道德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以及其与中国古老文明的渊源关系的时候，我们十分感谢像歌德这样伟大的外国人向我们提供如此重要的观点和帮助，这在当今对道德精神文明传统思想观念失去信心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确实，凡是中国人人类史上一切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不朽的文明成就，以及对全人类的丰功伟绩，都无不是像歌德所赞扬的那样，即中国人对道德精神的“彻底遵守”。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

自原始社会至今上下七千年历史，创造了如歌德所说的成千上万可以光耀于人类历史的伟大作品，显示出我们悠久的泱泱文化大国的精神气度，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方法论中全面的讨论。

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道德精神虽然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而被世界颂扬，它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不断强大统一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但是，在我们这个以道德为尚的国度里，道德精神的境遇并不是那么顺畅，而且往往遭受到自毁，残暴和劫难，甚至有时发展到对道德思想观念不明不白的昏暗愚昧程度。

由于我们历史知识的不足，我们不便对历史妄加评论，就文化艺术领域而言，凡是在我们看来，能够令中华民族自豪骄傲，也确实能够显示泱泱大国的道德精神气度和文明象征的人物，却往往是些饱受磨难委屈和不幸之至的人。毋庸置疑，在春秋战国这个野蛮残暴的历史背景上，以道学思想来张扬道德精神的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学家，其境遇是十分冷落的，因而他们往往结庐于幽林松泉之间传经讲道，或者云游于自然山水上下以求完善自我。而像屈原、司马迁这样举世皆惊的古代文豪，却因以道德辅国而逼迫投江或遭受腐刑。以揭露封建社会体制乱离道德精神为主题，足可以与世界任何名著相媲美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生穷困潦倒，过着绳床瓦灶的凄凄惨惨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学家、诗词家、音乐家、画家，他们都从道德精神中吸取了足够的创造才能，其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流传千古，但是他们也确实都是道德精神的殉道者，不是隐退，便是遭到贬谪，不是遭受排挤，就是遇到打击，大多都是些迁客骚人，高人隐士一类的人物。如中国画史上的宗炳、展子虔、吴道子、李思训、荆浩、董源、巨然、范宽、李成、苏轼、黄公望、王蒙、倪瓒、朱耷、石涛、黄宾虹等等。

或许，这种道德遭受磨难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人类

文明发展中一种难以逃避的灾难。歌德也曾批判过在欧洲文艺史上发生的同样的情况，他说：“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就是这样，你不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我也不能替自己埋怨，旁的作家们的遭遇也并不比我好，有些还比我更糟。在英国和法国，情况也和我们德国一样。莫里哀什么冤屈没受过，卢梭和伏尔泰什么冤屈没受过！拜伦叫流言蜚语中伤，被赶出英国，要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俗市侩们及其仇恨，他还会逃到天涯海角去哩。”

确实，在我们回顾中国道德精神的文明传统的时候，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这使我们不得不将对传统的道德精神的目光转到这些人物的身上，因为中国文明的道德精神的传统，往往集中地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作品内涵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崇高的人格精神的气质上，他们确实强有力地象征着中华民族数千年间凝聚而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文明精神形象。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黄帝、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陶渊明、李白、杜甫、吴道子、苏轼、范宽、朱耷、曹雪芹等道德人士非凡的精神气度，如果没有《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庄子》、《论语》、《孙子兵法》、《离骚》、《史记》、《兰亭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其数以千万计的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作品放射着道德精神的光辉，那么任其我们疆土再辽阔广大，任其我们人类生活再多么久远，我们也绝对不会感到有什么光荣之处，我们或许会被外界认为是一个荒蛮愚昧而缺少文明的观照的国度，我们或许对有史以来的任何世界文明，毫无感知毫无觉悟没有丝毫吸收判断能力，因而任人宰割嘲讽和欺辱。稍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们都会知道，凡是中国历史上道德精神被乱离和衰败的时代，都记录着被外界强力侵扰的耻辱史。

不错，在我们这个以道德精神为民族文明支柱的古老国度，道

德精神经过上下几千年的源流延续，史载书传，文物辉耀，圣贤教化，典范学习，积淀扩张，陶冶升华，已从人们意识的深层入主于民族心源和精神气质之中。然而，尽管时代变迁，忽显忽暗，流派区别，诸多端绪，方法异同，各自卓然而立。却无不出自于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之源，也就是形成了以道德精神为精华的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总源头。我们已无需再多加讨论，在这个内涵着来自于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精神源泉和全部丰富的思想观念的总源中，我们的民族仍然会遵循绵绵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德精神，创造出更加光耀宇宙的文明。

## 大美第五章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道德经》第二章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知北游》

### 21. 大 美

庄子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我们的笔墨已经深入到道学思想的美学境界。此时此刻，尽管我们感到，我们还并未完全有把握展示道家美学思想的全部内涵和本质，但是，我们似乎已站在了风景无限美妙的云表峰端，而或有如面对夕阳中地平线上灿烂辉煌的空明世界。我为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博大而崇高的生命境界而惊心动魄。

我在苦苦地思索着庄子的话：惟有天地才拥有大美的境界，然而天地却“有大美而不言”。那么，我们的美学家们艺术家们口口声声叫嚷的美，能算得上真正的美吗？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大美吗？我们是不是都是些妄自尊大而实质却是些一孔之见的井底之



蛙式的人物呢?我们站在各自立场观点上所噉噉卖弄的所谓美学,是不是带有欺世盗名之嫌呢?难怪歌德先生曾说到:“我对美学家们不免要笑。笑他们自找苦吃,想通过一些抽象的名词,把我们叫作美的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化成一种概念。”(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32页)

我十分惊讶歌德和庄子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圣人说出如此相似的话。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歌德说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这大概只能从他们同是天地间的圣人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否则,他们何以能够替天地传达出这么一个神秘的声音呢?

无疑,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大美的问题是我们紧接着就要进行的工作。由于道德思想美学观念与其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等诸多观念的深层次的关联性,因而我们绝对不能割离其完整的精神品性,我们将采用综合观照的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免我们同样堕入狭隘的立场上去,这一点请读者注意。

在前四章中,我们已讨论了宇宙本源的精神即是大道德的精神,“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即是大智慧的状态,与自然的精神保持高度统一协调即是大自然的精神,以及以上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的精神品格,即是人类文明的最崇高表现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在我们看来也是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并且我们认为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是道学思想不可割裂的文明精神的统一体,我们姑且也称之为大文明。那么,我们所探讨的大美,也就必然地与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思想观念之间,本质性地存在一种深层次的亲缘关系。如果我们把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这些崇高精神品格,视为至高无上的话,那么大美的精神内涵和本质,就应该是它们的总和,更明确地讲,大美是由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所包含的众

多的美的精神品格构成的，并且这些众多的美的精神品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在本质的深层具有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如果这种众多的美的精神品格被割裂被分离，那么就不足以称之为天地之美。庄子在《天下》篇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个美学观点，他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认为：割裂天地本原的众多的美的精神品格，离析了万物之间同根同源的千丝万缕的原理，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天地之美的。天地之美的精神品格是众多的，无限的，就连自古以来真正得“道”的人，也很难尽备天地之美，体现出本源的天地之美的神明形象。

我们必须克服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自身的对传统妄自菲薄的弱点，更不应崇洋媚外。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与我们对传统美学的肤浅无知状况有关。在我们把庄子这种美学观点与歌德的美学思想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的观念原本十分相似。歌德说：

“美其实是一种本源现象，它本身固然从来不出现，但它反映在创造精神的无数不同的表现中，都是可以目睹的，它和自然一样丰富多彩。”

很显然，关于美是一种本源性的，由众多的以至无限的不可割离的精神品格构成的思想，在庄子和歌德观念中是十分一致的。在我们看来，道学家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这些本源性观念，所内涵的美的精神品格确实是众多的并且是无限的。从大道德观念看，其有无名之美，无欲之美，无为之美，恬淡之美，寂静之美，虚无之美，纯真之美，朴素之美，和平之美，辽阔之美，神秘之美，奥妙之美，包容之美，绵绵若存之美、生生不息之美等等。从大智慧观念看，有“天人合一”状态下的庄重之美，本质之美，崇高之美，苍茫之美，雄伟之美，恢宏之美，厚重之美，静穆之美，质朴之美，博大之美，精微之美，深远之美，

深沉之美，悠幽之美，浑沌之美，朴厚之美，涵蓄之美，内守之美，大气之美，大度之美，朴拙之美，伟岸之美，大智之美等等。从大自然观念看，有宇宙本源性的精神气质之美，气度之美，气象之美，气色之美，单纯之美，洁素之美，千变之美，万化之美，无穷之美，无尽之美，自然之美，自由之美，变化之美，造化之美，大象之美，坦荡之美，层次之美，秩序之美，节奏之美，旋律之美，呼应之美，协调之美，和谐之美。从大文明观念看，有由否定兽性的野蛮自私而升华的超越自我之美，解脱之美，超逸之美，淳厚之美，净化之美，典雅之美，愉悦之美，快乐之美，畅神之美，释怀之美，博爱之美，善良之美，轻松之美，理性之美，感觉之美，感悟之美，温恭之美，柔和之美，阳刚之美，强烈之美，虔诚之美，宗教之美，传统之美等等，确实，在道学思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本源性观念中，其美的精神品格是丰富的、众多的、无限的、举之不可胜举的，它的完美境界是用语言难以表述完全的，因而庄子深刻地指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内涵和本质。根据庄子观点可以看出，在道学家看来，任何单个的美都不是真正的美，而是残缺的美。大美是不能被割裂分离的，只有把这些丰富的、众多的、无限的单个的美的精神品格聚集融合起来，构成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不可言状的“大美”，才能够真正体现天地本源的美的精神品格的完整性。为了更深入地讨论道学思想美学观念的本质性，我们完全有必要将道学家的美学思想观念，与另一个古老的世界文明之发祥地古希腊圣贤们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

与庄子几乎同一个时代的古希腊美学思想的奠基人柏拉图，曾提出了类似道学家最高人格、即“天人合一”的“天人”的思想，在柏拉图看来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都是“第一等人”，他在《会饮》篇中说：

“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

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惟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49页）

无疑，柏拉图所说的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和道学家的最高人格，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天人合一”的“天人”，就其本意来说同属最高境界的人。柏拉图认为，这第一等人所看到的美犹如“汪洋大海”一般，他们在“凝神观照”中，能够“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并且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凝神观照”之后，便可达到与丰富的、众多的、无限的、美的精神品格高度融合统一的“弥满”状态，最终“豁然贯通”，并且在这个贯通中能够涵盖一切的学问，而这些学问都是“以美为对象的”。

实际上柏拉图这个美学观念，就是道学家集丰富的、众多的，无限的、美的精神品格为一体的“大美”的观念。柏拉图的“第一等人”以美为对象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与道学家“天人”的“大美”思想，本质上完全是相同的。我们从庄子下面的美学思想论述中，可以得到更进一步证实。庄子在谈及圣人和美的关系的时候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庄子认为：天地本源性地存在着大美的精神品格而不言语，春夏秋冬四季本源性地存在着节律秩序而不论议，万物本源性地存在着许多原理而不说明。而所谓圣人，就是还原天地大美的精神品格，效法通达万物的原理规律。因此，“至人”经常处在天地本源的自然无为状态，圣贤之人不作那些脱离天地原理的事，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向天地本源的完美的精神品格看齐。在道学家看来，

只有与天地本源的精神品格和原理相通，才能够进入“原天地之美”的“大美”境界。庄子在《刻意》篇中继续深入地表述了这个道理，他说：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无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在庄子看来，凡是不克制意欲而高尚，不言谈仁义而修身，不求功名而治国，不隐居江海而清闲，不导通气血、柔和肢体而长寿，对一切看来都无心的人，才是什么都能够得到的人。根据这个道理，所以庄子认为：能够处在天地本源的无限淡漠状态的人，即“天人合一”状态的人，就可以使“众美从之”，也就是能够得到天地本源的“大美”的人。这是天地之道与圣人之德高度统一协调的缘故。

我们从庄子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可以找到许多相通的地方，庄子认为美有“大美”，柏拉图说美有“美的汪洋大海”；庄子认为圣人可以“原天地之美”，柏拉图说第一等人可以“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庄子认为“天人合一”的圣人处在“淡然无极”的崇高境界，柏拉图说第一等人处在“凝神观照”的状态，庄子认为“淡然无极”就可以与天地相通使“众美从之”，柏拉图说“凝神观照”就能够“豁然贯通”，得到“以美为对象”的“涵盖一切的学问。”等等，我们还可以在其思想本质的深层，体会到二者之间美好观念更多的本同之处。

在我们看来，这种出现在中国和希腊同一个时代的，意义本同的美学思想，并不是一种偶合现象，而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一定历史高度时期后，是人类大智者站在这个文明的峰巅上，对生命本源的崇高精神境界不约而同的感悟，而他们所提出的美学思想，也就是这种生命本源的崇高精神境界的象征。更进一步讲，就是人类崇高的精神境界，是由庄子所说的“众美”和柏拉图所说

的“美的汪洋大海”构成的，归根结底，就是庄子所讲的，“淡然无极众美从之”和“原天地之美”的“大美”的精神境界。

确实，在我们看来，人类现代精神文明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超出庄子所在的百家争鸣和柏拉图所在的古希腊文明多少。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其春秋战国时代所出现的百家争鸣，在世界西方的希腊，其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所出现的文艺繁荣，都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鼎盛和高峰历史。而庄子和柏拉图都是这一文明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站在人类至今最高的文明峰端看待人类的，因而他们才能够进入“淡然无极众美从之”和“凝神观照”“美的汪洋大海”的崇高精神境界。

尽管我们人类的圣贤智者，早已站在了“淡然无极众美从之”和“凭临”美的汪洋大海的崇高境界，尽管我们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道德文明之士，为了人类整体能够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而付出了血一般沉重的代价。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人类对美的观照能力似乎并没有进步多少。人们残存的野蛮自私的原始自然的兽性，使人们放不开眼界，一味低着原始残余兽性的头，相互攻击斗争。我们也并不知道这种相互攻击斗争的结果，会给他们自然的生命带来多少好处，与野兽们争食猎物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由野兽进化而来的能够环视上下左右四方的双目，其视野并没有提升多少，仍然在地面转悠，只是为着自私利己的目的相互纠缠不清。又有多少人能够抬起头来像真正完美的人类那样向宇宙本源的深远处观望呢？又有多少人能够望见庄子和柏拉图所在的“大美”境界的项背呢？

显然，人类在文明的思想精神方面，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乐观，始终处在一种亦进亦退的状态之中。我们看到从庄子许多篇章中所揭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盲动蒙昧状况和现代社会并无多大差别这个现象中，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庄

子在《天下》篇中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我们从庄子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对人类本原大美的精神品格被割裂的现实状况的忧虑。他认为，天下大乱之际，圣贤隐而不出，这是因为天下的道德标准不够统一。世俗之人各执一端皆自以为是，这就像耳目鼻口，虽各有所用，但却互不相通。也正如百家的众多技艺，虽各有所长，但只不过是一时才能派上用场而已。天下的人都像身处偏僻地方的偏颇之士，这是人类崇高而完美统一的精神品性被割裂的悲剧。百家分道扬镳，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势必不会统一和谐起来。这样使后世的学者，也看不见大道德的精神，看不见大智慧的广远，看不见大自然的品格，看不见大文明的崇高，因而，天地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将面临被天下割裂分离的危险。

确实，庄子的担忧是具有远见性的。尽管人类自以为在天地间创造了多么久远的历史，人类智慧和文明多么不可估量和丰硕。但是，与天地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崇高精神相比，仍然是粗浅和微不足道的，人类无疑还是相对生活在狭隘低级的文明之中，虽然这种文明状况在圣贤智者看来，并不能满意且忧虑重重，但是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美德，却继续遭受着天下人的割裂和分离。我们的道学家站在文明峰巅，所呼唤的天地本源的“众美从之”的“大美”之境，已在深层次的人格机制中遭到破坏，有些人似乎对崇高的精神品格并不那么信以为真。天地本源的无名被争名所割裂，无欲被贪婪所割裂，无为被强制所割裂，恬淡被野蛮所割裂，清静被躁动所割裂，纯真

被诡诈所割裂，朴素被浮华所割裂，自然被造作所割裂，坦荡被狭隘所割裂，和平被战争所割裂，上善被损人利己所割裂，大智被蒙昧所割裂，大美被小美所割裂，浑厚被肤浅所割裂，崇高被低俗所割裂，等等，天地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高度统一和谐的精神品格，在天下人这种割裂中崩溃，在这种崩溃中乱离。在天地本源的无欲无名无为恬淡清静纯真朴素自由坦荡浑厚崇高的境界的背景上，人类一些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之性，仿佛变幻了异样的手法显现了出来，但在张牙舞爪这方面，还能依稀看出原形。

无疑，我们并无意否定人类文明已有的一切成就，我们对人类在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方面的点滴进步，而感到欢欣鼓舞。确实，人类文明的前进是不易的。但是正像弗洛伊德先生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人类文明是在否定原始自然的野蛮自私的兽性的基础上前进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便十分关注那些割裂人类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在我们看来是劣根性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正好出于对这些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的劣根性的否定，以期提升和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及其文明的纯度，进一步完善我们天地本源的精神品格的人格机制。很显然，我们提出“大美”的题目，不仅仅是为了改善文艺创作中，所出现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高度统一和谐的精神品格被割裂的状况，更深层的目的，是通过对道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崇高美学思想的讨论，来“原天地之美”，使“众美从之”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天地本源的精神品格，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崇高的文明精神的“凝神观照”，使我们人类世界的心胸能够“豁然贯通”，从而“凭临美的汪洋大海”，而进入“大美”的崇高生命精神境界。



## 22. 纯 真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云：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在老子看来，对于宇宙本源来说，视之不见是因为它太永恒久远，听之不闻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平常无奇的自然现象，搏之不得是因为它本身就很空虚细微。这三种本源性的现象不可推问，原本是一种最为纯真可信的，“混而为一”的不可割裂的宇宙精神。

在整个浩瀚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道学思想观念中，道学家对宇宙本源的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观照，是显而易见的。在道学家看来，宇宙本源性的具有无名、无欲、无为、虚无、恬淡、寂静、纯真、朴素、和平、坦荡、永恒、广大、自然、浑厚等等最为纯洁真实可信的精神品格，构成了一个本源性地“众美从之”的完美世界，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生命境界。

但是，正像人们身体的神经末梢没有心灵对事物的感应灵敏那样，也有如精神病患者离奇幻想疯狂破坏那样，沉浸于狭隘的野蛮利己的世俗是非纠缠中的人们，对宇宙本源深层次的东西，感应是迟钝的，觉悟是肤浅的，甚至是割裂、乱离和破坏的。确实，我们人类时好时坏地，或者不同程度地生活在与宇宙本源的精神品格割裂的社会状况中，有时像一头凶猛的野兽，疯狂地破坏诋毁着这些原本完美的精神品格，尽显原始自然的凶残野蛮的兽性，在伤害生灵这方面似乎人类比兽类丑恶百倍；但有时也像可怜的羊羔，盲目困惑，迷途而不知返。造成这种社会状况的原因，在道学家认为，是由于人类缺乏对宇宙本源的、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感知和效法能力，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章云：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

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在老子看来，他所讲的宇宙本源的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很容易懂，也很容易执行。但是天下人竟然没有多少人懂，没有多少人去实行。言论要有可以信赖的宗旨，做事要有可以遵循的目标，否则就会陷入歧途。由于人们对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无知，因而就显得这些本源性的精神品格神秘高贵，而了解的越少，就越显得它崇高和尊贵以至不可企及。因此，圣人的言行不被世俗人所理解，就好像外面穿着粗布衣服，而怀里却揣着无比珍贵的宝玉一样。庄子在《齐物论》篇中，深刻地揭示了世俗社会这种偏离纯真的蒙昧无知的状况。他说：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方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嫪嫪，大恐纍纍。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其言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戾也如緇，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庄子认为；凡是能够知道宇宙本源崇高而完美纯真而可信的精神品格的人，都是大智慧的人，这些人处世态度从容悠闲，处处体现着宇宙本源的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而对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无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便处处表现出野蛮自私和斤斤计较的丑恶习性。崇高的言论气宇轩昂，低俗的言论争辩不休。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被割裂的人，睡觉的时候魂都忙着与人打交道。一旦醒来形体五官便都活跃起来，整天以心计与别人争斗；或者掩饰，或者深藏，或者隐瞒。遇到小的恐惧就战战兢兢惴惴不安，遇到大的恐惧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灭。这些

对宇宙本源崇高而完美、纯真而可信的精神品格毫无知觉的人，整天陷入是非矛盾之中，在矛盾是非方面却显的非常灵敏，其反应就像扣动扳机一样灵快。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其言谈就像发誓赌咒那样固执己见，其行为疯狂的就像蛮兽一样愚蠢凶恶。这种割裂和破坏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人，就有如肃杀的秋风和寒冷的冬天降临到他的身上一样，使他的形体精神日渐疲惫消耗，但是，他仍然沉溺在自己招惹来的是非之中，想摆脱也摆脱不掉。由于他对世俗社会的贪欲所带来的祸端，长期地潜藏在那里，束缚着自己而无法使他迷途知返，只有沿着衰老损耗的路子一意孤行，这种人像鬼迷了心窍一样不可救药，实在没法使他恢复生气了。在这个对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被割裂和破坏的社会中，有喜的、有怒的、有乐的、有忧虑的、有叹息、有后悔的、有固执的、有轻浮的、有放纵的，表现出各种各样不符合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异常情状。这种种现象，就像从虚空的箫管里发出的音乐，或者像暑气蒸腾生出菌类一样，真是无中生有，层出不穷，日夜发生，更相替代，谁知道这都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宇宙本源纯真可信、完美崇高的精神品格中，就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唉，算了吧！算了吧！难道人到世界上来日日夜夜都被这些矛盾是非纠缠着，人原本就得靠这些活着吗？

确实，不仅在老庄这些大智慧者看来，人类在对自己本原性的，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把握和认知方面，表现的糊涂无知，就连我们这些平常之辈，也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些并不难懂的道理，但是我们为什么却不由自主地陷落到世俗的是非矛盾之中呢？任凭我们本源性地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遭受分裂离乱和破坏以至给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没有尽期的危难。难道我们乐意长期生活在这个野蛮蒙昧的世俗社会吗？

看来，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根除我们这个人类

原始自然的劣根性，完全有赖于全人类对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完美崇高的精神品格的觉悟，如果我们从生命的深层思考，或许有待于我们生命的心理，对本原性精神品格感知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道家观照的焦点，在古代西方的圣贤中，同样也作为澄清人类本质的课题，进行过长久而多方面的探讨。

我从朱光潜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古希腊部分看到：新柏拉图学派领袖，罗马中世纪哲学家、宗教神秘主义的始祖普洛丁，同样称宇宙本体为“太一”，认为宇宙这个浑然“太一”的神，超越一切存在和思想，它本身是最为纯真的精神，也就是最高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精神本体。普洛丁用“放射”说来说明神如何创造世界。他认为神好像是太阳，她把光“放射”出来，放射愈远，光就变得愈弱。神最早放射出来的是只有理智才能达到的“理”或宇宙的原则大法，接着就放射出“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这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又放射出个别心灵；最后神才放射出感官所接触的物质世界。神本身是精神性的，但在放射过程中每一步都比前一步降低本质，或者退化，最终放射到万物身上的已经微乎其微，只有个别“世界精神”和“世界心灵”，才和人类结合起来，也只有少数人类才能够较多地接受到这种“世界精神”和“世界心灵”，这些人也就终于成为能够见到神的纯真精神品格的人，这些人就仿佛是回到了家，与宇宙本源的神达到合而为一的状态，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人才对纯真的美有所爱好。普洛丁认为，物体的美不在物质本身，而在物体分享到神所“放射”的“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的多少，惟有这个本源的“世界精神”或者“世界心灵”才是纯真的，在普洛丁看来，“真实就是美，与真实对立的就是丑”（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118页）

当我们将普洛丁的神的“放射”说，和“世界精神”或者“世界心灵”说，与道学思想宇宙本源的精神品格说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吃惊地发现，普洛丁的“放射”说，完全同于老子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大道造物的形式过程和思想观念；普洛丁的“世界精神”或者“世界心灵”，完全相同于道学家的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普洛丁的神的“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与放射给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合二而一说，又完全相同于道学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而二者都认为以上这些东西是最本原的东西，因为是最本原的东西，所以也就是最纯真的东西。

不仅如此，我们从普洛丁和老庄的思想对比中，找到了我们的讨论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何以对本源性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无知或者说缺少感知能力的原因。在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发现老庄和普洛丁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人类这个臭皮囊，之所以缺少对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的感知能力，一方面是因为先天不足，即宇宙本性纯真可信完美崇高的精神品格，辗转波动“放射”到人类心灵的时候，已经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后天不足，即人类对宇宙本性纯真可信完美崇高的“世界精神”或“世界心灵”的无知，这样，人们便从本质上减弱了对神的感应能力。其接收宇宙本源精神的功能并不健全，致使那些原本就微弱的到达人类的“世界精神”，到了人类世界，便横遭诋毁和破坏。因而社会出现了愚昧无知的是非矛盾和斗争纠缠，野蛮利己的种种行为和言论蜂拥而起，而且长期处在昏暗低级的精神状态中，使遥远的神的“世界精神”很难观照到人类身上。

但是，我们作为人类来说，仍然感到万幸。人类自古以来，便有许多智者贤人，他们额外地得到神的恩宠，神将“世界精神”的圣光，“放射”到他们心灵的深处，对于“世界精神”，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他们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都是些外面穿着粗布衣服，但怀里揣着纯真可信的“世界精神”和“世界心灵”的人。或许这些智者贤人深受神的恩宠，面对人类缺少纯真可信的“世界精神”的状况，便掀起了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和古希腊的文明

运动，而使宇宙本原精神和“世界心灵”观照到全人类身上。

我们确实感觉到了两个古老文明的真切观照，使我们感到十分困难的纯真思想观念的讨论，犹如顿然间窗户大开，看见明净的阳光照耀在清新而蓬勃的万物身上，神的世界精神沐浴着万物的魂灵，纯真似乎露出了可爱的笑容，我们顿时想起了歌德的话：“一个人必须生性正直，好思想仿佛不招自来，就像天生的自由儿童站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喊：‘我们在这里呀’。”（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28页）这是人类原本多么纯真可爱的声音啊！

但是我们同时又想到歌德先生对这个世界不够满意的话：“在最近这两个破烂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我们哪里还能够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哪里还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做个诚实的人，本来什么样就显出什么样呢？这种情况却对诗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外界的一切都使他悬在虚空中，脚踏不到实地，他就只能从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去汲取一切源泉了。”（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7页）在我们理解歌德先生对社会抱怨的话的时候，我们简直感觉到这位近代德国圣人，是在重复着我们本文所引用的，中国古代圣贤庄子对社会状况不满的话，让古今圣人们大为不满的是：人类缺乏纯真的精神品格。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不致于那么死板，我想，把庄子关于论述纯真主题的，具有嘲讽意味的幽默故事，引进我们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庄子讲，中国古代美人西施，因有心病对里巷中人皱眉，邻里丑女人见了觉得她这种样子很美，回去后也捂着心口对邻里人皱眉。里巷中富人见了，紧闭门户而不出，穷人见了，带着妻儿远走他乡。庄子在这里嘲笑了丑女人知道皱眉美却不明白皱眉为什么美，原来是她破坏了自身纯真的个性的缘故。庄子又讲，古时候有一个养猿猴的人叫狙公，他用橡树栗子喂猴，说：“早上给你们三升，晚上给你们四升。”猴子们都发怒了，狙公又说：“那么，早上给你们四升，晚上给你们三升”，猴子们都高兴

了，不论名称还是实质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种喂法，猴子们的喜怒就不同。在庄子看来，狙公是顺应了猴子纯真的个性而已。庄子又告诉我们，从前有只海鸟飞落在鲁国的郊外，鲁侯把它迎进太庙，送酒给它饮，演奏起九韶的音乐给它听，宰来牛羊肉给它吃。海鸟目光迷惑而心中悲愁，不敢吃一块肉，不敢饮一杯酒，到了第三天就死了。庄子认为这是用自己享受的方法去养鸟，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在养鸟。这是不懂得鸟的纯真自然的个性啊！

在庄子看来，万物纯真自然的个性，是不能随意割裂和破坏的，因为纯真之性，是宇宙精神造物时，所赋予给万物的最根本最本质最绝对最真实的品格，如果这些品格遭到割裂和破坏，那么天下就大乱了，是非矛盾就难以平息了。在庄子看来，用养鸟的方法养鸟，就应该让鸟在茂深的丛林中栖息，在沙滩上漫游，在江湖上漂浮，吃小鱼和泥鳅，随鸟群行列去自由活动，鸟类最怕听到人类的声音，为什么还要这般喧哗呢！如果在洞庭的野外演奏高雅的咸池、九韶的音乐，鸟听见了就会飞走，野兽听了就会逃离，鱼听见了就会沉入水中，然而人们听见了，却会围过来观赏。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人在水里就会淹死，人和鱼、鸟、野兽以及各种生物各自的纯真自然的个性，好恶各自不同。人类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纯真的个性，不要强求人们都去按照一个人的爱好和意志生活，否则，就割裂和破坏了天下人各自独有的纯真之性。人们就会像鸟一样飞走，鱼一样沉入水底，以致于遇到生命的威胁而惊慌盲动斗争乱离起来。庄子在《胠篋》篇中生动而形象地表述了这个道理：他说：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罔罟、晋筍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庄子认为，主上喜好施用智巧和机谋，而不追求道的宇宙本源性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那么天下就必然要大乱了。为什么呢？这就有如用以捕鸟的弓箭、罗网、机关的机巧多了，那么鸟在空中就乱飞起来；用以捕鱼的钓钩、钓饵、鱼网、鱼篓的机巧多了，那么鱼在水里就乱起来，用以捕兽的机槛、罗网、陷阱的机巧多了，那么兽在草泽里就乱起来了；狡诈、虚伪、诡辩、赌咒，心计、牵强附合的机巧多了，那么社会就要被这些东西迷惑而动乱了，使人们本源性纯真可信的宇宙精神，遭到了惊扰和破坏，根本的罪过，在于主上喜好施用智巧和机谋。

毋庸置疑，我们对充满是非矛盾的世俗社会，没有任何美好的感觉。由神力的世界精神，和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所构成的“众美从之”的完美世界，被割裂和破坏了纯真可信之性的人类所迷乱，许多事物都缺乏令人心悦诚服的信任度，因为在这些事物上，都强加了个人的意愿，使原本纯真可信的事物，都蒙上虚伪、诡诈、狡辩、心计和机巧等等丑恶的阴影，最终面目全非。难道我们不感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问号吗？难道我们不感到原本纯真可信的完美崇高的世界，被我们人类划上了一道道污浊的伤痕吗？难道我们不感到我们自己原本纯真的性格，也在一种非宇宙本源纯真可信的精神压力下慢慢地变异吗？但是，我们也同时感觉到，神的世界精神，和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宇宙本源的精神品格，是由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万物之灵所构成的、以纯真可信为绝对本质的高度纯洁和完美的世界。人类对它的割裂和破坏，或许并不能从深层次撼动宇宙本原纯真的精神气质，但是它提醒我们，人们还需要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精神品格观照之外，人类原本纯真可信的精神品格所出现的瑕疵，完全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倾覆的灾难，而人类对于神的世界精神所观照的宇宙本源来说，只不过是若缺罢了。



## 23. 朴 素

我们继续遵循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道学思想观念，讨论美的另一个本源性精神品格——朴素。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云：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庄子在《天道》篇中云：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显然，道学家认为，朴素这种本源性的精神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朴素这种本原性的精神品格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纯真是美的绝对不可割裂离乱的本质，那么，朴素就是美的绝对不可掩饰造作的至尊至贵的崇高境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露出本面来。

德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黑格尔先生说：

“生命是向着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 481 页）

确实，我们通过对道学思想道德观、天人观、自然观、文明观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道学家，对人类与宇宙本原性精神品格背道而驰的状况，是彻头彻尾否定的；而贯穿于整个道学思想灵魂的，就是返朴归真的观念。我们从道学家所有的认识论观点中，都能感受到，其出发点都是围绕如何摆脱人类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和蒙昧无知的弊端而展开的。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挑剔人类至今存在的这些劣根性，揭露隐藏在这些劣根性后面的无穷无尽的祸患，也是遵循我们道学家的旨意，这就是剥去人类丑恶的兽面，露出宇宙本源朴素的真面来，从而以崇高的宇宙本源精神品格的高境界，来肯定我们人类本身。

毋庸置疑，道学思想的全部灵魂，都旨在否定人类原始自然

的野蛮自私之性，而肯定我们人类天人合一的本源性精神品格。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九章云：

“绝圣弃智，利民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认为：灭绝圣人的所谓聪明智慧，人民将会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世俗的所谓仁义，人民将会自然地恢复其孝慈之心。摒弃巧诈，杜绝私利，盗贼必然就会绝迹。这三种情况作为原则还不够，必须要有严格的法令，使人民的行为有所遵循，人民便会渐渐地少私寡欲，回归到单纯质朴的宇宙本源的状态中去。老子在对圣人的所谓聪明智慧、世俗的所谓的仁义理智、巧诈私利，彻底进行否定，并向人们指出了能够肯定自己的，见素抱朴和少私寡欲的崇高生命境界。那么，朴素何以能够显示出生命的崇高境界呢？在道家看来，朴素是宇宙本源的一种精神品格状态。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云：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老子认为，朴素这种精神品格，看来似乎精深微妙难以言状，但是，天下人没有谁能够使它臣服的。侯王们若能够遵守它，天下便会自动地服从它。因为朴素这种精神品格，符合宇宙万物的本原精神。这就像天地阴阳之气交合，降下甘露一样，没有谁去命令它，但它却自然无私地分布均匀。在朴素这种宇宙本原的精神品格的主导下，老子提出了诸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和“为而不争”等等否定自私自利的主张。并告诉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警告人们，不要被世俗社会眼花缭乱的东西所迷惑，去蛊惑人心。老子认为，如果天下人被私欲所引诱，蠢蠢欲动，胡作非为，那么，只要用朴素

这种精神品格去净化人们的心灵，天下便会自然地恢复平静。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俗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告诉人们，“道”本身是没有什么作为的，然而，又没有什么不是它的所为。侯王如果能够遵守它，天下万物会自然变化。如果万物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私欲，那么就用宇宙本身的朴素的精神品格去镇伏它们，用这种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静和平坦荡浑厚的精神品格去镇伏它们，那么万物就会根绝私欲，私欲根绝了，天下就自然会安静下来。

显然，在老子看来，朴素这种宇宙本原性的精神品格，如同宇宙生命本体一样，是永恒的，自然的，平淡的，尊贵的，不可抗拒的，是人类必须遵循而不可逾越的精神品格，因而，朴素原本是一种崇高的生命境界，同时也是人们生命力量的根本所在。老子在高度肯定了人类本源性朴素的精神品格之后，就坚决否定了人类“欲作”的生命行为，并强调要“镇伏”这种背道而驰的生命状态。关于朴素的精神本质，庄子在许多篇章中都进行了充分而生动地表述，他在《天道》篇中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在庄子看来，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天下之所以归往，海内之所以从服，根本原因在于天道、帝道、圣道本没有私自积藏之心，本原性地处在无欲无名无为恬淡寂静的朴素状态。庄子继续说：

“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之；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庄子认为：圣人之所以内心平静，并不是以静为佳而故作镇静，而是因为万物根本就不能扰动他的心，因而他才长期保持着

内心的平静。水静时能够清楚地映照胡须眉毛，高明的木匠也要以水的平面为准绳。水静时尚能显出明亮的光辉，更何况人静时的精神品格呢！由于圣人的心是平静的，因而他的心灵可以作为审视天地万物的明镜。在庄子看来，保持内心的平静，人们便可达到虚怀若谷，清静无为，进入宇宙本源的朴素状态，而进入朴素状态，就会和与宇宙本源的精神品格吻合，这样天下人便会感到怡然自得，怡然自得便忧患不生，没有忧患，天下人便可延年益寿。因而庄子认为，保持宇宙本源的以平静为精神本质的朴素状态，是深沉生命力量的根本所在，凡是明君圣人贤者，都无不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因此庄子进而言道：

“静而圣，动而生，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根据宇宙本源虚怀若谷、清静无欲、永恒自然这种朴素的精神品格得出结论，平静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为王者，无欲无为则能够尊贵无比，因而朴素，天下就无法与之争美。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就从根本上掌握了宇宙本源的精神品格，那么就能够以平静朴素的精神品格，对待天下任何纷繁复杂的事物，以及由自私的欲望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对立状态，都会得到消解。在庄子看来，能够和天下人和睦相处，就是人乐，能够与宇宙本源朴素的精神品格达到和谐，便是天乐。

显而易见，在道家认为，由宇宙本源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清静自然所构成的朴素的精神品格，原本就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抗拒和臣服的精神力量，也是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崇高精神境界。只有将虚怀若谷、清静无为这种朴素的精神品格贯彻于天地万物之中，天下就会进入圣人所追求的完美的“天乐”之境。根据这个观点，在道家看来，凡是天下达到完美境界的时代，人

们品行端正却不知什么为义，相亲相爱却不知什么为仁；诚实厚道却不知什么为忠，认真可靠却不知什么为信；动一动都是在互相帮助，却不认为是赐给，天下人就像不阿谀奉承自己的父母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因而，这种朴素无欲的精神品格，会给天下带来美满和欢乐，绝不会给天下留下任何祸患。

从以上的观念中可以看出，道家是站在宇宙本源的平静朴素的精神品格的高度，来肯定社会和人生的。他们不仅认为平静朴素这种精神品格，会给天下带来美满和谐，同时还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崇高境界的精神魅力。庄子在《德充符》篇中，以哀骀它的生动事例，深刻地揭示了朴素平静这种不被外物所扰的本原性精神品格，给生命本身带来的可以征服一切的力量。在古卫国，有一个丑八怪，名叫哀骀它。男人与之相处，想念的不忍离去，女人与他相处，请求她的父母说，与其成为别人的妻子，不如成为哀骀它先生的卑妾。哀骀它从来不先讲什么，他总是答应别人而已。卫国国王与他相处不到一个月，就有意要学习他，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国家没有合适的宰相，就把国政交给他，他沉闷半晌才答应，心不在焉地似乎要推辞，国王自愧不如，硬把国家交给了他。没过多长时间，哀骀它离开了国王，国王忧心忡忡地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怀念他。

很显然，在庄子看来，哀骀它的形象虽然很丑，但是，在哀骀它的身上，却体现着宇宙本源平静朴素的崇高精神品格。哀骀它的内心世界是完美的。他的内心不被外物所扰，始终处在完美而崇高的和谐、宁静、豁达、恬淡、朴素的精神境界。因此在哀骀它的身上，就充分展示了庄子所讲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精神感染力。通过我们以上的讨论，我们简直不难理解，道家对朴素这种精神品格的高度肯定，是建立在对宇宙本原绝对的、根本的、永恒的、自然精神深度观照的基础上的。因而道家彻底地否定了人类野蛮自私、狭隘偏执、掩饰虚伪、欺诈机巧，

矛盾斗争等等原始自然的劣根性，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静而和谐的，恬淡而愉悦的、欢乐而充满活力的，完美而崇高的生命境界，并认为这种充满着朴素精神品格内涵的境界，是人类走向无限未来的必由之路。

尽管我们认为人类这种未来的必由之路，必然地会遇到来自于人类本身的，由野蛮自私和蒙昧无知的劣根性所带来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令人类痛苦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篇幅进行讨论。但是，在我们看来，道学思想这种必由之路的观念是可信的，并且也不是孤立的，庄子把这种本原性的朴素的人类之境，提升到一种“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高度，是道学思想站在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之上，高瞻远瞩的结果。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马克思曾说：

“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我们看到，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人与自然二者之间，本原性是亲缘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可割裂地深层次的精神本质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本源性精神品格的互感是必然的，人类也只有通过对宇宙自然这种本源性精神品格的感悟，才能进入崇高的生命境界。这个思想，和我们道学思想追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接着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不可割裂地精神品格的一致性，他说：

“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之感觉变成人之感觉，而另一方面为了创造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不错，道学思想所反复强调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观念，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结果。人类对宇宙自然深层次的、全部丰富的精神品格内涵的相适应的感觉，不仅反映了人

与宇宙自然本源性的亲缘关系，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宇宙本原的精神品格的崇高境界里，人类自己肯定了我们人类本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使人之感觉变成人之感觉”。显然，马克思在这个思想中，也否定了人类普遍存在的野蛮自私蒙昧无知的劣根性。因为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这些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一方面破坏了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相适应的、深层次高境界的全部丰富的精神内涵的平衡与和谐，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我们人类本身。当我们把马克思这位中国人一向尊敬的伟人的言论，引入我们关于朴素美的道学思想观念的讨论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对古老而神秘的道学思想的现代性而吃惊，这预示着道学家所追求的丰富而和谐的、恬淡而无私的、平静而充满活力的、自然而不掩饰的、充满着朴素精神品格内涵的生命境界，是人类对自己完美而崇高的人性精神深度理解和高度把握的表现。它具有绝对的、永恒的和本质性的意义。当代人类所觉悟到的，而且已成为流行时尚的即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亲切关照、并对宇宙自然的精神品格所表现的尊重态度，都可以说明，道学思想所主张的怀素抱朴、返朴归真、朴素为本的生命精神，具有不可背离和抗拒的真理性。而且它本身就是道学思想的主题和灵魂。如果说道学思想具有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它就是看到，人类对自己这种本原的、朴素的生命之境，所进行的野蛮自私和蒙昧无知的破坏和乱离。

我们并不愿意对人类的劣根性大加渲染。但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风尘社会，堵塞了天下人的视听，蒙昧了天下人的心灵。人们如脱缰的野马，在各种自私欲望的指使下，疯狂地践踏着原本朴素的生命之境。人们在形形色色假面的掩饰下，对人类已觉悟的、属于宇宙自然本源的、而且应该虔诚尊敬的人性，因为人们的欲壑难平，极不满意地进行肆意诋毁和贬损。我们徒然站在了一个令人心灵颤栗的世界上。

我们确实期待着朴素的生命境界。在我们看来，当代人类最

需要张扬的，就是宇宙本源性的朴素的精神品格。也惟有朴素的精神品格，才能够证明我们人类有人类的感觉，人类精神应该是完美的。

## 24. 上 善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我们的心灵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境界。我们站在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的峰端，欣喜地看到了道家向我们指出的，宇宙本源“淡然无极众美从之”的美妙的境界，深情地感受到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精神景象；我们的心灵，接受了来自宇宙本源纯真精神气质的陶冶，宇宙本源素朴无欲的精神品格，以震撼人心的魅力，驱逐着长期盘踞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利己欲望，使我们感到了心灵的净化和超越。我们通过比较，清楚地知道，这种心灵境界提升的感受，是全人类的，生活在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圣贤智者，都不约而同地望见了宇宙本源的美的汪洋大海，并以此为镜，观照着人类，让我们自觉丑陋地否定着我们自己原始的残余兽性，展现出我们宇宙本源尊贵的精神形象来。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心头涌现出一种新的感觉，这就是宇宙心灵的感觉。这种感觉似乎是难以言状或者用语言难以表述的，我们只有从母爱那里能够找到一些类似的状况，它混合着神秘而永恒，博大而深沉，肃穆而庄严，纯真而无瑕，朴素而无私，恢宏而高贵，自然而有力等等崇高的精神品格，使我们感到宇宙的本源有一种心灵和我们息息相通。我们这种宇宙心灵的感觉，并不是一些理念，而是由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格构成的灵魂世界，我们不仅可以感觉得到，而且可以接受，可以触摸，它通过和我们心灵的贯通，能够催化我们的行动。当我们顺着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地探讨这种感觉的来源时，我们发现，在道学



思想灵魂的深层，蕴涵着一个被道家称为“上善”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宇宙心灵。

我很不情愿将这种崇高而生动的心灵感用观念来代替它，我们应该顺着道学家的感觉，来探索这个生动的精神世界的内涵。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

在老子看来，“上善”这个宇宙心灵的精神世界，就像水那样的美好，它善于滋长万物，有利于万物的生息发展而不与万物相争，它甘心停留在众人所不愿处的地方，所以，它几乎接近于道。具有“上善”这个宇宙心灵的人，处世都能够像水那样安于低下。精神世界都像江海的水那样深沉。接人待物都像水那样温柔亲爱。言谈议论都像水那样真诚可信。治理天下都像水流那样有条有理。办起事来都像水那样自然而行。正因为“上善”的人，都具有像水那样完美的宇宙心灵，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就没有什么过错，也不可能有什么后顾之忧。

显然，老子通过对水性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上善”这个本原的神秘而丰富的宇宙心灵的精神世界。老子进一步认为，这个崇高而完美的宇宙心灵和万物的心灵是相通的，即生命的万物，应该在自身体现出宇宙心灵的精神境界来。老子在《道德经》第十章云：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认为，从宇宙心灵的精神世界和万物相通这个观点看，我们应该懂得，人类不能割裂与宇宙心灵这个精神世界之间息息相

关的关系，比如，精神贯注于形体之中二者合而为一，不能够相分离吧？专注地内守宇宙心灵的精神之气，以致使形体柔顺，可以像无欲的婴儿吧？清除世俗自私狭隘的杂念，深入静观宇宙的博大深沉，心灵就不会有什么瑕疵吧？像宇宙心灵上善的精神世界那样爱护人民，治理国家，可以不用自己的私智吧？在面对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能够处于雌柔的状态，而不去强为吧？明白宇宙万物的道理，通达宇宙心灵的精神世界，可以自然无为吧？因而在老子看来，宇宙心灵的精神像水那样产生万物，养育万物，产生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促成了万物而不自恃有恩，长养万物而不去主宰它，这种天人合一和博爱万物的精神品格，就是宇宙心灵“上善”的精神世界的表现。

我们以上的分析表明，道学思想泰斗老子，通过对宇宙“上善”的心灵世界的揭示，以及对人类心灵世界与宇宙心灵世界相通的观点，即二者之间本原地存在着相适应的互感关系和人类心灵世界接受宇宙心灵世界感化的思想观念。把人类心灵世界提升到了与宇宙心灵世界同一的高度，这就意味着人类心灵世界也应该像宇宙心灵世界那样，具有“上善”的崇高精神境界，即“若水”一般众多而完美的精神品性。归根结底，人类心灵世界是涵盖一切宇宙心灵精神的，他本原地就和宇宙心灵世界是一个息息相关脉脉相通的、统一和谐的精神空间。这就表明，在道学家看来，诸如宇宙心灵所内涵的如水一样的神秘、永恒、博大、深沉、肃穆、庄严、恢宏、尊贵、恬淡、虚无、无欲、无为、纯真、朴素、坦荡、自然、浑厚、和谐、温柔、博爱等等美好的精神品性，人类心灵也同样的应该涵盖和具有。

历史的进步表明，道学家的这种观点不是孤立的，它即就是唯心的，其唯心也有唯心的深层道理，人类的心灵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心灵，正如马克思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人类的感觉，人类能够懂得按宇宙自然的精神，创造自己

的生活世界。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了这个观点。不仅如此，我们从德国另一位近代思想家黑格尔先生那里，也找到了与老子这种观点极其相同的思想，黑格尔先生说：“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人的心胸是广大的，一个真正的人就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俄林波斯（希腊众神所居山，代表所有的神——引者注）都聚集在他胸中。”（引自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507页）

我们认为：老子“上善若水”的宇宙心灵思想，及其所内涵的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性，和黑格尔的“人的心胸是广大的”。“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这种神的心胸观念，其思想本质和精神内涵是相同的，其观念来源也是同源的。都共同出自于人类对宇宙本源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性的体验和体会，它是人类心灵和宇宙心灵感应的结果。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看，它是人类对宇宙自然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格，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进而所得到的人类众多美好的心灵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人类已有的美好的心灵，是来自于宇宙本原的精神世界的，是宇宙本原“上善”的精神世界的圣水，流注到人类心灵的表现。我们进一步认为，我们不仅不能破坏和舍弃已有的，人类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全部丰富的生活实践，所得到的这些美好心灵的感觉，而且我们应该更广阔更深层地，扩张人类心灵宇宙本源神秘的精神世界的感觉，至而进入老子“上善若水”和黑格尔“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的崇高精神境界，最终使人类心灵，能够达到与宇宙心灵全息的同声感应的统一。

心灵，作为人类生命的灵魂之所，枢纽之地，原本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人类生命之所以存在和生生不息发展的、切实需要的真实所在。人类如果没有心灵的活动，人类心灵如果得不到扩张，人类心灵如果缺乏对宇宙本原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性的感知能力，人类心灵如果没有对宇宙本原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性的涵盖包容能

力，那么人类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类。我们通过对道学思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诸多观念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一个相对应而发展，相依存而前进的统一体，它原本是一种真实的宇宙本源现象。而在我们人类，之所以产生唯物的思想，原来是因为人类通过心灵的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感知和实践的结果，但仅就这一点而言，也正说明了人类唯心观念的根底所在，唯心是对唯物的一种确立，唯物是对唯心的一种再现。就人类对整个宇宙，即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知之甚少，并且缺乏完全的把握能力这个现实而言，唯心的精神世界将同宇宙本原一样，是神秘而永恒的。因而在我们看来，唯心这种生命精神的需要，将伴随着我们人类对神秘的宇宙本源精神的无限感知，永远地存在着。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仍然需要进一步无限扩张，那么，唯心的思想观念就需要切实的张扬。这确实是一个必由的事实，人类美好的心灵不仅需要扩张，而且人类在自己艰辛的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寻求着这种美好的心灵世界的扩张，人类现实生活的艰辛和痛苦，深切地需要“上善”的宇宙心灵，需要将“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

在老子著讲过《道德经》的陕西楼观台，这个山高水长云深林茂的道教圣地，自古以来，在民间流传着踏春朝圣的宗教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人们根据老子《道德经》的思想，追寻美好的“上善若水”的宇宙心灵。我曾经跟随在人头涌动的朝圣者的人流中，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青石台阶，穿越在松竹幽林之间，仰望耸入云端的山顶，朝那里的“上善池”攀登而上，每个人口中嘟嘟隆隆念念有词，大概是在心中念诵着《道德经》，整个山林之间，回响着一片发自肺腑的，虔诚之至的嗡嗡迭迭之声。行进中，人们不断地用双手掬着从山顶“上善池”流下的上善之水，注入自己的心田，而山顶的“上善池”，水面清幽明净，永恒的恬淡和

平状态，了无杂尘。纷纷而上的善男信女，仰观天朗气清，宇宙广大，发出各种长啸之声，随之人们以池为镜，静思默想，不时有人发出哭泣倾诉之声。更有一些高深之士，盘腿打坐在池边的幽林之间，深深地吮吸着宇宙的精神气息，感悟着宇宙心灵“上善”的精神境界。显然，这些崇高之士，欲在这种感悟中，涵盖宇宙心灵一切“上善”的精神品性，把宇宙心灵中全体美好的“俄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而闭目凝神的道师，轻轻挥动着蝇刷，逐个地拂去朝圣者身上的尘俗气息。我被人们这种虔诚地大规模地朝圣活动，以及人们对“上善”的宇宙心灵的无比信仰和追求大大感动。

正如人类文明是对人类野蛮自私的原始兽性的否定一样，人类对真善美的“上善”心灵的追求，同样是对人类假丑恶罪行祸端的否定，或者说人类对“上善”心灵的追求，是对假丑恶罪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觉醒。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开言便向我们揭示了辩证哲学道理，他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老子认为，天下人之所以知道美是美好的，善是善良的，其原因在于天下人对违背“上善”心灵的假的、丑的、恶的罪行所遭到的惩罚和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矢志不移地追求真善美的“上善”之心。人们对“上善”之心的觉悟和追求，本身就是对假丑恶罪行祸端的否定和扬弃。

确实，人们对这种“上善”心灵的追求史是悠久的。陕西楼观台是具有三千年人文史的道教圣地，从山下通往说经台至隐约而上的青石板台阶大道，标示着这里曾经是庄严肃穆之地，是历代道学家和“上善”的信徒们往来不息云游聚集的地方；而凝立在大道两旁的古柏苍松，其饱经历史风云沧桑的模样，使我们感受到“上善”的精神世界所历经的磨难，以及它所显示的千古不灭的崇高精神力量。那座落在松林幽竹之间的古代建筑群落，记

录着唐代李家王朝笃信“上善”精神、富国强民、至而追宗老子李耳为自己远祖的传说。在巍巍峰端的“上善池”边，我们仰观天象，体会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感叹人尘乃烟云一般飘渺。这使我们不难想象，老子如何在这里完成了他的道德学说，开辟了他的“上善”的精神世界。

为了对“上善”的精神世界的人类性，更深入地进行一些讨论，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实践中，对这些感觉性的东西进行一些佐证，来说明人类生活确实需要“上善”的心灵。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讲过，道学思想出现在西周末代和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昏乱的历史背景上，这是一个诸侯统治者原始自然的野蛮利己兽性猖獗的时期，社会在统治者强烈的自私欲望的支配下动荡不安，人心无道，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人们切盼安定平静的生活，这是道学思想宇宙本源论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道学家期望通过宇宙本源的“上善”的心灵世界，来静化人们的灵魂，从而使人类生活，回归到宇宙本源的具有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性的人生境界中去。整个一部《道德经》，是对宇宙本源众多美好的道德精神的揭示，是对人类原本的野蛮自私的残余兽性的否定，它向人们指出了实现完美的生活之境、所必须具备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完美的的心灵精神。关于在这个灾难时代，人们期盼“上善”心灵精神的情境，我们从流传在民间的传说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历史的气息。在楼观台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神话般的传说。在周康王时代，天水人尹喜学识渊博，天性清高，见天下大乱，时世腐败，人心险恶，故弃官隐居修行于楼观台幽境。忽一日，见一股紫气由东向西而来，并望见“天理星”从“启明星”轨道穿行而过，料知此气乃吉祥非凡之气，必有圣贤由东向西而行，便立即前往豫陕交界处函谷关迎候。果然有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一身仙风道骨之气象，骑牛驾云飘飘而来，原来这就是名传千古的老子李耳，尹喜急忙上前跪拜迎接。于是，老子便

在楼观台给世人传授了《道德经》五千言的秘典。

我们从这个历史背景和民间传说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在痛苦的生活中，对“上善”这种利万物的生命精神，怀着多么期待的心情。我们在楼观台说经台前看到，一座古老而庄严的“上善”碑昂然挺立，在这个字迹已经不十分清晰的“上善”碑旁，留下了李隆基、李白、白居易、欧阳询、苏轼、苏辙、米芾、赵孟頫等等圣者贤人朝拜的名迹，其香火自古至今未曾中断。

“上善”——宇宙本原的心灵，是永恒的、纯真的、朴素的、博爱的心灵。它原本是崇高完美的，因而，人类所期待的完美和崇高，也就有待于人类趋归于“上善”的本原。我们应该永久为其树碑立传，永远在它面前祈祷。

黑格尔在谈到人类心灵的时候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是真正美的。”（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486页）在我们看来，黑格尔的“真正的美”，来自于真实的涵盖一切的较高境界的思想，本质上也相同于道学家“众美从之”的“上善”的心灵精神，只有美来自于这个“上善”的心灵世界，那么才可称得上庄子所讲的“原天地之美”，也就是黑格尔的“真正的美”。我们的道学家始终认为：只有宇宙本原的精神世界，才是最完美的，最纯粹的，最崇高的，它是涵盖一切美好的精神品性的，惟有这个“上善”的精神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受到世俗欲望和污秽心灵的污染。因而，“上善”的心灵，是我们完善自己美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惟一的保证，我们只有通过“上善”的心灵，才能将“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在自己的胸中。让“真正的美”从这个“较高的境界产生出来。”

我们深切地感到，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美是不多出现的。这并不在于美不在我们身边，而在于我们缺少感觉真正的美的心灵，缺少确立这种来源于“上善”心灵的

真正的美的人类环境。我们原始自然的残余兽性，总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蒙昧无知的有限心灵，去品味这个世界，因而各取所需。而对涵盖着宇宙本原众多美好精神品性的真正的美，却显得嗅觉不够灵敏。种种迹象表明，不论就艺术而或生活而言，我们的心灵世界，都急待更深层次地扩张。人心向善，生命惟美，这是宇宙心灵真切的声音。

## 25. 大 器

在序论中，作者已向读者表明，我们对道学思想生命本源论和宇宙本源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主要出于艺术的目的。现在，本书的认识论和其中的大美章已临近结束；我们似乎梦幻般地在道学家引导下，在这个浩浩渺渺、冥冥茫茫、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太极宇宙之境遨游了一番；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宇宙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精神境界的洗礼；我们看来，宇宙太极之内，天地万物之间，生命的万象万物在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神秘奥妙地千变万化着，而在宇宙太极的深层，本源性地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无穷无尽的生命源泉；我们从道学家论述的思想观念中已知道，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我们确实感悟到，我们的生命本体与宇宙太极之间，原本是一个全息的生命系统，我们的生命之身和心灵精神，与宇宙太极生命之身和心灵精神，原本是脉脉相通、息息相关的；人类作为宇宙自然的造物，本应顺其自然地与宇宙太极的心灵精神融为一体，绝对不可割裂和脱离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否则，我们的蒙昧无知将会积累下无数罪恶，埋藏下祸根，给我们自己带来无穷的灾难。历史的事实和现代科学已不止一次地表明，道学家所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真理。因而，在本书认识论的末尾部分，我



们一直在考虑遵照道学家的观念来贴近我们的目的，在道学思想完美而崇高的境界中，为认识论和大美章寻找一个切合艺术精神的落脚点。

显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按照道学思想的旨意，把道德精神所涵盖的全部充满生命活力和美好的精神品格，贯注和融化在艺术造化中的设想，首先意味着我们自己必须成为道德的化身，这对于我们这些缺乏道德感悟能力的世俗者来说，让人感到为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简直有如让井底之蛙描述一下大海形象那样让人感到困惑。但是，真理是不容改变的，在我们看来，艺术作为人类崇高而美好的观念形态的产物，它首先要做的也是惟一要做的，就是对生命本源和宇宙本源精神品格的反映。在艺术的境界里，我们可以判断出人类道德精神的水准，感觉到生命活力的状况，就艺术这个思想观念性的本体而言，它本身就是道德精神和美的汪洋大海的容器。

但是，当我们为艺术的道德精神寻找落脚点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必须向我们的读者说明，现代艺术的环境和现状并没有给我们的道德精神提供任何帮助，人们的心灵世界也没有得到相适应的扩张。为名利的艺术到名利场去了，为金钱的艺术寻找金钱去了，歌功颂德的艺术正在做着追逐权势的美梦，而真正的艺术却藏而未露，独守着道德精神，并无心抛头露面于闹哄哄的尘世之中。我们有时深切地感到，在被有些人自称为艺术的东西，却成了危害社会祸及人们心灵的有害物。庸俗占据了整个社会，高雅成了孤家寡人；浅薄蒙昧了人们的耳目，深沉的宇宙心灵很难和人们的心灵勾通；道德精神被我们当代的艺术家撕成了碎片。艺术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小小把戏而已，道德精神的艺术，已经变成了古老的话题，奔波在名利、金钱和官场的艺术人，那有恬淡到如此深远的心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浑厚的艺术精神，被艺术人视为获取功名利欲的语言障碍。只要我

们稍加正视艺术的现实，我们便会为之感到忧虑。当代艺术已完全脱离了宇宙本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精神的观照，丧失了涵盖美的汪洋大海的容量，失去了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精神的教化能力，宇宙本源崇高而完美的上善心灵正在被我们艺术人所割裂。我们一度所崇仰的艺术家还原天地之美的庄严神圣使命，已被良知的蜕化而舍弃。我们随本书的认识论在宇宙本源的道德精神境界的遨游，所获得的一切神秘而美妙的感受，现在遭到了完全彻底的破坏。道德精神在失落，我们确实为其找不到相适应的落脚点，艺术苍白的连一点儿血色也没有，我们原本怀抱的，通过艺术所贯注的完美的道德精神。改善我们原始野蛮自私残余兽性的希望，现在也显得十分渺茫。

尽管我们在下篇的方法论中，要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出发，付出比认识论更让人感到艰辛的努力，去讨论艺术和艺术家如何遵循自己的使命，去还原宇宙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品格的问题。但是，就像宇宙航行家把自己登上太空的众多神秘而美妙的计划，首先要落在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接近目的的航天器上一样，我们应该为艺术旨在还原宇宙本源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品格的计划，尽快提出一种设想。

显然，我们的任何设想，都不能脱离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原本是一个全息的生命系统的基本事实，我们必须站在人与宇宙本源崇高而完美的精神品格高度统一协调的立场，去讨论我们的计划。这样，我们便感到这是一件极不平凡的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首先要根据道家“大制不割”的思想，把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等等宇宙本源的，汪洋大海一般众多的精神品格包括在其中，不至于造成这些精神品格的分裂脱离。而道家这种让“众美从之”，“原于地之美”的设想，犹如海纳百川一般博大精深，像千仞峰峦一样伟岸壮观，它无疑提醒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个能够承载宇宙本源精神品格的载体方案，实

际上就是艺术的载体问题。如果我们的读者稍能够留意的话，我们从前面许多章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道学家已深刻地观照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系列能够还原宇宙本源博大精深、浑厚华滋、蔚为大观的精神世界的“大”的思想观念，诸如老子所讲的“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制不割”以及庄子所讲的“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徐无鬼》篇）等等以“大”为标准的，切合宇宙本源性质的观念法度。在道学家看来，惟其这些“大”的观念法度，才能够把宇宙本源众多美好的精神品格聚合起来，构成一个内在机制与之相适应的完整体，也就是还原宇宙本源完美而崇高的精神品格的载体。在我们认为，这种各个精神品格部分以“大”为标准的载体，就应该是在天人合一观念观照下，能够涵盖美的汪洋大海、即能够还原天地之美的道学家反复强调的“大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大器”已成为我们追逐崇高境界的口头禅。在现实的艺术生活中，我们已经利用道学家的“大器”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我们艺术家的才气和精神境界的高低，一个艺术家的前程如何，我们首先要看他是否“大器”。“大器”的本身，就意味着超凡脱俗和不同凡响。

确实，这种天人合一的“大器”是引人入胜的，它真正具有蕴涵宇宙本原一切美好的精神品格的能力，它以崇高的形象，使我们的艺术具有了更高的价值。歌德曾经对德意志民族文学艺术也曾经寄托了类似于“大器”的“伟大”希望，他深切地知道，惟有“大器”所负载的伟大的文学艺术，才能够光荣地象征一个民族伟大的形象。他说：“一个古典性的民族作家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生长起来的呢？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

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他正逢他的民族处在高度文化中，自己在教养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前人完成的和未完成的都摆在他眼前，这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都汇合在一起，使他无须付很高昂的学费，就可以趁他生平最好的时光来思考和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显然，歌德在论述产生伟大的民族作家的条件时，在言语的多处出现的“伟大”、“深刻”、“融贯一致”、“完全渗透”、“同情共鸣”、“高度文化”、“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都融合在一起”、“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等等思想意识，都是从生命和宇宙本性观念出发的。歌德十分清楚，惟有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才能够代表一个崇高而伟大的民族形象，才能够显示出一个民族深层次的精神世界和博大的胸怀，人们也才能够从中品味出一个民族所凝聚和融合的生命力量的所在。当然，这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的作家和作品，是只有“大器”的作家和作品才能承载得了的。我们看来，歌德这些“伟大”的追求，其本质和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即融合贯通各种“大”的观念法度于“大器”之中，从而去还原宇宙本源的博大精深、浑厚华滋、蔚为大观的精神形象，进入生命本体精神与宇宙本体精神高度统一协调的精神境界的观念是一致的，其着眼点都在“大”和“统一”的思想观念上。

看来，我们就前面一些章节中已经提到了“大”的概念，再深入地进行一些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大器”观念的深层理解。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明确地表示了“大”的观念的所指。老子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

始，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十分清楚，老子所讲的“大”的观念，是对宇宙本源永恒的，全部丰富的精神和物质生命运动现象的一种高度统一的概括。“大”就是涵盖着宇宙本原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坦荡、自然、浑沌等等美好的精神品格的融合体；“大”就是对宇宙本源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神秘奥妙、生发万物、滋养万物，兼蓄包容万物，使万物绵绵不断生生不息地存在和发展这种生命现象的综合认识；总而言之，我们在认识论中讨论的所有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思想观念，最终都要海纳百川般地聚合在一个“大”字当中。在老子看来，在这个宇宙生命的本体，惟有道、天、地、王才能够得上以“大”相称，之所以能够以“大”相称，其根源在于，它们能够涵盖和完美地体现宇宙本源永恒的和全部丰富的精神品格。显然，在生命的万物中，老子之所以把“王”（即人）的生命价值提升到与宇宙本体以及道、天、地同样“大”的程度，其关键在于，惟有人能够感悟到自我与“大”的宇宙本体之间深层次的本同关系，也惟有人，才能够通过对地、天、道和自然法则的效仿，使心灵得到“大”的扩张，从而与宇宙本源的“大”境界，达到高度统一协调的程度。

如此讨论，我很难断定读者对“大”的内涵能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似乎应该再赘加一些总括的看法，“大”，就是对宇宙本源全部丰富的精神和物质内涵的统一，惟有能够与宇宙本源全部丰富的精神内涵达到统一的，方可以“大”相称。老子之所以认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就是因为这四种东西能够遵循自然本原的法则，将自己的生命运动融化统一在宇宙本体

“大”的生命运动之中。所以道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就是人类“大”的表现。这种使人类生命本体与宇宙生命本体保持高度统一的思想观念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无疑把人类的精神品格，扩张到了“大”的境界。

现在，我们应该站在天人合一的“大”境界上，对前面讨论中的漏洞和不足，进行一些回顾和弥补。读者肯定会感到，我们在讨论“大器”是由诸多“大”的观念法度构成的时候，这些“大”的观念给人留下了不太清晰的印象，然而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表述这些观念的内涵，因为我们对“大”的概念有了明确的认识，这诸多“大”的观念法度，完全是对狭隘的世俗意识的一种辨证，而道学家本源的内涵是异乎寻常的。站在宇宙本体“大”的境界的道学家认为：宇宙中最洁白的东西，好像浑浑沌沌暗昧着一样；宇宙中最方正的东西，好像与宇宙本体没有割裂而浑然地统一在一体；宇宙中最完美贵重的器物，好像总是难以得到而永远处在一种不断求索完善的过程之中；宇宙中最大的声音，好像天籁一般寂寞宁静音稀声弱；宇宙中最大的形象，好像迷迷茫茫恍恍惚惚没有踪影；宇宙中最大的成功，好像总是不完全成功而无不留下无限的缺憾；宇宙中最充实的东西，好像总是空虚地与宇宙本体一样；宇宙中最平直的东西，好像总是弯曲着向前伸展；宇宙中最灵巧的东西，好像总是和宇宙本体的运动一样那么浑厚笨拙；宇宙中最有力的争辩，好像总是没有用什么言语；宇宙中最大的造物，好像总是没有与宇宙本体的精神和法度割离，等等等等。除了道学家向我们所提示的以外，我们还可以类举出许多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的观念法度。

我想，我们的读者会同样地获得宇宙意识的感受，与我们的道学家一样共同站在了“大”宇宙的境界之上，并且对我们在本书认识论的末尾部分，以“大”的设想作为落脚点的意图，能够给予充分的认同和理解。确实，我们认识论的目的，也就是让道

学家“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观点，通过人类心灵的扩张，变成一种自觉的现实。最终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法度，与宇宙生命本源的道德精神高度地统一协调起来。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轻松地吐口气了，除去那些确实费尽很大力气也难以与我们沟通的人以外，与我们产生了同情共鸣的人们，尽可以站在“大”的境界之上，放眼宇宙，以异乎寻常的目光和心灵观照这个世界。在这种心灵与宇宙本体豁然贯通的状况下，曾经一度让我们感到费解的，庄子在《徐无鬼》篇中有关“大”的观念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一通百通了。“知大一”，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本体混沌之气贯通于万物本体之中；“知大阴”，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的精神气质在顺应天道生化万物；“知大目”，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间日月的光辉在普照万物；“知大均”，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造化万物平等无私使万物怡然自得；“知大方”，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造化万物奥妙无穷使万物各具形色状态；“知大信”，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造化了真实的万物而万物各有次序；“知大定”，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造化的自然规律使万物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发展。

就我们的宗旨而言，我们为认识论和大美章、即艺术的道学精神观念所寻求的“大器”的落脚点，是完全符合道学思想本意的。确实，道学思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等等如此浩瀚丰富、博大精深、蔚为大观的宇宙本源论观念，也惟有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大器”才能够涵盖统一起来。“大器”是惟一的能够负载和还原宇宙本源道德精神的载体。在文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道德思想中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被历代文人圣贤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这显然表明，“以艺进道”，以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观念去还原宇宙本原的道德精神，应该成为现代艺术神圣的使命。我们应该将艺术的笔墨，伸进博大精深、蔚

为大观的道学思想境界中去，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类的艺术。以崇高而完美的艺术精神，去扩张我们人类无限的心灵。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也会认为，关于认识论的讨论就此可以结束了。或许还会有读者提出，在“大器”这一节里，我们在“大”字方面花费的笔墨太多了一点，而给“器”的内涵没有留下必要的篇幅，甚或关于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的统一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观念重复过多。作者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认识论主要任务在于释疑解惑，在方法论中，我们几乎要把全部精力花在“器”这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去，为了节省笔墨，在认识论中有意作了省略。作者现在怀着抱歉的心情告诉读者，尽管我们的讨论还有许多疵漏和不足，或者只能算作挂一漏万而已，而且耽误了读者大量美好的时光，但是，在无比浩瀚的道学思想观念的内涵面前，我们已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





下 篇

方 法 论

## 方法论核心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 无为第六章

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庄子云：“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

——《至乐》篇

### 26. 无 欲

我们的探索工作，首先从道学思想方法论的原理出发，尽管它艰涩苦寂，但它是必由之路。老子云：道法自然。古人又云：法自理中来。

对认识论的探索向我们表明，与道学思想向我们揭示的宇宙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全部丰富的精神境界相比，人们在自己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是微不足道和极其有限的。这虽然表明人类像轮回一样还处在进化的过程之间，然而他显然是低级的，蒙昧的，和野蛮的，是不符合天人合一即宇宙全息生命的本原的。但是，道学思想这种认识论观念的本身，已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永恒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人类向着他的崇高而完美的境界发展。

在我们以道学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审视我们的生活时，人们对自己本原性的生活采取了背道而驰的错误态度。人们追求功名、富贵、权力、奢华、意志、有为，因而背叛了自己的本原。因为人们走上了迷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追求以有限的生命去满足无限的欲望。因而人类的前途陷入了迷惘、痛苦和不幸的灾难之中，人类注定是悲剧式的，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怪圈。

这种蒙昧的生活状况无疑破坏了我们本原性的生活秩序。伤害了我们的精神本能。战争、争夺、决斗、强权、压迫、掠夺、欺诈、谎言等等手段，成为人们满足欲望的重要途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的历史，流血的历史。尽管我们每一个人无时不在祈求平静和平的生活。但是置自己于宇宙本原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这个全息的生命系统之外的生活方式，往往事与愿违。在我们感到生命像苦海无边那样难以超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对一些天真可爱的动物产生羡慕之情。

否定私欲和利己的残余兽性，扩张人类宇宙本原性的精神心灵，根除人类蒙昧和野蛮的劣根性，以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品格净化全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是道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的真理所在。

对道学思想认识论的探索向我们表明，人类原始自然的兽性即强占和利己欲望是万恶之源。在这个劣根性的支配下，在人类灵魂中隐藏着一个残酷和狰狞的阴暗世界。它对人们本原性的道德、智慧、文明、自然、完美、秩序、平静的生活，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接连不断的战争，肆意横行的杀戮，在我们的印象中构成了一幅血肉模糊、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人类生命史的惨烈景象。在深渊一般的利己欲望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威胁、强制、冷酷、恶毒、阴险、诡诈、欺骗、乞怜、谄媚，虚伪、辱节等等形形色色的面孔。当我们听到人类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自相残杀，紧接着传来恐怖凄惨之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感到人类原始自然的

兽性是无比恶毒和残酷的，他让我们的心灵久久地感受着颤栗和震惊。拜伦在《唐璜》中形象地描绘了残存在人类的这种丑恶形象：

那个粉面、冷血、泰然自若的恶棍！  
爱尔兰的血沾满了他光滑的手，  
但这只是小试其锋；紧接着他奉派，  
到邻国去满足他大屠杀的胃口  
这是暴政所需的最卑鄙的工具，  
除了必要的才干外，再多也没有：  
刚够使他添一节别人打的镣铐，  
或者给端上早经人配成的毒药。

万恶的欲望和利己的占有，把我们带到了人祸、痛苦、不幸、忧患和精神崩溃的深渊。即就是营造一个道德、智慧、自然、文明、完美的世界，我们也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当我们悔恨自己的劣根性时，原来一个很不值得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行尸走肉般的臭皮囊。这个虚幻的沧海之一粟。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向我们拨乱反正，他说：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根据天人合一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的道德精神的准则认为，人类的不幸、痛苦、祸患、忧虑的全部根源，就在充满着欲望和利己占有之心的自己的身体。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就感到惊喜宠荣，认为是上等的，如果失去这些就感到惊惧侮辱认为是下等的。假如人们根除了自己欲望和利己占有之心，视自己没有这个身体，那么人们也就不会产生宠荣和侮辱的念头，不会为自己是上等的而惊喜，不会为自己是下等的而耻辱。

那么，人们就会舍身忘己，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精神奉献给天下，以善爱之心全心全意地为天下服务。如果天下人都能以这样的精神品格对待自己和天下，天下还会有什么痛苦、不幸、忧虑和祸患呢？所以，以尊尚视身若患的态度对待天下的人，就可以把天下的重担让他担负起来，以信服视身若患的思想观念对待天下的人，就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

老子“贵大患若身”的思想把我们重新带到了宇宙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生命境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温恭永塞”的高尚、善爱、和愉悦宁静的理想社会之中。人人都是无比尊贵和超自我的。

老子的思想不仅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圣贤们的精神思想是相通的，同样，在近代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中也得到深刻的揭示。他所提出的具有超自我性质的“大患若身”的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都把困扰着人类的痛苦、不幸、忧虑、祸患的根源摆在了人类面前，并指出了人类只有根除欲望、意志和利己占有的劣根性才是人类摆脱自己苦难命运的唯一途径。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实践理性批判》第227页）在康德看来，人类并不是空想、而是从痛苦和悔恨的反复实践中得到道德这个真理，这就是道德不是使自己幸福，而是在谋求别人的幸福，在自己则是追求完美的人格。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幸福的时候就会无愧于幸福。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尊重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来。

叔本华认为，每个人痛苦的来源完全在于他的自身无限度的欲望。“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忧虑刚刚从我们的胸中消除，……随即就有另一个忧虑来代替它，痛苦的材料早已在那里了”。（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其实，痛苦的材料就是无限的欲望和利

己占有的劣根性。叔本华本人羡慕的是意愿适度，恬淡安静的生活，并认为能否获得这些，取决于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弗洛伊德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明了类似于老子的“贵大患若身”的观点，他说：“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进攻性和自我破坏本能对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从这方面看，也许恰恰是现在这个时代应受到特别的注意。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不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弗洛伊德著《文明及其缺憾》第98页）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对于自身欲望和利己的进攻性的根除，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文明和全人类文化修养的程度。这种文明和文化修养，是通过人类对自身野蛮蒙昧行为所造成的痛苦、不幸的内疚感的一种觉醒，是人类对自身欲望和利己占有之心造成的无限忧虑和祸患的悔恨。人类在内疚感和悔恨感中不断认识自己并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当人类的精神境界达到超自我的境界即道德本原的天人合一境界的时候，那么人类就会以“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控制住自己，平息来自于蒙昧野蛮的欲望和利己的进攻性，从而进入本原性的崇高的生命境界。否则就会在一定的時候不可避免地遭受由人类自相残杀的愚蠢行为而带来的灭顶之灾。

可以说，道学思想家所描绘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蓝图，在众多智慧者的悲观、困惑和忧患中，向我们指明了人类本原性的方向。由于人类欲望和利己的进攻性难以根除并需要相当的对内疚感和悔恨感的本质性突破，即人类道德、智慧、文明、自然的进化和人格的完美需要漫长的过程，因而共产主义理想遭受挫折并使人们感到遥遥无期是实在正常的事。就像我们个人获得超自我精神境界所付出的孤独、痛苦、孤立无援甚至疯狂和自杀的代价那样，在整个人类的超自我即共产主义境界面前，还有许多由人类自身蒙昧野蛮和欲望以及利己的进攻性



所筑起的痛苦、灾难、不幸和令人忧虑的高山需要跨越。尽管如此，整个全人类“贵，大患若身”的超自我境界仍然对我们处在痛苦和忧患中的人类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们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摆脱痛苦、不幸、忧患的必由之路，他并不在于物质的极大丰富，而重要的在于人性心灵的趋向本原性崇高和完美的扩张。崇高和完美的人性心灵，可以使全人类以同样的精神境界去创造物质世界并以同样的高尚的态度对待它。就这一点而言，道学思想以否定人类私欲为根本的“贵大患若身”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境界就会必然地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期而遇、殊途同归。而老子“贵大患若身”和“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思想，就像崇高而完美的生命钟声一样，它能够熄灭燃烧在我们这个罪恶之躯中的欲望和利己进攻性的烈焰，在痛苦、不幸、祸患的深渊前警觉和顿悟。从而转向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本原的道德的方向。以超自我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控制住我们蒙昧野蛮且难以驯服的残余兽性，顺其自然地创造出一个真理的世界。

不错，道学思想这种全人类超自我的理想和追求常常被认为是空想或者是抽象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史本身就是一部追求权力、功利、奢华的斗争史和流血史，而且由这种以无限制的欲望和攻击性所积累的罪恶和痛苦的事实告诉我们，像苦海无边一样，我们似乎必须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才能取得生活的一席之地。同时，个人的超自我也告诉我们，比起权力、功利和奢华的人生，个人的超自我是清苦、孤寂、艰难和失落的。确实个人的超自我只有融入全人类的超自我的时候，才有可能享受全人类超自我精神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愉悦、平静、温馨和幸福。而现在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当我们追问全人类的超自我能否实现的时候，我们道学家的“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简直是自然而然

的那样肯定，只是还生命于宇宙的生命，还万物于宇宙的万物，还天地于宇宙的天地，还宇宙本原以宇宙的本原而已。只要我们回想一下人类为了那些得而复失的权力、功利和奢华而付出的几近毁灭性的战争、残酷的屠杀、令人心碎的哀嚎惨叫，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冤魂不去的惨烈景象，便会觉得事情原本确实就是那样。在这一点上，某些动物似乎比人类更智慧一些。他们在同类中显示着诚挚、爱和温情。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站在天人合一的本原境界，对人类追求功名利欲积藏财货的不知足的蒙昧无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内省，进一步对忘我的“贵大患若身”的超自我精神作了本质性的肯定，他说：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功名与生命，哪个更根本？生命与财富，哪个更贵重？获得功名财富与丢失生命，那个更有害？过分的追求，必然会付出更大的牺牲，过多的满足私欲，必定会遭受更重的损失。因而，知道满足，便不会遭到人格的侮辱；知道适可而止，便不会遇到生命的危险；遵照这样的生活方法去生活，才能够像宇宙的本原那样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

以名利为目的，显然就要轻视身体，以金钱为目的，势必就把金钱看的比身体还重要。一个以争夺王位为目的的人，肯定不会珍惜自己和他人的性命。艺术家以名利金钱权力为目的，那么他就会以牺牲艺术的本原精神为代价，文学家以名利金钱权力为目的，他就会以牺牲文学的思想精神为代价，医学家以名利金钱权力为目的，他就会以牺牲病人的疾苦和生命为代价，科学家以名利金钱权力为目的，他就会以牺牲科学的真实可靠为代价，总而言之，这些本末倒置的东西都是以牺牲道德自然的真善美的本性为代价的。显而易见，道家是把生命本体看作最为根本和最为宝贵的东西的，原因是生命本体本身就是道德的产物。他像宇

宙全息的生命整体那样，其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坦荡自然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完美无缺的，保持这样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道德的、尊贵的，合乎本原秩序和精神的，因而永远也不存在危险的祸患。而道学家“贵大患若身”的忘我思想，正是通过一种超自我的精神而达到与道德即宇宙全息生命状态的协调统一。对于超自我的人来讲，他的目的在于体现道德的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品格，因而他是轻视名利、金钱、权力和奢华的，他视这些东西为身外之物，是人性的拖累，道德的祸患，因而将这些东西置之度外。超自我的人和以名利金钱权力为目的的人完全相反，他是以牺牲名利、金钱、权力为代价的；超自我的人，虚静无为，游心于宇宙本原虚白无物太极永恒的境界；超自我的人，虚怀若谷，对世俗的事物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搏之不得逍遥优游于无声无形的日月上下四方；超自我的人，清静闲适，在不争的境界中贯穿于宇宙万物，进出于造物主的众妙之门；超自我的人淡泊以铭志、善养天地浩然之气而包蓄兼容天下万事万物；超自我的人，宁静以致远，心境浩瀚渺茫，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超自我的人以道德为生命，保持道德浑厚深奥纯真朴素的本性，内守道德博大精深、崇高完美的精神。以道德为生命，自然就会将名利、金钱、权力、奢华这些身外之物视为祸患，因而道德之士就远离这些东西，以免扰乱自己无欲的心境，玷污自己本原性真善美的心灵。

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对私欲的利己的攻击性的限制和否定，文化艺术的修养可以控制私欲和利己的进攻性，尽管我们发现在否定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方面，弗洛伊德和道学家的观念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根除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方面，弗洛伊德也自认为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弗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似乎已发现了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潜人性本能的东西，仅仅依靠文明和文化的力量是不够的，然而弗氏并没有从性

本能方面更为深刻地解释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正确的，文明和文化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所潜在的无穷的祸患，而且在文明和文化的观照下，我们会对由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带来的不幸和痛苦感到内疚和悔恨。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到人类现有的文明和文化，在彻底根除深藏在灵魂幽暗处的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方面，已力不从心，在现代文明和文化的社会和个人中，私欲和个人的利己攻击性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丰富的今天，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水涨船高，像魔鬼一般扰乱着人们的纯真的心灵和本原清静的生活，似乎比以往还要百倍的猖獗，并让人焦虑不安。显而易见，就像没有盛酒的酒杯一样，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的丰富内涵作主的时候空陈形似，因而似乎并未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快乐；就像一座庙宇一样，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奉的神灵入主，也不过是一般的房舍而已。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已从性本能这个门楣把我们带到了神秘的圣殿，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生命的本原处来探索根除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的问题。道学思想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生命的本原就是道德的本原，道德的本原就是自然的本原。因而，根除私欲和利己攻击性的着眼点，应该放在遵从本原性的道德和自然的原则的着眼点上。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深刻地讲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就其以道德的精神和自然本原性的法则根除私欲和利己的攻击性这个方法而言，老子和他的道学思想，比弗洛伊德要深刻和智慧许多。

## 27. 无 为

显然，我们低估了权力、功名、金钱、奢华这些欲望的来源

和破坏力。它几乎使整个人类历史也很少安宁过。尽管这些东西是伴随着痛苦和不幸而存在的，但是我们却往往幼稚地希望一个不幸和痛苦被摆脱之后，前面便是芳草地，是一片光明和欢乐，是一劳永逸的幸福。确实，我们在某种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也真正体味过这些美好的令人陶醉的感受，然而，这些已经满足的欲望往往混合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滋味，就像盛宴结束曲终人散一般，很快便会在心头涌现一丝叹息和悲凉。

内疚感和悔恨感常常会延伸为一种伤感，深沉地笼罩住我们的心灵，对生活目的的质疑是我们常常产生的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这时，我们会在良知的照耀下，心灵的翅膀会飞过记忆中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大海，甚至于再不愿在这已经过去的曾经也确实让人惊心动魄而今却烟笼雾罩的记忆的海面上稍停片刻。由于我们确实预感到心灵的翅膀在各种现实生活的纠缠中难以穿越茫茫无际的苦海，因而我们便在心灵的迷雾中不断思问生活的目的。难道我们在这个人生苦短的日子里是为了追求权力、功名、金钱和奢华吗？难道我们单单为了这些就欺妄道德和自然本原的真理吗？难道我们就像乘坐着航行在太空的地球车在战争的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冤魂不散的无休止的相互攻击中寻欢作乐吗？难道我们是为了获得一点本该就有的生的权利而向他人屈膝跪倒，宣称忠义或者以谎言诡行迷乱人心削尖脑袋加官进爵吗？难道我们是为了以霸业宣示功德，以武力宣示强大，以阴谋宣示智慧，以伪装宣示机巧，以奢华宣示富有，以破坏自然宣示科学，以满足私欲宣示文明，以癌病、爱滋病、精神病和心血管病来宣示医术吗？难道我们是为了以五光十色来蒙蔽高瞻远瞩的眼睛；以震耳欲聋来堵塞聆听天籁之音的耳朵，以残酷的自相残杀来毁灭真善美的心灵，以蒙昧野蛮的无知来阻碍我们通向天人合一的道路？以痛苦、不幸、祸患、恐怖、死亡的终生困扰来换取片刻并不安宁的欢笑？

通过对道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的探索使我们明白了生命本原

的意义。就像宇宙生命之树上的叶片一样，我们——这些进化早于其他动物的文明智慧的人类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匆匆地按照宇宙为我们造化的道德和自然的轨道坐地日行八万里遨游在浩瀚冥冥的太虚幻境的过客。万物造化、生生不息，是呼吸宇宙原始谷神气息的缘故。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是日月循环往复远近高低运行所形成。冬夜看见北斗，清夏巡看银瀚，是天地运转、宇宙广大的缘故。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高远渺茫，是道德兼蓄包容的缘故。谷神之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绵绵不断，是自然无为千变万化的缘故。“玄”是虚的缘故，“有”是“无”的缘故。宇宙本原无为而天地万物又无不是它的作为。显然，道德的自然无为是宇宙本原造物的根本法则，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显然，实现我们生活目的的法则无疑就应该以道德的自然无为的法则为根本原则。这个以宇宙本原即自然发生学的认识论为出发点的法则，宣示着人原本就应该替天行道。但是，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行为法度，与自然无为的原则融为一体。在现实生活的社会中，人们在各种各样意欲的支配下攘攘不安。权力、金钱、名利、地位让人们神魂颠倒，追逐求索，并竭尽全力扩大欲望，以满足实际上是难以满足的要求，并美其名曰大有作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难以掩饰的事实，人们都为生命的欲望和痛苦所搅扰，心灵精神在奢望中经受着折磨。

我仔细观察了每天清晨在唐代大明宫宫殿遗址荒凉草地上锻炼的各色人等。他们从沉重的生活中走来，个个形萎神衰，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是在世俗的苦海中挣扎，与其说是修行，不如说是在痛苦的命运中前来超度。其中，有像仙鹤展翅一般单腿独立颤颤悠悠者，有仰面朝天旋转身体发出嗷嗷释痛之声音者，有俯卧地面吹嘘呼吸吐纳气息者，有缓缓而行突然放声号叫长啸者，有像狗熊一样吊在树杈上摇摆者，有面朝树木自言自语如泣如诉者，有像半身不遂病患者那样抖动身体调和气血者，有像精神病

患者那样胡乱歌唱不能自制者，有像摇橹划桨一样转动双臂仿佛在大海航行者，有借锻炼之机围聚一起评议时势诉说不平怨天尤人者等等诸般声音状态，无不让人对我们的生活目的顿生疑虑，我们违背了道德的自然无为原则，蒙昧地生活在痛苦和不幸的人类环境中。

在道家看来，上古的人无所作为没有功名利欲之心，处在混沌迷茫的天人合一状态，阴阳之气顺畅调和，四季交替与节令合拍，人们虽有心智却大迷，浑沌质朴固而生命和精神不受伤害，也没有天亡的危险，和宇宙全息生命的万物一样蓬蓬勃勃地生长。而到了人类开始治理天下的时代，民心便不能达到“纯一”的境界，被人为的统治涣散了朴实的习俗，民风由醇厚而变得刻薄，于是在各种欲念之心的交织下天下就不太平了，人们开始脱离自然的本性而变的有所作为，逐渐背离道德而追求大有作为，损害道德的自然无为法则而自行其事。因而，天下人从此再也不能保持恬淡自然，清静无为的性情，在迷乱中不能回复本原的自然无为状态了。因此社会便出现了斗争和混乱。对于这种世俗社会丧失自然天道，天道自然抛弃世俗社会，世俗社会与天道互相抛弃的状况，道学家表示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道学家认为，根据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纯真、朴素的道德和自然的原则，天下人应该像宇宙道德自然无为的本原那样不克制欲欲而高尚，不言谈仁义而修身，不求取功名而治国，不隐居江海而清静闲适，不导通气血柔和肢体而长寿，一切都顺其天道自然而为，虽无限淡漠，然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随之而来。在人们看来，这种与世俗社会大相径庭的清静无为的美好世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道家看来它却是本原性的，道德的、自然的、智慧的、文明的和完美的，实际上也是永恒的。恰恰相反，在世俗社会中，所谓的高尚克制了人们本能性的愿望，所谓的仁义束缚了人们本原的逍遥自在的身体，所谓的求取功名诱

惑了人们荣华富贵、权势利益之心，所谓的隐居江海是因为利害计较搅扰了人们虚怀若谷的精神，所谓的导通气血柔和肢体，是因为人们背道而行逆宇宙全息生命的本原而动，堵塞了天道自然清静无为的路径。在这些背离本原性道德自然法则的状态中，人们的生命精神受到根本性的压抑和萎缩。婴儿失去母乳就会手脚乱动不停地哭闹，根不深深地沉入大地，树木就不会长出高大的身躯而耸入云霄，渊源不够博大深邃，就不可能有江河的万里奔腾汹涌荡漾。

提出本原性生活的例证方才具有说服力，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道家道德自然清静无为思想的深刻内涵，当然也能够提供给我们一面检验世俗弊端的镜子。庄子在《人间世》篇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顺应自然天道清静无为地长成神树的寓言。有个名字叫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路过曲辕，见到一棵被人供奉的神树，这树的树荫能遮住千头牛，树身百尺有余，高高矗立在山边，七八丈以上才开始分枝。其材料大约能做十条船，前往观赏的人像集市一样。木匠的徒弟赞叹说，我跟随师傅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美的木材，然而石木匠却连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一堆废材，用它做船要沉，用它做棺材很快会腐烂，用它做器具，很快会破损，用它做门又会流出树脂，用它做梁柱子又要生虫。因为它是一棵无用的树所以才能活这么多年。晚上神树托梦于石木匠，说你拿我去比较那些纹路端正的木料吗？那山楂、梨树、柑桔、柚子之类果木成熟了就要被采摘，采摘就要遭受侮辱，大枝被拉断，小枝被拉歪。它不能活到老，而是中年夭折，是它自己遭来摧残，因为它能结果实而遇到了悲惨命运。你看我追求不被世人利用已很久了，多少次都差点被砍伐而死，好不容易才成为今天这样被人敬奉观赏的神树，假如我也是那种有用的树，怎么能长到现在这么大呢？石木匠醒来后才明白，原来这棵神树以无用之用才长成神树，现在它已成为神树被人们供奉起来，谁还再敢去砍伐它呢？



能，生命之树就会长青。而人类的不幸和痛苦，祸患和罪孽，完全是人类咎由自取，是违背宇宙本原生命精神之性当然也是违背人类自己生命精神之性的必然结果。道学思想的本意即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思想观念，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崇高而完美的真实的本原性的生活境界，更向我们指出了生命力量的源泉，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命的谷神精神。根据宇宙本原绵绵不断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力量的思想，早在道学思想的前身即易学时代，易学家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的生活主张。与人们消极和禁欲的猜想相反，道学家是束缚和压抑人类本原性生命精神的坚决批判者。就像当代科学家主张将动物们放回大自然之中让它们按自己的生活习性生活一样，道学家在“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的主导下，极力倡导解放人性，张扬潜藏在人性深层的博大精深的生命精神，主张人类与大自然的融合，与宇宙本原精神的高度统一。我们从整个道学思想观念中看到，道学家对奴役人性的奴隶主专制统治，以及残害人民生灵的春秋时代诸侯战争的批判，都是以保护人性、张扬人性和解放人性为最终目的的。而对儒家出于维护奴隶主专制统治的目的，极力鼓吹宣扬仁义礼智信束缚人性，压抑人们道法自然的本原性博大精深的本能的清规戒律，处处都在进行着辛辣的讽刺和彻底的否定。庄子在《天道》篇中通过老子和孔子的对话充分表明了这个思想精神。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引申道学家的这个论辩。

庄子在文中写道，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一生宣扬仁义思想，著述甚多，为了求取功名，千方百计欲让周王室收藏自己的著作，他多次登门求助曾在周王室担任管理图书职务的老子，而老子认为孔子的书都是离德叛道、破坏人本自然的秩序、扰乱人本纯真朴素的本性精神的，因而不答应孔子藏书的要求。于是孔子便反复讲自己的仁义学说如何能够帮助周王朝维护社会秩序。老子听罢

类现象，是人们不幸和痛苦的根本原因。由于人们背道而驰欲望无穷地去追求快乐，因此便永远也没有快乐，甚至距离快乐愈来愈远。因为人们所尊贵的是权利、金钱、高贵、长寿、仁善的名声；所喜好的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物、华丽的服饰、漂亮的颜色与悦耳的声音；所厌弃的是贫穷、卑贱、夭折、恶名；所苦恼的是身体得不到安逸，嘴里吃不到美味佳肴，身上穿不到华丽的服饰，眼睛看不到美好漂亮的颜色，耳朵听不到动听的声音，如果得不到这些就大为忧虑痛苦，这样对待自己是再愚昧不过的。权利、金钱、功名、富贵、奢华这些东西是没有穷尽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身外之物，身心无限劳苦艰辛，或巧取豪夺，或相互倾轧，或被人利用，或出卖人格和良知、遭受屈辱和摧残，这样伤天害理，离德叛道，失去道德自然的生命本原，就像背离目的而急行，愈行愈远，其罪孽愈积累愈深重，其祸患愈隐伏危害就愈惨烈。车离开道就有人仰马翻的危险，人陷入迷途就会困惑和身不由主，如果继续急走前面便是道不尽的苦海，痛苦和不幸有可能接踵而来。因而老子告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并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是消极和禁欲的，或者说将人们众多美好的愿望置之度外。这种误解是人们对道学思想缺少真正全面了解的缘故。恰恰相反，在整个道学思想中，充满了对人类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张扬，即对本原性道德自然人性的扩张和解放。道学思想的精髓，就是以宇宙本原的即道德自然的全息的生命精神观照人类生活。在道家看来，人类和宇宙本原一样，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的本能，这种本能，原本就包涵在宇宙全息的道德自然的整体生命之中。人类只有通过宇宙全息的道德自然清静无为的整体生命融为一体，即消除人被宇宙生命抛弃的自我意识，那么人就会释放出本原性的道德自然所内涵的无穷无尽的本

我们十分欣赏庄子这则寓言。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道德的、自然的、本原性生活环境清静无为而终于长成神树的十分生动有趣的例证。这棵生命之树之所以能够长成身围百尺，端庄刚正地耸立在山边，其树阴能够遮住千头牛，这样高大壮观的神树而被人们供奉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棵神树始终追求的是清静无为的本原性生活境界和法则。它之所以没有被人砍伐，遭受摧残、侮辱和中道夭折，是因为它追求不被他人所利用，因而世俗的人也以为它原本就没有什么用处。无用之用终有大用，无为之为终有大为，清静无为的本原性生活境界，使这棵生命之树成为受人们敬重的神树。

道学家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出发，根据宇宙本原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然而却生生不息的原理，提出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命法则。根据这个法则，老子提出道学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为无为，而无不治”。庄子在《至乐篇》指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庄子认为，天下的是非还难以下定论，但是“无为”却能成为定论是非的标准，人生最大的快乐和愿望就是能够存活身命和长命百岁，而只有清静无为才最接近于存活身命和长寿之道。天因为“无为”因此清虚，地因为“无为”因此宁静，天与地这两个无为合二而一，才孕育出万物的存在。恍恍惚惚，不知道它们从哪里生出来，惚惚恍恍，找不出一点迹象来。万物绵绵不断生生不息地生成，都是从无为的状态中产生的。天地原本无心作为，但万物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天地中造化出来的。因而，道学家为天下人违背道德自然法则的行为感到遗憾。天下人谁能够学到和遵从这种“无为”的道法呢！

道学家以深邃的目光关注到人类“欲作”、“欲得”、“欲为”、“欲去”、“不知足”等等自作自为的行为，是违背天地本原道德自然的“清静无为”的规律的。这种天地之道与人道互相抛弃的人

言道：天地本来就存在，日月本来就有光辉，星辰本来就有自己的位置，鸟兽本来就群类而分，树木本来就生长在那里。人们只要遵循自然规律，沿着大道前进，就可以达到本原目的，为什么你却津津乐道什么仁义？这不是像敲着鼓去追捕逃犯那样可笑吗？像孔先生这种仁义的说教是违背道德和自然本性的。

由此可见，道学家并不是消极禁欲主义者，他所倡导的是在宇宙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生命境界中张扬人性，扩张本原性真善美的心灵。而他所鞭挞和否定的，是包藏在仁义礼智伪装下的各种各样的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道学思想之所以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产生消极和禁欲的印象，根本原因在于道学家所彻底反对的就是世俗社会的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当世俗的个人利己欲望，在不断膨胀中受到道学思想批判和抑制的时候，认为道学思想是消极和禁欲是并不奇怪的。确实，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与宇宙本原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从自然的角度看，它不仅违背了自然的人性，同时也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秩序。而道学家又深刻地看到，奴隶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正好是滋生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的温床。在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的诱惑下，人们的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不断扩张膨胀，为此，整个社会陷入了战争、争斗、巧取、豪夺、伪装、诡诈、压迫、强制、阴谋、险恶、陷害等等假丑恶的混乱状态，并成为人类不幸、罪孽和痛苦的主要来源。在这种世俗社会置宇宙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生命精神于不顾的状况下，道学家为了保护本原性的纯真朴素的人性和人类自然的秩序，因而对奴隶主专制下的社会状态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高扬人性的道德自然精神，道学家力图从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中将人性的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解放出来。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追求与道德本原精神即与宇宙全息的生命状态统一和谐的思想，他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

志，强其骨。”我们在理解老子这段言简意赅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深刻本意时，深深地感到他的话能够从不幸、痛苦和事非的纠缠搅扰中把我们解放出来，特别是对于深受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其害、接连遭受不幸和痛苦的打击困扰、并在社会的罪孽中沉重挣扎的人们来说，这短短的但极其本质的话，无疑会唤醒自然的人性精神，而给心灵的创伤带来深情的抚慰。并将我们送归无边无际的天人合一的本原世界，从而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对世俗社会高瞻远瞩和居高临下。

确实，一个即就到手的但却丝毫没有真善美可言的权力、功名、金钱、富贵、奢华等身外之物，在我们看来，它不仅使别人不幸，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难以挥去的后患。除此之外，毫无良知和尊贵可言。这种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对道德自然的本原性秩序的破坏，在历史和现实中酿就了许许多多的苦果。从历史的几度劫难和几度倾覆中可以看到，人类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对本原性的生活秩序的毫无所知和没有规则，以宇宙本原生命为榜样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几乎不被世俗的人们所接受。在我们的思考中认为，道学思想所张扬的道德自然的清静无为和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它原本就是宇宙全息的整体生命的最强大的意志，最和谐的秩序，最崇高和完美的品性。只有我们超越出世俗社会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的狭隘禁锢，让心灵遨游在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冥冥浩瀚的宇宙时空之间，成为道德和自然的使者。那么与宇宙本原高度统一和谐的一切美好的秩序、精神、品性等等都会以不可抑止的力量涌现出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克服个人意志，否定利己欲望，避免争斗和功名之争，是古往今来具有慧眼的哲学圣贤们的共识。从柏拉图到狄德罗，从康德到黑格尔莫不是如此。近代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消除平息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主题。在叔本华看来，宇宙的意志是永恒和绝对的，人的意志应该马上向它作出让步并服从它。他说：“意志越少激动，

我们就越少痛苦。”“天才只是纯粹的客观性——即心灵的客观倾向……因此天才的脸上明显地表现出知识优势的表情。”叔本华艺术理论的核心就是把知识从意志的指使下拯救出来，忘掉自己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把心灵提高到对真理和宇宙本原的无意志的沉思中去。叔本华对宇宙本原精神境界的追求，和道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述绘画的时候说：绘画的伟大杰作总是描绘那些“我们能从中看出最完备知识的面貌，这种知识不是指个别的事物，而是已经成为……一切意志的平息者。”他进一步描绘了一切意志平息之后的艺术境界，他说：“那种深沉的静止，那种无法破坏的自信和平静……如拉斐尔和科勒乔已经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完整的，可靠的福音，意志消失了，只有知识存留下来。”我相信，细心的读者肯定会联想到我们在认识论大美章所表述的道学家的大美观念，即“淡然无极，众美从之”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境界。原来，叔本华平息一切意志之后所产生的艺术境界和道学家淡然无极状态所产生的艺术境界虽天各东西，然而，在对全息的宇宙生命本原性精神境界即道德自然的清静无为、虚怀若谷、博大精深和神秘奥妙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本原性品格的感觉和理解，以及认为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道德自然的意志和法则这些本质性思想方面，却是极其相同的。正如叔本华所言：“对艺术家的感觉而言，无论是从监狱里还是从王宫里看，日落都是一样的。”（叔本华言论摘自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很显然，在叔本华看来，艺术家是站在道德自然本原的崇高境界审视一切的。对于艺术家而言，监狱和王宫没有什么两样。

## 28. 恬 淡

天人合一的观念向我们表明，人——这个看来伟大，聪明然而也实在是渺小的昙花一现的高级生物，他原本是全息的宇宙整

体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他的一切行为思想，应该顺其自然地接受宇宙本原的道德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以有限的生命去获得无限的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在最大限度上适应和把握了宇宙本原性即道德自然清静无为的法则，我们便能够释放出高度升华的精神本能，从而以有限的生命去获得最大的成功。显然，从发生学原理法则来看，我们认为它是符合道德自然的原则的，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揭示人类背离道德和自然精神的蒙昧现象的同时，主要目的还在于还原道德自然的本原状态。从而反归我们本原性的道德自然的生命精神境界。

《黄帝内经》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显然，在《黄帝内经》看来，恬淡虚无是生命力强健旺盛的源泉所在。因为它原本就是宇宙生命道德自然的本性。人们只要休心息意于此，就会像宇宙全息生命一样，生命活动将会本原性地顺应着全息的宇宙生命运动而运动。这种人类生活不受外物牵累，抛弃了伪诈心智，心神清静纯粹，精神四通八达，上可达于天，下可及于地，化育万物，无所不至，其生命的本能如同宇宙本原那样虽然无名无欲无为，然而恬淡虚无的本能，却能够使它无所不为。就生命本体而言，人的形体精神是气质之性聚合而成的。庄子云：人之生也，气之聚也。气聚而为生，气散而为死。气不仅构成了人的形体，使生命之气有了运动生息之所；气同时又给人以精神，使生命的形体像宇宙本原那样能够生生不息。道家认为，生命的形体就是生命的精神气质的容器。故称为形而上之谓之气，形而下之谓之器。自然，人原本在这个宇宙全息的生命之器中，盛满的是常换常新的本真之气。

道法无边，自然的本能力量无法抑止。来源于宇宙全息生命即道德自然本原的恬淡虚无的精神是可以负载万物的，万物原本就飘浮在恬淡虚无的宇宙时空之中，宇宙显现出无所不容的高昂气宇。但是，宇宙虽然广大，万物虽然纷繁，其生命存在的道理

即清静无为的原理都是相贯通的。因而人类只要与恬淡无为的宇宙本原性生命状态融合起来，就会像没有贪欲和意志的宇宙本原生命状态那样造化万物，兼蓄包容万物，尽其万物的荣枯变化循环代谢，从而还原宇宙全息生命本原性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神秘奥妙的本能。这种与宇宙全息生命运动高度统一和谐即天人合一的本能，在道学家称为得“一”，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高贵，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

在道学家看来，自古以来凡是能够得到“一”的，天得到“一”因而清静；地得到“一”因而安宁；神得到“一”因而显灵；谷得到“一”因而充盈；万物得到“一”因而生生不息；侯王得到“一”因而能作天下的领袖。根据这个道理继续推问的话，那么，天假若没有现在这样清静，恐怕就要破裂；地假若没有现在这样安宁，恐怕就要崩溃；神假若没有现在这样灵验，恐怕就要消失；溪谷假若没有现在这样充盈，恐怕就要枯竭；万物假若不像现在这样生生不息地生长，恐怕就要毁灭。假若侯王没有充当好天下的领袖，天下人恐怕就要面临灭亡。如此可以看出“一”（宇宙本原）以万（万物）为本，万以“一”为根。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侯王自称自己为“孤”、“寡”、“不谷”，显然都是深明这个道理的，原来的依据大概就是“贵以贱为本”这个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可见，不懂得得“一”即与宇宙全息生命道德自然、清静无为、恬淡虚无的本原法则统一协调，而千



方百计去追求荣誉，那么也必定得不到荣誉。因此，不要去强求碌碌晶莹的像美玉，也不要强求珞珞坚硬的像山石，始终应该保持得“一”的生命状态。

得“一”即进入道德自然、清静无为、恬淡虚无的宇宙全息生命的境界。“一”是道德的本体，宇宙的本体，无地的本原，万物的根本，“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境界，是观照一切事物本原面貌的一面镜子。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得“一”实际上是进入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生命本原状态。庄子云：“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得“一”从根本上讲是得到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道德自然的生命精神。得到了这种恬淡虚无清静无为的生命精神，就会将自己的行为举动顺其自然地融入天地造化万物的轨道。因而庄子认为，进入最为纯粹素净的宇宙全息的道德自然境界，关键在于守住恬淡虚无清静无为的精神。“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守住而不丧失，就会和这种精神融合为一。精神达到纯一境界，就会自然地符合于天地造化万物的规律。《黄帝内经》从生命本体方面也向我们解释了这个精神内守的道理。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云：“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从生命本体看，如果人们能够恬淡虚无，少私寡欲，平息意志，心地恬静而无所顾忌，形体劳动而不过度疲倦，气息深沉顺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事物就会心随人愿地达到心满意足的目的。正如庄子所云：“淡然无极，众美从之。”

我们生活的经验和沉思告诉我们，恬淡是一种充满生命精神力量和尊贵高尚的人格境界。它以宇宙本原的精神，把我们从世俗社会人们争斗不息自相残杀的乱哄哄的，以及全人类性的无休止的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中拯救了出来，它也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承受着一个接一个的来自世俗的大大小的打击、不幸和痛苦，

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或者避免埋伏在人生道路上祸患。我们可以毫不动心地面对世俗，对权力、功利、富贵、争斗下的众生相，采取居高临下和漠然视之的态度，默默地按照恬淡的方式，潜心地走自己的道路，并在这种纯粹清静和纯真的精神境界中，完善我们本原性尊贵的人格。弗洛伊德云：人们不在于获得幸福，而在于免除痛苦。《菜根谭》云：“练名不如逃名趣”，“希千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丑”。确实，只要我们冷静回顾一下历史，一切都从个人意志和功名利欲的斗争中趋归于平淡和消亡了，当代人再也没有人向那些已经烟消云散的古代帝王卑躬屈膝、奴颜卑怯了，那些通过千方百计的手段曾经得到的权力、功名、富贵对现代人来说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确实也没有人愿意知道他们得到了些什么。就像庄子在《盗跖》篇中所讲的，伯夷和叔齐辞去了狐竹国的君位而饿死在首阳山上，申徒狄谏谏而不被接纳就背着石头自投河中而死，介子推割掉大腿上的肉给文公吃而文公背弃他，他就抱着树木宁愿被烧死，忠臣伍子胥沉尸江中，比干剖心而死等等历史现象如今也忠奸难辨，不过成为历史的教训和笑料而已。特别是像秦始皇之类的暴君暴政，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的是我们永不会消失的切齿之恨。但是而今在历史上抹不去的并得到人们公认尊敬和纪念的，却是那些在艰难世事中以无私而恬淡的心境创造了科学和文化的人。纺织术、医药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的生活中；哲学家的思想让我们站在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去沉静客观地观照永恒和普遍的事物，扩展我们真善美的心灵，从而正确地把握人生和世界，并使我们以高尚的心灵去创造和欣赏艺术。诗人们给我们留下的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水光潋潋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的令人神往的诗境。

恬淡是永恒的，如果人们都把全部精力花费在争权夺利满足

个人意志和欲望的社会活动中，脱离开宇宙本原道德自然、恬淡虚无、清静无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那么也就没有一点儿时间去按照道德自然的力量去创造永恒和真实的事物了。真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大智慧者，他们具有了恬淡的精神，因而也能够完善的人格中创造出功照千秋的事业。恬淡使他们具有永恒。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然而与道学家得“一”的思想精神极其相似的道理，他说：“天才给我们展现了一面魔镜，在这个镜子里，一切对我们显得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都集中安放在最明亮的地方，偶然的，无关系的東西都被忽略了。”（威尔·杜兰著《哲学的故事》）确实，历史上一切重要的科学发明，文化艺术的成就，这些和人类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相关的能够促使人类生生不息持续向前发展的东西，始终光辉闪耀。而那些与人类文明进步和平幸福毫无关系的个人意志，权力、金钱、功名等等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假如我们把当代人与尧、舜、禹、汤、老、庄、孔、孟、屈原、司马迁、华佗、李白、孙思邈、苏轼、李时珍、曹雪芹相提并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敬仰万分自愧不如。然而假如我们把当代人比作蚩尤、桀、纣、秦始皇、安禄山、秦桧、高俅等等，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嗤之以鼻而感到羞愧耻辱。

但是，我们必然承认，人类原本恬淡的本性，与世俗个人意志的利己欲望之间的误差并没有缩小。人道与天道互相抛弃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和觉察。在现实的生活中，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金钱被认为是万能的，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玷污真理。于是，人们绞尽脑汁采用各种手法在摄取权力聚敛钱财，以满足变幻不定的或者预想不到的欲求和各种各样的愿望。人们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千百倍地胜过对纯粹的科学文化的追求。而最能刺激人们感观的，却是那些男盗女娼烧杀抢掠谎言诡行的异常行为。并不惜在追求权

力、金钱、功名、利欲、美色的贪欲时铤而走险。

而另一方面，恬淡的本性日复一日地把我们带到了宁静寂寞的地方，尊贵的恬淡始终伴随着孤独。恬淡意味着清苦，保守、与世无争和平淡无奇。恬淡以宇宙本原的虚怀若谷的胸怀包容着天下的事物，以道德自然、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本原性力量创造着人类美好的境界。然而，就像我们脚下的地球负载着万物不息地运动然而普通人却视而不见一样，恬淡的人们在顺随天道的运行，在道德自然、清静无为这些本原性精神动力的趋动下，自然放弃了对权力功利金钱这些外物的追求。我们在遭受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的干扰、排斥和忧患中，也会感到无奈和痛苦，然而就像《菜根谭》中所讲的那样：“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而最终我们会通过得“一”即得到道德自然的清静无为、恬淡虚无的本原性精神动力，把我们护送到更加远离尘俗的地方。确实，对道家天人合一的恬淡精神的修养，会使我们得到不同凡俗的人生感验，当我们以恬淡虚无的心境面对世俗的权力、金钱、功名、富贵时，乱纷纷闹哄哄的世俗竟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以永恒、清静、博大、深奥、纯真、朴素、无名、无欲、无为等等本原性精神所构成的“淡然无极，众美从之”的大美境界，向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和快乐，我们确实能够感到我们的生命之根，沉寂在浩浩渺渺的冥冥太极的本源世界。学问深时意气平。从发生学的角度对道家宇宙生命本原的道德自然、清静无为、恬淡虚无的原理的探讨，使我们已经对人类自身深邃的本能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根据这个与宇宙生命本原融为一体的本能性的原理，我们几乎可以说找到了通往崇高而完美的人类本原性生命境界的道路。同时这个原理也告诉我们，道德自然的清静无为和恬淡虚无应该作为我们生命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潜能，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以追逐权力、金钱、功名、富贵这些身外之物而相互攻击、自

相残杀，是对这种本原性的精神能量的破坏和消耗，它的出发点和整个过程都是蒙昧和愚蠢的表现。因而从宇宙生命的真善美的本原来看。道学思想认为恬淡是高贵的精神境界，是人格完善的表现，是参与了永恒的大智慧。庄子在《盗跖》篇中通过知和与无足的对话阐发了这种观点。庄子认为，有智慧的君主始终是以百姓的需要而行事，不违背人们和谐自然的法度。因此，百姓都十分富足而不相互斗争，因为人们恬淡虚无也就没有什么脱离道德自然本性的希求。尧和舜做天子时，臣民团结和睦，并非是推行什么仁政，而是不因追求利欲而损害人们恬淡自然的本性，善卷和许由得到帝位却不接受，是不愿意让操劳政务来损害自己。庄子认为，富人耳朵里充满了钟鼓箫笛一类的乐器声，嘴里品尝着肉食和美酒的滋味，从而感发其纵欲的心意，忘掉自己的事业。一些人贪婪地摄取财富，谋取权位用尽心计，遭到凌辱也不愿舍弃，在家忧虑盗贼来劫取财物，在外惧怕盗贼的残害，里面楼房紧闭，外面不敢独行。待到祸患来临，所有财物地位化为乌有。想求得像从前那样恬淡平安的日子也没有机会了。使身体和心志受了许多苦难和折磨来争夺这些东西，最终给自己带来的是祸患，难道这不是愚蠢和迷惑吗？看来，保持恬淡自然的本性这才是长生之道，最大的智慧。因为他从根本上在利用着宇宙全息生命的无限本能。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庄子的观点和德国近代哲学家叔本华的人本天才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叔本华认为，天才的人不爱交际，他所思考的是根本的、普遍的和永恒的东西。而一般人所思考的是眼前的、个别的、暂时的东西。他说：“天才只是纯粹的客观性，——即心灵的客观倾向……天才能完全置自身利益、愿望、目的于不顾，能暂时完全丢开自己的个性，以至成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清晰地洞察世界。”在叔本华看来，这样的天才是人类中真正的贵族。就“置自身利益、愿望、目的于不顾”，以求心灵

“成为纯粹的认识主体”从而“清晰地洞察世界”这个认识法度而言，他和道学思想主张以天人合一的即宇宙本原的道德自然的恬淡本性和心灵，去适应和融合世界，以求与宇宙全息生命的整体保持高度统一和谐的观念法度是相一致的。

## 29. 致 虚

就像感觉不到我们脚下的地球在运转一样，一般人是感觉不到我们原来飘游在浩瀚的冥冥太空的。并不像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限的感知所感觉和想象的那样，无始无终无边际无穷无尽的太虚宇宙，实际上要更加绚丽多彩和神秘奥妙。与“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浩浩森森的宇宙星云相比，我们生活的地球无非是沧海之一粟而已。我们认为，道学家把我们难以感知的宇宙星云幻化成恍恍惚惚的虚无的太虚幻境，实在是一个本质性的高度概括。

以这样的认识观念和相适应的法度对待我们的生活，才称得上进入了本原性的生命境界。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竝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之殆。”

老子认为，致心灵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神秘奥妙浩瀚冥冥的太虚幻境，内守全息生命本原的寂静的本性，则会感觉到宇宙内万物原本是虚幻飘渺的运动，它们无不生成于宇宙初开即道德自然本始的寂静深沉的根源之中。万物虽然循环往复地生死存亡，运动变化，但最后各自都回复到了本原性的虚无飘渺深沉寂静的根源中去。因而宇宙内万物回复到各自的根源就叫虚无寂静，虚无寂静就叫恢复了万事万物的本性，恢复了本性就能够像太虚幻境

那样自然永恒，能够认识太虚幻境自然永恒之性的人就是高明的人，并自动地与其本性相通；反之，就是蒙昧的人。蒙昧的人就轻举妄动，一旦轻举妄动，就会招惹灾祸。认识了虚无寂静这个太虚幻境本源之性的人，就能够像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神秘奥妙的太虚幻境那样包容涵盖一切，能够包容涵盖一切，就能够大公无私坦荡公平，大公无私坦荡公平就能够圆通周遍于浩浩森森的太虚幻境，圆通周遍于浩浩森森的太虚幻境，就能进入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虚无寂静的道德自然境界，能够进入虚无寂静的道德自然本源境界，就符合了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宇宙全息生命的本原精神，符合了这种精神就能够以虚无寂静的本源之性包容涵盖一切，因而生命永远神秘奥妙不会遇到什么危害。

道学家从宇宙全息生命发生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本源之性是虚无的、寂静的。我们的生命境界原本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太虚幻境。我们的生命精神能够包容涵盖蓬蓬勃勃、生生不息、绵绵若存的浩浩森森的宇宙内事物。我们生命的本原状态是道德的、智慧的、自然的、文明的、完美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崇高的、尊贵的、纯真的和大公无私的。确实，虚无寂静的太虚幻境的生命原理，在我们看来是神秘的然而也是科学的。我们几乎无法对道学家致虚守静的原则提出任何可反对的意见，现代宇航科学向我们所提供的宇宙信息也确实如此，这就使我们对人类的痛苦、不幸、祸患和灾难来源于自身的私欲、意志、胡作非为和利己的攻击性的观点有了根本性的认识。世俗生活中的私欲、个人意志和利己攻击性搅乱了我们本原性的生活秩序。强制、压迫、勇敢、坚强、躁动、战争、争夺、狭隘、胡作妄为等行为违背了宇宙本原虚无寂静的本性。根据天人合一的原理，道学思想主张将人类生命融合于虚无寂静的本原境界，至而大公无私的去涵盖和包容一切，从而去真正地完善人类天人合

一的本原性的形体和精神。为此，道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法则。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云：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在老子看来，太虚幻境虚无飘渺的冥冥之气虽然柔弱之至，但是它却无所不入无所不出无所不去无所不经地使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地生长，运动变化和不断发展。就像太虚幻境的冥冥之气那样，凡是虚无柔弱的东西就可以无所不通，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就可以到达没有穷尽的地方，凡是最柔软的东西就不会被折断。根据这个本原性的道德的自然原理，天下人就应该认识到虚无不为的益处。这种太虚境界即没有个人意志和利己欲望的虚无不为的原理法则，就像没有言辞的教导，天下人虽然都能够明白，但却很少有人能够作到。

在道学家看来，虚无不为是宇宙本原性原理法则，是永恒存在的法则，是道德自然运动生成的法则，这种没有欲望和意志的无为然而却无所不在无所不去无所不入无所不为的法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本性的虚无。它不是以狭隘的个别的目标而强行达到目的的，而是将虚无的原理法则渗透到全部广大和普遍的事物中去，只要依靠宇宙本原全息生命运动的法则，那么个别的和狭隘的部分就能够整体性的被融化。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云：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认为：勇于坚强就要被消灭而毁灭，勇于柔弱就能够永恒长久的存活。就两种利害不同的结果来看，二者由于勇敢的取向不同，前者追求坚强而去勇敢而被杀，后者追求柔弱而去勇敢，因而生生不息。是违背还是顺应太虚幻境虚无不为的法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能否适应太虚幻境本原性虚无不为的法则，这



对深明宇宙全息生命这个本原性法则的圣人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何况对于那些充满强烈的私欲、狭隘的个人意志和勇于利己攻击的世俗的人呢。从道德自然的根本来看，太虚之境虽然不去争夺，但宇宙内一切事物没有一样不是属于它的，太虚幻境没有言语，但是凡属宇宙内吉凶之事它都能够预料出结果。太虚幻境不去召唤，但是宇宙内神秘奥妙千变万化的事物，都会自动向它归顺。太虚幻境不去谋划，但是宇宙内事物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大公无私、圆通周遍、永恒无限、坦坦荡荡的虚怀若谷的胸襟，本身就包容涵盖了一切。太虚幻境的网络虽然稀疏，但是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神秘奥妙、观照万物、包容涵盖万物的本体，却什么也漏不掉。

在道家看来，私欲、强制、坚强、勇敢、躁动、暴烈、谋划、欲得、欲作、欲行、狭隘等等行为是违背宇宙全息生命本原虚无为法则的，因而这些行为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必定要向着死亡的方向发展。而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清静、纯真、朴素、坦荡、包容、内守、柔弱、自然、空灵、轻松、柔动等等道德自然的行为，是顺应宇宙本原全息生命虚无为的原理法则并与其融为一体的，因而它们是向着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的生命的永恒境界发展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六章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原理性的法则，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老子从生命发生和存在学原理角度，辩证地解释了虚无为的法则并认为它是宇宙本原根本性的大法。人活着时候，身体是柔弱的，一旦死亡就变得僵硬起来。万物草木活着的时候，枝杆是柔脆的，一旦死亡就变得坚硬枯槁起来。因而以兵强于天下的最终都要失败。树木坚强了木匠便会向它施加压力以至摧毁它。树

木坚强的身体处在下面，而柔弱的枝条处在上面。因而坚强永远处于劣势，柔弱永远处于优势。根据这个原理，因而道学家得出结论，虚无无为的柔弱是可以战胜坚强的。柔弱处上，坚强处下，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柔弱者生，坚强者死，这是道学家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核心思想。

我们完全有必要对道学家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进行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因为在老子的思想中同样不厌其烦地论证着这个使宇宙全息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本原的大法。在老子认为，天下人虽然都懂得这个法则，但是却没有人去执行，必须反复强调以引起天下人的注意。因而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又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遍天下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的了。但是攻克摧毁坚强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比水的力量更强大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这个宇宙本原性的法则，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却没有愿意去执行。因此圣人就说，谁能够免除天下人的污辱和痛苦，谁就可以成为天下的社稷之主，谁能够使天下人避免不祥的祸患和灾难，就可以成为天下的王者。正言若反，也就是说，天下的君主和王者，应该是那些能够免除天下污辱、祸患和灾难的人。

通过对宇宙全息生命本原性的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大法的讨论，我们对本原性的人类生活境界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感受。在浩瀚冥冥的宇宙生命的整体中，人类生活应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清静、公正、和平、包容、自由、坦荡、谦让、襟怀广大和生生不息的境界。但是现实的生活确实与本原性的五彩斑斓的生活相去甚远，甚至本原性的生活境界似乎让人们不可思议以至于感到神秘。似乎人们已经对原始野蛮的利己的攻击性生活已习以为常。

人类长期处在自相残杀和各种强烈的占有欲构成的屈辱、祸患、灾难、痛苦、不幸以及罪恶的阴影下。尽管在人类心灵的记忆中，历史是一部残酷的血淋淋的历史，深重的人格污辱、祸患、灾难、痛苦和罪恶让天下人不堪重负，但是蒙昧野蛮的人类行为，无可奈何地使我们背负着这个历史和现实，走向了在道学家看来是非人类生活的道路。对于深明宇宙本原虚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像道家那样心灵圣洁的人而言，就像真正看到了人类生活的美妙景象，然而他们却被强暴地驱赶上布满荆棘的道路，而且等待他们的前面就是死亡，这些人或许是最为痛苦和不幸的人。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一句切中人类要害的话：人类是些集体性的蒙昧的动物。这正好也是道学家早就表明的一个观点。

那么，真正的虚无为的生命境界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庄子在《大宗师》篇进行了在我们看来类似神话般的描述。其文章云：有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位生活在虚无为境界的人聚在一起说：谁能用不守礼节来与人相处，用虚无的精神境界来互相帮助？谁能超然物外，登天高视，遨游于云雾之中，盘旋于无尽太虚幻境，忘记自己的生死而托生于永恒？没有多久，子桑户死了，孔子听说后即派子贡前去帮助办理丧事。子贡见那里有人弹琴并歌唱道：桑户啊哎哟桑户啊，你已返回到虚无纯真的境界，可我们却还在做人啊！子贡回去告诉孔子，说那里的人对着尸体歌唱，脸一点儿也不红，那是些什么人啊。孔子告诉子贡：他们是游荡在人事之外的人。而我们是周游于人事之内的人。人世外与人事内互不相干，可我却派你去吊唁，我真是浅陋无知啊。他们这些人追求跟造物者交朋友，遨游于天地之间，与万物融为一体。他们内忘肝胆外忘耳目，视生死为往来不定的循环变化，寻找不出什么头绪也摸不着边际。他们无忧无虑地远离于世俗污垢之外，视世俗功名利欲为自由自在的拖累，舒适闲散和顺其自然是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他们哪里能忙忙乱乱地讲究世俗的礼节、故

意作出姿态让众人观看呢？

尽管庄子并没有详细地描绘出太虚之境真正人类的全部的状况，向我们设计出一个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具有全部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及人们温良恭俭让的充满爱的幸福生活的蓝图。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就像太虚幻境那样，本原性地人类生活绝对不应存在战争、攻击、争夺、屠杀、强制以及权力、金钱、功名、利欲、个人意志等等误导天下趋向痛苦、不幸、污辱和灾难的轻举妄动现象。正如道学家对孔子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批判那样，孔子是一个陷入世俗虚伪的泥潭的智慧者，他所宣扬的所谓忠君仁义等级思想，不仅使自己满怀功名欲望的生活道路充满痛苦、污辱、不幸和危亡，事实上也驱使天下人在实现个人权利、金钱、功名等私欲和意志的时候，无不像他那样自投罗网。

血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和平、自由、民主、公正、幸福是人类必然的趋向，因为它确实是属于宇宙全息生命整体的本原性生活境界，他是宇宙本原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法则的一种必然。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人类历史通观全局可以看作是在实现自然的一个潜在计划，目的在于形成一个政治组织，使其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都臻于完美无缺，看作是自然灌输给人类的一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唯一状态。”（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第41页）在我们看来，康德的“自然灌输给人类的一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唯一状态”的思想，与道学家顺其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即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是相通的。而关键的问题在于，首先应该替自然建立和形成一个与宇宙本源无名、无欲、无为、恬淡、寂寞、虚无、清静、纯真、自由、公正、坦荡、博大、精深、包容、永恒等等精神本性和法度相适应的趋于完美的人类组织机构，而这样的机构的中枢，也应该由像老子所讲的能够免除天下人的污辱、祸患、灾难、痛苦和不幸的圣上君王那样的人执掌，这样全人类便会逐渐向着集体性超自我的宇宙本源的目标

转移。否则，人类将会在没有尽期的形形色色的欲望的冲动下自相残杀、攻击和战斗下去。人类不在这些纷乱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不幸、污辱和灾难中一次又一次地暴发，便会在它的蒙昧无知的悲剧结局里血腥而惨烈地死亡。

### 30. 守 静

在道学家看来，宇宙整体原本是一个虚静的生命体。“静”以“虚”为生命之本，“虚”以“静”为生命之根。以“静”观“虚”，可以思接千载，连绵宇宙，通达万物。以“虚”守“静”，可以去除外物，返朴归真，顺任自然。因而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

在道学家认为，宇宙虽然广大，造化虽然繁盛，然而它们的生命之根却无不深深地沉浸在清静的太虚幻境中。“静”是宇宙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存在发展的根源所在。也就是说，宇宙全息生命这个虚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永恒、神秘的生命力的根源在于“静”。“静”是宇宙全息生命运动无所不去、无所不入、无所不出、无所不经、无所不通的根本。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是老子对本原性宇宙全息生命状态的深刻表述。

毋庸置疑，道学家是以“静”这个生命之根性的原理，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人类生活的。在道学家看来，致心灵于虚无飘渺的太虚幻境，保持生命状态于清静无为的境界，其生命的活力才是博大精深的。“静”这个深沉的生命之根，主宰着全息的宇宙生命之树，生命之树之所以长青，也正因为生命之树的根——“静”，是深沉的，因而生命之树才具有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静”是生命万物神秘奥妙、千变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循环往复运动的根源，圣明的君王就是根据这

个道德自然的本原性的原理，主宰天下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六章云：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老子认为，轻松是以沉重为根基的。柔动是以宁静为主宰的，这是宇宙本原性的法则。因而圣明的君主君临天下，虽然时时不离载有食品诸物的辎重车，看起来十分显要，而他自己却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气质和态度。为什么一个拥有万乘的大国的君主，反而把自己摆在比国家和人民还要轻微的地位呢？显然，圣明的君主是遵循道德自然的本原性法则对待天下的，他深知自己处在天下人命运的根本地位，因而必须深沉地内守着清静无为的精神品格和气质。这样，天下人就能够按照本原性的道德自然的法则，轻松自由地去生活，而圣明的君主，也会虚怀若谷公正无私地将天下人民包容在自己的胸襟之中。相反，如果自己失去清静的根本而轻举妄动，那么天下人就会像推波助澜那样躁动起来。如果自己不能够遵照道德自然的原则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下人便会像丧失了主宰那样，为了狭隘自私的利益相互攻击、自相残杀而骚乱起来。这样，天下的局面就会像一堆乱麻一样失去本原性的秩序，而无法控制和难以收拾。显然，道家根据宇宙全息生命发生学的原理认为，人类生活的法则，同样应该像宇宙本原的法则那样，以清静为根本。

对照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法则，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和世俗社会是被抛离在本原性生活之外的。混合着权力、金钱、功名、奢华、个人意志、相互攻击、互相残杀以及血腥味的历史，从来没有平静过。世俗的社会生活，在永不满足的利己欲占有欲的支配下，斗争、抢夺、谋划、强制、压迫、谎言、诡行、谄媚、折腰、屈膝、污辱、祸患、不幸、灾难、忧虑、迷惘、残酷、恐惧

等骚动不安的魂灵，魂牵梦绕于整个风尘社会。人——这棵原本长青的生命之树，被缠绕在一团乱麻之中，生命的蓬勃活力已被欲望之火燃烧的精疲力竭，眼前利益，已将原本虚怀若谷的精神世界，萎缩到连自己也难以容忍的地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南唐李煜词《虞美人》句），历史和世俗社会，在原本虚无平静中展开，而凡是过去了的多少往事和数风流人物，又无不复归于平静的永恒之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词《虞美人》句），人类不断地改朝换代，人们在权力、金钱、功名、利欲、奢华方面所出现的愁肠忧绪，痛苦不安，简直就像人们将一块巨大的圆石一次又一次地从山下扛上高山，而快要到山顶时又滚回山下那样，历史确实在重复一个简单的公式——永不满足的欲望——永不安分的躁动和追逐——永不复存在的得而复失和岁月的流逝。

显而易见，道学家在“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思想法则这面镜子的观照下，发现历史和世俗社会是迷乱的，是骚动的，是违背道德自然本原的“静”的根性的。天下人永不满足、贪得无厌的不安的灵魂，失去了宇宙全息生命本体那种虚静的根源的主宰，轻举妄动和胡作非为，丧失了道德自然、浑厚质朴的本性。人类生命之树本原性的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的精神气质，在历史和世俗社会的罪恶和煎熬中萎缩了，枯槁了。恬淡、清静、虚怀若谷、纯真朴素、公正和平、怡然自得的本原性生活，在世俗社会各种意欲的搅扰下动荡不宁，面目全非。然而，有时只要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天地只赋于我们这唯一一次生命之身而言，生命确实是可贵的。本原性的清静，崇高而完善的生活，显得多么重要和不可多得。因而在我们的内心，往往产生一种对本原的道德自然境界的梦幻般的怀恋，期望深沉地呼吸着道德自然的本原之气，有力地展示出天人合一境界的生命本能的全部光彩。《菜根谭》云：“昼闲人静，听数声鸟语悠扬，

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确实，当我们真正回到我们生命的本根的时候，在那种我们内心世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深沉的宁静中，我们的听觉净化了，我们的视觉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净化了，我们全身心地超越在喧嚣骚动的世俗社会之上。而在我们心灵深处升起的，是一个我们彻悟的浩瀚冥冥、虚无飘渺、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本原性的宇宙全息生命的崇高而完美的境界。恰好在此时，我们也才能真正感觉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虚幻、飘浮、渺小、孤寂和短促。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静”是无所作为的。在道学家认为，“静”是宇宙生命本体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绵绵不断、千变万化、神秘奥妙的根源所在，从天人合一即人原本就是宇宙全息生命完整统一的有机体的构成部分这个观念看，人如果能够保持与宇宙本原“静”态的高度统一，那么人就会顺其自然地体现出这个全息的宇宙生命博大精深的本能。从道学家“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个观点看，如果人失去了天人合一状态这个“静”本能的根性，显然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宇宙本原这个无穷的本能。道学思想的本意十分明确，“归根曰静”并不是要无所作为，而是要通过“是谓复命”来体现天人合一即宇宙全息生命状态无穷无尽的“静”本能。归根结底，是体现出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宇宙本原性精神品格。显然，“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个思想的真正内涵，是对“静”本能这种宇宙本原性地无所不为的力量源泉的激活和恢复。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深刻地阐明了这个观点。他说：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认为：站在天人合一即宇宙全息生命的整体来观察天下事物，与虚无、永恒、包容、坦荡、大公无私、循环往复的宇宙全息生命的整体相比，天下任何事物都是一时一事的，局部的和



渺小的。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要想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完成无限的事业并追求圆满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想以有限生命去满足无限的利己欲望从根本上看就是枉费心机。这就像人们原本斜着眼睛，而想要看到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全部那样不符合实际。因而老子认为：天下最大的成功本身就存在着缺憾，因为在宇宙全息生命静本能力量的支配下，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天下最充实的东西也好像是空虚的，因为宇宙全息生命虚无无为的本性是无所不去、无所不入、无所不出、无所不经、无所不通的。最平直的东西就像宇宙循环往复恍恍惚惚那样弯曲；最有雄辩和说服力，好像宇宙全息生命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而却没有言语；最灵巧的东西，就好像宇宙全息生命浑浑沌沌自然无为造化万物不息地运行那样笨拙。从生命运动的原理来看，躁动可以产生热量从而战胜寒冷，然而只要安静下来，就可以恢复虚静的根性，进而战胜暑热。由此可见，内守住清静无为的根本，人类就会自然地进入宇宙全息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的道德境界。

“清静为天下正”。清静可以使天下归于正道。显然，道学家在这里向我们表明了一个深刻的原理，这就是说，并不是道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要求天下人去追求清静，而是清静本身就是生命万物的根性。并不是说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静”本能够使使天下充满生机，而是清静无为才能体现出不可抗拒的道德本性和自然运动规律的永恒力量。

更进一步的探索向我们表明。原来老子所讲的“致虚极，守静笃”和“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观点，是针对道德本性和自然规律而言的。换言之，就是清静无为的根本，就在于恪守道德的本性和尊重自然的本原性法则。显而易见，清静无为已成为判断事物道德和自然状况的标准。致虚在于守静，守静在于致虚，二者达到极致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人性的归根在于守静，守静在于恢复人的本性，恢复本性便可与自然的本原吻合。毋庸置疑，清

静无为意味着将自身的人格建立在道德和自然的根本之上，或者说清静无为是恪守道德和尊重自然品格的必然结果。一个缺乏道德和自然本性的人，是不会清静的。

我们把清静视为一种崇高的、真善美的、当然也是尊贵无比的精神品格，是合乎道德和自然的原理的。清静无为是精神境界扩张到道德和自然品格的极致的象征，不同层次的静态是不同道德品格和自然状态的体现。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恢复静态本能的本质性的意义。道学家“致虚极，守静笃”的深刻内涵在于，致心灵于宇宙全息生命即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虚无飘渺“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境界，就会恢复道德的无名、无欲、无为、恬淡、虚无、寂寞、纯真、朴素的本性，这样任何外物杂念都不会扰动他的心灵。始终内守清静无为的宇宙全息生命的本原状态，心思就会专一，心思专一就会感到空虚，感到空虚就会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会和全息的宇宙生命融为一体，融为一体就能够像宇宙本体那样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地造化万物。像宇宙本原那样造化万物，就会像道德那样虚怀若谷地滋养万物、兼蓄包容万物，因而就会按照自然的本原法则尽性发展。显然，道德的本性和自然的法则构成了“清静无为天下正”的本原性的生命境界，而“清静为天下正”的本原境界，则能够充分体现道德的本性和自然的法则。通过对清静无为原本是道德本性和自然法则的分析，它是对崇高的、完美的和尊贵的精神境界的肯定。无疑，专心一致地内守清静无为的宇宙全息生命的精神状态，以期达到与道德自然本性的同源即高度和谐统一，这是道学家“清静无为天下正”思想的真实内涵。庄子在《天道》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认为，如果清静时能够像无息的大地，运动时能够像瞬息万变的天空，这就表明他专心一致地内守着道德的本性和自然的法则，这就必然会

将虚怀若谷、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贯彻于天下，通行于万物。能与宇宙生命虚静的本体达到统一和谐的天人合一状态，这就应该说进入了“天乐”的境界。

显而易见，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推行虚怀若谷清静无为的“天乐”之世于天下，让道德的本性和自然的法则贯彻在人类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体现出人类本原性的崇高、完美、尊贵的精神境界，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本质所在。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显然是对世俗社会利己的攻击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占有欲、个人意志、功名富贵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导致了人类的自相残杀和骚动不安，人类的生活失去清静无为的精神控制之后，必然会遭致极大的分裂和破坏。因此人类的世俗生活风雨飘摇、罪恶累累、祸患无穷。在道家看来，这种破坏道德本性和自然法则的原始的残余兽性，像肿瘤一样有可能自毁人类前程。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道学思想推行由道德本性和自然法则于清静无为的“天乐”之境的主张，已成为近现代哲学家们关注人类文明走向的核心问题。叔本华明确提出要平息人类权力、意志、功名和奢华的欲望，他所看到的是宇宙本原“那种高于一切理性的平静，那种精神完美的恬静，那种深沉的静止，那种无法破坏的自信和平静”。弗洛伊德看到的是全人类集体的超自我，以及对良知的发现，他说：“每一种对本能（原始自然的野蛮本能）的抵御现在都成为良心的一个有力源泉。”而马克思所看到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的前景。

我想，关于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道学思想的内涵，再也不应该是什么艰涩的东西了。它一定显现着宇宙全息生命的天人合一意识、对个人利己攻击性根除的期望和平等博爱精神的降临。它所平息的是权力、意志、功名、阶级、奢华的永不满足的欲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野蛮蒙昧的自相残杀，骚动不安以及对道德本性

和自然法则的践踏。而在心灵世界所升起的是虚静的崇高，是清静的怡悦，是平静的坦荡，是恬静的淡泊，是宁静的远思，是肃静的庄重，是沉静的智慧，是安静的和平。是镇静的从容，是由这些静态的根性力量所产生的虚无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宇宙全息生命的原动力，是与道德本性和自然法则高度统一和谐的精神境界，当然也是在真善美的良知照耀下的全人类超自我的文明精神。

## 悟道第七章

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元同。”

——《道德经》第五十六章

### 31. 朴 散

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的探索工作走了一些弯路。在方法论的开篇，应该尽快进入对艺术本身的讨论，而我们却又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探讨“无为”这个原理性的读来让人感到枯燥的东西，似乎偏离了主题。确实，在道学思想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审美观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形成于数千年历史中的全部丰富多彩和光辉伟大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家，其浩瀚和深入人心的程度，远非像作者这样学识肤浅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因而使我们感到任务艰巨而且需要更多的篇幅去讨论。但是，也似乎正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希望在众多的头绪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和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从道学思想方法论的本质和其原则结构方面尽可能涵盖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无为”是道学家所揭示的宇宙本原性原理法则，是道德和自然崇高境界的根本性大法，是宇宙全息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蓬蓬勃勃地造化万物

的万法之本，是显示道德和自然高贵精神和真善美品质的不可逾越的法则，是中国艺术之所以博大精深和神圣崇高的源泉。从本质上讲，“无为”是道学思想方法论体系的灵魂。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无为”作为方法论的核心，在开篇即进行讨论是遵照道学思想本意进行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尽可能避免了在“无为”这个思想中与认识论重复的观念性的东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导致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原理法则的方面。我们力求揭示出道学思想“无为”法则的本质性的内涵。尽管我们感到由于其根源性的深邃，一部分读者会认为对于只凭感觉的艺术家而言没有多大必要，而且我们所讨论的“无欲”、“恬淡”、“致虚”、“守静”这些内容，似乎过于远离现实。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无为”作为一种本原性的生命精神状态和造化万物的大法，从本质上理解它会帮助我们本能性地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境界，就像我们以“无为”的原理为根据，对世俗的自私、个人意志等等蒙昧、野蛮和丑恶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那样，我们的目的是追求艺术和艺术家灵魂的纯洁，我们期望艺术家成为“无为”所显示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天使，像生命的女神一样站在完美而崇高的生命境界上，以圣洁的无限智慧的艺术的光辉普照人间，使迷惘和痛苦的生灵超越于世俗之上，从永恒的道德和自然精神中汲取生命的无限力量。它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为之探索道德的艺术精神是神圣的，无疑也为我们下面的探索和整个艺术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尺度。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第七章的探讨中，将着重讨论中国艺术道德精神的内涵问题。我们认为，体现道德精神和自然的品性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所在。整个一部中国文化艺术史，是不懈地追求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格的历史，自古以来，“文化载道”是中国文人的神圣使命。而能够达到与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精神的高度统一，则被认为进入了最高境界。为了讨论的系统性，我们将选择从“朴散”这个带有起源和

本能意义的思想处着手。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道学家认为，“朴散”是真正人类生活的开始，而圣人的人则是遵照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和原理法则开创人类生活的。当我们理解老子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老子把人类放在了宇宙全息生命的总体来观照人类，即人类原本就是宇宙全息生命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人类原本就是在道德精神支配下，按照自然的原理法则生生不息的运动生存的造物，他不能也不可能脱离这个整体。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宇宙全息生命的道德精神和自然运动的整体之中。而这个整体，是永恒的、纯真的、朴素的。人类这个自然进化中的动物与之相比是短暂的、渺小的。在我们看来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进化过程与宇宙整体生命相比，实际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因而道学家忠告我们，任何脱离宇宙全息生命本原性朴素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行为都是愚蠢的，任何违背这个整体性的行为都会给人类带来恶果。在人类历史经受了无数挫折和打击之后，在人类文明接受了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洗礼并接受了其圣爱的恩泽之后，人们才艰难而迟钝地从中悟出些道理。历史上一切圣明的伟大人物，他们先知先觉般地觉悟到这一真理。他们不仅自觉遵行这个真理，他们同时成为这个真理的天使。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痛苦生活中，由于人们原始的野蛮性未彻底扩清，人们自我的狭隘意识的根深蒂固，许多追求本原性真理的人遭到冷落，大多数出于美好愿望而勇于护卫真理的人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

作者为什么要从很深的根源处着手探索中国艺术精神，而不直截了当地深入艺术本身进行讨论呢？因为从我们对道学思想的理解中看到，人类的一切生活行为都源自于本原性宇宙全息生命的整体中。确实，没有宇宙生命，就不会有我们人类自己。人类从很深邃的宇宙生命的源头从无到有，从微生物到有机体，从软

体动物到脊椎动物，从四肢动物到前肢离开地面，从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到创造了人类史，从石器、陶器、青铜器时代到现代化的电器信息时代，人类开创了全部丰富多彩的完全有别于自然本体的生活。人类从上古洪荒的纯粹自然的浑沌世界走来，并继续呈现出向着无限智慧和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境界发展的趋势。显然，这个发源于深邃根源的人类生命原本就内涵着这种潜能。而且这种潜能是无止境的，在认识论中，我们已把这种无止境的潜能归结于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力量之中。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即人类不断进化的生命现象实际上出自于他本原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的核心就是更有力的生存。我们不妨把这种动物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称为生活。我们不知道其他动物的生活目的，或许它们就单纯地是一个一代一代繁衍生息地自然生命过程，它们不知道有什么追求或去追求什么，这或许是它们寿命比人类要短暂的多的重要原因。但是就我们从现代信息媒体中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的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人类在本能方面与动物世界有许多本质性的相同之处。觅食、性爱、母爱、爱自由、爱欢乐、爱美等等本能几乎是相同的，有时，当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类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而缺少这些本能性，或者这种本能性受到人为的压抑时，我们甚至会自愧不如这些动物。当然，我们不能过低地估计人类真善美的潜能性，既然人类的进步超于其他动物之上，那么人类的这些潜能就不容怀疑地具有强大的优势。根据我们讨论的目的，现在的重要问题在于，人类的本能与其他动物的潜能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动物的潜能。很显然，当我们看到动物世界中那些盲目地满足其本能的动物时，我们意识到它们的这种满足隐藏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安全性，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它们的本能满足得不到任何保障。或许这种盲目的满足是短时间的。而人类则不同，人类对自身原本动物性的潜能有了较高于其他动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促



使人们知道这些本能的满足才能够帮助他们更幸福的实际上是更本能的生活，因而人们就会有意识地去追求这些本能的满足。而对于能够在更广阔、更深层、更高级的程度上掌握自然以及自我的命运的人来说，他们不仅尽可能地追求本能的满足，并使潜能在这些实现满足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展示出这些潜能无限的能量和令人陶醉的光彩世界。在我们看来，人类潜能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潜能是有意识的，而动物潜能是无意识的，人类潜能是向着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高度发展的，而动物潜能始终停留在原始自然的盲动状态。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潜能是升华了的高级本能，而动物潜能是原始低级的潜能。人类升华的潜能创造了人类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使人类潜能不断得到更高级的发展和满足，并在这个不断向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潜能将会得到无止境的开掘和升华，在与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结合方面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大的自觉性的优势，真正进入了利用宇宙全息生命的无限能量开创自己无限美好的生活的最高境界，从而与生命的守护神同享神圣的天伦之乐。然而，原始的动物潜能则不能显示出这样的优势，它们的低级的本能得不到任何保护。一只本能的欢乐的小羊，很可能在瞬间成为躲在阴暗处的恶狼的腹中餐；一些本能的自由生活的牛马，被智慧的人类驯养起来而为人类服务；正在作爱的兽类很可能被人类一网打尽；正因为猴子显示了它灵巧自由的本能而召致猎人一定要射死它；再爱美的动物也不会制造和使用香皂清洁剂。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动物会受到人类的特别关照和恩泽。在人类的一些实验研究和娱乐活动中，人类尽可能地保护某些动物并让它们显示出全真的本能。当代人类已为动物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驯养了许多动物供人们观赏和了解它们，人们还教给黑猩猩、八哥等动物以人类语言、简单的音符和绘画以及体育运动的能力，有时我们甚至感到

许多动物如猫和狗、牛和马、大象和猴子完全是和人类的性情相通的，只是不会说话而已。在当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类似于人类的动物的潜能之后，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一些动物的潜能是能够升华的，而另一方面说明人类的潜能已发展升华到了一个相当高级的阶段。如果人类不是出于保护地球、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而最终目的是保护自己，那么这些动物是很容易被现代化的武器和毒剂杀害的。

潜能的发展和升华，切实地讲，是人类对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感觉、理解、觉悟、适应和把握创造能力的提高，是人类原本特有的无限的道德精神的力量显示，智慧的开启，是大自然力量的催化，是文明之光在洪荒的太古世界的跃动，当然也是人类从此走向完美的起步。探其究竟，诱使潜能发展和升华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生活的本身需要。人类不断向上的追求幸福、自由、快乐、和平的生活目的，一切都存在于大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之中。因而人类不断深入地感觉和认识这个世界，尽可能也开发自然界中可资以利用的东西以满足本能性生活的各方面需求。由于大自然向人类提供的可以无止境向前发展的厚爱 and 人类自身本能的无限性，人类尽可以发挥其潜能的才智为自己建造天堂般的生活乐园。但是，大自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温顺，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永远高明于人类的感觉和知解力之上。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己本原性的与大自然深邃的根源关系知道的很少，当人类有限的知解力对永恒的大自然和自身认识不透的时候，人们势必在满足自己无止境的生活需要时而遭受挫折和打击。比如人们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而致使山洪爆发，人们私欲泛滥造成道德精神失落最终导致自相残杀。人类只有经受了来自于大自然的打击和挫折和自身的祸患之后，在人类的精神本能中才出现了自觉性，只有当人类重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大自然和自身时，只有当人类把自己的适应能力调节到符合大自然意愿时，人类才有可能免受

痛苦，生命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可靠的保护。在我们看来，生命精神就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本原性的道德精神气质的无限潜能，是天人合一的本能性的浑沌精神本体。人类的精神潜能尽管遭受了来自于自身的由于不自知而造成的历数不尽的挫折和磨难，但是，人类的精神本能却千回百折的向着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境界发展和升华。人类的最高本能，生存的本能和精神的本能，是对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高度自觉的遵循和完整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人类在创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方面，已显示出了其他任何动物不可比拟的和前所未有的能量。

现在，我们再更进一步地看一下潜能发展升华的结果。生存本能衍化为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的创造物。比如建筑、生活器皿、交通工具、衣服和战争的武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生活物质是不能满足和保证自己的生活目的的。生存本能所要求的幸福、自由、和平、快乐等等无形的精神的满足，才能从根本上展示出生命本能中最完美最可爱的光华。一个深切的体味了人生乐趣的人，都会对生命产生恋情，苏轼曾慨叹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显然，人类这种根本性的精神的满足的需要是丰富的物质不能替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这种本能性的精神需要远远超出物质性的需要。特别是当人们的某些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急切地需要一种相应的替代物，至而从这种替代物身上得到满足。这一点在性本能满足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在性本能方面得不到满足的人，往往会想象出一个美好的对象采用手淫、口淫等方法得以满足；一个缺乏幸福的人往往在理想中有一个幸福的计划；一个失去自由的人往往想象着插翅高飞而不受任何束缚；一个陷入战争的民族，肯定期盼着赶走侵略者使自己的儿女免受牺牲尽快恢复和平的生活；一个痛苦的人势必急切希望冲破现实的羁绊而在眼前出现生命的欢乐愉快景象。尽管这些替代的方法只是一些想象，但是这些替代性的想象，不仅能够暂时满足本能的需要，同

时将会发展成利用本原性的精神潜能将这种替代性的想象变成现实的新的精神动力。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种精神动力的落脚点,显然,在这种精神动力欲将替代性的想象变成现实时,便会出现深沉有力的精神冲动,这种精神冲动将会以不可抑止的力量把这些替代性的想象转移或者宣泄到一定的媒体上。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人类文明混沌初始的起源的原理,或者说是老子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的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注释,当然,我们同样也认为它是道德思想艺术精神的开端。比如,这种替代性的想象属于听觉的,那么,那种精神冲动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器乐媒体变化成音乐;如果这种替代性的想象属于视觉的,那么,这种精神冲动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变化成绘画、雕塑或建筑;如果这种替代性的想象属于思维的,那么这种精神冲动便会通过一定的符号(即文字)媒体变化成为语言诗歌,戏剧和小说。现在,当我们进一步对这种由精神冲动所转化在一定媒体上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诗歌、戏剧、小说等替代性的想象进行探讨时,显然,这些以艺术手法的面貌所显示的替代性的想象,实际上是精神境界得到发展和升华以后的载体。现在看来,这种替代性想象的精神载体,不仅在一方面暂时满足了冲动性的本能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这种满足的过程中其本能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陶冶和升华。这种陶冶和升华的过程根据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道德精神的智慧的无限潜能直至上升到最高境界。

这里,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概括的结论性的东西,由精神潜能的升华这个核心所展开的道学思想的艺术精神境界是宏伟壮丽的,在下面的诸多章节中,我们将分别从许多角度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核心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通过对道学家“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个深邃的以人类起源为出发点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已深刻地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艺术的根本是人性深层次的潜能精神,艺术是人性潜能精神境界发展升

华的载体，艺术的方法，完全是为了人性精神无比博大精深、神秘美妙的境界的显现。脱离这个根本，任何方法都是空洞有害的。

### 32. 符 象

这显然是一个遥远而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问题，作者在这方面学浅才疏，手头也没有更多的资料，因而感到为难。但是我们确实相信它是一个关于人类学的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当然它与许多文化现象一起，同时也是艺术的起源问题。它包括着鸿蒙初开，人类心灵语言的交流与显现，发源于生存本能所形成的信仰、禁忌、图腾、文字和人类文化起源等等很复杂的甚至决定着人类文明轨迹前途的内容。在我们所探索的这个领域内，最终形成了以道德精神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符象是道德思想精神文化的最原始最早期的精神形态。

我们分析，最早的原始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内心的，他不可能通过一定的形象将它表现出来，因而不能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明确和更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交流。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从电视上看到的动物世界一样，在较高级的动物中，它们同样具有像人类那样最基本的感情，它们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形式、交流方法和情感世界。因而，我们并不能因为不能通过特定的精神形象表现出来而低估了最早的原始人的精神世界。根据人类优于其他任何较高级动物的不断进化的性质，即就是在最早期的原始人中，他们的精神情感世界和组织交流方法都要比现代较高级的动物智慧和高明得多。他们像现代人一样能够享受到性爱的欢乐，母爱的温情，群体的力量感，以及由于前肢直立对生活多方面所显示的能够控制更广阔的自然空间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最早的原始人较之于其他较高级动物更为丰富和广阔的生活内

容，在很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提高了他们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群体生活加大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和交流，他们不仅懂得了在这个神秘的自然界中怎样生活对自己有利，他们也在不断受到伤害的自然生活中懂得了哪些东西应该回避。在这种鸿蒙初开的漫长生活中，最早的原始人，替人类建立了用内心的特殊语言方式能够表达和交流的更广泛更丰富更深刻更明确更高级的精神情感世界。而且在这方面显示出最早的原始人可能存在的不可限量的智慧和创造的本能性。

但是，我们的分析又表明，尽管最早的原始人已经建立了以内心感觉为主要语言形式的几乎是完整的能够表达丰富情感的交流方法，比如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最早的原始人仅仅用声音、眼神和面部表情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或者一些动作手势，就能够表达求偶、性爱、母爱、欢喜、快乐、愤怒、悲哀、痛苦、善意和恶意等等非常丰富和微妙的感情并相互理解沟通。据动物研究专家讲，在猴子的世界中，猴类之间能够用声音的微妙变化表达数千种语言，但是最早的原始人在这方面聪明智慧的程度，远在猴类之上。尽管如此，我们只把他看作人类的心灵感应阶段，与创造了人类整个历史和全部丰富的科学文化相比，他仍然是最为低级的初始阶段。现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在这方面浪费笔墨，我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探索心灵感应的下一阶段是如何发展的。它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果。

心灵感应式的语言交流方法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的扩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双手的广泛频繁使用，逐渐大量地制造多种多样的劳动、生活及精神娱乐用具，及其由此出现的新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复杂的人际往来关系，大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原始人的情感精神世界，心灵感应式的语言交流方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由于原始人长期在心灵语言支配下大量展开的双手劳动，一方面更深化了心灵世界，另一方面使双手的机能更加灵活和具有应变能力。因

而由心灵感应式的表达方法发展为用手语表达的方法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心手相应或者说得心应手的语言表达方法，即丰富的心理情感精神世界促使原始人用相应的各种各样的手法姿式变化表现出来，这是心灵感应发展的第一结果。在我们看来它是人类发展中一个极其伟大的至今仍然存在着神秘而巨大的潜能的过程。人类的一切伟大的创造都直接与此相关，它是人类一切已有的和未来无限的文明的源泉。在认识论中，我曾经简单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原始人曾经长期地用手语探索和认识交流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原始人不仅用各式各样的手语交流和表达了自己的心灵世界，而且在这个漫长的原始生活中使自己的手语发展的极其丰富和极具变化性。或许他比现代聋哑人所使用的哑语还更富表达力，因为整个原始人共同生活在哑语的语境之中。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行业和艺术界。凡是勤奋不断地心手并用的人其聪明的程度和成就都要比夸夸其谈的人高一些。这或者与从原始人开始就形成的心手相应和得心应手的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相关，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不断协调运动加速了人性智慧的开启和发展。在陕西半坡村原始人部落历史博物馆，考古工作者新近发现了一块刻有各种姿式手语符号的石板。我的一位馆长朋友对此正在进行破译和研究工作。我十分有幸地看到了这块石板，在这块不足五十公分长的灰褐色石板上，刻有如卜、𠂇、K、𠂇、𠂇、𠂇、𠂇、𠂇、H、r、V、二、三、F、E、P等等近百种手语的符号。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考古工作者还不能完全破译这些手语，而且许多手语的形状与英文字母完全相似，这一方面说明手语是全世界的原始人的共同语言，而且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同源性。这种状况，促使考古工作者必须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共性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尽管他们密切地注意着世界其他地方的有关发现，然而得到的信息资料仍然不多。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专家们根据原始人必然会出现的从心灵感应式的语言到手

语与心灵语言相应发展的过程，完全可以断定，它是由手的各种姿式形状构成的表达着各种各样心灵形象和思想意义及其传达着丰富微妙的情感精神的符号。

我们这样的探索结果，对下一步即将全面展开的艺术方法问题的讨论显得极为重要。它不仅告诉我们，手语是心灵的再现，心灵是手语的源泉。而且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手语是对人类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的抽象，手语的结果实际上是人类丰富多彩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所准确显示表达的符号。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人类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情感世界是由千变万化的符号构成的。这些千变万化的符号凝结着全部丰富的人类感情。更深刻地讲，这些千变万化的符号，是人类走向无限文明的根基。人类的发展，实在是从这些符号中，汲取着来自于自然世界和心源深层的精神情感的绵绵能量。

显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为时过早。我们必须对符号所包涵的内容进行更为本质性的分析。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手语符号的出现，使原始人的生活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沿着幽静的灞河岸上的弯曲小路，来到位于西安东部的半坡原始氏族部落遗址。这是一个依坡傍水聚居着百余户原始村民占地约半平方公里的原始村，六千年前的原始人就生息在这里，考古学家称其为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类型。我看到半坡原始人的生活已经出现了令人感到温馨、幸福、安宁、爱心和在一种信仰的尊敬下的秩序感。这些感受来自于我所看到的半坡人劳动和生活器上装饰的很美的形状和图案，以及坐落在村子中央的用于祭祀和集会活动的显然是十分威严宏大的社堂遗址。当然围绕着村落周边由原始先民用石镢石铲开挖的足有十数米深和宽的河沟，使我们联想到半坡原始人也经常会受到来自于凶猛的野兽的袭击，或者还要用于由于某些纠纷抑或是掠夺财产而来的其他部族的侵略的抵御。在半坡村遗址博物馆中，我看到了为数众多的石制、骨制



和陶制的生产和捕猎用具,许多经过绘制的陶器生活器上的图案,表现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当你看到那些用于打磨和制作的石斧、石铲、石镞、石球、骨针、骨钩、骨珠、陶尖底瓶、陶盆、陶杯、陶壶、陶罐、陶碗等等多种多样的生产生活用具和陶牛、陶羊、陶狗等动物玩具的形态及其雕饰图案,其精致生动用心完美的程度,顿时让人感到,连我们自己也沉浸到了远古先民创造这些器物时那种素朴、纯真、安静、深沉和厚拙的心灵感应的气氛之中。当你看到这些生产生活用具上,用黑和红两种色彩绘制的几何图形纹、直线纹、平行线纹、波折线纹、三角纹、棱形纹、鱼形纹、鸟形纹、植物花木纹、叶片园点纹等等表现着大自然界物象形态的生机勃勃神秘庄重的图像时,我们似乎也身临其境于遥远而丰富美妙的大自然之中,我们不禁会对原始先民对大自然万物万象的深入细微地体察感知程度发出惊叹。

现在我们不能就原始手语符号时期原始先民生活所发生的具有广泛的对大自然的认识、开发、利用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用具这个问题草草收笔。在我们目的全面深刻地揭示形成符号的根源和其内涵本质时,我们从原始人创造这些生产生活用具的过程和现象中发现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原始人不仅能够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从本原性的自然物体中根据它们的原理性能,抽象出能够可供自己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比如从石头中抽象出石斧、石铲、石镞、石磨、石锤、石针、从天然生土中抽象出陶瓶、陶盆、陶杯、陶碗、陶壶、陶罐以至各种人物动物形态,从骨头中抽象出骨碗、骨筷、骨勺、骨针、骨钩、骨珠、骨箭头等等。除此而外,原始人在从本原性的自然物体中抽象出这些生产生活用器时,通过精心的制作过程,同时还要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注入自己的精神感情,从根本上使这些抽象物与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生命情感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原始人在抽象制作这些生产生活器具时,他们在其形式方面

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又在这种形式上绘制了丰富多彩的雕饰和图像。我们仔细分辨了这些雕饰和图像，其内容全部来源于对大自然界万物和人类本身的认识和思想。比如表现在这些陶器上的几何形图纹，可能就是表达大自然界内在的原理规律；直线纹可能是表达天体是平直的观念；平行线纹可能是表达天地平行运动的观念；波折线纹可能是表达水的波浪起伏规律的观念；三角纹可能是表达山的形态的观念，鱼形纹可能是表达鱼的美好象征的观念；乌形纹、植物花木纹、叶片圆点纹等等，都从根本上反映着人对这些本原性的自然物体的一种思想认识。现在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不仅原始人的生产生活器具是从本原性的自然物体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其表现在这些生产生活器具上的属于思想精神范畴的自然形象，同样也是从本原性的自然物体中抽象出来的。而更加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些从自然物体中抽象出来的形象，它不仅保存了本原的自然物体的本质，如石斧它仍然是石质的，陶瓶、陶盆它仍然是土质的，骨针，骨钩勺仍然是骨质的等；同时它根据原始人生产生活的需要，抽象成具有与现实生活相应的能够供其使用的形式性的东西。而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原始人在从本原性自然物体中抽象这些形式性的东西时，他们把自己对这些本原性的自然物体的认识和思想，注入到了这个形式之中，因而使这些特定的形式变成了特定的思想观念性的形象。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特定的形式实际上是特定的自然物体的符号，而特定的思想观念则实际上是特定的自然物体的精神象征。而特定的自然物体的形式符号和精神象征的统一体，即称为符象。实际上符象是原始人从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而对复杂神秘的大自然的万物万象各自的本质性内涵所作出的标志。在我们的原始先民那里，大自然界的万象万物各有自己的符象标志。老子曾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到“大象”。“大象”实际上是天、地、道德的符象。在道学家看来，天、地、道

德三象是至高至大的，是万象万物符象的根本之象，因而老子讲：“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那么天、地、道德之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符象呢？老子云：“大象无形。”在道学家看来，天、地、道德三象是博大精深的，因而看不见其具体的形象。归根结底，符象是我们的原始先民从大自然的万物万象中汲取得物质和精神能量的精华。符象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为文字，这又是一个关乎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课题，需要在专门的文章中进行讨论。这里我们仍回到关于符象的讨论上来。

在本文前面的讨论中，我曾谈到符号当然也包括由符号衍化成的符象，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根基，是无穷的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当然考虑到如上面的讨论所谈到的，因为这些丰富多彩的符象，来源于无限丰富神秘的大自然的深层的本质性精神内涵，同时也来源于人类由于生产生活所启迪的无限智慧的潜能的本身。但是，我们进一步的探索表明，从更深层次来看，推动人类生产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还有比以上更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性爱、母爱、人类之爱和力量之爱，正是由于这诸多的爱神，才促使人们去热爱生活，去创造生活，从而全面展开对无限神秘美妙的大自然的认识、理解、开发和利用。我曾在许多原始遗址的创造物中看到这些爱神的显现。陕西半坡村原始部落的陶制男生殖器依然激动坚挺；那些支撑着圆形陶罐实际上是生命的母体的丰腴的大腿，至今仍充满着女性的神秘的性感，性爱之神到处闪动。在陕西半坡、姜寨、庙底、史家西王村和甘肃的马家窑等原始部落的遗址上，那些腹部圆满的陶罐、陶盆、陶瓶和陶杯，使我顿然联想到向我们走来的捧腹的母体，母爱之神将护送每一个生命安抵这个世界。我从那些聚居在壕沟的保护区内的原始先民的房舍院落的遗址上，仿佛听到原始人早晚互致问安，眼神里显露出爱的期盼的光，人类之爱神使这片土地朴质祥和。然而当我悠幽地漫步在半坡原始部落的社堂遗址上的

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站在祭台上的威严的女族长，人们戴着人鱼纹面具，躬身听从她的召唤，场面威武壮观，即将化成势不可当的力量，力量之神将鼓舞他们驱除邪恶和虎豹豺狼。

性爱、母爱、人类之爱 and 力量之爱，做为人类的本质性精神内涵参与了永恒性的自然的生活。人们在这些爱神的鼓励下，创造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和故事，并将这些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幸福的爱的情感，发展成信仰。期望这些爱神给他们带来永远幸福的爱。在中国古代，人们崇拜象征着性爱之神的伏羲和女娲；崇拜象征着母爱的西王母，崇拜象征着人类之爱的炎黄二帝；崇拜象征着力量的龙王。古代人把这些爱神作为图腾，显明而广泛地宣示在凡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因而古老的中华人被爱神的力量所鼓舞，团结在爱神所张扬的真善美的旗帜之下，创造了充满着人类高尚的爱的感情的历史。但是人们这种爱的神圣信仰，也不断遭遇到假的、丑的、恶的势力的伤害和牺牲，因而人们在信仰爱神的同时，又产生了禁忌信仰。禁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在心灵上驱走了邪恶，保护了爱神并强大了爱的力量。中国人自称自己是太古而来的龙的传人，龙作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图腾成为中国人的永久性的象征。尽管龙和人类的远祖同是软体动物，但是也未必就是龙。然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传说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国人战胜邪恶的强大信心和力量以及对这种能够飞黄腾达的力量的渴望。这或许是生活在东方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的原始中华先民，在爱神的护送下，越过了太古的心灵感应时代，越过上古的手语符号和符象时代，在漫长的与假丑恶力量的较量中，为我们中华人类创造的“龙的传人”这样一个在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真理面前正直而立的符象的思想精神的最好注释。

现在，我们已到了该为符象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了。既然古老的原始人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了以爱和恨、以信仰和禁忌这样真善美的人类感情，参与了无限广大神秘的大自然的生活，并认识

它、为它确立了能够充分、准确、深刻地表达自己心灵世界的符号和符象，那么在这些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自然符象中，也就深刻地贯注了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因而我们认为：这在后来发展为符象式的文字，而这种文字本身就是情感和精神性的符象，它不仅汲取了来自于博大精深的大自然的生命力量，而且融进了人类无限智慧和高尚的情感精神的内容。因而，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式的符象中所标注的思想精神内涵和情感中，进一步深入到无限神秘美妙的大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用我们的爱和恨、信仰和禁忌，创造人类更加符合于道德思想精神的高尚的和光辉灿烂的生活。我们会从大自然无比丰富多样的声音中，抽象出表现人类崇高的心灵之声的音乐；我们会从无比丰富多姿的大自然的形体中，抽象出表现人类高尚的心灵境界的绘画；我们会从大自然无比丰富多彩的变化中，抽象出表现人类美妙生活和多爱多恨的诗歌；我们会从大自然无比丰富多情的现象中，抽象出表现我们人类纯真、善爱、良知的心灵气质的文学、戏剧和雕刻，当然，我们最终也会把这些声象、音象、形象升华为神圣而完美的人格精神。从而以汲取着来自于无限神秘美妙的大自然世界和人类心源的无限智慧的力量，创造出能够见得道德上帝的光彩世界。

### 33. 神 圣

从方法论“无为”章开始到“朴散”之后，从人类精神潜能的发展和升华到产生了符号、符象和文字艺术，而符象式的文字和艺术又是人类心灵精神境界的显示这个观点的讨论，我们的探索工作似乎从深邃而古远的洪荒世界跋涉了出来，而终于能够脚踏在大自然的实地。当我们回顾我们曾经游览过的无欲、无为、恬淡、虚幻、寂静的境界时，我们仿佛经历了一个神秘奥妙的梦幻，一个永恒的、虚幻的、寂静的和无限美妙的梦幻，我们似乎在神

灵的护佑下飘飘欲仙，尽情享受着本能性的自由、超越、宁静和欢乐的幸福。我们神奇地感觉到这个虚幻的世界在播撒着生命的种子，万物应运而生，蓬蓬勃勃绵绵不断的成长，显现出静穆、超然和悦与博爱的情境。现在，我们已站在了阳光照耀下的绿色的大自然之间，我们已经觉悟到我们来自于深邃而浩瀚的虚幻之境，我们以上帝所贯注给我们的生命精神的潜能，以大自然的使者的荣宠，向人类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抛撒道德精神的种子，按照上帝的意愿，造化出一个崇高而完美的人类世界。我们看到，唯有在襁褓中恩承了上帝艺术天赋的人，他们才真正懂得上帝所嘱托的神圣使命，并替上帝创造出一个本原性的神圣的境界来。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在赞美大自然神秘的魅力时感叹道：你看，这神秘命运的女神！

当我们面对这神秘的命运的女神时，我们最好再回顾一下我们在第六章中对人类的检讨。在道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看到了人类在生活的历史中所表现的愚昧野蛮和虚伪丑恶的劣根性。人们把追逐权力、功名、富贵、奢华视为生活的原则和目的。人们为此而不惜践踏本原性的道德精神，违背大自然的真理，屈辱人格和自相残杀。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那有一点儿高尚的心灵参与生活，他们向这个世界伸出的都是带有原始本能的狭隘自私因而在世俗生活中追求庸俗功利的手。人类原本完美的精神潜能在这种世俗生活的损伤中不断流失，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带有血腥味的历史。这种历史状况表明，人对自己本原性的深邃的道德精神的世界知道的很少，人们不懂得应该按照道德的本原性的原理法则去生活，不懂得遵循自然的品性法则去开拓自己的精神生活领域。人们不仅对深邃的道德精神和神秘的大自然知道的很少，而且对自身知道的更少。因而人们实际上亵渎了生命女神给予我们的生命的恩宠，使自己生活在一个由自己酿就的痛苦、祸患和罪恶的社会环境中。正是基于这样对人类蒙昧现象的反思，道学家

出于上帝的对人类之爱的愿望，深切地唤醒人们还自己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境界的觉悟。在道学家看来，这一天经地义的真理是不可逾越的，是神圣的。从我们民族的发展历史可以证实，道学家对大自然和道德精神无比尊崇的思想，在长期的历史衍进中，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它来自于本原性即“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精神的动力，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断文明昌盛的根本性的精神源泉。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视道德和自然为生命之神的神圣的话题上来。如果说创造人类最美好的事物有许多重要的方法的话，那么在道学家认为，其最根本的，就是人们在参与自然，创造人们借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时候，人们首先要回归到生命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根源，以心灵的无限真诚，聆听道德世界的声音，向恩宠给我们生命的命运女神祈祷，摆脱世俗权力、功名、财富、奢华种种意欲的烦扰，让生命之心永驻于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永恒世界。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水，从母乳里流出来的是乳汁，从本原性的道德世界的心灵中升华出来的，是绵绵不断涌出的纯真、朴素、自由、坦荡、博爱和崇高而完美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博大精深和无限美妙的境界。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奉道德为神圣，奉大自然为神灵，因而创造了蔚为大观层层深厚的能够见得生命女神和道德的上帝的历史文化。我们从庄子的著作中看到，古代人多有祭祀天地之神的庙堂活动。在古代华夏人的心目中，天地道德是神圣不可玷污的，祭祀之日，人们要穿上肃穆的礼服，戴上洁白的手套向天地宣誓并行跪拜礼，人们诚惶诚恐地向天地之神检讨自己的过错，通过静思默念天地之神给人们带来的生命的恩惠，而将自己的心灵紧紧地与天地之神联在一起，以便随时能聆听到神的圣音并得到神的呵护。尽管这种古代的祭祀活动带有很多神秘的色彩，但是就古代华夏人已经认识到自己深邃的根源，并从心灵深

处追求大自然本原性的精神而言，我们认为他已具有了一种十分智慧而高尚的情感。人们在神圣的天地精神的感召下心灵纯净了，境界崇高了。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和造化能够见得上帝。确实这种古老的一直延续至今的祭祀活动，陶冶了华夏民族的心灵。使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变得高尚起来。我们看到，这种古老而神圣的祭祀活动至今仍混合着现代文明，似乎难以根绝的盛行在农村和城市。这种发源于人类对幸福、自由、欢乐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对生命女神的祝愿和信仰的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的祭祀活动，标示着整个民族高尚的精神本能的升华。在我们看来，它并不违背现代文明的意愿，相反，它不仅和现代文明中保护自然生存环境的观念相符，而且就其追求心灵的神圣这一点却显得更为深刻。即就是我们的现代科学文明已发展到人类在更大范围和很深层次上能够控制自然的程度，但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目的，也不过是将人们幸福的生活建立在尽可能符合大自然规律和品性的原则之上。人类科学文明的程度愈高，说明人类认识理解和把握大自然的精神与物质世界的综合能力愈深。但是在我们真正的诚惶诚恐中享受现代科学文明的恩赐时，在现代文明人疯狂地向大自然开拓索取时，在科学发明创造日新月异空前大爆炸的今天，我们却往往有种预感，感到在这个神秘的大自然的空气中，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自以为聪明的现代科学文明可能有许多过错，甚至积累了很多的罪恶，生命的女神和道德的上帝可能怨恨我们忘记了他所馈赠给我们的生命的恩宠，他很可能要从很深的层次上毁灭灌输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根系，因而，人类的道德精神衰落了，现代文明人产生了一种浮躁、浅薄、空虚、淫乱和缺乏深厚的人类情感和爱心的时代病。当代人类最大的隐患，可能潜藏在这种现代文明病中。

如果我们以深敬的心情回想一下历史的优秀人物和他们的作为，回想一下他们对神圣的天地道德的忠贞，回想一下由此而产



生的顶天立地的勇气、毅力和意志，回想一下他们在艰难世事中伸张天地道德正气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回想一下由他们所传播和推行的天地道德精神并因此而形成的深厚的文明积淀和高尚的民族情感，我们都会感到正是由于这些伟大人物和神圣的天地道德的精神品格结合，才创造了人类无比丰富和高尚的人类情感的历史。想到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崇敬这些伟大人物，感激他们替我们创造了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由神圣的天地道德精神作主的人类生活。通观历史，凡是成就大事业者和一切优秀的人物，无不将自己的心灵深沉在神圣的天地道德的境界之中，修养和贯注自己高尚而尽善尽美的人格精神，至而将这种来源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表达给人类。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伟大的艺术家，到处听见心灵在回答他的心灵。什么地方找得到比他更信宗教的人呢？”又说：“好的作品是人类智慧与真诚的崇高证据，说出一切人对于人类和世界所要说的话，然后又使人懂得，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知的。”（《罗丹艺术论》第98、99页）在我们理解罗丹先生这些话时，首先我们感到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人类这种神圣的感情是一致的，神秘美妙的大自然本身就是最高的宗教。我们从这个最高的宗教中可以聆听到我们心灵中一切所需要的声音。另一方面，人类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同样是最高宗教精神的表现。它高度真诚地反映了生命女神即大自然神秘美妙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的形象，充分显示了人类潜能性的无比深奥的智慧和崇尚事物的追求，说出了苦难和忧郁中人类所急需听到的话。人们不仅能够从优秀的艺术作品中聆听到生命女神的神圣的声音，又能从艺术作品表达不尽的美妙境界中觉悟到大自然中还有许多神圣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认识、去吸收、去贯通。罗丹的这些思想，把我们带到了与道学家天地道德的神圣精神世界相同的地方。当我们的思想掠过原始古老的华夏文明的故乡时，那陕西半坡原始部落的人面鱼陶艺，那马家窑彩陶的神秘符号的图像，那

浙江良渚氏族部落遗址上线条精美的玉石刻像上圣母一般的女国君的崇高气度，那青海甘肃一带石崖上刻绘的围绕太阳神欢乐歌舞的原始人物，那由各种动物形象的图案铸造的庄严肃穆的青铜鼎器，都无不沐浴在神秘而圣洁的气氛之中。我们似乎从那半坡陶埙的器乐中，遥遥听见了原始人纯真素朴而悠幽远古的倾诉，我们从那翁郁的编钟上，仿佛听到了那来自于深邃的天地道德世界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声音。这正是道学家所追求的博大精深、神秘美妙、永恒神圣的声音。庄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音乐家师旷经常操琴于郊野，感悟空阔自然的音律。雕刻家庆在雕刻之前，先要虔诚地斋戒七日以去除巧拙毁誉之心，至七日时忘掉自己的形体，至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圣状态。道学家这种追求天地道德的神圣精神，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至高无上的比宗教还要崇高的信仰。他们对大自然和道德精神满怀深清，他们长期全身心地游历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之中，体悟着大自然的真理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创造了许许多多充满真情的经久不衰的作品。李白一生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体悟大自然的旅程之中，他游历过巴蜀、长江、黄河、五岳、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千古绝唱的诗篇。南朝宋画家宗炳，一生漫游山川，目的是为了“澄怀观道”，因而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艺术理论，成为中国画的理论法度的精髓。关于在道学家神圣的宗教精神的主导下，中国艺术家所形成的具有完整的体系性的道德艺术精神，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还要分专题进行讨论。

在我们如此看重道学家神圣的天地道德精神的时候，在我们赞美古代的艺术如此真诚地追求神圣的艺术精神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应该注意一下以神圣的道德精神为本的民族文化的整体。在我们这个具有六千年浩瀚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国度中，崇尚道德文化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在青史留名的层出不穷的圣贤伟人，他们或以文学、诗歌、书法、绘画、音律、雕塑、戏

剧、建筑等方面各自不同的卓越才能和成就相互比肩并永远留在世世代代的记忆中，从总体来看，他们都有一种道德的始终如一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式的虚怀若谷、博大精深、崇高完美的思想方法，恬淡清静、虚无无为和纯真朴素的从本原角度观照和处理事物的观念方式。这种民族性不仅显现在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气质中，而且也充分地显现在他们各自作品的内涵中，并以此作为最高境界即大器的准则去努力追求。在我们的先祖那里，这些品格是最根本的和不可改变的。

屈原是世界公认的伟大诗人。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屈原的爱国忧民的品德，是与自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而对屈原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以道学思想为主流的道德文化精神。我们从他的《招魂》、《天问》、《离骚》、《九歌》等诗歌中看到，他那种对人生和世界充满浪漫主义的神秘莫测的理解和想象，对自然本原精神的深刻感悟和尊崇，对人民博爱的深厚情感，以及宁愿抱石投江自尽而不与祸国殃民的奸党同流合污的圣洁的人格精神，都是对道学思想中真善美的道德精神品性的坚持。他至死不愿在自己洁净的心灵上蒙上一点污垢。他在《离骚》中写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没有一个人们崇尚道德思想文化精神的社会背景，倘若屈原没有可与日月争辉的道德的人格精神，倘若屈原没有直面指责昏君暴政的大无畏气度以及对国家和人民满怀的深情，他怎么能够抒写出那样气撼山河的诗歌呢？他的诗歌怎么能够流传千古鼓舞后代尊崇道德的人格精神而成为人们的楷模呢？屈原之所以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以至两千多年来人们每年在农历五月初五（相传为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以划龙船、吃粽子来纪念他，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文化精神已普遍深入人心，而屈原就是战国时代树立起来的道德文化精神的象征，一个崇高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道德思想精神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已渗透到整个民族的灵魂中。在浩瀚而恢宏的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人物，都是在深厚的民族道德精神的土壤中成长的结果。人们生活在像屈原、司马迁这样众多的伟大人物精神形象的感召和鼓舞下，心灵在浩如烟海的道德文化精神的诗歌、文学、绘画、音乐、书法、戏剧、雕刻、建筑的作品境界中受到陶冶。像《道德经》那样的深邃的道德学说和与这种观念相符合的诸如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的诗歌，世代流传，连最普通的人都能背诵出许多首，几乎从婴儿起便在摇篮中哼唱。人们普遍希望自己和后代永远向各种各样的伟大人物看齐，每一种艺术的门类所表现的道德思想精神，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人们把老庄孔孟视为哲圣，把屈原李白视为诗圣，把顾恺之、吴道子视为画圣，把王羲之、张旭视为书圣等等，并终生努力和这些圣人竞争。这些伟大人物的道德文化精神和人格形象世代活在大众心中，融化为整体的全部丰富的深厚高尚完美的民族灵魂，成为可供后代不断涌现优秀人物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榜样。每当我们现在朗诵和欣赏这些伟人们的诗歌、绘画、书法或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这些作品所充满的纯粹永恒的真理和圣洁的境界感叹不已和为之动情，都会在他们博大神圣的精神情怀和高贵的人格形象中获得高尚的心灵的教养。

在整个认识论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来源于纯粹自然的道德精神，和形成于中国人类悠久的创造生活历史的以道学思想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整个世界文化是同源、相通的，其思想精神本质是本同的。而且我们这个经过漫长的不断融合的泱泱大国，凝聚了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全部丰富的创造才能和思想精神的智慧，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足够的道德精神独立于世的能力的民族。我们的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深邃根源的道德精神境界和审美格调，大道德、大智慧、

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思想方式，纯真朴素虚怀若谷的观照自然、社会和生活的品格，完全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我们有世界上最为古远和丰富的如半坡、马家窑和良渚等神秘抽象的原始文化遗迹。我们有世界上最早形成的认识宇宙自然的如《书经》、《尧典》、《禹贡》中那么系统的天文地理知识。我们有理解把握使我们至今感到神秘的宇宙全息生命千变万化的生命现象的《易经》、《黄帝内经》、和《道德经》，我们有能够体现我们民族全部丰富的智慧才能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感的语言文字书法体系。我们有恢宏深沉内涵丰富意蕴崇高庄重而且富有尊贵象征的商周时代的青铜文化。我们有追求道德、智慧、自由、文明、完美和民主博爱而反对战争、野蛮、蒙昧、自私和个人意志专政暴横的春秋百家争鸣的高尚的时代。我们有汉唐时代的宏伟豪放、磅礴雄强、雍容华贵风流旷世的历史遗风。我们有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然和高贵的超自我人格精神的魏晋风骨。我们有能够和世界上任何高尚文化比美的像屈原、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像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这样的文学巨著，像顾恺之、吴道子、董源、巨然、李成、范宽、李唐、黄公望、王蒙、倪瓒、朱耷、黄宾虹的绘画，像崔瑗、杜操、钟繇、王羲之、张旭、怀素、颜真卿以及像《石门颂》、《石门铭》、《兰亭序》、《自序帖》和《颜氏家庙碑》这样的书法家和作品，像敦煌、龙门、大同、乐山和秦陵、茂陵、乾陵、顺陵、昭陵那样的石窟和雕刻，有像《阳春白雪》、《高山流水》、《阳关三叠》、《平沙落雁》、《十面埋伏》、《渔舟唱晚》、《霓裳羽衣舞》这样的音乐，有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桃花扇》、《牡丹亭》这样的戏剧。我们是一个生活在源远流长的具有汪洋大海一般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中的民族，我们有足够多的和足够普遍道德思想的

精神和高度文化的典范，使得我们像古代伟人们那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高尚的道德思想精神的文化艺术，显示出我们民族本应有的高度的文化教养和崇高而完美的心灵精神的优点。如果我们现代人不能够达到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我们的祖先所创造和流传给我们的传统的道德思想文化精神是软弱的。因为历史所淹没的往往是那些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肤浅庸俗之作。即就是那些喧闹一时的追波逐浪的功利主义的人物和作品，随着时间的远去，也必将音沉响绝。

我常常沉思，能够毫不逊色的代表我们民族灵魂的，是那些以尊崇自然本原的道德思想精神的神圣的艺术文化精神，和那些显示着纯真朴素、深邃永恒和崇高完美特性的丰富内涵的民族文化特性，往往与那些崇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优秀人物结合在一起。一个伟大的人物和作品的出现，其必然要付出超越时代和世俗力量的代价，而支撑这些伟大人物以雄伟的力量跨越这一切悲剧式困境的，却仍然是崇高的道德文化所体现出的神圣的人格精神。对于一个具有高尚而深厚的道德文化教养的人，他的机体和骨子里都渗透着这种具有无限本原性力量的神圣而永恒的道德精神。古往今来，凡是创造了我们这个民族蔚为大观和崇高完美灵魂的人物和作品，哪一个不是非凡的道德思想精神和纯粹自然精神的体现者，哪一个不是像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那样具有最硬最硬的人格骨头的人。整个的民族道德思想精神的力量和全部丰厚的内涵，都高度地显现和流传在这些非凡人物的生命精神和作品中。

### 34. 悟 道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向读者表明艺术是精神潜能的发展和升华的产物，道学思想精神的艺术，是由艺术家显示出道德精

神和自然品性的本原性境界。由于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崇高而完美以及神秘深邃的不可逾越的本原性，因而道学思想的艺术充满着神圣的宗教精神，贯注着高尚的人类情感。现在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神圣的思路，讨论同样具有宗教感情的问题：悟道。

创造了高尚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古代艺术家，终生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因而他们崇尚悟道的精神远比宗教徒还要真诚。悟道实际上是精神本能的升华过程，是进入本原性完美的道德精神境界的过程。现在，在我们进入这个神圣的道德精神的圣殿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当代的艺术状况。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然而却缺乏艺术的高贵精神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桂冠风靡、称誉倾国然而却很少出现能和古代优秀的艺术家比美的时代。很久以来令我们这个民族为之自豪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失落了。历史重新回流到了一个浅层次的文化过程。人们所喜爱的是表象的视觉的艳丽，那些淫靡的似乎不是从健康人类的喉咙里发出的所谓流行歌曲竟使一些年轻人倾倒，所谓的文学不是烧杀抢掠，就是男盗女娼，或甘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或违背良知揭人隐私，贬人妻女，或宣扬满足私欲和快感刺激。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是油腔滑调，然而竟能让我们的观众张着像作梦一样的绵羊的口痴笑不止。在物欲横流的激烈竞争的社会状况下，人们没有一点儿安静的心态去欣赏和学习前人的伟大作品心境，从而增长自己的人格，陶冶能够使自己和社会高尚的精神境界。在我们周围的社会中，许多人甚至毫不掩饰地羡慕那些通过损人利己和不顾道德羞耻而获取的权力、称誉、金钱和名声、并默许他们的光彩手段。我们看到，许多所谓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以及书法艺术家，他们并不看重艺术的社会价值，也不看重艺术的人格精神，而是首先通过新闻媒体哄抬自己的身价，拔高社会声望，以求得到通过高尚的道德精神的艺术难以得到的东西。每当我们看到这类为数不少的人物层

出不穷并能如愿以偿时，每当我们看到真正高尚的追求道德精神的艺术家备受孤独冷落时，每当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拥有大师等等几乎无以复加的称誉并享受着国家优厚待遇，然而他们的艺术却与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追求真善美的心灵生活毫不相关、而从客观上愚弄了人民并可能在未来产生忧患时，当我们看到我们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在世界上享有的崇高威望被这样的庸俗文化损害了光荣的形象时，我们的心里便会陡然感到压抑和震痛，也确实替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品难为情。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也不反对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作者旨在强调高尚的道德精神的文艺对崇高的政治目的深层次的推动力及其完美的结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文艺作品，它自然存在着高贵的商业性价值。我不愿意给人们留下一个反对政治和金钱的印象。

在我对我的这本旨在扩张艺术的道德精神的书进行艰难的写作工作并承受着生活困境的压力的时候，我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他已在朋友处听到我目前正在从事中国艺术的道德精神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他在信中说了许多关于当代文艺的道德精神衰落的话，并说中国文化人缺乏健全的人格。他对当代文艺的庸俗肤浅和拜金主义倾向很可能影响民族性而忧心忡忡。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了他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在这种被现代化城市包围的社会中生活的并不幸福，他常常感到孤寂，缺乏高尚的属于人类情感的交流。他现在感到唯一能够支撑他活着的就是对美好的大自然的怀恋，当他沉浸在自己的笔墨世界的时候，他才真正体味到了人生的快乐和高贵。我一向十分敬重我的这位朋友，他是我所见到的画家中少有的具有深厚的学识和艺术修养的人，从来不愿在政治家和商客那里以及社交场合抛头露面。我看到他的作品，总是在宁静中显示出深邃的大自然的圣洁格调和无边无际的真理，在我的心里升起一种真诚、崇高、神秘和无限美妙的感觉。但是，他



的境遇却十分困难，作品很少遇到知音，得不到社会的赏识。由于他偶尔出现的对艺术界不道德现象的批评，他及他的作品常常受到粗暴的排挤和刁难。

我的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朋友在追求道德精神的艺术时所遭遇的处境令我同情，而那些奔走于社交的名利场得到许多好处而眼睁睁看到他们庸俗的作品从根本上在危害着高尚的民族性时，我们却表现的无能为力和万般无奈。我们有时甚至怀疑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的力量，我们在热切地追求它，渴望它的神秘美妙的精神光照全球和我们的心灵世界。但是当人们原始本能的自私、蒙昧、野蛮和残酷的兽性遇到一定的社会条件并不加以控制时，道德的所有美好的东西简直是不堪一击，成为我们眼前的一片幻觉。似乎道德不能从根本上保护我们。这简直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难题，我们必须找到答案。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审视人类文明的长河，是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使人类从自私、蒙昧、野蛮和残酷的兽性里脱胎出来并将人类团结在一起。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精神每发现和前进一步，都在付出着与自私、蒙昧、野蛮和残酷兽性斗争的巨大牺牲的代价。在马戏团中被训练的很通人性并听从人类指挥的猛兽老虎常常会兽性发作伤害训练它的主人。人，这个原始的兽类，同样往往会显示出兽性的面目而不顾及道德的真理和正义。人类是在无数的战争和流血牺牲中逐渐认识主宰着人类命运的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精神的航向的，从人类文明的总趋势看，尽管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作为一种升华了的精神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但是代表着这种力量的优秀人物却在与自私、蒙昧、野蛮和残酷兽性的斗争中，最终是悲剧式的结果。显然，我们的分析表明，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的人类精神，充分地集中在这些先知先觉的悲剧人物的身上。人类的悲剧和悲剧人物扩张了人类道德思想的精神世界。从这个结论来看，我显然可以给我的因为不公正而忍受着深深压抑的朋友一个很好

的回答。因为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没有屈原投江的悲剧，就不可能有那些充满着正义和真善美的人类感情的诗歌；没有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悲剧，就不可能有以道德精神审视的历史巨著《史记》；没有稽康杀身之祸的悲剧，就不可能有中国文人所为之追求的高尚的人格精神；没有李白悲放而死的悲剧，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人追求大自然的豪放情怀和人性解放的品质；没有苏轼的累遭贬谪惨死异乡，就不可能有那些崇高圣洁和神秘美妙的诗词的精神世界；没有曹雪芹的绳床瓦灶备受冷落的“一把辛酸泪”的生活境遇，就不可能有用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博大精深的道德观念剖析封建专制社会内部虚伪丑恶本质的《红楼梦》等等，我们可以在为本民族建立了深厚而蔚为大观的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的精神世界的优秀人物中，找到举不胜举充满着血和泪的悲剧的例子。我想，仅仅这些用历史的伟大人物的悲剧结果所写就的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现实的压抑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在用这些伟大人物的悲剧扩张了的现代的道德之世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委屈毕竟微乎其微。这或许是我们内心寻找到的一丝无助的慰藉。

现在，我们并不满足通过斗争的悲剧方式扩张道德精神的方法，假如说我们不经过斗争就能够获得道德、真理、良知和博爱的精神境界，达到幸福、快乐、自由和美的目的，那么我们现在完全有必要在这方面继续深入地进行超越于这种悲剧方式之上的探索。实际上，道学家在天人合一的认识论观念主导下，其超越于悲剧方式之上的方法论的核心就是“无为”。在方法论的首章，我们已从宇宙全息生命本原的高度，对“无为”这个整个宇宙大自然的生命原理进行了探索，宇宙大自然的生命之所以长青，根本原因在于其“无为”的根性。权力、功利、富贵、奢华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附加物。人类之所为存在祸患、痛苦和灾难，根源在于违背了生命本原性“无为”的原理即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

以个人意志去追求自然生命以外的附加物，这种生活方式注定是充满斗争和悲剧的。站在生命短暂这个角度看，拥有皇位和平民百姓其结果没有什么不同，都充满着死的必然和得而复失的悲剧意味。在这种世俗的在道学家看来是丧失本原性高贵人格精神的生活中，人们很难得到生命本原性恬淡、清静、和平、博爱、纯真和自由、快乐的幸福。那么在“无为”这种宇宙大自然原理的主导下，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一下我们所应该遵循的方法。以下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种方案。首先是“无我”的假释法。这种方法很显然视自己假若没有自我这样一个生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生命中根本就不会有斗争和悲剧。尽管这种生命以无形的形式可能存在于冥冥太极之中，然而他还是一种气质性的白茫茫一片的虚无状态。在道学家看来，这是大彻大悟的方法，他从很深邃的根源性上觉悟到了自我，因而他会不过重地看重自我。而在任何情况下看重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品性的本身。他是以彻底抛弃世俗权力、功名、财富和奢华的得失计较为出发点的。老子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悟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人类都会享受到和平、博爱、快乐和安祥的幸福。其二是忘我法。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是大自然生命的一员，我们是活生生的生命，我们生活在由权力、功名、财富、奢华各种欲念交织的世俗社会中，我们完全有可能陷入由这些所引起的斗争中，在无休止的斗争中耗尽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生命。无论得失，都避免不了悲剧式的结局。现在我们采用忘我法来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显然，忘我就意味着忘掉自己，忘掉自己也就意味着忘掉了身体，既然连自己的生命之身都能忘掉，那么比生命之身轻微的多权力、功名、财富和奢华这些身外的附加物就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能达到忘我的境界，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尖锐的斗争和由这些斗争引起的纷忧烦恼，消除了进入生命本原的道德和自然状态的精神障碍。忘我法是对生命本原的一种觉悟，它的根本理论是

认为自身是宇宙大自然生命的有机构成部分，是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品性的体现者。从现实来看，忘我所显示的是崇高而完美的人格精神，它是以彻底摆脱世俗的身外之物从而达到与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的高度统一和谐为出发点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表明了这种超于世俗之上的生命方法。他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元同。”显然，在老子看来，要达到忘我即与生命本原“元同”的境界，关键在于堵塞世俗生活的干扰。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论述了道家忘我的这一方法。孔子的学生颜回进见老师说：学生我长进了。孔子问：你有什么长进？颜回说我已忘记仁义了。孔子认为颜回还没有达到标准。过了几天，颜回又来进见孔子说：老师，我有所长进了，孔子问又有什么长进？颜回说我已经忘记礼乐了。孔子说有了进步，但还没有达到标准。又过了些天，颜回又来见老师，说颜回我又有长进了，孔子问又有什么进步呢？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子惊奇地问：“什么叫坐忘？”颜回说：“忘掉了四肢和身体，忘掉了听和看，离开了形体，去掉了思虑，与通达万物的大道一致了，这就叫‘坐忘’。”孔子说：与大道一致，就没有个人的偏心嗜好了。变化到达与万物高度统一和谐的状态，就不会凝滞僵化了，你果真是好样的，我要请你当老师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艺史上，凡是创造了高尚的民族艺术精神的优秀艺术家，都从道家忘我的生命方法中，获得了道德的神圣的精神境界的感悟。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的是神秘、美妙、圣洁、纯真、自由、闲适、快乐和崇高的精神享受。

第三种方法是斋戒法。我们是必须生活着的人，我们实实在在生活在被权力、功名、财富和奢华包围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不可能摆脱它，我们或许还要极不情愿地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并依附于它们才能活下去。事实告诉我们，在越是高度一律的现代化的生活中，越要想脱离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被

禁锢在这个严密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网络之中，即就是生活在森林腹地的人们也不可幸免。每一个人要想逃避现实从本原性的大自然中直接获取生活的所需几乎变得不可能。这就像被神秘的不速之客抱走的孩子，他或许确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好处！但是你却不能逃回到你的母亲的怀抱。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母亲——大自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变成了神秘的想象，现实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在我们所有被批判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认为权力、功名、富贵、奢华这些东西是违背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品性的。它和祸患、灾难以及假丑恶的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它根本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快乐。不论是从道德和大自然的崇高与完美的本质以及艺术的神圣性方面来看，我们都应坚决根除这些东西，还给道德、自然和艺术以本来面目。为了达此目的，即在现实中超越现实的目的，我们认为必须从心灵精神中寻找一条不为现实意欲所障碍的通往道德和大自然神圣境界的方法。在我们所想到的最现实的方法中，斋戒法是最具有心理能量的。确实，对于一个真诚向往和信奉道德和自然崇高而完美精神境界的人来说，他完全会体会到现实中的自我是有罪恶的，而且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品格越高尚的人，却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世俗生活的各种欲念玷污了道德和大自然圣洁的品格。因而他会从心理上严厉地谴责自己，以道德的崇高的精神标准洗清自己的罪过，极力排除来自用现实生活各方面的让人心灵不安的干扰，以完美的人格精神世界向道德和自然的神圣境界看齐。老子从根本上指出了通过斋戒所应达到的生命状态，他在《道德经》第三章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深刻地表明人格境界的升华是以道德和自然的品格为标准的。正因为大自然的灵魂是虚无的，它才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充实状态，正因为大自然是没有什么意志的，它才显示出任何力量不可阻止的具有永恒的生命造化力量的奥秘精神。根据“天人合一”的道学

思想，人类同样应该如此。在前面一些章节的讨论中，我曾粗略地引用过庄子关于斋戒的故事。现在，我们应该详尽地通过这个故事了解一下道家关于斋戒的心理过程。庄子在《达生》篇云：有位名叫庆的雕刻家，雕刻的名叫铍的乐器，凡看见的人都惊奇地以为是鬼斧神工。国王见了问庆说，你是用什么技巧做成的呢？庆回答说：我是个工人，哪里有什么技巧！虽然如此，却也有一点与众不同。在我准备做铍的时候，不敢耗费丝毫的精神，一定要通过斋戒来使心灵安静下来。斋戒三天，不敢怀着邀功请赏的心念，斋戒五天，不敢存半点哗众取宠巧拙毁誉的心意；斋戒七天，不再想到我有四肢形体，到了这个时候，我心中连公朝都不存在，心窍神思专一而外部的干扰全消失了。然后我才进入山林，观察树木的质性，看到形态极合适的，一个完美的钟就宛然呈现在眼前，然后我才动手创作。假如整个过程不是这样的我就不动手。这样以我的天性神气来与树木的自然神态相吻合，因此，乐器所以被疑为神鬼所做成，其实道理就是这样。

在我根据道学思想崇高而完美的精神品格的标准所列出的以上三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方法，尽管应适用于我们每个具有天然悟性的艺术家，或者说我们原本就该这样。但是，由于它充满着过分高贵然而却也过分清苦的宗教式的人格精神，对挣扎在现实各种意欲生活中的人们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这里，道学家显然要求我们从道德和自然的精神品性中，汲取我们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所需的能量。或者说在无可奈何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用以高贵的道德精神在超越现实斗争生活中所节约下来的心理能量，去弥补我们可能遇到的困苦的物质生活。在我们看来，这三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心悟的方式到达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因而我们称之为悟道。它虽然不能被所有人所接受，但是它却对艺术家最为重要，因为艺术家既要生活于充满各种世俗意欲的社会之中，而他们所追求的心灵精神的崇高与完美，又决定了他们必

须超越于现实之上。因而艺术家最需要悟道精神，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伟大的雕塑家罗丹说：“真正的艺术家，总之，是人类之中最信宗教的。”（《罗丹艺术论》第97页）

### 35. 炼 悟

当宗教徒式的艺术家意识到自己原本是整个大自然的有机构成部分即深邃的根源性，发现道德境界是人类最智慧最完美的生命境界，而通过其他任何方法都有失偏狭而不能达到最高目的时，对道德的本原性方法的追求便进一步上升为艺术家的自觉性。能否遵循道德的方法去还原道德的最高境界，便成为艺术家在创造艺术的过程中严格要求的内心标志。并且以最大的努力去达到道德的原理方法和道德的最高精神境界之间的完美统一。

我们很相信歌德和罗丹的话：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

但是，两者都不具有的人，就让他占有宗教吧！（歌德）

真正的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宗教徒！（罗丹）

这两位在上艺术上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的伟人的话，一方面告诉我们：科学和艺术同宗教一样，是人类最值得信仰的成就，而且它们的思想精神是同源的，共同具有崇高而完美的宗教内容。另一方面断言：科学家和艺术家如果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就必须像宗教徒那样真诚地追求科学和艺术所内涵的崇高而完美的思想精神。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两位伟人的话的真实思想时，显然我们感到这是两位伟人在到达他们所期望的思想精神境界时所发出的慨叹！要到达科学和艺术的崇高而完美的境界是何等艰难啊！这意味着我们要战胜一切常人难以忍耐的困难和痛苦。特别是在这个精神和思想被禁锢的因而到处充满着世俗的低级趣味的社会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冷落、清苦、打

击、屈辱以至牺牲，甚至我们在付出这样巨大的牺牲后，我们的目的和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为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追求宗教般崇高而完美的艺术精神，我们必须锤炼自己，这就逼迫我们回避世俗式的生活，放弃一切世俗的权力、功名、金钱和奢华方面的意欲，而从超于世俗之上的大自然的本原精神中获取心理能量，以大自然的无欲、无为、恬淡、虚无、寂寞然而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精神能量的胸怀去耐得冷落、清苦、打击、屈辱甚至牺牲。正如《菜根谭》中所云：“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扼我以遇，吾享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显然，这段哲理意味深长的话使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的冷落、痛苦、打击、屈辱等等这些让我们感到为难的情形原本是不存在的，有些东西我们简直是自寻烦恼或者庸人自扰。而之所以存在并让我们感到烦恼，是因为当我们面对充满着各种各样意欲的世俗生活时，我们不具备能够高于这一切之上的人格精神和悟性。非常明显，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我们要战胜世俗生活中的艰难和痛苦，最终到达科学和艺术崇高而完美的境界，关键在于改变我们人格精神的低能和悟性的偏狭状况。我们必须锤炼和提升我们能够超于世俗之上的人格精神和悟性。一个宗教徒式的艺术家，往往以沉静的生活态度显示出在这方面的优势。

作者在提出这一类方法之前，想对以上断言进一步作些陈述。人格精神和悟性是历史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科学和艺术成就的最好体现。对于相对蒙昧和野蛮的原始人类而言，人格精神在野性强力的施暴下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奴隶主对奴隶们的随意鞭笞残杀、买卖和不容分说的殉葬，从根本上剥夺了奴隶们作为人的生命的人格权利。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皇权至上的社会中，无论皇帝是多么昏庸无能，臣民们都得顺从他的旨意并口称万岁，根本谈不到独立的人格精神。而当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在科学和文艺领域所出现的对人类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高扬，人格精神才



在欧洲的土地上得到了尊重和重视。近现代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所出现的追求自由与民主的革命，它的思想精神的根源，出自于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符合道德思想精神即自由民主的文化艺术方面飞速猛进的提高和发展。而人类科学与文化艺术的迅猛提高和发展的标志，主要显示在人类对大自然和人自身以及二者关系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高度的本质性的认识。在天文、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力学、光学、机械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人物和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无数追求人类崇高和完美精神的文学家，诗人、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美学家、音乐家、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及其他宏伟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都从更高深层次丰富和扩张了人类高尚的精神情感世界。科学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使人类真正懂得了以大自然的本原性的原理法则作为准则，自由、公正地善待人类自己，并保证每一个人享有大自然赋与的独立自由的人格权利。这一讨论结果，与我们在认识论中所探讨的道学家所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本原性的道德的人格精神完全吻合。如果说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斗争的历史生活，并在人类科学文化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获得了相对较为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那么，对于每一位满怀着创造人类崇高而完美的艺术精神境界的抱负的艺术家而言，他的人格精神的锤炼，就必然依赖着这以高度的科学艺术的思想水平作为底蕴的悟性；而另一方面，要获得高度智慧的悟性，同时也必须依赖高度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简而言之，一是学养，二是人格。根据道学家的观点，只有具备了天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精神，才能够达到与无限永恒丰富和神秘美妙的大自然的高度统一和谐。

通过承认独立自由人格精神的升华和科学艺术悟性的深化提高是历史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科学和艺术成就的最好体现

这个结论，我们对人格精神和悟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因而对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人格精神和悟性并不感到神秘和离奇。它显然被人类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历程和成就所证明，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保证和根本重要的条件，当然它也是一条必由之路的规律。现在，我们完全应该回到关于它的方法的讨论上来了。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对艺术家和宗教徒通往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的道路进行了反复地对比和思考。由于崇高而完美的目的的一致性，由于其深邃和神秘的一致性，由于其追求和大自然本原性的无欲、无为、恬淡、寂静、虚无、永恒、纯真、朴素、博爱、公正、坦荡、自由等等高贵品性的高度统一和谐的一致性，艺术家和宗教徒面对充满各种意欲但是却缺乏本原性的道德标准规则因而倍觉无奈的世俗社会，只有将自己的人格精神和悟性提高到超于尘世之上的高度。这样才有可能包容这个不可能回避的社会，我们通过与无限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不致于陷入世俗的烦恼和痛苦之中。但是正如前面所言：超于尘世之上的崇高的人格精神和悟性，从根本上是以符合大自然道德原理法则和精神品性的科学与艺术的高度智慧即深厚的学识修养为基础的。一个深悟了大自然博大精深境界并与之融为一体，吮吸着大自然道德精神无限能量的人，是不可能被狭隘的世俗偏见所动摇的。对于道教徒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我在道教圣地陕西楼观台看到：在天乐般的道家器乐的伴奏声中，念诵《道德经》经文是道士们每日清晨和晚间的日课，在我们普通人中午感到疲累正在午休时，道士们却闭目养神，俨然盘腿打坐于高台圣殿之上。我的朋友楼观台任发融道长告诉我：这在道家叫炼悟。他细心地向我作了解释：为什么要在清晨和晚间念诵经文，因为清晨和晚间是山林中最寂静的时候，静通万物，静能开启道士们天然的悟性，这样道士们可以通过对经文的理悟、解悟进入道德的境界。为什么要盘腿打

坐，盘腿打坐这种难度很大的姿态，能够高度集中道士们的注意力，从对大自然本原的原理法则的感悟、觉悟和体悟中修炼自身道德的身体。任法融道长进而说：闭目养神是道家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大法。道家讲天人合一。而闭目就可以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物所扰就能够心地专一，心地专一就会平静，平静就可以渐渐到达很远的地方，到达很远的地方就会顿感宇宙的辽阔广大，辽阔广大就会感到自身短暂渺小，自身短暂渺小就会感到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和神秘美妙，感到大自然神秘美妙就会把自身融化于大自然之中，融化于大自然之中就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出神入化的境界。实际上闭目养神是通过静悟、渐悟、顿悟、彻悟、妙悟和神悟，最终到达道德的本源即最高精神境界的过程。

一个意在与博大精深和神秘美妙的大自然结为一体的炼悟方式，确实产生了不可战胜的精神动力。它完全控制了道教徒对外部世界具有很大诱惑力的权力、功名、金钱、奢华和个人意志的意欲。我深深地敬重我的这位道长和真诚的道教徒们，他们以常人难以接受的每日每夜的诵经和盘腿打坐的生活，将自己的人格精神与悟性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提高到与道德的本原精神境界等同一高度之上。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种清苦的炼悟生活方式的真正意义，那么我们认为，他们这种真诚地炼悟生活的本身最显明不过地体现了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的神秘美妙的精神魅力，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人类追求崇高而完美的心灵境界的最好表现。炼悟不仅使真诚的宗教徒能够超越于世俗生活的庸俗、艰难和痛苦之上，而且真实地讲，在真正的道教徒那里，他们具有高于一切科学和艺术之上的来源于道德境界的智慧和深厚的道德思想学识的修养。

我们对艺术家是真正的宗教徒的评价，在于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宗教徒一样，同样具有超于常人之上的特殊品质和能力，这就是阳春白雪式的人格精神和悟性，由长期清苦的炼悟生活方式

所获得的属于大自然本体的精神气度、道德的高度智慧和原理法则，以及不为世俗意欲所动的独立自主精神。一个整日混迹于权力、功名、金钱和奢华场合的艺术家，根本谈不上人格精神和悟性，他们自知自己的虚弱很难达到崇高艺术的顶点，他们企图借助某些人为的势力虚张声势，得到由艰辛的艺术道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普遍存在的虚假现象，不仅使象征着人类文明成就的艺术降低了自身的格调，丧失了崇高的艺术尊严，而且也确实扰乱和污染了我们每一个人本该享有的真善美的生活环境。对于道德本体而言，他们实在是一种罪过。宗教徒式的艺术家的人格精神、悟性、智慧、学识和才华，是在甚至比宗教徒还要清苦得多的每日精诚的炼悟过程中得到的。如果说真正的道教徒是通过云游即与大自然结合为一体和诵经打坐的炼悟过程，来完善道德的自我，那么宗教徒式的艺术家就是在如道教徒那样完善自我的同时，还要替道德创造出它本原性的、永远表现不尽的、真正能够体现道德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而完美的艺术精神境界。艺术家比起宗教徒来，他既要以崇高的艺术尊严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参与生活，又要承受和忍耐缺乏道德规则和标准的权力、功利、金钱、奢华和个人意志给他们带来的生活的艰难、精神的痛苦和命运的打击。在我们的记忆中，大凡其艺术成就的光辉永不息灭地闪耀在人类文明的上空、长久地照耀着人们的心灵向着道德、良知和人类情爱方向前进，让人们的心灵从艺术中尽享大自然提供给人类无限美妙和自由幸福生活的艺术家，其命运都是凄凉和悲惨的。他们宁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不愿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和艺术的尊严向蒙昧、野蛮和丑恶的势力屈膝。艺术家比宗教徒还要信仰艺术的宗教。罗丹说：“如果宗教不存在的活，我要创造一种宗教。”（《罗丹艺术论》第97页）这就是艺术的宗教。

或许读者又会认为我们的讨论偏离了主题，过多地强调了艺

术家的宗教精神，而对读者所关心的通过什么样的炼悟方法达到崇高的艺术目的问题有所忽视。我没有更早地谈及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遗忘了，而是因为它和艺术家的宗教精神深切地关联着。如果艺术家没有宗教徒般的人格精神和悟性，怎么能够涉入内涵着博大深沉的思想和无穷无尽的精神意蕴的符象式的文字书法的炼悟中去呢？很显然，万千个符象式的中国文字，以信息媒体的性质，把大自然和人类无限丰富和千变万化的形象、声音、思想和精神情感，按照本原性的原理法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的根本依据，并因此而汇合为创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绵绵不绝的思想和精神动力。历史上每一位成就卓著闪耀着思想和精神光芒的艺术家，都无不深深地在这种由符象式的文字构成的浩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汲取着思想和精神的能量，从而创造出一代代的光照千秋的文化艺术。自中国符象式的文字形成以来，它已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遵行道德准则则修炼入世才能的必修课。在中国古代，文字书法的功底水平如何，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敏、悟道德修养高低和才能大小的标尺，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视书法文章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从少年时代起都经历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数十年的修炼法书文章的寒窗生活。当我们想到古代中国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精神，当我们想到钟繇和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和观鹅悟法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感到中国艺术家比宗教徒还要宗教徒呢！我们怎能不感到每一样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他们宗教徒般炼悟的精神相关呢？对炼悟文字法书的必要性，在我们做了这么多总的概述之后，我们应该点明其炼悟的要点。大概有两种要点至关重要：一是大自然本原性即道德的原理法则，这是因为符象式的文字法书是根据大自然本原性的原理法则构成的。二是大自然本原性即道德的博大精深和崇高而完美的思想精神，这是因为符象式的文字法书是由特定事物

的思想精神的内涵构成的，万千符象式的中国文字法书，体现了全部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道家主要强调人类的行为准则要顺其自然，要纳入大自然即道德的原理法则的轨道，而人类的精神境界也必须“道法自然”，保持与大自然本原精神高度统一的天人合一状态。在智慧的中国人看来，通过对来源于大自然和人类心灵本身的符象式的文字法书的炼悟，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汉代伟大的书法家钟繇说：“笔者天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书学概论》第31页）

一代一代的学者，通过对文字法书的刻骨铭心般的炼悟，把大自然即道德的原理法则和思想精神转化到了人类自身，贯穿于整个数千年中国历史之中的举国上下自觉迷恋于炼悟文字法书的文化现象举世罕见。这种历史现象不仅造就了诸如杜伯度、崔瑗、张伯英、蔡琰、钟繇、张怀瓘、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等等这些伟大的文字法书家，而且创造了钟鼎、甲骨、石鼓、刻石、碑帖、书帖、法帖、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狂草、真书、正楷等等自古而今、自上而下发展衍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流派，以及代表着这些风格流派的诸如《石门颂》、《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铭》、《章草千字文》、《兰亭序》、《金刚经》、《九成宫醴泉铭》、《麻姑仙坛记》、《玄秘塔碑》、《怀素自序帖》等等为后世敬仰而心摹手临的伟大文字法书的艺术作品。整个中华民族，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文字法书并被这些伟大人物所鼓舞，被这些伟大的作品所修炼陶冶的国度中。当我们临窗面对晨光、晚霞，或者面对明净的秋月，或者面对洁素的寒雪，或者一年一度，或者年年月月日日如此坚持法书的修炼耐得艰难和寂苦时，当我们遵循前人的法度，以悉心静气的心态，以两足平行、两腿自然分开、腰背正直、含胸收腹的轩昂姿态坐在书案前，以深沉均匀平静的呼吸、中正握管的执笔、和欲右先左欲下先上逆入平出神

回气荡的襟怀，以笔笔中锋、笔笔送到、或顿、或挫、或蹲、或驻、或提、或折、或转、或轻、或重、或圆、或方、或尖、或笔断意连的法度，宗教徒般虔诚地临习古碑名帖，和领悟古代伟大人物博大精深与崇高而完美的精神世界时，难道我们的身心没有被伟大人物从大自然中学习转化而来的道德法则所修炼吗？难道我们没有深刻地接受着经由伟大人物的心灵，而贯注到我们心灵的大自然本原性的纯真、朴素、博爱、恬静、涵蓄、包容、自由、欢畅、安祥和神妙等等博大精深与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的思想精神吗？每当我们联想到这些伟大人物替大自然创造着人类的道德精神文明，而在蒙昧、野蛮和丑恶的势力面前所表现的惊世骇俗的人格精神时，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气度而超越于世俗的力量之上吗？

## 载道第八章

老子云：“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道德经》第六十二章）

庄子云：“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天地》篇

### 36. 进 道

替大自然建造一个道德、公正、无私、智慧、自由、平等、博爱、文明和完美的人类社会，这是道家思想的根本意图。尽管我们站在现代科学文明之塔上，远望这种社会境界仍然感到渺茫，但是，每当我们想到如中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运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艺运动，中国魏晋文人风骨运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五四文化运动以及全世界历史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文艺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并继续显示着强大的精神思想动力时，我们对道家思想这种美好的意图，完全有理由满怀着希望的信心。

我相信读者会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事实：人类历史是从蒙昧、无知、野蛮和艰难痛苦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尽管我们来源于大自然，并且根本上就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大自然



和自身知道的很少，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些集体性的蒙昧的动物，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在这个问题上，道学家的思想最为清楚，目的最为明确。整个一个道学思想的核心即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方面向人类指出了宇宙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品性和原理法则，另一方面以批判的思想指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品性和原理法则背道而驰的错误状况。道学思想的精髓，就是指出了人类应该与大自然的精神品性和原理法则保持高度统一和谐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在认识论中总结概括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方向目标。在整个认识论的探索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道学家深邃的哲学思辨的艺术和所揭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而感慨惊叹，也曾不知多少次地被道学家对人类蒙昧、无知、野蛮丑恶的幽默讽刺而捧腹大笑。当我们在道学思想的引导下，知道自己来源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道德的本源，而且我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有机体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觉得人类为了短暂的和得而复失的权力、功名、金钱、奢华和个人意志而战争、而残杀、而流血、而痛苦、而丢掉性命、而出卖灵魂、良知和正义，是枉费心机的愚蠢行为和不道德的表现吗？当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遵循道德的自然属性即道法自然的原理法则把握我们自己时，难道我们不为庄子所描写的给猴子穿上周公礼服、而猴子嘴咬爪撕扒光脱净而后快、用祭祀神庙的酒肉和礼乐侍奉神鸟，而神鸟几天不吃不喝气绝而死、丑人模仿、西施皱眉让观者感到发呕，因而富人闭门不出穷人带着妻儿远走他乡的许多故事中的人物而感到无知和可笑吗？确实，当我们回顾历史，想到夸父追日，想到原始人杀父，想到原始人所使用的笨重迟钝的劳动工具，想到奴隶被殉葬，想到桀纣对人民的残暴，想到忠心的比干被挖心，爱国的屈原逼迫跳河投江，正直的司马迁遭受腐刑，想到秦桧、高俅这类丑恶人物的当道，想到

由于独裁的帝王的好恶和扩张野心所发动的血流成河的战争，想到死在这些战争的屠刀之下的无数人民的白骨冤魂等等这些违背道德精神和大自然法则的历史社会现象，我们都会感到人类原始自然的蒙昧无知和野蛮丑恶的习性是根深蒂固的，人类对大自然，对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品性和法则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的更少。

道德的精神、良知、正义、人格精神，对人类之爱、对大自然之爱、美和原理法则的秩序感，之所以被人类觉悟，是由于人类的蒙昧无知和野蛮丑恶的劣根性给自身所带来的巨大牺牲换来的。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注意到，每次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的文艺运动，都兴起于长期的残酷战争和社会混乱之后，随之便涌现许多光彩照人的伟大的文艺战士，并由他们创造出切合于人民心声和希望的伟大作品。继而在这些伟大人物的人格精神和伟大作品的道德精神的鼓舞和引导下，出现道德和文明盛世。

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奠基了中华民族向道德文明方向发展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文风骨精神，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道德的人格精神境界。而由本世纪初在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强压下爆发的“五四”文化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了中国人对道德的民主精神的不息追求。在认识论中，我们在探索道德思想观念的本质内涵问题的时候，曾对引发百家争鸣和人文风骨两个文化革命的先期的时代背景，即长期地连年不断地军阀混战，惨无人道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祸患和痛苦的历史，进行过细致的剖析；很显然，“五四”文化运动的兴起，也是封建专制统治两千年来给民族心理精神造成的重压和没落时代国力衰微因而长期备受殖民侵略和欺辱的一种必然。在这方面我们不必再多陈述。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三次重要的文化革命中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对推进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上。

跨越三百年历史,与古希腊文化运动东西相呼应的百家争鸣,归根结底,是各家各派通过对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和原理法则的争辩,来寻求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通往太平之世的根本道路。在某些方面,诸如把道家 and 儒家视为对立的思想势力和高估价了儒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的观点,我们持不同的见解。在认识论中我们曾表明过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即在社会形式和人类精神上与本原性的大自然保持高度统一和谐,而儒家则偏重于利用天人合一的原理理顺社会秩序的等级关系这个认识。如果说儒家在国家上下人际关系的形式和原则的创建方面,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它实在是历史的伟大进步。但是在我们看来,由于这种形式和原则本身不平等的阶级和上下人际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永远太平的目的。相反会由于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和上下人际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公正的制约标准,而造成不平衡的社会矛盾,以至导致反抗与被反抗,镇压与被镇压,进而升级为战争。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战争的惨烈的长期性。造成人民大众始终处在灾难深重的生活之中。历史也确实一轮一轮地陷入了这样的怪圈。从本质上看,儒家帮了封建统治者的大忙。我们认为:假如我们要找到道家和儒家的根本区别,这就是道家既注重社会形式的合理性,更注重人类道法自然的道德精神的平等性和统一性。因为道学家认为,大自然的本原性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是至高无上的,它既能以道德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成为人类创造自己无限美好生活的智慧源泉,又可以道德的高尚精神品性作为衡量和制约每一个人的统一标准。这样人类才能够在道德面前有真正的平等自由,才能够显示出每一个人由大自然赋予的无限思想智慧和潜能,才能够体现出每一个人本应享有的道德的高贵的人格精神,从而进入人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的良知、正义、无私、博爱、自由、崇高和完美的精神与形式秩序高度统一和谐的境界,充分展示出人

类本原性的高尚的和无比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道德的太平景象。如果说儒家把社会当作一个自然的容器，那么道家就认为应该在这个容器中盛满自然本原的充满生命活力的道德精神。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老子）符合大自然法则的社会形式和道德精神品性的统一结合，是道学家通往太平世界的根本道路。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本身是大自然的公正、自由、平等法则的体现，同时也显示出存在于人类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之间的神秘的不解之缘。无论是儒家的仁法、义法、礼法、智法、信法也好，无论是法家的法律、规定、制度也好，无论是其他各家各派的见解主张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原理根据的，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之间原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相对于道学家所主张的大自然本原性的永恒、公正、无私、自由、平等、博爱等等道德的大法而言，都不是根本性的，都有失于肤浅、偏执和狭隘。因而，根本不能够把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的境界体现于人类，也不可能使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普遍深入人心，均衡地贯注于人性的深层。出于这种认识，道学家站在人类与大自然高度统一协调的立场，强调执行大自然本原的“大法”。在认识论中，我们曾就老庄提出的大目、大道、大德、大智、大仁、大义、大礼、大信、大律、大定、大制、大巧、大朴、大贞、大象、大器和大成等等“大法”的观念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总而言之，道家认为：只有遵循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的“大”法，才能够进入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的崇高而完美、博大而精深的境界。

我们不免要为道学家来源于大自然的永恒、公正、无私、自由、平等、博爱等等道德的品性法则与道德精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的思想主张而赞叹。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斗争，通过各种艰难曲折的摸索，直到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才真正认识到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可逆转的规律。因而，追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形式，高扬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已成为人类新的

共同目标。

诸者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讨论对政治和社会投注了过多的目光，或许也会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的太平世界，简直就像格林童话中的童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痴心梦想。我们确实承认它是遥远的，但是我们也确实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就像原始人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几千年以后，会出现民主政治和高科技的声光电结合的现代社会生活一样。人类之所以前进，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神秘的大自然深层次的原理法则和道德精神的认识觉悟能力的提高，在于人类对自身与大自然之间深邃的根本关系的理解和自觉把握。我们之所以关注政治和社会，原因在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是一定的观念形态的产物，它是人类智慧和道德状况的阴晴表。而这种智慧和道德状况，却集中地反映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下所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由此我们进一步断言：文化艺术的作品通过对大自然本原性的原理法则和道德精神境界的体现，照亮了人类前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沿着大自然本原的道路前进。每当我们想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的《神曲》，就会感觉到这是上帝对迷惘的人类敲响的崇高圣洁的钟声；每当我们想到米开朗基罗的《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就会联想到欧洲中世纪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野蛮；每当我们想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会觉醒到丑恶的人在出卖着上帝的美好的灵魂；每当我们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想到拉斐尔的《天使》、《花园中的圣母》、《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原罪，逐出乐园》等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表现人类追求灵与肉的解放，显示上帝安排的即大自然本原的崇高、神圣、完美的生命境界的作品，我们就必然联想到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从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繁荣的思想文化艺术运动和由这个文化艺术运动所觉悟和开创的大自然本源性的永恒、无私、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美的汪

洋大海的精神思想的光辉成就中，汲取了崇高而神圣的思想精神境界的能量。从而使沐浴在欧洲文艺复兴这个光辉而神圣的文化氛围中的欧洲人，都享受着上帝所恩宠的民主、博爱、自由和科学智慧的思想精神成果。使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为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巨大的精神动力的最有力的见证。

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运动，不论其历史年代，不论其所关注的人与大自然原本同一性的本质，不论其所揭示的大自然至高无上、博大精深、神秘美妙和真善美的本原性精神内涵，不论其所创造的神学和道德学说对历史和社会所发生的深远而有节律性的影响，二者之间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其共同特点，都是把大自然本原的精神境界——即道德和上帝之神的精神世界，作为人类为之前进的最终目标，道德精神和上帝精神，是人类不断超越蒙昧无知和野蛮丑恶、最终完善自我和社会的最高标准。在庄子的著作中，他把深刻地体现了大自然神秘而美妙、博大而精深、崇高而完美的道德境界的《咸池》、《九韶》、《阳春白雪》这些音乐作品，视为最高境界和最高格调的作品，以至中国人把《阳春白雪》这个音乐作品的名称，变成高雅事物的代名词。

以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文化争鸣运动，及其在这个运动中所出现的诸如《道德经》、《黄帝内经》、《诗经》、《山海经》、《庄子》、《列子》、《管子》、《荀子》、《孙子》、《墨子》、《尸子》、《论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商君书》等等著作，以及由这些伟大的著作所形成确立的道德精神思想体系，成为百家汇流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科学与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的源头，对历史和社会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使中国实现了两千多年来所有的科学与文化艺术的成就。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历史性地结束了连续数百年使人民饱

经苦难的诸侯国分裂割据的战争，在道德思想精神的融合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精神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统一。不仅如此，统一不久便重蹈覆辙以野蛮残暴的手段奴役人民的秦王朝，便遭到人类道德的公正、自由、平等和博爱力量的沉重打击，随之兴起的是尊重了道德力量的雄强的两汉盛世。只要你面对陕西茂陵霍去病墓前的石虎、卧马、跃马、马踏匈奴、人与熊、怪兽吃羊等等稍事雕刻，然而却浑然一体生动活跃的动物石刻，你就会感到，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贯注了道德的天人合一的浑厚质朴的精神力量。在朝代不断转换的中国历史中，凡是与道德的永恒、公正、无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理法则背道而驰的，无不陷入乱世的泥潭，最终自取灭亡。而凡是遵循了道德的原理法则的时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景象。在我们盛赞道德精神进入人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社会的前进，使人类取得了广泛的科学文化和艺术成就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感到过分乐观。显然，不能完全体现道德的原理法则的社会机制，由于它的政治的千篇一律，把道德的永恒、公正、无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法大大地限制了，它把个人的意愿强加给每一个人，或者获得幸福，或者遭受艰难痛苦，都由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不是让道德的原理法则深入人心，从而展开一个让每一个人闪耀着生命光华的无比丰富美好的社会生活。它的结果是贬低了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用不道德的方法歪曲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本原性的生活。尽管人类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替大自然建造一个道德、永恒、智慧、公正、无私、自由、平等、博爱和崇高而完美的人类社会是遥远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愿意少走弯路，那么我们就应该时刻站在道德的起点上。

### 37. 载 道

每一个时代的文人和他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远去，只有极少数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思想、精神品格和作品的意境还长久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着榜样的作用。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平庸而淹没在茫茫的历史中了。在我所很少知道的和经历的一些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他们在世时名噪一时，甚至被捧为天才大师，而且也占据着一定的权势，功名满身，利益不绝，羡慕的人大有人在。然而他们死后却断然寂寥无声，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后代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他们自己和旁人所吹捧和估计的要渺小的多。然而，我们同时又看到另外一种情况，有不少伟大的人物，他们在世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道，他们在寂寞和困境中度过了苦苦追求的一生，甚至有些人的作品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但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却被人们发现，并愈来愈显得意义重大。人们一代一代地从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中吸收着生活所必要的营养，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使人们普遍从中得到高度的教养和升华。直到现在，他们的丰功伟绩还让我们无限敬仰和无法估量。

有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人格典范是永存的，是任何力量也抹杀不掉的。因为他们生来就具有一种纯粹自然的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特殊品性，他们代表着永恒和无限的事物。老子和庄子原本无意于追求名声，但是他们创立了道德学说，揭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本原真理，让人们每想到自己本原性的纯真朴素的道德精神品性的来源，便会超越罪恶和世俗，从自然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虚怀若谷的思想精神境界中得到解脱，并获得永恒的和无限的生命力量，在这个文明亦进亦退、进展缓慢的祸患深重的世俗社会中生生不息



地生活下去。而且根据现代社会人们所觉悟到的，人与大自然原本是一个全息生命的有机的结合体的认识，更加感觉到老子和庄子的道德学说是大智慧的，对人类是永远发生作用的，因而他们也就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并不朽了。

例如屈原，他就是一个与世永存的显示着道德的崇高而完美精神的人物的象征。他以高昂的真善美的精神气质体现着人民的高尚的意图，他以忠贞和博爱的品性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向往选贤用能的“有德者必在位”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与祸国殃民的奸党集团的荒淫无耻、贪得无厌、不顾国家和人民安危及陷害贤良的假丑恶行径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屈原以道德的纯洁高尚的心灵思想，用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揭露了这个黑白颠倒、小人当道、混浊无道的社会现实。他的“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和“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怀沙》）的诗句，充满了对荒淫腐败的统治者的无限痛恨和嘲讽。他的“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哀郢》）诗句，体现了多么念念不忘人民的苦难和无比热爱自己祖国美好河山的高尚情怀。屈原诗歌的思想，使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来自纯粹自然的上界的崇高的道德精神的守护神。他在《离骚》中描写了自己乘龙御风、上天下地、悠游冥冥四方的永恒的超然精神境界，但是当他在旭日霞蔚的光明下看到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便立即停了下来。他以愤怒的心情无情地揭露了造成人民灾难和痛苦的楚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愤恨地对楚王的浅薄昏庸、反复无常、残暴野蛮和不辨贤良的丑恶行为进行了斥责。这种对昏君的直接指责，是后代的众多的文人望尘莫及的。他为了保护人民纯粹民主自由的和平幸福生活而不顾个人安危，高度地体现了他护卫真理道德的献身精神。这样一个对真善美奋力维护，对假丑恶极力斗争的无比高尚的心灵和人物，怎么能够不

得到人民的崇敬呢？只要像奴隶封建那样的社会的专制昏庸的影子还在，屈原崇高而完美的思想精神就不会停息它的战斗力，它就会在护卫真理和人民，鼓舞人民追求纯真幸福的生活，唤起人民热爱自己美好河山，在高扬民族精神方面显示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的作用。因而屈原作为一种高尚灵魂的象征，他也是属于全民族的，是产生永恒作用的。他怎么能不与民族和人民同在呢？

每一个伟大的人物，每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每一种伟大的思想精神，都是道德的崇高而完美的品格的代表，都是超越于世俗力量之上的。他们在冥冥的无限和永恒的高尚世界显现并观照着生命的万物，让自然的纯真、朴素、自由、和谐、博爱的精神充满我们的生活，同时纯化我们的灵魂并成为我们命运的守护神。因而在我们看来，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必然出自于伟大人物的崇高的心灵之手，它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的人格的显现，它所体现的是道德本原的即大自然的全部丰富完善的美好精神，实际上，一部伟大的作品也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思想精神的容器，一切形式和形象都融化在这个思想精神的容器中，同时都成为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的体现者。当我们面对一部充满着自然的永恒、纯真、朴素、自由、和谐、宁静和博爱等等圣洁的思想精神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的原本同样属于自然的心灵就会感觉到振动，与其贯通，并在崇高的思想精神的境界中被融化。那么这种崇高的思想精神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深刻而高尚长久的影响。以其本质性的道德的思想精神境界去改变我们和时代，以至未来的面貌。这是悠久历史中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及其伟大的思想精神千古流世使后人永记不忘的根本原因。

道学思想——这个产生于古代先民对生命本原即天人合一的宇宙本源精神的认识观念，即崇高的道德精神内涵，是孕育一切伟大人格和伟大的文艺思想精神的主要来源。一个在道德环境中

成长并得到道德思想精神充分教养的人，他必然会爱自然、爱真理、爱纯真、爱人格、爱智慧、爱文明、爱崇高和完善。他必然地要成为道德精神的化身。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的著作者。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是在自春秋以来道学思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普遍发生作用的社会背景下成长的。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太史令，学问渊博，对天文易理、黄老之学和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等学术思想具有深厚的研究修养。这一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都使司马迁在思想、人格和治学精神上得到了高尚的教养。从《太史公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成就和悲剧的人格精神，表现出无比的赞叹和崇敬。在他数年的游历生活中，饱览了祖国无限美好的河山，考察了丰富的前代伟大人物的历史遗迹，深入地了解了人民的痛苦和美好愿望。这些教养、阅历和身世，是司马迁成就《史记》这一世界罕见的历史传记著作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史记》以崇高的道德精神的准则审视了历史和历史人物。在道德的真善美的本原品格的观照下，使历史的非善恶恢复了本来面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了这一正义的意图，他说：“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他的这一澄清历史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的伟大抱负，在《报任安书》中也得到了表露，他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述说了因李陵事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始末，倾诉了郁积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愤懑，披露了汉封建王朝统治者内部专断不公的黑暗状况，并说明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是为了完成《史记》这部能够流传后世并让后世从中得到教益的著作。我们从他信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站在道家天人合一的立场上，运用道德的真理的标准对错误的历史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使纯真的道德精神的灵魂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张扬。在《史记》中，司马迁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者丑恶的本质，对人民野蛮的残暴的

血腥统治。严厉地斥责了桀纣和暴秦，对背信弃义、虚伪狡诈、流氓无赖然而却能篡夺农民起义成果而称帝的刘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剖析，并指出了这些失去“天道”、“王道”的丑恶人物终究灭亡的必然性。他对这些暴君荒淫奢侈、耗尽人民血汗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不惜牺牲天下百姓性命发动残酷战争，对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加倍提拔封赏，无辜的被杀者日见众多血流数十里，有正义感的官吏得不到重视甚至多有杀身之祸，而那些阿谀逢迎、投机取巧的奴才得到赐爵封侯等等是非颠倒的虚假社会现象，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与此相反，司马迁以崇敬的心情，高度地赞美和歌颂了忠贞侠义之士，对贤臣良将，刺客游侠的正义行为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反抗暴秦、勇敢无畏、视死如归、舍身为人的刺客荆柯大加赞颂。对“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义之士的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拯救他人和自己于苦难之中，以泄一腔愤恨的行为给予热烈的赞美。他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的隐患，并对这种违背“天道循环”和破坏“自然之势”的世俗状况大加否定和蔑视。

整个一部《史记》是司马迁道德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人道思想精神境界的展示，是一部负载着道德的圣洁灵魂和浩然正气的容器。它在后世的历史中发挥着匡扶正义，明鉴真理，驱除邪恶的光照千秋的作用。他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精神，随着历史的推进，千秋万代地流注到人民的心中，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热爱正义、真理和善良人道的民族，并以一个高尚的民族形象独立于世界之林。两千多年以来，司马迁受到人民的无比崇敬和怀念。至今，每年来自于海内外的朝拜者有数十万之多。

在认识论中，我们已经提到，在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宇宙本原的道德精神和自然品性的容器。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精神向我们表明，智慧的人类，应该是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的纯真、朴

质、博爱、和谐和崇高完美的精神境界的体现者的人类。然而，在这个充满罪恶和错误的尘世中，只有伟大人物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情况下，才能使道德的真理和自然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显现，最终以他们伟大的杰作的思想精神，去唤醒普通人的觉悟，从而向道德的真理和自然的品格看齐。我们看到，凡是自古至今在人们心中留下崇高印象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深刻影响的伟大人物及其作品，它们的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代接一代地发挥作用，使人们能够从中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生命所需的精神力量，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以自己非凡的生命历程，以自己伟大的艺术，创造了合乎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的崇高而完美品格标准的、全部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涵的思想精神境界的典范。无论是那个范畴，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我们真诚地按照道德的真理和自然的品格行事，我们都能够统一在道德的永恒和自然的崇高的境界之中。无论是像黄老那样显示道德自然精神于生命科学和哲学，像屈原、司马迁那样显示道德自然精神于人格和诗史，像周文王、孙武那样显示道德自然精神于政治和军事，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地震仪那样显示道德自然精神于科学，像王羲之、颜真卿、张旭、吴道子、董源、范宽、朱耷、黄宾虹和茂陵石刻那样显示道德自然精神于书法、绘画和雕刻的意境等等。在我们看来，历史上一切产生了长久影响的伟大人物，无论是精神和物质的发明创造，都无不是显示了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的崇高而完美的精神品格的结果。而另一方面，道学家天人合一的“大制不割”的思想又告诉我们，要成就一切能够对后世产生长久有益作用的事业，关键在于，必须作到与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无限丰富的精神品格的贯通一致，融会和协调。显然，这一与道德和自然精神高度统一融贯的思想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无论是伟大人物和伟大的发明创造，实际上都是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显现，他们都是负载着洋洋大观的道德的永

恒真理和自然无限丰富的崇高而完美的精神的容器。在道学观念中，“大器”是本原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品格“大制不割”的结果，凡是成“大器”的人物和发明创造，都预示着他们拥有来自于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的无限丰富的崇高而完美的精神的活力。

尽管我们整个著作都在阐明这个道理，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一系列有关内容的专题讨论，但是，我们认为，在这里对蔚为大观和浑厚华滋的历史中一些突出的人物和成就进行一些宏观的回顾是必要的。首先，在我们看来，任何伟大的成就，必然来源于伟大的人格；而任何伟大的人格，又都必然地会创造出伟大的成就。一个伟大人格的形成，都是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前进，在先辈陶冶的道德的真理和自然的崇高精神深厚的文化积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他们又凭着伟大的人格去对待道德和自然。屈原抱石投入汨罗江，是以死与践踏道德的黑暗统治相抗争，因而他将对道德和自然的真善美精神的歌颂，全部寄托在《离骚》、《国殇》等诗篇中。司马迁遭受腐刑而不改著写《史记》之志，是他用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伸张道德和自然的正义精神。魏晋文人注重风骨，是他们不愿与违背道德和自然的高贵品格的残酷现实同流合污而兴起的。陶渊明退隐于田园，是对昏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处于无奈、因而以耕读咏诗来显示道德和自然的清静恬淡和崇高完美。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畅游天下名山胜境，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高贵人格，不为权势名利所动，因而放声纵情，为道德和自然的坦荡自由而歌唱。苏轼才性高洁，愤世忌俗，超然物外不为累遭贬谪而屈就，因而他对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发出了：“客亦和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

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的赞美和慨叹。八大山人之画，山水冷寂浩渺，花鸟宁静孤高，是对背离道德自然的尘俗喧嚣社会的讽喻。曹雪芹学博识广、真可谓旷世之才，然而他却心存高远，不求富贵功名，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艰苦生活中，以披阅十载的艺术创造精神而著成的《红楼梦》，却赤裸裸地暴露出一个世俗社会的所谓风流富贵之家的功名利欲、骄奢淫乐、虚伪没落的可悲下场，而从深邃大自然的空间里显示出封建专制社会逃脱不了永恒的道德精神和大自然品性惩罚的必然性，成为后代文学家难以逾越的文学艺术高峰……

确实，回顾茫茫历史，历史所淹没的，是那些背离道德和自然的东西。而在历史中闪光并永远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正好是那些体现了道德的永恒真理和自然无比丰富的崇高精神的伟大人格，以及由这个伟大人格与道德自然精神所融贯一致的伟大事业和作品。

### 38. 体 性

提出体现人性的问题，不仅仅因为人性与人格有关，性格和人格决定着艺术作品的风格和格调。更令我们感到其重要的是：人性就是天性，它是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特赐给人类的永恒性的东西。在人性的深层，潜藏着能够体现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奥妙、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生命精神的本能。这就是我们在认识论中所表明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本原性精神境界。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由于人类原始狭隘自私的自身因素，由于这两种外在与内在因素对人性的压抑，遮掩和歪曲，人类这个本原性的生命本能和精神境界，往往

普遍地停留在浅层次和低格调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把在人类处于少数的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他们为人类所作出的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及其在这些贡献中所体现出的人性中无限丰富的智慧、浩瀚深邃的精神世界和高度聪明的才能与我们普通人相比较，我们简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性那里，大多数人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像被驱赶着的绵羊一样，在他人的意志的驱使下走完了生命的全程，我们生命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就这样蒙昧无知地白白浪费了大自然特赐给自己的博大精深、神秘美妙的道德精神的人性。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为数众多的人，并没有充分而全真地从深层次中深刻地表现和显示出本原性的人性来。

我们完全有必要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找到压抑人性的症结。当一个生动活泼的自然人充满着对世界丰富天真的想象力和美好的向往时，人性就犹如绽开的花朵，美丽动人，也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或者说人性好像展开了翅膀，自由地翱翔在大自然的天空，这时，他完全有可能借助人类已有的文明智慧的风力，继续向着道德人性深层博大精深和神秘美妙的精神世界飞去，他完全可以经历一个与大自然同为一体的、人性得到充分张扬的自主的人生。我们称其为人性彻底解放和获得了人格自由的人生。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才是纯粹的道德的人生。但是，情况并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天真。当一个满怀美好想象的自然人发现这种现象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以及生存状况相悖时，他不得不逼迫自己立即停止这种自由的想象，实际上他的这种本原性的自然的丰富想象受到了现实社会和眼下生存需要的限制。当人们生活在以个人意志专制独裁的社会中而人们必须千篇一律地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时，当人们如果不按照独裁者的旨意生活试图开辟蹊径寻求自由的生活道路而遭受打击时，从本质上讲，他已被剥夺了本原性具有神秘美妙和无限智慧的人性的想象力的权利。他的自



由的人格精神已不复存在。这时，由大自然的道德精神恩赐给人类的自由智慧的人性精神，便处在深深的压抑之中。或者一部分人性被奴役驱使，或者一部分人性泯灭毁灭，或者一部分人性在压抑的痛苦中伸张爆发。

在整个道学思想中，尽管其思想内涵多么浩瀚，但就其天人合一这个思想主题而言，它的主要核心精神是极力主张人性的彻底解放，它从深邃的根源性上强调张扬大自然赋与人类的自由的人格精神。因为人性的彻底解放和人格精神的高度自由，才能够达到与大自然的道德的智慧精神的完美统一，才能够体现出人性的博大精深的内涵。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二章云：“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庄子在《天地》篇中云：“夫道，负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老庄的话，那么这意思就是：道德，是大自然世界生命万物神秘奥妙之所在，它是一个完善的人的法宝，即就是不完善的人也能够得到它的保护。道德，它是大自然世界生命万物的负载者，它的生命力是无比广大的。显然，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道学家从根本上强调天人的道德之性，因为道德的天人之性，其本质就是人性的神秘奥妙之所在，就是人性深层的无比广大的生命力量之所在。因而人性的彻底解放与人格精神的高度自由，才能够从深层次深刻地表现和显示出道德神秘奥妙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的无比广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老庄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人性是被压抑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精神的狭隘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普遍的人性被少数极权者奴役着，践踏着，毁灭着，我们本原性的道德的天人之性被他人和社会剥夺了，早早地扼杀了。在我们现存的人性中，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奥妙和博大精深可言，也根本谈不上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覆载万物的无比广大的生命力。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我们如果不是一些蒙昧无知肤浅盲动的人，就是一些鼠目寸光斤斤计较低级狭隘的人；我们如果不是一些在强

权的役使下出卖人格跪着生活尽献媚态以求荣宠的小丑，就是一些在私欲面前堵塞他人生路残暴生灵的十恶不赦的野蛮独裁者的帮凶。一个丧失道德人性和自由人格的人生，一个不懂得大自然恩赐给自己高贵的人性和自由人格的人生，一个不能真正从这里获得生命的无限美妙想象和尽显生命才能光彩、并从中体味到道德生命的自主欢乐、神秘美妙、高尚而纯粹、自由而幸福的人生，即就是从权力的人为那里得到再高的荣誉，对我们本原性道德的人生而言，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在当代的文艺创作中，我们确实很难看到人性的道德精神的体现。我们很少发现艺术家能够对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境界表现出深度的理解、高昂的热情、宗教徒般的虔诚和神圣感。那些出现在古代艺术家作品中的对大自然的崇敬感、亲切感、深邃感、浑穆感、纯真感、素朴感、高贵感以及生命的精神力度和永恒性，在当今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已荡然无存。浮躁、肤浅、机巧、虚假、空洞和软弱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通病，从这些缺乏道德的根性精神的病态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衰落，看到了人性精神在一种虚饰的繁荣下所潜伏的即将倾覆的危机。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一个论点，即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艺术，而一定的艺术精神又是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精神面貌的反映。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个论点进一步延伸，即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人性精神状况，其必然体现在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精神格调和情境之中。譬如我们从原始社会的陶器艺术中，看到了我们的原始祖先人性的纯真质朴；我们从商周青铜器艺术中，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性的肃穆庄重；我们从秦汉兵马俑和茂陵石刻艺术中，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性精神的强悍英雄气质；我们从魏晋石窟造像和碑石刻文艺术中，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性精神的飘逸风骨；我们从唐代的绘画、诗歌和三彩俑艺术中，看到了那个

时代人性精神的富丽典雅；我们从北宋的绘画、词赋和陶瓷艺术中，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性精神的怀古遗风等等。再从能够代表中国文学艺术成就的四大名著来看，我们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看到了人性在乱世之中的奸伪狡诈；我们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看到了人性在艰难世事中的向善精神；我们从施耐庵的《水浒传》中，看到了人性在压抑危难时刻的忠肠肝胆和英雄反抗精神，我们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看到了人性在失意沦落时对生命本原的反思和彻悟精神。以此类举，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各种不同境况下，由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形态。艺术作品就像一面镜子，它不可掩饰地反映了一定时代一定社会和一定艺术家的人性精神。可以毫不含糊地讲：艺术作品是人性精神的凭证。

显然，我们为艺术的人性精神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然也为人性精神的多面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例证。但是，尽管我们跨越了众多的时代，列举了在我们看来已够丰富多彩的人性表现，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性精神汇合起来，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人性是多么的深奥啊！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分裂的，是进化过程中的，它并不符合我们探讨的人性精神的目的。道学思想向我们所指出的人性精神，是大自然本原性的、自由的、纯真朴素的、无私的、文明的、智慧的高贵的和道德的完善的人性精神。在道学家看来，它们真正体现了大自然本原性的、公正的、完美的和道德的人性。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向我们表明，一个保持着与本原性道德精神状态高度统一和谐的艺术家的，他必然能够顺其自然地体现出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博大精深、神秘美妙、千变万化和崇高而完美的人性精神，从而进入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人格精神境界。我们不妨再列举一下道学思想的艺术家在人性精神的体现方面的生动例证：庄子在其著作中谈到，雕刻家庆由于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的人性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谐，

因而他就能够悉心静气地体悟天地精神，在进入艺术创作状态之前，不敢怀庆赏爵禄之心，不敢有非誉巧拙之念，至而忘掉自己有四肢形体，完全达到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融为一体。这种“以天合天”的人性精神状态，是其雕刻艺术能够“凝神”的根本所在。人性精神在天人合一的状态下可以出神入化，同时也可以表现出高度的人格自由，庄子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观点。故事云：宋元公要请画家作画，众画家闻之争先恐后而至，个个听令之后，不断拜谢点头哈腰，在画案边调墨濡笔，在门外不得进来的画家还有一半。这时有一位画家安闲自在姗姗来迟，受命之后并不站立，随即就返回住所。国君派人去看他，只见他脱掉衣服光着身子盘腿而坐。国君赞叹说：“他才是真正的画家。”这就是著名的“解衣般礴”的历史典故。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艺术家，十分注重人性和人格精神的自由，其目的是摆脱世俗事物的羁绊和干扰，使本原性的人性和人格精神得到彻底解放，从而去感悟天人合一的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人性精神境界，使自己的艺术成为体现了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真正高尚而完美的艺术。当我们联想到唐代书法大师怀素自叙帖中那些惊世骇俗的艺术表现情境时，当我们同样激情满怀地高诵“醉来信手两三千，醒后却书书不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驰毫骤墨列奔骊，满座失声看不及”这些洋溢着惊叹和赞美之情的诗句时，难道我们不感觉到怀素的人性精神表现到了酣畅淋漓的境界吗？难道我们不为道学思想强调人性精神的解放而感到欢呼吗？当我们以高昂的激动之情高歌“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些充满着道学思想理识玄奥精神的诗句时，难道我们不为怀素崇高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肃然起敬吗？难道我们不感觉到人格的自由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对人性

精神的完美表现是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吗？

现在，我们应该把探讨的目光转移到当代艺术创作的人性表现中来。我们继续运用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审视我们当代艺术的人性精神。情况让我们感到忧虑。功利主义弥漫于整个当代社会之中，艺术家在争名夺利中远离大自然的生活，悖离于本原性的道德精神的世界之外。尽管国际社会公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世界是在赞美我们的先祖，而当代中国艺术在世界的眼里已变得极为渺小和不为认可，这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在本节的前面，我曾斗胆提出当代艺术的人性精神衰落的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当代艺术家所表现出的对伟大的来源于大自然的道德文化精神传统的不自知。普遍肤浅的艺术家，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人性解放而视传统文化为绊脚石，他们叫嚷要踢开的，却恰恰是充满着人性的道德精神和自由人格精神的为世界所惊羨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些缺少民族道德文化血性气质的艺术家，大多数人对西方文化人性解放的思想历史、传统、脉络、发展状况和其本质精神同样一无所知，一些人也不过是玩弄一些名词而已。从现实情况看，他们所谓的人性解放，完全是蒙昧无知的原始野性的东西，这对于经过漫长的生活实践和不断加深的文明洗礼，从而具备了推动人类有力向前发展的、符合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和智慧的、高贵而美好的人性精神，以及建立在这种人性精神基础上的自由人格的现代人而言，简直毫无意义可言，这二者的差别就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可想而知，对原始野性的人性的解放，将会给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讲人性的衰落，就在于这些所谓的传播人类文明的人，其自身却是一些缺乏道德的智慧和高尚的文化教养的人。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为数众多的人，自身的人格形象和作品对人性的毒害和不良影响。

我们无意于奚落以政治势力为主体的社会体制的诸多弊端对

人性的压抑。作为道德文化精神的探索者，我们更看重作为艺术家应该成为道德人类的典范，在崇高的人性精神和自由人格方面洁身自好，而不为违背道德精神的世俗力量所折腰。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尽管一部分道德精神和智慧修养很高的艺术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着与大自然本原的精神气质的高度一致，他们不愿以人格自由和人性精神为代价，屈就于某种势力而去谋取一些功利性的东西，始终追求着艺术的人性精神的纯洁性和高尚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部分大道德、大智慧者毕竟为数不多。在以强有力的政治的需要为依据的功利等级制度的吸引下，道德的修性不高的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住自己原始的自私和占有的心性；世俗社会的并不以道德、智慧、自然、文明和完美为标尺的功利制度，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公正性，而且这种不公正的结果，必然会给本原性的道德社会带来许多混乱，接踵而来的是纯真、质朴、浑厚的道德人性遭到分裂，而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乘虚而入。显然，这种与道德精神背道而驰的文艺状况促使我们必须探讨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摆脱功利主义对人性的道德的艺术精神的压抑、困扰的问题。

### 39. 脱 俗

道德的艺术精神，是崇高而完美的人性和自由的人格精神的必然体现。但是，我们必然紧接着会问：我们的人性崇高吗？我们的人性完美吗？我们有自由的人格精神吗？道德的艺术精神有它必要的社会环境吗？这些实在的问题的答案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的责任全部推托于社会而忽视人的自觉性和悟性，那么我们便也显得不够客观和有失公允。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体制、法律、规范等等，原来就是

对人的原始的、自私的、野蛮的根性的一种制约，在整个人类没有进入崇高而完美的道德境界之前，一定形式的社会体制是不可能消除的。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一种人类前进中的、不完善的、不能完全体现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本身，它实际上就是人性和人格精神处在一种低级阶段的表现。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在强暴的个人意志的支配下，剥夺了所有人的人格自主权利，压抑了每一个人性中本有的主观创造性，而千篇一律地按照一定的模式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违背道德的智慧、自由、公正、包容和文明完美精神的体制和社会，它从根本上使每一个人本原性的自由人格，向着屈辱、束缚和变态的方向发展，本原性的纯真、朴素、浑沌和完美的人性，也必然会出现种种违背道德精神的分裂、异化和畸形现象。事实上，它是诱发人们原始、自私、野蛮、愚昧等等劣根性的温床，并以一种似乎合理的社会形式和功利目的表现出来。面对这种低层次社会形式和以功利为目的所造成的普遍人格的屈辱和人性精神的分裂状况，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曾借戏剧的语言讽刺道：人生是痴人所讲的故事。德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尼采也断言：人类不代表进步的发展。我在认识论中阐述道家所追求的道德之世和道德的人性和人格的思想内涵时，也在多处引用了诸如歌德、弗洛伊德等伟大人物对这种低层次的社会状况不满的话。对于长期形成的这种社会形式和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们生活所形成的习性，我们称其为世俗。

显然，对于一个追求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艺术精神的艺术家而言，这种世俗社会的被屈辱的人格和被分裂的人性，很难去承担这样崇高的使命。他们不仅不可能用道德的艺术语言表现出这样美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境界，也不可能修养成博大精深的胸怀和足够自由的心理悟性去感悟这样的境界。他们自觉地接受了世俗社会的传统习性，以自私和狭隘为核

心的劣根性，并以出卖人格和人性为主要方法，用这样的心思从这种低级趣味的社会中谋取好处——功利。庄子在《庚桑楚》篇深刻地揭示和总结了在世俗社会中压抑人格和分裂人性的二十四种现象，认为高贵、殷富、显达、威严、功名、利禄六者，是错乱人们心志的；容貌、举动、色彩、情理、辞气、意志六者，是束缚人们心灵的；憎恶、偏爱、喜悦、愤怒、悲哀、欢乐六者，是拖累人们德性的；舍弃、依从、获取、给与、知虑、技能六者，是阻碍人们大道的。道家庄子认为，只要包含这四方面二十四种内容的俗性不在心胸中作怪，就可以作到内心的平正。内心平正就能安静，安静就能明彻，明彻就能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就能进入道德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崇高境界。显然，对于一个承担着传播道德的圣洁精神的艺术家来说，保持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完善的人性，至关重要。是摆脱这种来自于世俗的不公正的人格和人性状况的困扰，以大自然所恩赐的自由人格和崇高而完美的人性精神，超脱于由各种世俗习性所产生的不道德的世俗力量之上。

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艺术精神和高尚自由的人格以及崇高完善的人性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艺术家之所以难能进入道德的“大器”的艺术境界，首先表现在他混迹于世俗社会所形成的低下的人格，被割裂的人性以及与“大器”的道德艺术精神之间的冲突和差距。在认识论大美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表明道德的艺术是道德精神的容器，并强调了唯有“大器”的艺术，才能够负载道家所指出的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精神内涵。从本质上讲，它是超越于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之上的。但是世俗的艺术家不愿放弃对自己具有吸引力的功利之心。他越追逐世俗的功利，也就距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境界越来越远，人格境界也就越来越渺小，人性的道德精神也就加剧地分裂。他们很难进入大自然本原性无限广阔的道德精神空间，更谈不上去创造能够负载



大自然洋洋大观的道德精神境界的“大器”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按照许多伟大人物所说的那样，即把艺术看作艺术家心灵的窗户的话，我们从这些人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完全可能是一些造作的、软弱的、肤浅的、狭隘的、低级趣味的、或是玩弄技巧的庸俗肮脏的东西。从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凡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因而能够传世的艺术，都是表现了超于人类之上的大自然永恒的真理的艺术，都是表现了在大道德精神的照耀下，体现了人类文明智慧、人类之爱情、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的人性的艺术。尽管我们在当代社会中很难看到这样的艺术，但是我们认为，艺术的表现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内涵和境界的人文方式，是不会被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方法所取代的。艺术脱离对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精神境界的表现，那么照耀人类在茫茫宇宙中前进的灯塔将会熄灭，人类将会倒退到没有人格和人性可言的原始、野蛮、愚昧的洪荒世界中去。

在这里，我不想就当代中国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发表过多的意见，在以后的品评章节中，我们将集中笔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专心探讨如何摆脱世俗困扰的问题。

有一类自身素质很高的艺术家，他们从来对世俗的功利不屑一顾，全身心地保持着大自然本原性的无欲、无为、恬淡、虚静、寂寞的精神品格，并长期地置身于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的生活体悟之中，追求艺术的人格精神和人性精神的纯洁性，以及与大自然道德境界的完美统一。最终终于获得了世俗艺术家望尘莫及的艺术成就，作出了照耀人类灵魂前进的卓越贡献。诸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王维、李白、孟浩然、苏轼、黄庭坚、倪云林、朱耷、曹雪芹等等。欧洲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普洛丁、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康德、歌德、黑格尔、拜伦、柯罗、

米勒、塞尚、梵高、高庚等等。我们仅仅举出这些人物，实际上还有为数众多的这样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例。从根本上看，这些人是大智慧者。他们远离世俗，使自己独立于世俗的低级格调的功利斗争的困扰之外，避免了由此而带来耗费精力、是非烦扰、身不由己和最终的失望。他们把自己生命的全部本能，转移到对本原性的大自然的道德的艺术精神和境界的追求、体悟、实验和表现中去。这样，他们就从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中，获取了足够的人格精神和完善人性的充分的心理能量。尽管他们仍然不可回避地要生活在世俗社会的环境之中，但是，这种以大自然本原的即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构成的人格精神和人性精神，足以使他们在遭遇到世俗力量和事物的困扰时，保持平静的心态，并居高临下般以宽怀大度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的理解、怜悯和爱护的情感。也许，我们以上所列举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才真正从这种与大自然的精神品性高度统一的精神生活中，获得了人生内在的和真实充分的自由幸福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世俗的艺术家所难以体验到的。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真正的艺术家所追求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艺术精神，同样是人类为之追求和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崇高的追求往往和宗教性的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或许与其他的宗教有所不同，但是艺术的宗教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却更虔诚，更神圣，而且更看重艺术本应有的道德的思想的崇高和完美的精神。因而也更着重艺术的自主的人格精神和完善的人性精神。如果超越了艺术家这些神圣的思想范畴，他们的信仰会告诉他们，绝对不可向世俗的力量让步。尽管艺术家像爱神一样把爱的目光一视同仁地投向苦难的人类，但是在这个低级盲从和充满着势利目光的世俗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去爱。心灵圣洁的艺术家，完全有必要向他们投去鄙视的目光。也大约就是那些可怜而又可憎的人物，搅乱了我们本原性的道德的和谐公正的生活秩序。

世俗社会低层次的体制和习惯性势力，其限制人格自由和扭曲人性的违背道德的倾向十分明显。艺术家作为一个大自然生命的生动勃发和充满活力、自由的想象力、纯真、朴素、自主、向善和崇尚美的性格，简而言之，作为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境界的代表，常常遭受着来自这些方面的不道德力量的残酷无情打击，直至你与其同流合污，变成一个麻木的精神极度萎缩的木偶。如果你不愿意就范，那么就意味着你将失去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直至剥夺了你存在的权利。假如你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提早作好一切去世离俗的准备，在大自然中汲取生命的力量，接踵而来的便是贫困的艰难处境，自由人格的羞涩和对高尚人性的束缚。但是我们同时又会看到另外一伙艺术家生活的非常惬意，他们大都是一些功名满身好处不绝的人物。在这个没有道德的公正尺度和以个人意志为主导力量的世俗社会中，他们虽然在自由人格和高尚人性方面的感知能力非常迟钝，但是在讨好和迎合世俗势力方面却具有十分深厚的传统习惯。他们惯用的绝妙方法，就是以自己见不得道德的上帝的所谓艺术，去讨好在艺术方面缺少真知的权势金钱人物的欢心，以求得到这些人物给予功名利禄的恩赐。我们与其说这些人是艺术家，不如说他们是道德的蛀虫，与其说他们是一伙功名金钱的高级骗子，不如说他们是一群卑下的奴才和势利小人。由于这些人物的得逞，真正的艺术家便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他们苦苦探索追求，潜心创造的意欲在新的高层次的领域扩张人们精神境界的超凡脱俗的作品，将面临被他们和世俗心理排斥的困境，高尚的艺术精神很难在世俗社会的心理状况中得到理解、接受、推广和尊重。而庄子所讲的“下里巴人”倾城哄动而“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故事，却成了一个永远难以了断的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的笑话。确实，在现实的艺术生活中，下里巴人往往成为阳春白雪的评判者。

此外，真正的艺术家，面对无限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

大文明和大完美的艺术精神境界，原本就处在一种有限生命的憾恨之中。即就是集中生命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也很难到达道德艺术的最高境界。一个世俗的艺术家，如果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追逐功名利欲的社会活动和满足低级趣味的世俗需要方面，他怎么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理解和创造真正的艺术？他怎么能够有自由的人格精神和纯洁的心灵去进入崇高的艺术境界？他怎么能够有高深的学识修养去感悟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高尚完美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境界和格调？这里，请读者原谅我稍嫌过多地引用法国 19 世纪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话，因为在如此伟大的艺术的智者面前，我们对世俗的艺术状况的表述显得是多么的稚拙。他说：“今天，艺术家和喜爱艺术家的人们，好像化石动物那样邈远古老；试想一头太古的巨兽或是一头恐龙在巴黎街道上散步吧——这就是我们在现代人心目中所能产生的印象。”罗丹的话，百年之后仍可作为当代中国艺术现状的注脚。他又说：“在现代生活中，追求的是功利。人们力图改善物质方面的生活——为了人类的衣食住行，科学每天在发明新方法，制造出廉价的劣货，使绝大多数民众得到一些不纯粹的快乐。但是确实，科学也带来了许多真正完善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种种需要。然而心灵、思想、美梦，再也没有人提了。艺术是死了。”我必须坦率地讲，罗丹的话，真实地道出了我们对当代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文明状况的忧虑。当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我们在物质方面似乎已不缺少什么，但是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德的纯真、朴素、良知、公正、自由、博爱的人性精神和高尚的人格精神。确实，在承担着净化人们灵魂使命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中，有多少人还愿意提及心灵、思想、神圣、完美、永恒、崇高这些艺术的概念呢？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哪能品味出一点儿纯洁的人性和人格的骨气呢？

我们上述对世俗社会状况的批判似乎过于极端，我们同样也

知道用道德的最高标准衡量社会并要求它立即实现是不可能的，它肯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进化发展和升华过程。但是，让我们深入地想一想，只有心灵没有进一步开化地和在道德精神品性方面蒙昧无知的素质较差的人，才会满足和适应这种低层次的社会状况，而对于一个追求完善自我，进而通过艺术精神完善整个人类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人性精神和人格精神、并苦苦努力修养自身高尚的人格和圣洁的心灵、不为艰难所困、意在将其神圣完美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显示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真诚地去完成一个艺术家的使命——照亮人们灵魂前进道路的艺术家的而言，他怎么能够忍耐我们上述所批判的世俗社会的不道德的艺术状况呢？他怎么能够容忍本原性的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道德的人性精神和人格精神遭受广泛的侵犯和无理的践踏呢？显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采取超越于世俗社会之上的生活态度的目的，其根本愿望还在于通过完善自我的道德的人格和人性精神，进而创造出高境界的艺术去净化人们普遍昏浊的灵魂。尽管艺术家自知他们的这种努力是潜移默化的，社会和人们的灵魂不可能在指日可待之内廓清。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由，以为对道德的艺术精神的追求就可以到此为止了，甚至错误的认为，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和人性精神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犯下一个自毁人类前程的重大的错误，这就像我们有时对衰老的感觉那样：我们的骨肉开始疼痛，我们的生殖功能开始下降，我们生活的功能慢慢衰退。我们有理由联想到：作为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生命的精神快要枯竭了。那么，艺术的人性精神和人格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一旦衰退、一旦枯竭，它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 40. 风 骨

每一位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生命和文明的光华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那种丰富、智慧、高尚的人性风采和超越于世俗之上的人格力量，至今还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心灵的深层产生着强烈的震动。他们已成为后代奋发向上的典范和思想精神来源，并具有神秘的魅力。在中国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历史中，这种现象已成为推动传统文化艺术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认为是不可忽视的。道学思想认识论的探索向我们表明：来源于天人合一观念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宇宙全息生命本原性的精神品格，从根本上形成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最高标尺。在这样一个具有永恒、崇高和神圣意义的思想观念的主导下，无论是人性精神、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都以其“大”的境界作为真正的艺术家终生为之奋斗和追求的唯一目标。除此而外将不愿屈从。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脱俗》里所讨论的那样，低层次的以强暴专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体制，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真正的文化艺术家的这种愿望。相反，却形成了一种围绕这样的社会政治体制而求存在的背道而驰的世俗势力，从而对他们的这种高尚的追求，构成了很令人痛苦的羁绊和困扰。然而，面对这上述境况，对于那些悟性很高，从生命的本质中就贯注了“大”的精神气质并经历了修养、磨练和陶冶的文化艺术家而言，便相应地表现出超凡脱俗和孤高傲世的精神品性。以浩然正气的精神风采和坚韧不拔的人格骨气，藐视专制和世俗势力而不为之所动。尽管可能遭遇到多么大的苦难，但他们对这种“大”的境界的崇高追求却矢志不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家在道学思想的主导下形成的“风骨”精神。

确实，这种自百家争鸣时代开始兴起，历经了秦汉魏晋而积淀相传、并达到高峰的体现艺术家人格境界的风骨精神，在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光照千秋的伟大人物，并由他们把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推进到了一个以道德精神为主要思想内涵的极为崇高和博大精深的境界。在这个领域里，老子和庄子堪称泰斗。他们不仅通过对丰富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经验的哲理总结，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生命境界，同时又成为向强暴专制的政治势力和低级盲从的世俗势力进行挑战和决裂、从而进入“大”的充满生命精神的自由人格境界、并因此创造了伟大的道德文化精神的光辉楷模。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探索道学思想的认识观念的过程中，已有了充分的表述。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学思想这种人格的风骨精神对历史的影响中去。

屈原，是继百家争鸣之后出现的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式的具有人格的风骨精神的诗歌艺术家，至今为全世界人民所纪念。屈原在楚国黑暗的政治势力的严重威胁下，在奸党的挑拨离间、谰言诬陷、放逐到荒僻山林的境况下所表现出的坚贞不屈以至抱石投江以死抗争的风骨之气，真可谓惊世骇俗。这一点在他的诗歌《涉江》中得到了动人心魄的体现。当我们唱诵“登昆仑兮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湖”的诗句时，我们体会到了屈原崇高的人格理想和高尚的人品精神，显然，这是他被昏暗势力放逐的根本原因。当我们高歌“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这样的诗句时，我们感受到了屈原宁可被放逐，也不愿向黑暗势力和污浊的世俗势力妥协的坚贞的勇气和抗争精神。当我们吟读“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样的诗句时，我们体味到了屈原对自己高尚的人格，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和残酷的磨难的愤懑不平和痛苦的心情。当我们咏叹“与前世皆然兮，吾

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这样的诗句时，我们沉痛地感觉到，崇高的人性精神与强暴的政治势力和污浊的世俗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地必然性的矛盾冲突，以及屈原面对这种丑恶社会现实所表现出的道德精神的浩然正气。当我们咏叹“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移位，时不当兮。怀信宅祭，忽乎吾将行兮”这样的诗句时，我们理解了屈原在黑暗的政治势力倒行逆施、颠倒黑白的丑恶行径面前，所抒发的忧伤、悲愤、无奈和表示坚决与之决裂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骨气。我们相信，每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都会为屈原所遭受到不公正的命运而悲哀，而沉痛，而不平。我们也相信，每一位具有道德之心的文学艺术家，都会被屈原坚贞大义的精神风采和惊世骇俗的人格的风骨之气所感动、所尊敬、所激励。我们更相信，每一位为道德境界而歌的文学艺术家，哪能被屈原在诗歌艺术方面所显示的崇高精神境界、丰富的想象、浪漫纵情的艺术表现手法而钦佩、而动情、而震撼心灵。屈原人格的风骨精神和诗歌艺术的道德的高尚精神，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了黑暗政治势力和污浊的世俗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其丑恶的嘴脸有所收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代表道德的崇高力量的斗争的勇气，使真善美的精神得到光大和张扬。他的诗歌艺术的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民族精神的高尚境界。屈原得到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永远怀念是当之无愧的。

在道学思想和老庄、屈原这些先辈人物人格的风骨精神的影响下，以艺术家为主体，以追求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大”的人格境界为目标、超越于黑暗专制政治势力和污浊世俗势力之上的风骨精神，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蔚然形成文人的风气，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高尚的精神气节和美德的象征。无疑，在这个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一个以人格的风骨意识为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其必然涌现过众多的



像老子、庄子、屈原这样不为黑暗政治势力和世俗势力所动的孤标傲世的人物，而且相互比肩，推动着艺术家人格精神的发展和升华，同时使整个社会的人格精神和人性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作品也必然丰富浩瀚。现在，为了更具体地说明人格的风骨精神在魏晋时期的高度体现和张扬，我们需要对更具有代表意义的嵇康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物，进行一些必要的剖析。

嵇康，是以魏晋风骨著称的“竹林七贤”中的重要人物，他在散文艺术上的成就，其精辟的见解，犀利的笔锋颇为鲁迅先生所欣赏。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不愿与黑暗残暴的司马氏政权合作，极力抨击当时虚伪的礼法和趋炎附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杀害。现在，我们仍然从嵇康的作品中寻觅他人格的风骨精神。在我们看来，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已把他超凡脱俗的精神风采和铮铮气骨表现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山涛（山巨源）和嵇康原来都是“竹林七贤”中桀骜不驯和狂放不仕的人物，但他四十岁以后被司马氏看中因而屈节在政治上成为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故举荐嵇康出仕高官，而嵇康志坚气浩，当即写信于山涛表示拒绝。在这封充满着嬉笑怒骂的信中，嵇康对山涛百般称道自己表明他并不了解自己，并在信中告诉山涛，看来作为朋友只是偶然的事。他借颂扬老子、庄周、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子文这些古代具有高尚的人格精神的有志之士，借对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慢，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这些看来是对自己放浪形骸有违礼法的生活性情的自嘲，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坚决不与黑暗政治和污浊世俗势力妥协的志气。又借表述自己“不识人情”，不堪忍受起居、行动、办公、书信问答、应酬丧事、待客、官俗事物的处处小心约束，以及“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弱点，表明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人格，是和出卖良心，丧格屈节的邪恶势力是根本不相容的。当然，我们也从他对朋友山涛好意的谅解，对司马氏政

治势力“疾之如仇”的充满讽刺和辛辣幽默的笔锋中，看到了嵇康在刚正的人格的风骨气节的背面，饱含着深刻的痛苦。以至被黑暗政治集团所杀害。

请读者继续看一下诗辞歌赋艺术家陶渊明的情况。可以说：“桃花源里可耕田”的思想精神境界，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追求人格的自由、高洁、纯真、朴素，不愿与世俗污浊势力同流合污的风骨精神。与前辈风骨人物相似，他同样生活在东晋这样一个政治黑暗、社会动乱、人心无道、门阀制度盛行的社会背景中。几次出仕，使他对丑恶的官场生活有了深刻地认识，因而决心与之决裂。从他的《归去来兮辞》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勇于超越于这种社会力量之上的风骨气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是他对束缚自己自由人格的官场生活发出的决裂声明。“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他对误入黑暗污浊官场的悔悟，对即将保持高洁的松菊节操、归隐于田园生活所流露出的欢乐。“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是他傲视黑暗腐败的官场、追求真实自然的生活境界的写照。“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是他崇尚自由恬淡的道德人生，厌倦虚伪违心的官场生活的本真心灵的再现。“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是他决心从灵魂深处，与尘网中背道而驰的庸俗势力和黑暗官场断绝来往的风骨精神的最清楚的表白。陶渊明，他的名字，已成为人格高洁的风骨精神的象征。

以道学思想为源头，历史的长河，在急流漩涡中，造就了无数个闪耀着崇高的风骨精神的光芒的艺术家。他们在这种以大自然本原的道德思想精神品性为标志的崇高的风骨精神的撑持下，进入了人格和艺术创作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大”境界，创造了以艺术的“大器”负载的、充满着人格的风骨气节精神的、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我想，在我尽可能知道的范围内，列举出他们凝聚着风骨精神的名字和代

表性的作品，并借此机会表示出内心对这些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的深敬之情，也是十分必要的。除本文已重点列举的老子、庄子、屈原、嵇康和陶渊明以外，哲学、散文、诗词歌赋、小说、杂文艺术类的如：《孔子》、《孟子》、《列子》、《墨子》、《荀子》、《孙子》、先秦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王充的《自然论》，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神龟虽寿》、诸葛亮的《出师表》、葛洪的《抱朴子》、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阮籍的《咏怀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的《诗品》、唐王勃的《滕王阁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王昌龄的《出塞》、王维的《山居秋暝》、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长干行》、怀素的《自叙帖》、杜甫的《绝句》、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牧的《山行》、李煜的《虞美人》、北宋欧阳修的《秋声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安石的《桂子香》、黄庭坚的《鹧鸪天》、苏轼的《前赤壁赋》、元代以后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等。绘画音乐类的如：南朝宋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五代画家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巨然的《秋山问道》、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关山春雪》和画论《林泉高致》、南宋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吴镇的《秋山》、倪瓒的《雨后空林》、王蒙的《秋山草堂》、石涛的“石涛画语录”、近代画家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蔚为大观”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精神论。春秋战国音乐家师旷的《阳春白雪》、东汉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近代音乐家刘天华的《良宵》、《光明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等。书法艺术家和作品，我们在悟道章《炼悟》一节中，已作了详细的列举，这里不再重复。其他门类的艺术，限于作者的学识，涉及

甚少，故不敢冒昧。

我想，读者首先会认为我们所列举的以上人物和作品，与全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比，简直是极少数的，甚至可以说挂一漏万。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浩如烟海的东西。另外，这些人物和作品，都是司空见惯的，有些甚至成为连儿童也不足为奇的口头禅。还有，这和本文所讨论的风骨精神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请读者注意，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作品是极少数的，因而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人格伟大的风骨人物是不易的，他们都曾付出过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打击、挫折、磨难，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才终于成为刚正不阿、为世代相传的有口皆碑的风骨人物。这一点我想读者也是清楚的。从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统上讲，他们的风骨精神和艺术的精神，实际上已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民族的灵魂中，铸成民族精神的风采和骨气。因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无论提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作品，都会感到他们是民族的代表，是国家的骄傲。这就有如生命的钟声，不断地振动着我们的心灵。而其他许多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领域内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和作品，似乎都被淹没在浩瀚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烟海中了。从这个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对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是生命和艺术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东西，他是一个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能否进入道德的崇高而完美的最高境界，并对民族和人类产生长久的精神影响作用的根本所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也多有提及。现在，我们将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关系问题。

就像一颗古老的大树才会根深叶茂一样，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和他的艺术精神之间原本是一个浑然的整体。风骨精神必然性地融化成了艺术的风格，我们也常常讲人格即风格，人品即艺品。因而我们讲风骨精神相应地形成了艺术作品的气质、风韵、意境、

思想、语言、格调和精神风貌的内涵。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特别是魏晋时代，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已被艺术的风骨精神的观念所替代，艺术家把艺术作品的风骨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境界而品评，而作为这种崇高境界的来源，即人格的风骨精神，似乎已不大注意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艺术家已不注重人格的风骨精神了，而是说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是伟大艺术的崇高境界的一种必然结果。或者说，没有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具有崇高境界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难道孔子会百折不回地在诸侯国中传播人类之爱的精神思想吗？难道孟子会讲出“养吾浩然之正气”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话吗？难道列子会为天下人寻求“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样一个扩张人们精神境界避免残酷的春秋战争生活的圣境吗？难道司马迁能够在遭受腐刑的悲惨境况下，真实地为历史著述《史记》吗？难道阮籍会高喊出“礼岂为吾辈所设耶？”这样强烈地反对封建专制礼法的声音吗？难道刘勰会在寂寞穷困中著述为中国艺术树立崇高的风骨境界的《文心雕龙》吗？难道李白会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孤高傲世的诗歌吗？难道苏轼会累遭贬谪而不悔，写出“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样崇高境界的辞赋吗？难道曹雪芹会在“绳床瓦灶”和“一把辛酸泪”的艰难困境中，以“披阅十载”的精神写作出超凡脱俗的《红楼梦》吗？难道朱耷会装聋作哑躲避深山幽林与丑恶庸俗的世俗社会断绝往来，而创造出冰清玉洁的笔墨艺术吗？难道鲁迅会发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深情的对人民充满无限的爱的呼声吗？难道毛泽东会对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发出“粪土当年万户侯”和“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样惊天动地、气盖山河和震撼我们心灵的诗句吗？……现在我想，还有谁不会相信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最终融化成伟大的艺术风格和崇高的艺术精神境界

呢？还有谁不会相信要创造伟大的艺术精神，首先需要锻炼和养成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呢？

显然，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结束。实现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和艺术的人格精神的目的，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如何进入这个伟大人格的风骨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崇高境界，这里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探讨，否则，我们的艺术家和自己的作品，如何能够负载得起道德的“洋洋者大哉”的思想精神内涵呢？

## 修养第九章

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道德经》第三章

庄子曰：“事兼于技，技兼于艺，艺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天地》篇

### 41. 生 活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简直是不可逾越的，就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要修成正果，必须超越于世俗之上，经过一生真诚苦寂的悟道、养德、锤炼和修行过程方可达到，而再无其他方法可供选择一样。我已经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艰巨性，甚至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艺术家耗费了终生的精力，却未达到更高的境界，多少艺术家最后抱憾而终。如果一个具有天分的艺术家，认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天性去创作，从而回避这一艰巨的修养的过程和道路，那么他势必不过像荒野杂树上好看的花朵，最终却结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小小的野果。

在《载道》章中，我曾提到当代艺术家的人性精神、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衰落的问题，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

原因是当代的艺术家不注重修养。大多数艺术家并不把道德的艺术看得那么神圣，只把艺术看作一种功利的敲门砖，捞取金钱的手段，只要达到了这些目的，哪管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有什么神圣的使命；还有什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还有什么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崇高精神境界；还有什么人性精神，人格精神和超于一切功利和物欲之上的艺术的风骨精神。我们看到当今的许多的艺术家，并没有显示出艺术家的人格的魅力，而处处表现出在名利场上大显身手的本领，确实，他们利用腐败的社会状况和世俗社会低级趣味的目光，从中捞取了与自己实际的道德情况很不相符的身份、地位和金钱。更令人感到痛心和无奈的是，这些以各种各样高贵的名衔欺骗了社会、欺骗了艺术的人，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在不少部门的领导者。由于艺术创作本身的个体特征，由于由来已久的某种低层次的工匠意识，在为数众多的艺术家身上，明显地暴露出原始的狭隘自私的劣根性，他们对大自然和人类真善美的事物表现不出感动和爱心，对假丑恶的现象麻木不仁。现在，还有多少艺术家能够长期地深入于大自然的广阔世界中去呢？还有多少艺术家愿意去感受、体悟、接受和汲取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的精神气质呢？还有多少艺术家追求与大自然的精神融为一体，进入本原性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呢？还有多少艺术家能够潜心地学习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从中锤炼、陶冶、升华和修养我们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人格的风骨精神和高尚的性情呢？还有多少艺术家愿意去修炼自己深刻的思想精神内涵的扎实的艺术表现的功夫呢？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艺术家只能满足他们的虚夸的名声和金钱欲，至于艺术的道德的神圣使命是什么，艺术的真谛是什么，他们都完全可以一概不知，一概不管。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悲哀，是具有六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不幸。



我几乎长期地陷入了对这种与道德精神背道而驰的文化现象的思考之中，感到了深深的精神痛苦、压抑和无奈。当我准备从传统文化的源头沿着道学思想这条主流，对中国艺术的思想精神进行探索时，许多朋友向我提出了善意的忠告，认为我将花费巨大的牺牲而去干一件不被社会理解的事，在形形色色功名欲、物质欲诱惑下疯狂地奔忙的人们，哪里有半点心思去理会你这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即就是再道德、再高贵的精神，对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即就是自己付出很多代价使书出版了，最多也不过你那几个古怪的艺术家的朋友，才会感到有很大的必要，一部分人只会翻翻而已，最后将变成一堆浪费了经费和印刷工人劳动的废纸。我非常理解我的朋友们。

在这为数不少的朋友的来信和谈论中，我先后收到两封意想不到的来信。一是自称是我的学生的目前正在德国某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先生的来信，其实我们之间从未谋面也并不认识。他在信中说他在某大学的学刊上看到我为我的《以艺进道》这本书写的总序，他很同意我把道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和主流的提法，同时也支持我的世界文化是同源的而并非二元文化的观点，因为德国哲学也非常强调人类生活源于大自然的观念。并且他说，通过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是大道德大智慧者，中国古代的文化很受德国人尊重，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环境中生活有一种适意感，特别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和诗词给我们表现的那些大自然的幽静、深邃、空阔、自由和闲适的意境，能引起人许多神秘美妙的想象。最后他激动地说，人，是一个自然物，他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人类应该深入地认识大自然，而且真正的认识自己。他希望能尽快地看到我的这本书。他的来信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另一封来信，是我的在中国画坛曾经风云一时的美术批评家朋友的。他曾经发表过极其激烈的反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文章，他主

张的形式就是艺术的观点，否定了近现代许多在传统的艺术精神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的艺术家，也推出了几个在他看来是没有受任何传统教育和影响的艺术家，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理论的代表人物而加以抬高，在一段时间之内，许多人便以为形式就是艺术，竞相追求形式，并对古人的“意在笔先”、“师造化”和讲深入生活加强学识修养笔墨功力等等传统提法发出了嗤笑，认为艺术家闭门造车，完全可以达到追求形式美的结果。可是，事情的发展令整个艺术界失望。在这种形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艺术已发展到了一种简单、肤浅、空洞和徒有形式的躯壳的地步。艺术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内涵没有了，千变万化的自然的丰富生机没有了，神秘美妙的想象和意境没有了，崇高而完美的精神气质和境界没有了。我们简直可以用穷途末路来形容这种曾经出现的艺术现象。我十分理解我的这位朋友目的在于改变现代中国画陈陈相因、今不如古、中不如西的缺乏艺术生机的状况，我也曾十分赞赏他的才华和勇气，我们曾多次通信讨论形式和精神内涵的问题。但是中国艺术发展到目前这样苍白无力的处境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看来，以前我们简直是一个错误，一个极其简单的错误，我们怎能将形式就看成艺术呢？艺术确实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一种由大自然和人共同创造的、像大自然和人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的生命。形式看来只能是一种载体，一种为思想精神的需要而变形的载体，而艺术的精神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性的东西。他在信中表示，他同意我的关于中国的艺术精神，主要是体现了道学思想“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思想精神的观点。他继续说：看来，艺术家还是要提高传统文化精神的悟性和修养，长期地深入到大自然的生活中去，深层次地感觉、体悟和吸收大自然本原性的精神，把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贯注到作品的形式中去。尽管我的这位朋友因形式主义思潮的问题，其处境到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但

是，我以他在艺术的真谛方面的追求、探索、研究和批评方面所表现的挚诚和勇气，始终抱着尊敬的态度。

确实，正如这两位让我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我的这本书的写作，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的朋友最终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的那样，在道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在传统中国文化对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善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的生活，而在这些以道德的原理为最高准则的生活中，在很广阔和很高尚的精神领域中，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伟大的人格精神和崇高的艺术精神。假如我们从另一方面即脱离和违背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角度去想一想，我们至今将如何长期地陷入在原始的、蒙昧的、野蛮的和无秩序状态的漫漫长夜之中。即就是我们民族有了如此光辉伟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在认识论中所讨论的那样，由于人们认识程度的差异性，由于人们原始自私、蒙昧、野蛮的劣根性，中国民族也是在同违背道德精神的历史现象的艰巨斗争中发展过来的。直至今日，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仍然比比皆是。扩张人们符合大自然精神的心灵世界，完善符合道德精神的社会秩序，升华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艺术精神，从而去陶冶人们高尚的精神品性，仍然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显然，这种在朋友们经过痛苦的阅历和反思最终取得一致认识的观点，重新向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它原本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这就是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伟大精神和智慧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家深入大自然的生活问题。经过梳理和精心思考，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具有神圣使命意识的艺术家，其三方面的生活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深入地感觉、体悟、神会和吸取大自然的精神品性和原理方法的生活；深入地以道德精神的准则参与社会的

生活；深入地体现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精神境界的艺术创造的生活。

人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大自然是我们人类惟一的生命精神的源泉。中华民族的先祖，在长期地生活实践和对大自然的想象、摸索、适应和提炼、抽象、把握中，创造了能够准确深刻地反映大自然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全部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的符号式的文字。百家争鸣时代，以老子、庄子、孔子和孟子为主要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通过自身长期对大自然深入地感悟、探索、思考、体察和总结，创造了以大自然本原性精神品格和境界为主体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道学思想和儒学思想的伟大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观照和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源泉，并因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浑厚华滋、蔚为大观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传统。只要稍有艺术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一切创造了伟大艺术成就的艺术家，都无不是长期地把自己置身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之中，通过静观默察，传移模写来吸取大自然的精华。像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孟浩然、王维、李白、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这些伟大的文学诗词歌赋艺术家；像谢赫、宗炳、展子虔、吴道子、董源、巨然、范宽、黄公望、倪瓒、王蒙、沈周、朱耷、石涛、黄宾虹这些伟大的中国画艺术家都曾经长时间地游历、隐居在纯粹的大自然的壮丽山河和幽林石溪之间，据史载，元代画家黄公望“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自号为痴道人。而王蒙则又弃官隐居于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在与大自然精神气质和精神境界的迹化中，南朝画家谢赫根据大自然本原性的原理法则创造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敷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表现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境界的六法论；南朝画家宗炳创造了静观默察、深入体悟和随意纵情地认识和表现大自然道德秩序和崇高精神品性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和“畅

神”的艺术方法。北宋画家范宽创造了“与其师古人，不若师造化”的直面大自然、学习大自然的原理法则和精神品性的由写生至而进入艺术创作境界的方法。明代画家董其昌在艺术的实践中，提出了必须深入感悟、体察、神会、接受大自然精神气质陶冶的“行万里路”的艺术方法。清代画家石涛，在自己长期深入大自然的过程中，提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使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脱胎于山川的艺术方法。还有许多关于深入大自然生活的艺术思想理论，以及光辉的典范。艺术史向我们表明，这些把自己生命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之中，从大自然中吸收了本原性精神品性和素材的艺术家，都为我们这个世界创造了伟大的作品，成为独领一代风骚的艺术巨匠。

关于以道德的精神准则和原理方法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问题，我们在载道章中对脱俗和风骨进行讨论的时候，已有了较为深刻地与此相关的探讨。这里我们不打算过多地重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一下道学思想在这方面的特殊性，即一方面它主张以道德的准则深入地了解、体察和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而另一方面强调又必须出污泥而不染，站在崇高的道德精神的境界之上观照和表现世俗社会的事物。即所谓的入世与出世。正如《菜根谭》中所云：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后苦趣。“作为对一个宗教徒般的负有神圣的文明使命的艺术家而言，我们完全赞成持这样的生活态度，始终保持艺术家纯洁的人性和不为世俗功利所折的崇高人格的风骨精神”。

对我们而言，归根结底，艺术家的生活就是创造艺术，就是以生生不息地生命的造化精神，深层次地再现大自然的精神内涵和本原性崇高而完美的意境。但是，由于在道学思想天人合一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大”境界观念的支配和要求下，注定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必然要和世俗社会观念习

惯格格不入的矛盾，因而也必然地注定了他的艺术创作道路即将遇到种种困境和意料不到的情况，如果一个艺术家不具有与大自然同样伟大的精神品格和气质力量，那么创造伟大艺术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努力达到人格精神与大自然的精神境界和气质气度的高度一致，即进入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才能使艺术家超越一切生命的障碍。也许，这就意味着整个人生，将要在寂寞的过程中度过。因而他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宗教徒。

艺术家的生活是异乎寻常的，我们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衡量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在生活上没有表现出超人的地方，甚至在平常人看来是固执的、孤独的、敏感的、神经质的充满虚幻的满足的生活性格，那么他也就可能不是一位真正的具有高深的学识、智慧、气质、修养和勇气毅力的艺术家。因为这种类似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特殊性格，往往就是能够与大自然结为一体的性格，或者说，惟有这样的性格，他的心灵才能够和大自然本原的精神境界之间发生互感、迹化和融能，从而进入真理性的艺术境界。这里，我想用罗丹的话进一步表述我的观点：“伟大的艺术家，到处听见心灵在回答他的心灵。什么地方找得到比他更信宗教的人呢？”（《罗丹艺术论》第98页）

## 42. 学 识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深厚学识的人，会成为一个能够表现道德的深奥思想和崇高格调的艺术家。我很想用伟大的艺术家亲身体会的话，首先说明这个看来模糊实际上清楚的话。伟大的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伟大的哲学家、文学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歌德说：“其实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才能的力量。”（《歌德谈话录》第104页）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些人，不仅提出人格精神与艺术品格有什么关系的质问的话，并拿自己身边的不足以称为伟大艺术家的人物作为例子，说明他的自感在人格上虚弱的谬论。更有一部分人，提出另一种令人感到是非不清的问题：“艺术家就是艺术家，需要那么多的学识干什么？”进而表明他对艺术的见解：艺术就是技艺。我很难说他的观点简直是奇谈怪论，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在学识方面同样是一个虚弱的人。要么，他怎么连艺术是一种深奥思想和崇高格调的再现这个基本的学识都没有呢？

想到许多如此这般的所谓艺术家，充当着当代社会艺术界的精英，如果你不为之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感到痛苦、感到一种文化的没落和哭笑不得的无奈，那么，我想你一定是一个麻木的人，或者是一个与这些人不过同等水平、有着某种共同不良的世俗习气的人。至于大众，我们不能过高要求。在文化方面，他们像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着精神的乳汁和营养，等待着由艺术家们为他们创造出道德的高尚的精神环境。但是，当一个有良知的有着高尚教养的艺术家，在剧院里、在展览会上、在翻开的书本前、看到听众、观众和读者，像绵羊一样张着梦呓般痴呆的笑口，欣赏我们的所谓现代艺术家的戏曲、音乐、电影、相声、小品、绘画、小说等等作品时，当我们看到一些表现烧杀抢掠、男盗女娼、贪官污吏、巨恶大骗的所谓文艺作品，像庄子描写的“下里巴人”得到千百人击掌合唱时，当我们看到像贝多芬、舒伯特、斯特劳斯这些伟大艺术家的音乐作品，像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梵高、高庚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这些伟大哲学艺术家的哲学作品，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文学诗词作品，这些曾经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崇高完美的精神境界，扩张了人类高尚的灵魂境界的作品不再流行，不再得到人们的欣赏，像庄子所描写的“阳春白雪，”已到了没有知音的地步时，当我们看到

整个社会变得没落和污浊时，当我们看到人们普遍变得自私野蛮时，当我们看到人们不遗余力地向大自然发起进攻，山林被毁、江河断流、湖海干枯、水源污染而或洪水肆虐时，当我们看到已被历史证明对人类有害的功名、富贵、贪得、奢华、荒淫、个人意志、欺诈等等现象再度疯狂泛滥时，当我们看到纯真、质朴、恬静、自由、高尚、善良、人类之爱、包容、公正这些道德的精神品性，在当代意味着被耻笑、被屈辱、被排斥、被淘汰时，我们稍有一点学识的艺术家，多少有一点良知的艺术家，难道能为自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助纣为虐推波助澜而得到满身功名利益而心安理得吗？难道当一些人也称呼你为当代的艺术大师和名人时，你也不感到自己并不像老庄、孔孟、并不像屈原、司马迁、并不像李白、苏轼、并不像曹雪芹和鲁迅、并不像达芬奇、拉菲尔、并不像但丁和莎士比亚、并不像米开朗基罗和贝多芬、并不像歌德和罗丹，而心里滴血和自惭形秽吗？难道你也不感到自己没有深奥思想崇高格调的艺术，不仅没有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扩张人们的精神世界、反而污染了人们的心灵精神和社会风气，而应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因而有一种罪孽感吗？可惜，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深藏着罪恶的东西，已经潜入了我们还在摇篮中嬉笑的新的生命中。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然艺术也不可能完全承担得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重任。但是，我们相信，具有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深奥的思想内涵，和崇高而完美的艺术精神境界和格调的艺术，会以其道德的感化力，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人类野蛮而巨大的战斗，消失在我们善良母亲的摇篮曲中。因而，我们要特别强调，像百家争鸣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艺术家首先应该成为具有道德的深奥思想和崇高格调的人。在人格精神、思想精神和艺术的格调精神上，成为人类高尚和伟大精神形象的典范。



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其丰富浩瀚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人类至为智慧的学识。它向我们表明：人类的一切事物，都和神秘的大自然是紧密相关的，人类的道德品性和精神境界，和本原性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境界之间，应该是一个完美统一的有机体。庄子在《天地》篇中已经深刻地表述了这个思想，他的话，可以作为我们深入地探讨深厚的学识修养与艺术精神格调之间深层次内在联系的依据。他说：“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显然，具备通达天地万物的道德思想的深厚学识，是从道德的本原高度，深刻观照自然，社会，人事和艺术、提高道德思想观念的原理法度的艺术表现能力、丰富艺术作品道德的博大精深和思想内涵、深化艺术作品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和大完美的意境、升华艺术作品圣洁的、纯真的、朴质的和崇高的精神格调的最根本的保证。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庄子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道德精神、生命精神和艺术精神，原本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生命体，如果艺术精神真正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那么它必然会像大自然的道德精神那样，具有永恒性的生命力，我想，我们上述的理解和结论，完全可以从曹雪芹的学识和他的巨著《红楼梦》中，得到最好的说明。

我们从《红楼梦》中看到，作品所涉及到的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哲学、易学、道学、儒学、佛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审美学、诗词学、音律学、绘画学、戏曲学、医药学、建筑学、民俗学等等方面的知识，都充分说明了曹雪芹具有极其深厚渊博的学识思想。如果没有像杜甫所讲的“读书破万卷”这样高深的学识作基础，如果没有像歌德所讲的“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那么，凭曹雪芹再有天才，也不可能驾驭和创造出这样恢宏的巨著。就根本不可能站在超凡脱俗的人生高度，清醒地去观照自然、历史、社会、人生和艺术。就

不可能清晰地认识到处在封建没落时代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必然的衰亡史。就不可能以那样精炼、深刻、形象、生动、纯熟和富有神韵的文学语言，入木三分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在虚伪的封建礼教社会的背景下，四大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尔虞我诈的斗争，各种封建势力人物千姿百态形形色色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哗啦啦大厦将倾”的必将崩溃的封建四大家族人物各种不同的心理，以及像王熙凤的泼辣势利、贾宝玉的高贵放浪、林黛玉的多愁善感等等大大小小涉及三百多个人物，然而个个都显示出有显明性格特征、身份形象、地位行为的在我们看来是世界许多名著难以相比的宏伟深沉的历史画卷。如果没有像曹雪芹这样深厚的学识，也就不可能体现出与真正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背道而驰的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各种不同的人物的高低贵贱的物质生活、不同的善恶爱憎的情感精神生活、不同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命运，以及封建社会本身的阶级的不公正给人性带来的束缚、压抑、扭曲、痛苦和精神变态，因而人们必然地要追求人性解放和自由的历史趋势等等如此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也就不可能在这个荒唐的、“一把辛酸泪”的、低级、腐朽、庸俗、污浊的封建世俗社会的处境中，把《红楼梦》的作品意境升华到道德的、完美的“大”境界，即“好了歌”中所表述的抛弃权力、功名、富贵、奢华等等妄念的“好了”境界。

现在，我们再从近代伟大的中国画家黄宾虹这里，进一步探讨深厚的学识修养与艺术精神的关系。黄宾虹是一位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中国画艺术家。他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显示出他的雄视百代的地位。他在中国画笔墨语言方面的丰富性、变化性和表现性，他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深刻性、渊博性和浑厚性，他在中国画精神意境方面的深邃性、完美性和崇高性，他在中国画格调方面的纯粹性、文雅性和现代性，就如他自己为中国画艺术精神所结论的那样“真可谓浑厚华滋和蔚为大观”，是近现代所有中国画

家望尘莫及的。我们看一看黄宾虹的学识状况。仅就他一生著述和撰写的几百万字的美学、绘画和笔墨理论以及美术评论批评文章和大量诗词来看，就连一生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写作的理论家也是难以与之相比的。仅就他在书法方面所表现出的融各种法帖为一体的风格，坚实深厚的功力修养，洋溢着风骨之气的精神境界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连现代许多毕生于书法事业，并得到一定历史地位的书法家也是不可与之相比拟的。黄宾虹在学识修养方面的广泛性，涉及到文字学、哲学、易学、道学、儒学、经学、禅学、佛学、理学、美学、文学、诗词、篆刻、鉴赏、文物、古迹、音律、中西文化比较等等领域。其研究探索的精确度和深度，其与自己的绘画、理论、书法和笔墨融合的整体深度和高度，都惟能以博大精深而比喻。正由于黄宾虹具备了如此深厚的学识修养，因而他在艺术的追求上，体现出了不为世俗事物所动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他长期游历写生于大自然之间，安于生活的恬淡和寂寞，一生不间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具有道德思想精神境界的艺术，黄宾虹的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前进，将会更加显示出他在中国画方面超越古今的巨大贡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惟一的能够不愧于大师称号的中国画艺术家。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由于以自身深厚的学识修养作基础而建造了艺术的宏伟巨大的高塔，最终达到光辉的顶点的例证。但是，由于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与此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这里还需节省些笔墨。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我们在前面所结论的道德精神、生命精神和艺术精神，原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生命体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即就是再具有天才的艺术家，除此而外要想达到艺术的光辉顶点是不可能的。因为，“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观念，已从根本上向我们揭示了凡是道德的、永恒的、智慧的生命，其必然是由大自然本原性的、通达于天地万物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

高完美的思想精神融化而成的真理。一个艺术家和他的艺术精神的生命，完全包含在这个深邃的真理之中。

我想，一个接受了我们这个观点的读者，一个不想浪费自己艺术天才的读者，一个期望达到艺术的光辉顶点的读者，都会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获得深厚的学识修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过多地提出讨论的意见，因为诸如勤奋、刻苦、自觉、努力这些方法，虽然是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必备的品格，然而似乎已变成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已没有必要再浪费精力去讨论。对于一个压根儿没有追求深厚学识修养的兴趣和天资的人，他也不会在这方面投入这样大的精力。他们不是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而是认为艺术是一种技巧，不需要那么深厚的道德学识修养，他们不只是认为不需要深厚的道德学识修养，而是不知道道德精神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原本与艺术技巧深刻相关的道理；他们不是不懂得这个深刻的道理，而是不知道自身和大自然的道德精神之间原本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生命整体。从根本上看，这类人就不具备成为“大器”的艺术家的天资和深厚的内在气质。那么，我们就让他去做伟大的艺术家的梦去吧。但是，一个如果渴望在这方面得到深厚的学识修养的人，一个在学识方面总感觉不够深沉、不够透彻、不够满足的人，那么，你就让他停止对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书籍的兴趣和渴求吧。我们相信，任何力量也好依赖后天深厚的学识修养也好，他们都会明白一个根本性的道理，这就是任何事物和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之间都是深刻相关的。这就是庄子所讲的“事兼于技、技兼于艺、艺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的思想。一个凡是深深地领悟了这个道德思想精神的人，他们怎能停止自己对道德学识修养的不息地追求呢？就像毛泽东在行军途中的马背上，就像鲁迅在咖啡间的瞬间的休息里，就像古代许多伟大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在艰苦环境中学习的故事那样：他们哪怕是在深山古寺里，哪怕是在楼台道观里，哪

怕是在只有着微弱光线的蜡台下，月光中，流萤恍动的稀微光线的一闪里，甚至是在阴暗监狱里从很小的铁窗的缝隙中射来的光线下。这些把生命和深厚的学识结为一体的人，我想，他们必定从中获得了生命的神助，要么，杜甫为什么会说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样的话呢？董其昌为什么会提出“读万卷书”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必由之路呢？歌德为什么会说出“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的深切体会呢？

历史上无数众多的伟大人物，是靠深厚的学识修养成长起来的，愈是天才，愈会深刻地懂得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伟大人物，记着他们渴求学识的神奇故事，被他们的故事所鼓舞、所激励、所感动、并学习他们的精神，沿着他们的足迹去追求没有止境的学识，也正好说明，具有了深厚的学识修养的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他已具备了感人的魅力，已经产生了伟大的人格精神、生命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他已经具备了创造伟大艺术的资格。让我们永远记住歌德先生的话吧，他说：“谁要想做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猥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实现出来。”（《歌德谈话录》第174页）

### 43. 修 养

在我们的动物先祖那里，是没有艺术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学识，更不懂得修养自己。他们最大的满足，就是通过向异类发起的残酷的攻击和斗争，来猎取食物，借以维持生命。人类的这种野蛮性的残余，即就是在现代社会中，还能窥视出他的影子。

但是，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即现代文明人和远古野蛮人的本质性差别也正在于此。现代文明人在从远古走来的几百万

年的生活阅历中，积累了深厚学识，因而更懂得修养人类自身。就像我们在认识论的妙门一节里所讲的那样，人类的动物祖先，自前肢脱离地面，变兽类为人类，从而自“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中走出，是在不断地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生活历史中，走向道德的、智慧的、自然的和美好的现代文明的，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着崇高而完美的“大”境界发展。显然，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从兽类向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是一个与其说是进化，不如说是由修养而进化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发展至今的已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人类，是靠曾经推动过历史的发展的、全部丰富多彩的思想、科学和文化精神修养成的。我们在认识论中已深入地阐述过这方面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要根据这个观点，来探讨一个新的问题，即现代人类是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上，准备向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的人。而推动这种前进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已有的全部丰富多彩的思想科学文化精神。他将以其深厚的传统学识，以其提高人类修养的方式，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向着更高境界发展。显然，我们的这一思考又告诉我们：追求更高更大目标和境界的人类，都必须具备很高的学识修养，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到达期望的目标。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智慧的人，越是文明的人，越是高尚的人，越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推动了历史进程的人，也就是越注重加强自身的道德境界的学识修养的人，也就越是感到自身不够完善，有许多蒙昧野蛮的罪过，因而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人。真正的宗教徒，尽管他们深居寺院道观，但他们都时刻地告诫自己，并向道德的主和上帝忏悔，“我有罪”。

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思想精神源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进步的发展的话，那么，创造了如此博大精深和浩若烟海的思想科学文化精神的诸子百家们，实际

上都是这种伟大思想精神的修养家，并以自己高深的修养，成为中华人类历史的典范。他们的著作学说，都是修养成自己伟大人格精神的根本依据。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成为以大自然的道德精神为思想依据的修养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成为以平天下的“仁、义、礼、智、信”为思想依据的修养家。其他各诸学术流派，各都依据自己的思想精神，莫不如此修养。不仅如此，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各有自己修养的方法。如老子所采用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搏之不得”、“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和“致虚极，守静笃”等等方法；庄子所采用的“堕肢体、潜聪明”、“虚室生白”、“坐忘”、“斋戒”、“悟道”、“进道”和“养德”的方法；孔子所采用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克己复礼”的方法；孟子采用的是“塞于天地之间”、“万物皆备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良知”、“良能”的方法。从总体情况来看，也正如我们在认识论中所表白的观点一样，即道家家和儒家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在共同根据“易学”的思想发展自己的思想精神时，所关注的焦点不同，道学是重点关注人和大自然的根关系的，而儒学是重点关注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只要我们稍加深入地探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观念出发的。孔子深刻地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也在其著作中，反复地强调了旨在完善人性的扩张人们心灵精神境界的“知天”思想。显然，“天人合一”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道德思想传统，成为推动民族历史有力向前的根本性思想精神动力。而以“天人合一”的、即深厚的思想科学文化传统为依据，严格修养每一个现代中华人的行为和心灵世界，无疑是获得推动现代文明更有力发展的历史性大计。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该成为有道德、有智慧、有学识的因而也具有高尚修养的人。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使人类在完善自身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一步。

我们这种以古仁人之心，修养现代人行为和心灵精神境界的设想，在心猿意马的现代人看来，简直是不愿就范的古怪的事情。因为这种“天人合一”的追求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实际上是追求无私、无欲、恬淡、自由、平静、纯真、朴质、包容、公正、良善和博爱的人性修养，在许多地方将与他们的行为和品性相悖。这意味着他们在权力、功名，财富和奢华方面的强烈欲望和即将采取的行动，简直寸步难行。请读者关注一下本来是净化人类灵魂，提高人类高尚精神修养的文化艺术界的状况，我斗胆说出这样的印象：许多人不学无术和自身修养很差的人。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应该追究一下其中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自明清之间，封建强权统治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华民族在封建专制和个人意志的压迫下，深受束缚禁锢之苦。而荒淫奢落、贪污腐败、道德本性沦丧的统治机制，致使整个社会灾难深重和祸患无穷。这样缺乏道德生机的社会状况，直接导致了百余年来被侵略、被殖民、被压迫的内忧外患、备受屈辱而无力自持的民族历史。“东亚病夫”这个蔑称，对于在饥寒交迫中遭受磨难摧残的中国人而言，并不为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具有深厚的民族道德思想文化精神传统的罪过，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而丧失了本民族伟大传统的缘故。因而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具有伟大精神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源流，处于被割裂、被断流的枯竭、荒芜和贫脊状况。历史发展到本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这个已面临灭绝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发难，这直接导致了不止一代人，由普遍与传统文化阻隔、疏离至而发展到无知和反对的地步。当我们看到许多所谓的现代派文化人，高喊反对传统文化



的口号时，我们陡然间似乎站在了罕见的原始蒙昧的历史的荒野上。我们十分清楚：这完全是历史的遗咎。尽管我们很愿意并造成在中国近二百年这样一个屈辱的历史背景下，去发展物质经济，但是，在这个残酷的、掠夺式的经济战争中，原本就没有深厚学养的艺术家们，哪里顾得上越过历史文化的荒野，在传统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源头，去吸取道德思想精神的充分营养，从而以足够的文化心理能量和高尚的品性学养，去沉静地作自己艺术的梦。

我想，读者肯定会谅解地接受我的观点，即我以上所认为的许多艺术家，原本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并且修养很差的人物的观点。由于上述原因，在艺术家和艺术界，出现了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低层次和低级趣味的文化现象。所谓的艺术家们既然没有深厚的学养，哪能够控制住自私自利的欲望。许多人调转了艺术的船头，把目标瞄准了权力和金钱。为数不少的人似乎懂得分身术，虽然在艺术上并没有花费多大功夫，却能活跃于四方，从权势人物那里得到了权柄，从巨商富贾那里得到了金钱，从荒唐的学术界那里得到了功名。但是，请读者们看一看，在这样一个“名人”辈出、“大师”满天飞的时代，充斥于社会的，却尽是一些肤浅的、庸俗的、低级格调趣味的、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人性道德的东西。这些东西借助了我们这个缺乏学识修养的人们普遍肤浅浮躁的时代。当我们看到人民大众在以大量的时间，接受这些所谓的艺术的熏陶时，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却十分清楚，这简直是在谋杀我们民族的灵魂。这是历史的又一幕悲剧，我们这个近现代以来缺乏休养生机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当代的艺术的状况都告诉我们，最当要紧的，是迫切需要唤醒民族本有的高尚灵魂的文艺复兴。

为此，我们的笔触应该直探本心，从传统文化更深层更本质的思想中，去探讨人性的道德修养问题，我想，细心的读者都会理解我们上述讨论的用心，即深厚的学识，是高尚的修养的基础。

没有深厚的学识，就不可能有高尚的修养。我们凭何能够从深层次的本质方面，去认识深邃的、本原性的、道德的思想精神境界？我们凭何能够去追求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大”的人格精神？显然，要求没有深厚学养的人，成为具有高尚人格修养的人是不可能。而越是学养深厚的人，越是道德的人，越是智慧的人，越是文明的人，往往才越是认为自己修养不够因而对自己要求更严更高的人。当我们想到历史上诸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刘勰、李白、苏轼、黄庭坚、朱耷、曹雪芹这些学养高深的人物，想到他们不去攀权附贵、不在功名、富贵、奢华面前折腰而创造了伟大的艺术精神时，我们肯定会认为他们个个都是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确实，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不息地追求的，就是道德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即“天人合一”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大”的修养境界。

显然，在道家称为“修德全道”的道德修养，就是修正我们与本原性的道德的原理法则背道而驰的异化行为，涵养我们本原性的道德的心灵、性气和精神。总而言之，修养成为真人就是最终目的和进入了最高境界。关于修正不道德行为的内容，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许多章节中已多有涉及，我们不去过多重复。我们将集中笔墨，讨论修养心灵、性气和精神的问题。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第八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其《灵枢·邪客》篇又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也。”道学思想的医学认为：心是生命的枢纽，生命的神明精神由此而发出。因此，心这个枢纽能够处在深沉的道德的本原状态，那么其他所有脏器也就会具有生命的活力而平安无恙。以这样的方法养生，则能够达到

颐养天年即长寿的目的。反之，如果心这个枢纽昏暗、扭曲或变态，那么，所有器官都会产生危险，因此道德的本原性精神之气就会闭塞而不通，这样，生命的形体将会受到大大的伤害。另外，心既是生命之大主，生命的道德精神包容内藏之所在，怎么能容得邪恶之气进入呢？如果进入，心灵本原的道德精神之气将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则会离去，离去则生命夭亡。

我们暂且不论生命精神与艺术生命之间完全类似的哲学意义上的相似之处，仅就修养而言，养心就当为根本，应为首养。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心主这个精神之所不受到伤害，各类脏器坚固，那么邪气怎么能够进入，邪恶之气不能进入，那么这个心主就会融通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的气宇之中，从本质上呈现出大自然本原性的，具有无限生命活力的、“天人合一”的神明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按照道学思想的本意，如果每一个追求高尚修养的养心者，能够进入“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状态，那么他也就进入了修养的“大”境界。其生命的心灵、气质、性情、精神等等，都能够得到纯真、完善、高尚和圆满的修养。从另一角度看，至今在一些高尚的人群中，仍然尊行的不为世俗事物所动的养精、养神、养气、养性等等修养风气，其根本目的，都在于排除世俗的假丑邪恶事物的伤害，从而修养成自己高尚而完美的心灵精神。《黄帝内经》中具体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塞听可以养精，闭目可以养神，虚静可以养性，吐纳可以养气，恬淡可以养魂，无欲可以养魄。心源回归到道德的圆满状态，就能够达到养命的目的。

确实，修养高尚的道德的心灵精神，是进入道德的崇高而完美的“大”境界的心由之路，它是道学思想一个深层次的本质性的重要传统。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伟大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就首先表明了“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这种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品性融为一体的思

想，他的博大精深的著作《道德经》，无疑是他自己进入道德的崇高修养境界，成为道学思想最高代表人物的根本依据。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以道德精神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庄子又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应，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达生》）非常明显，庄子这种用心专一若镜，不为外物所累所伤、始终保持与大自然本原的虚怀若谷、恬淡无欲、清静无为、公正永恒的道德精神境界高度统一和谐的思想，是修养圆满的道德精神心灵的最深层最本质最根本性的方法。那么，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一下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属性的本心所在，我们感觉到他在道德的精神境界上会出现如下变化：其心与气感，谓之心气修养；其心与性感，谓之心性修养；其心与精感，谓之精心修养；其心与神感，谓之心神修养；其心与魂感，谓之魂心修养；其心与魄感，谓之心魄修养；其心与象感，谓之心象修养；其心与声感，谓之心声修养；其心与色感，谓之心色修养；其心与态感，谓之心态修养；其心与情感，谓之心情修养；其心与志感，谓之心志修养；其心与恬淡感，谓之恬淡的修养；其心与虚静感，谓之虚静的修养；其心与大自然本源的道德精神境界相感，那么就谓之心源性的道德精神境界的修养等等在“天人合一”的本心修养的道德思想精神内涵中，我们还可以类举出许多变化性的内容，直至达到高度完美统一的、能够产生“神明”精神的道德修养境界。

道德精神的修养是无止境的，它不仅依赖着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依赖着对道德的崇高而完美的精神境界的不息追求。一个对自己的艺术满怀着崇高愿望的艺术家，他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到达这一境界，而惟有以深厚的学养，去感悟和修养自己崇高而博大的心灵精神这一条路可走。

## 44. 写 心

到此为止，我们方法论的探索工作，已十分艰难地越过了无为、悟道、载道、修养的各个阶段。我们曾经陷入过道学思想本原性原理法则的幻觉；我们曾面对浑沌洪荒的远古世界展开了神秘的想象；我们曾像宗教徒一样虔诚地登上了道学思想艺术的圣殿；我们曾为历史上视道德的艺术精神为神圣使命的艺术家所遭遇到的磨难而震惊；我们曾为压制人性阻碍道德艺术精神的封建专制暴行而愤懑；我们曾为不被黑暗政治势力和世俗势力所动，高扬艺术的人格精神的伟大的艺术家的勇气而激励、而鼓舞；我们曾站在伟大的艺术家创造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光辉顶点上而欢呼、而高唱；我们曾为近现代艺术的道德精神的衰落而沉思、而惆怅；我们曾为低级的庸俗的艺术在蒙昧的世俗社会的流行而痛苦、而神伤；我们也曾为历经五千年道德精神文明的积淀而形成的博大精深蔚为大观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而骄傲、而自豪；我们也曾为当代文坛所出现的反对本民族道德的艺术精神传统的现象而不解、而困惑。我们经过漫长的跋涉，很快将要直面现实，并将贴近现实、贴近自然、贴近社会、贴近人生、贴近自我，去全面深刻地思考当代的道德艺术精神。我们并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相反，我们正为当代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复兴而费尽思量。显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被包围在声光电器和高楼大厦的生活之中，我们的生活目的、即不但对金钱、物质、奢华的追求，同时又对人格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这个新的时代性的变化，使我们由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精神积淀起来的心理视线，变得朦胧模糊起来。我们将如何走过这个令人迷惑的时代的路程，我们现代的生活还需要道学思想观念的观照吗？我们现代的艺术不需要去体现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吗？我们是抛开以“天人合一”为

本质的、充满着博大精深的人格思想精神的道德艺术而另择它途呢？我们还是沿着五千年的道德艺术精神的传统、循序渐进地走出一条新路，而留下时代的足迹呢？确实，这是当代真正的艺术家所一致关心的问题。

现在，我要用罗丹的话打开我们的思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说：

“有的人以为古人要教训人类，他们用单纯的形式，创造一种只能诉诸理智而不愿满足官感的抽象的‘美’。”

他又说：

“持有这种论调的人，用了自以为古代艺术中找到的例子来修正自然、割裂自然、把自然压缩成干枯的、冷漠的、极其平板的和真实无丝毫关系的轮廓。”

罗丹的反对修正自然和割裂自然的思想同道学思想反对割裂自然割裂天地之大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当代中国艺术所出现的倾向，竟和罗丹所批判的当时欧洲的艺术倾向何其相似。确实，在当代中国的艺术论调和艺术创作中，认为艺术就是形式、就是线条，就是皴、擦、点、染、就是技巧，就是笔墨的观点十分盛行并占有一定的优势，因而有为数不少的艺术家确认完全不需要到现实中去，到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闭门造车，玩弄笔墨技巧的组合，就像小孩子玩弄魔方一样令他们着迷。并且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悟道的思想，认为艺术躲避在家里就可以凭想象创造出来，结果他们确实像罗丹所说的那样，把现实中的自然又压缩成冷漠的、干枯的、平板的和空陈形似的轮廓性的东西。从这些所谓风行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哪里能感受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哪能感受到大自然浑沌的、质朴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内涵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哪能感受到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艺术境界和人格精神境界。他们不属于“大器”型的艺术家，用雕

虫小技来形容这类艺术家的作为似乎十分恰当。

我十分欣赏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就这个书名的本身而言，就一语道破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的真实内容。就其“文心”而言，尽管刘勰认为艺术创作涉及到思想观念、方法理论、精神境界、人格精神、自然、社会、道德、人生等等诸多复杂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心”的问题。那么，既然“文心”涉及到这么诸多复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雕虫小技所能覆载得了的，因此，刘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性思想内涵，这就是“雕龙”的思想。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民族最为崇拜的象征，是崇高的、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象征。以“雕龙”来喻示中国道德思想的艺术精神，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确实，道学思想本原性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大”的艺术思想的精神内涵，惟有像中华民族这样伟大的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的“龙”才能够覆载得起来，才能够体现出“洋洋乎大哉”的民族道德精神的气势。这一思想，刘勰在他的《序志》篇中讲得非常明显。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又云：“夫著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其情类。……夫奋名于百代之前，乃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有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在刘勰看来，“文心”的根本，就是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至而师法神圣的宗教思想，体现艺术作品道德思想精神的经典意义，酌辨天地万物循环运动千变万化的规律，把握社会人事各种各样复杂情感变化。这样的文心，也就可以说像以太极为核心的宇宙生命运动一样。所以，凡是著书理论者，目的都在于阐发弘扬大道德、大智慧的深邃思想，表明道德圣教的高尚精神，推演出事物的深刻含义。这些通过奋发以求名声超过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的艺术家，其最终目的，也就是让读者从中得到高尚的教养和道德智慧的觉

悟。显然，刘勰的“文心”，其根本在于“雕龙”，而惟以“雕龙”为目的，也才能够真正覆载“文心”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本原性的“大”境界的思想精神内涵。关于这一思想目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中都有表述：《序志》篇云：“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其《原道》篇云：“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充分说明，传统的道德的艺术精神，根本上是对天人合一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心灵精神的寄托和表现，除此而外的艺术，不可能进入“文心”“雕龙”的大境界。既无道德的“文心”，何能雕出道德境界的“龙”？

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发展史中，进一步追溯一下这个不朽的传统精神。历代有大作为的艺术家，都深得“文心雕龙”这个要旨，因而他们终生地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融通，以达到“文心雕龙”的目的。南朝宋画家宗炳，在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理论；唐代画家张彦远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北宋画家郭熙提出了“高蹈远行，以快心意”的理论；元代画家倪云林提出了“聊写胸中逸气”的理论；王履提出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理论；清代画家石涛提出了“夫画，天地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的理论；现代画家黄宾虹提出了“图画之事，肇始人为，终侔天造。艺成勉强，道合自然”的理论。纵观艺术史的发展，纵然时代变迁，社会进化，但是，追求“文心雕龙”的思想，追求心灵与大自然融通的思想，追求深入于大自然之中深刻地体验道德的生命精神的思想，追求艺术再现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生命精神境界的道德思想的艺术精神，不但没有减弱，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发展。显然，心法自然和“文心雕龙”的思想，是一个永恒再现大自然和自我之间本原的道德精神世界的真理。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所谓的追求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们，他们不但没有很深厚的学识去理解和继承这一传统精神，却极力以所谓的形式美的艺术，去修正和割裂艺术和自然之间深层次的、生命本源的道德精神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浅薄和蒙昧。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我们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身处永恒的大自然之中的现代化生活和人们的心灵，更离不开道学思想即道德精神观念的观照；当代的艺术，更需要艺术家到大自然中间去，让艺术家敞开心灵，和大自然沟通，深入地体验和吸收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当代的艺术家，必须立足于“天人合一”的道德思想传统精神的基础之上，以一个现代艺术家的心灵精神，去创造能够表现大自然的时代面貌的艺术。

我想读者会紧接着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既有传统又有创新的艺术语言的创造问题，否则我们怎么会写出具有时代精神风采的艺术呢？对艺术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仍然需要从道学思想无比丰富的大自然的观念中思考我们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借助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去观照和处理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心灵向大自然敞开，大自然中原本应存在着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大自然中原本没有人，是人吸取了大自然神秘奥妙的精神气质才变成人。同样，大自然中本没有艺术，是人类的生活体验、感受、需要和创造因而才产生了符象、文字和艺术，并发展成浑厚华滋和蔚为大观的文化艺术传统。大自然本无法，是人类掌握了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原理而有了法。艺术本无法，是人借大自然的道德之法表现自己的心灵世界而产生了艺术之法。由此可以看

出，法者，心法也，大自然之道德之法也，大自然和我心交流融合之法也。自有文字以来，艺术的法度随着艺术家对道德思想精神的深刻理解而发展和完善，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多姿多彩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和道学思想是完全对应和吻合的。就书法和绘画来看，无论是南朝谢赫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敷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无论是五代荆浩的“气、韵、思、景、笔、墨”六要和“筋、肉、骨、气”四势，无论是历代画家传承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点、线、皴、擦、染、烘法度，无论是中国绘画书法强调的中锋用笔、骨法用笔、悬针垂露、逆入平出、蚕头燕尾、画沙印泥、万毫齐力、铁画银勾、拨镫法、折钗股、屋漏痕、飞白藏锋，真草隶篆，行草狂草，颠草疯草等等全部丰富多彩的方法，其形成发展的过程，都无不是以大自然的道德思想观念和审美原理为根据的。都无不是从马克思所讲的“人化自然”和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的方法中启发和锤炼得来的。现在，我们试以此理论来观照和理悟一下艺术法度的来源吧。其必然出现如下情况：

其道有道心，其艺有艺心；其道有道德，其艺有艺德；其道有道理，其艺有艺理；其道有道法，其艺有艺法；其道有道象，其艺有艺象；其道讲自然，其艺讲随心；其道讲太极，其艺讲心源；其道讲抱一，其艺讲统一；其道讲抱朴，其艺讲质朴；其道讲纯真，其艺讲率真；其道讲浑沌，其艺讲浑厚；其道讲无为，其艺讲自然；其道讲无穷无尽，其艺讲博大精深；其道讲生生不息，其艺讲气韵生动；其道讲道法自然，其艺讲师法造化；其道讲崇高完美，其艺讲神圣高尚；其道讲精神四达并流，其艺讲法度千变万化；其道讲阴阳和谐，其艺讲刚柔并济；其道讲自胜者强，其艺讲风骨之气；其道讲大象无形，其艺讲变形抽象；其道讲致虚宁静，其艺讲宁静致远；其道讲知者不博，其艺讲尽性发挥；其道讲返朴归真，其艺讲学识修养；其道讲解衣般薄，其艺讲放浪

形骸；其道讲大巧若拙，其艺讲质朴无华；其道讲天地有大美，其艺讲去除世俗污垢之习；其道讲天人，其艺讲神品；其道讲黑白相生高下相倾，其艺讲错落有致节奏次序；其道讲为而不争，其艺讲不可劲拔；其道讲惚兮惚兮，其艺讲浑然不觉；其道讲持而盈之，其艺讲不可流滑；其道讲万物有灵，其艺讲不可板滞；其道讲通融和平，其艺讲不可霸悍狰狞；其道讲万物之奥，其艺讲意味深长；其道讲物以类聚，其艺讲随类敷彩；其道讲损有余而补不足，其艺讲删去繁缛补其精气；其道讲大器晚成，其艺讲雄视百代和流芳千古的光辉伟大之作，如此等等。我们可以从道学思想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思想观念中，寻找到能够写出我们心灵世界的一切所必要的无穷无尽的，应无尽有的艺术语言。当然也包括能够体现出我们时代需要和精神风采的语言。

“道法自然”的观念，是我们民族观照自然的生活、观照艺术的方法，观照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根本性大法。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家如果不愿意有辱自己的艺术的人格和使命，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大道德、大智慧者。你在道德的境界里是一个什么层次的人物，你在你的艺术的境界里必然体现出什么样的格调。艺术的格调，源于人格的格调；艺术的品位，源于人格的品位，艺术的精神，源于人格的精神；艺术的境界，源于人格的境界。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期待着具有大道德和大智慧的心灵的艺术家。

## 45. 品 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忽视它会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自古以来，凡圣贤伟者，都十分重视艺术的品评问题。庄子在自己的学说中，就尖锐地批评和嘲讽过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下里巴

人却满街满巷击掌合唱的高低颠倒、雅俗不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级庸俗的社会现象。伟大的诗人、文论家、政治家曹丕，曾以《典论》和《文论》开辟了文艺品评专著的先河，他把艺术品评的重要性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马克思以智慧的目光注意到了艺术品评的作用，他说：艺术品……创造了（整个）理解艺术并能欣赏美的观众。歌德在谈到高雅的品评能力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时说：“这些人用伟大事业或伟大学说显现出他们的神圣性，然后通过所显现的美好境界，博得人们的爱好，有力地推动人们尊敬的竞赛。”（《歌德谈话录》第127页）我们再看一看罗丹在这方面的言论吧，他说：“艺术向人们揭示人类之所以存在的问题，它指出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应走的方向。”（《罗丹艺术论》第127页）

我相信，随着对道学思想艺术精神的探索，读者肯定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真正的艺术家是高尚的人群，他们是大自然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善精神境界的感悟者、先觉者、修养者、体现者和执行者。他们或者为捍卫道德的真理正义、为国家为民族的安危、自由、幸福和真善美的生活而表现出与昏暗的社会统治者很大的斗争的勇气，以旺盛的艺术的创造精神写出大量的诗篇抒发自己高尚的心灵精神和情感，甚至以遭受刑罚以死与之抗争。他们或者为追求道德的自由人格精神，对封建统治者残暴、丑恶、污浊、腐败的行径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以歌颂大自然纯真、质朴、圣洁、博爱和无限美妙的品性的诗篇，来唤起人们的觉醒；他们或者长期地深入于大自然的高山、沟壑、云林、河溪之间、静观、默察、体验、聆听、感悟大自然本原的道德品性和精神境界，陶冶自己纯洁的心灵，摄取大量素材并激发自己艺术创造的灵性；他们或者为追求深邃、智慧、崇高的道德的思想精神，不避寒冬酷暑，深更夜半，忍饥受饿，不为世俗的权力、功利、金钱、奢华所动摇，悉心攻读圣贤书籍，提

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格境界，日以继夜地伏案创作，给历史和社会留下许多具有高尚品格的光照千秋的作品；尽管他们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或牺牲了自己自由欢乐的生活，其中许多人并不被当代社会所认识，得到应有的尊敬，而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们心灵境界的提高，才愈来愈被社会所认识并显示出其光辉之处。

当屈原把“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的昏暗社会揭示给我们时，我们才明白了黑白颠倒、玉石难分是黑暗统治社会的必然现象。因而他向我们提出了应该追求道德的真理、正义和光明的社会理想。当司马迁为申明李陵败降的真相而遭受腐刑，从而将道德的真理正义情感注入对《史记》的著述时；当嵇康不满黑暗专制，虚伪污浊的晋王朝统治，而以自己高尚的人格的风骨之气，向劝他出仕高官的朋友山涛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时；当陶渊明憎恶污浊腐败的官场生活，厌倦仕宦生涯的虚伪、丑恶和出卖良知而写出《归去来兮辞》、追求“复得返自然”的田园生活时；当李白以“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格誓言，畅游于名山胜境、大河上下，以道德的浪漫的想象和奔放的情怀，写出大量歌颂大自然神奇美妙雄秀壮丽的景色境界的诗篇时；当苏轼因不与宋王朝合作，继而累遭贬谪，因此清醒地将满腔热情、思想、抱负和艺术的多方面才华、倾注到对历史和大自然的思念、感怀、歌颂、赞美中去、写出了如《前赤壁赋》和《赤壁怀古》、《题西林壁》、《江城子》等等如此景色美妙、格调崇高的作品时；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文学艺术的大师们，民族形象的光辉典范，他们先后把民族的心灵，提高到道德的智慧、文明和对真善美精神不息追求的境界，把民族的性格，升华到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坚持真理和正义并与大自然纯真、质朴、自由、博爱的品性同样崇高的高度。把民族的文化精神，发展到可以和世界任何民族比美的，让世界尊敬的，光辉四射因而成为推动民族有力前进发展的动力的、博大精深、浑

厚华滋和蔚为大观的境地。

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清丽的山光水色，五代画家董源《潇湘图》的平静恬淡的意境，北宋画家范宽《溪山行旅图》的深幽高峻景象，郭熙《早春图》山光浮动的奇妙景色，李唐《万壑松风图》神秘美妙的松林崖谷气象，元代画家《富春山居图》的清峻高旷、平淡天真的气质气象，倪瓒《汀树遥岑图》超凡脱俗的高逸浩渺的意趣，等等伟大画家的作品，都把大自然深幽、宁静、空阔、美妙、纯朴的永恒的精神境界和品性传送给人们。当我们欣赏和阅读这些作品时，尽管历史已时过境迁，然而我们仍然好像自由地生活在他们作品所表现的大自然的世界里，神圣的大自然好像把我们这些同样是道德的、智慧的、高尚的、爱自然的人们拥抱在自己的怀抱中，我们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呼吸着大自然浓厚而新鲜的空气，并同大自然一样富有生命的活力。每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时，我们就会感到从艺术家的作品意境和体现出来的心灵境界中，获得了一次高雅的精神享受，得到了一次深厚和高尚的精神情感的贯注。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罗丹的话。他说：“艺术家和思想家好比十分精美、响亮的琴——每个时代的情境在琴上发出颤动的声音，扩展到所有其他的人。”（《罗丹艺术论》第128页）尽管还有许多像恽南田、龚贤、髡残、朱耷、黄宾虹这样的画家，像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在他生活的当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和重视，得到应有的尊敬，甚至穷困潦倒，凄惨而终，但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中注入了深厚的和崇高的思想精神的艺术家而言，他绝对是不会被时间和历史遗忘的，他的伟大的艺术的声音，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会在民族文化艺术的钢琴上奏出更加激越、高亢和昂扬的音符，得到人们更加深情的怀念和尊敬。但是，那些凭着阿附权贵风行一时，或者被历史的庸俗浅薄误会而进入历史的史册的人，最终也将会被时间和历史清理淘汰出去。

我们最好请大家看一看当代的情形，尽管我们的许多品评文章，已给为数不少的文学家、艺术家戴上了“大师”、“大家”的桂冠，但是，我们从这些“大师”、“大家”的作品中，并未发现他们“大”在何处，我们既看不出作品中有什么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精神内涵，又看不出有什么与之相呼应的千变万化的、能够动人心魄的表现方法；既看不出有什么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的意境，又看不出像古代艺术家那样真理的、正义的、沉静的、纯真的、质朴的、自由的、热情的、博爱的心灵境界；既看不出有什么经过刻骨铭心的千锤百炼的很纯粹、很精到、很有精神思想性的表现性的艺术语言，又看不出有什么可资欣赏、可资品味、可资注入人心的由学识修养凝结成的高尚的人格精神气质。他们的艺术，哪里有一点儿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善的精神境界的气息呢？哪里有一点儿东西可堪称“大”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虚弱，就是空洞；不是肤浅，就是阿谀；不是简单，就是粗糙；不是千篇一律，就是游戏雕虫小技。总之，既没有显示出道德的“覆载万物”的“洋洋乎大载”的气象，又没有道德的“大器晚成”的气质；既没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文人的“文心”，又没有“雕龙”的震撼人们心灵的艺术境界。我曾细心地历数过我所见识到的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我很难找到一位能够和历代伟大人物相比的例证。很可能，这些人中已被戴上“大师”桂冠的人物，为时不远将会身退名忘，被历史和时间无情地剥去他们头上的“大师”“大家”的头衔。但是，我们也并不排除，真正的大师也确实存在着，他们不是被权势所排斥，就是被肤浅庸俗所不识；他们不是因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修养所形成的人格的风骨精神，而不屑与没有真正的道德艺术标准的世俗的品评同流，就是不愿在世俗权势面前降低人格，在名利场上耗费时光，不愿与世俗庸人目光标准争高论低，而深沉在大道大智慧的艺术境界的探索 and 追求中，以求创造出真正高尚的艺术。如果

论获奖、地位、声名，黄宾虹和林风眠远比不上同时代的许多人物。像石壶、黄秋园这样出众的画家，生前竟连什么地位、声名都没有，连周围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敢断言，他们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成就，远在当代许多功名满身，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上。试想一下，一个以功利目的，金钱目的为主要潮流的社会环境中，能有一个旨在追求扩张人们心灵精神的、真正高尚的艺术标准吗？因而诸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却能招引满街满巷的人击掌合唱、以及由“下里巴人”审评“阳春白雪”的指高为低、指低为高、指白为黑、指黑为白、指鹿为马的奇怪现象和以地位权力为标准，以金钱名声为标准的种种艺术品评现象，尽管是欺世盗名，实在是并不反常。面对这种如曹雪芹所言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无奈状况，南宋画家李唐曾写诗云：“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在宋代绘画品评著作中，也专就高低不分黑白颠倒的艺术品评现象指出要害，即提出了“有画无名”和“无画有名”的值得注意和沉思的问题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样一个低层的、盲目的、真假不分的状况下，有一类道德精神的心理能量很高的画家，他们并不去讨好庸人目光，而严格以艺术的最高境界的标准。即凡是俗人所欣赏的作品，他将毫不怜惜地立即撕成碎片扔进垃圾堆，而凡俗人看不懂的即“不入时人眼”的作品，他将视为珍贵之作而心满意足。在这些具有高尚情操的艺术家看来，如果被庸俗的人所欣赏所看重，那么就说明自己的艺术与这些庸人同样庸俗。显然，拟定出道德艺术精神品评的标准，是眼下最为切实的事。我们不想就此再作过多的论述，因为从本书整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中，我们已反复地阐明了道德精神的最本质最内核的东西，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下的道德艺术精神的标准。现在我们分列于下：

#### 一、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境界的高度、广度、深度。我



们称全方位的三度精神空间的体现。

二、大自然本原性的道德精神境界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思想精神内含的体现。

三、大自然本原性纯真、朴素、无私、恬淡、虚静、永恒、公正、自由、博爱、智慧等等“众美从之”的崇高而神圣的道德精神品性的体现。

四、深厚的道德思想的生活、学识、修养的体现，高尚的道德思想的人性精神、心灵世界和人格的风骨精神的体现。

五、自然、生动、多变、精确、锤炼、骨力、融通等等出神入化的道德思想精神的表现手法的体现。

上述道德艺术精神标准的确立，几乎是我们本书整个探索工作所得到的重要结果。按理我们是应该放心地松一口气了。但是，要说作者完全感到轻松和放心的话，那实在是一种谎言。首先我们感觉到这个标准是不会被普遍的艺术家和读者接受的，他们可能会认为是太高古太离奇了。或者说很不切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欣赏状况，或者说是不可能有艺术家能够达到的。老实说，连我自己也感到过于深沉而没有任何把握，或者说是不可企及。我也曾想到魏晋时著名文艺理论家陆机的理论：“拢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标准，似乎与我们的标准相类似。但是，这种在我们看来是疑惑的新出现的问题，实际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已经探讨过了，这就是庄子著作中涉及到的不同层次的人格问题。我们曾根据庄子的人格层次的思想，以天人合一者为最高标准，直至最渺小的人，共分为九种人格，而且我们已做了结论，认为能达到最高标准即天人人格的人，几乎是微乎其微，真可谓登峰造极了。用这个九层人格的思想，解释这个道德艺术精神的标准问题，我想读者将会悟出其中不同层次因而境界异同的道理的。不仅如此，自魏晋时代文艺品评兴盛以来，以人格为依据划分艺术品位等级的历史已久。在被历史普遍认可并运用的品评标准中，分神、妙、能、

逸四个高低不同的层次，（也有以逸、神、妙、能为依据的）但是，古代品评家同样认为，神品是极为少见的，而在妙、能、逸三个层次中又再各分上中下三个层次，说明艺术家的不同层次主要体现在这九个标准之中。它和庄子的九种人格的思想不无关系。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依据作为一种参考，而忠实于我们探讨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根据人品即艺品，人格即艺格的道德精神的艺术思想，按照九种人格分出九个不同层次，不同品位的格调，现分述于下：

- 一、天人——极品    二、神人——神品    三、至人——至品  
四、圣人——逸品    五、达人——妙品    六、君子——精品  
七、大人——能品    八、俗人——俗品    九、小人——下品

我想，作为艺术家，极品将是追求的最高境界了。而作为艺术的品评家，重要的是严格而准确的品评出艺术家的人格和艺术的品位了。

## 通神第十章

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庄子曰：“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之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

——《刻意》

### 46. 抱 一

对于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追求道德的艺术精神的最高标准，即“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的“极品”，无疑将是显示他生命意义和艺术的生命精神的最高理想。而且，对于一位真正把生命的全部精神融化在这种理想中的艺术家来说，他也才可能真正体会到生命和艺术本来的美妙，并因此将这种美妙的魅力化为一种闪耀着生命和艺术瑰丽景观的现实。尽管历史的长河中这种能够永恒地照耀人们灵魂的瑰丽之光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本身就充满着无限美妙的世界中，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不仅存在着这种可能，更存在着把这种瑰丽之光化为永恒辉煌的希望。

现在，读者很可能会认为我们所谓的“极品”境界完全是一种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确实，我们相信读者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首先，“极品”的概念的来源，它是和太极这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连结在一起的，是出自于与大自然之间深邃的根源性、即“天人合一”的道德观念的一种理想，然而它确实是一种合理的理想。我们在认识论的讨论中，已阐明了人与大自然之间这种不可割裂的道德关系。我想读者还会记得庄子在阐述这个道理时的有名的话：“日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又说：“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当然，我们更应该记得我们在探讨人与道德，即大自然之间的本原关系时反复论证的老子的话，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名言。因此，在我们涉及“极品”这个概念时，只要我们对道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天人合一”的即人与大自然原本高度统一的宇宙全息生命的观念稍加回忆，对老子所强调的“抱一为天下式”的生命原理法则进一步深刻地理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为道德艺术精神所确立的“极品”的标准是凭空想象了。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其“天人合一”的，不可分离割裂的，即在人格的悟性、品性、思想精神境界、学识修养和“合于天伦”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完全要求具有至高无上的品格和条件，也确实是每一个生活在充满私欲的低层次的社会环境中的艺术家难以达到的。也就是说，即就是“天人合一”的原理法则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但是人们要真正达到本原性的“天人合一”的人格精神的真理境界是不可能的。这一理想的实现，将依赖于人类整体进入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社会状态和生命状态以后。正因为我们的艺术家眼下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因此，即就是上帝恩赐了他的“天人合一”的天才，也难免会在艰难复杂的社会

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憾。请读者回忆一下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列举的诸如老子、庄子、列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朱耷、鲁迅、毛泽东、黄宾虹等这些曾经以伟大的人格创造了伟大的艺术精神的人物，他们或者在整个生命或艺术的生涯中，有那么一瞬的瑰丽的生命之光和艺术之光的闪现，他们的哲学的、思想的、精神的、诗词歌赋的、文学的、绘画的、音乐的艺术流行百世、至今广为人们传诵，甚至有些也还不够“极品”的标准，但是，在这些人物中，哪一位不是悟性很高、品格高尚、从小刻苦进学的饱学之士，哪一位不是为坚持道德和真理的正义而付出巨大牺牲又饱经磨难的人，哪一位不是在挫折打击面前无怨无悔、胸怀宽广、毅力过人，具有超凡脱俗的道德气度因而抱定自己神圣的目标不放，每日勤敬着自己的事业和艺术创造的人。只有对于道德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追求极其笃诚而且始终如一的人，只有无私无畏不被世俗的艰难所撼倒，不为世俗的污泥浊水所污染，在世俗的社会环境中超凡脱俗的人，才可能在“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中，与道德艺术的“极品”不期而遇。

正如我们上述所讲的那样，真正伟大的并在我们的历史和社会中产生着久远影响的伟大的艺术家，是极其少见的，真正伟大的艺术的“极品”，与浩如烟海的艺术的历史积淀相比，也可谓寥若星辰。有多少曾经被人们赞美的作品，也不过有如一道美丽的光芒从茫茫太空划过，销声匿迹了。不论从历史和现实的状况来看，大量的艺术家，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因素，由于道德的悟性、品性、思想精神、学识修养和修炼的不足，而不能有力地驾驭自己的事业和艺术，因而消失在历史中了，消失在世俗的社会中了，消失在普通的人群中了。有一部分人因在艺术的修炼的艰难程度方面缺乏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而半途而废了；有一部分人顶不住世俗的权力、功名、金钱和奢华的诱惑而走向了歧途；有一部分

人因自身人格品性的虚弱败坏了艺术的纯洁性而格调始终不高；有一部分人因学识修养不深而看不到艺术博大精深、浑厚华滋、蔚为大观的崇高境界；有一部分人因遭遇世俗的不公正待遇、挫折、排斥和打击，而自己又没有道德的淡泊宁静的心理能量把握自己因而怨恨和愤怒以至自暴自弃；有一部分人因华而不实，注重虚伪名声、不求真才实学而最终难成正果；有一部分人天分不高、才气不足、又不加倍努力、懒散懈怠而终不能成大器……各种各样的状况造成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这就是一代之中，纵使有为数众多的专职的或业余的艺术家，纵使由这些艺术家受命或自觉地创造了确实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的艺术作品，虽然我们不愿低估他们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在我们看来，一代之中，如果能够出现几位真正称得上大师的艺术家，并以自己闪耀的名字和艺术划过历史的长空、对扩张人们的心灵世界，提高人们崇尚的道德精神教养发挥重要影响至而被历史所传诵、如果能够真正产生出几件代表道德艺术的最高境界，即覆载万物的洋洋者大哉的“大器”的伟大的艺术作品，也算是这个时代的荣幸了。

显然，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的“极品”的产生，完全取决于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天人合一”的程度如何。一个以太极观念为主导的、既要求具有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玄之又玄的、神秘奥妙的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深邃的生命本原意识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内涵、又要求艺术家具有本原性的崇高而完美的人格精神品性的道德思想的艺术精神，不仅需要天才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感悟能力，需要把自己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品性融为一体紧密结合的献身精神，同时还需要锤炼出能够充分、准确和完美地体现“天人合一”的道德艺术境界的表现才能。因而，往往少数艺术家的成功，就在于对大自然本原性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思想精神的始终如一的抱负，即自始至终的“抱一为天下

式”的勇气和毅力。而许多艺术家之所以失败，也就在于他们在“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面前的功亏一篑，即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艺术的追求中，背离了或者说割裂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这就是“抱一为天下式”的生命本原的真理。

显然，“抱一”这个本原性的道德的真理，促使我们对“一”这个道学思想观念中的核心问题，有必要再进行一些思考，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讨论的不足。从老子“道生一”和庄子万物“皆源于一”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一”就是太极宇宙的整体生命，“一”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生命，“一”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永恒状态，“一”就是大道德境界，“一”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物质和精神的源泉。老子讲：“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只要我们细心思考一下老子“得一”的思想本质，就会知道“一”是万物之宗，生命之本，是不可抗拒的，不可背离的，博大精深的，玄之又玄的，远之又远的，是神秘奥妙的万物生命的源泉。因而，道学家强调保持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其根本目的在于“得一”，因为得到“一”，就意味着得到了至大、至深、至高、至精、至微的太极世界；就意味着得到了全部丰富的道德的思想精神内涵和无限的智慧；就意味着得到了大自然本原的全部高尚完美的精神品格；就意味着得到了能够显示大自然本原境界的生命方式和艺术的真谛；就意味着我们与大自然本原性的“抱一为天下式”的生命形式，保持着“天人合一”的高度统一和谐的状态。在认识论的讨论中，我们也曾从生命学的深层角度，探讨过道学思想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的思想来源和根据，诸如观察病人危重情况时所运用的“得一之情，以知生死”和救治病人时所运用的“治之极于一”的根本性方法。其中《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中所讲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名句，无论对于生命精神和艺术精神，

都具有极其精辟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而它的思想本质，也就在于生命之“神”与大自然本原性的“一”，是否保持着根本性的“天人合一”状态，是否还得到着大自然全息生命本原的“一”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的贯注和补充。其得到者，生命精神的气质就通畅旺盛，其失去者，其生命精神的气质就行将衰亡。显然，在道学家的思想本质中，认为得到了“一”，就表明得到了神，就表明抱住了不死的生命精神的源泉，就表明了抱住了生命的根本，这就是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东晋道学家、生命学家、医学家、散文家葛洪先生，在他的名著《抱朴子》中，自始至终地阐述着这种“抱一为天下式”的思想精神。作者很难苟同学术界一些人视《抱朴子》为迷信命运学的观点。从《抱朴子》《地真》篇“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者也”和“守一存真，乃通神”中，我们确实能够领悟到道学家“抱一”的思想内涵，它充满了无限丰富的想象和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解悟“抱一”的思想本质，让生命和艺术修养达到“抱一”的境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参与了太极的永恒精神。

因此，根据“抱一为天下式”的立场观点，我们有理由对艺术家提出如下质疑，这就是：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不能解悟“抱一”的思想精神这个真理，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因此而不具备“天人合一”的深邃的、根本性的生命感悟意识；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没有这样的感悟意识，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因此不能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和崇高完美的道德精神境界；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不能进入道德精神的境界，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因此不可能具有崇高的、超凡脱俗的、具有风骨意识的人性精神和人格精神；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没有人性精神和人格精神，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因此而失去“天人合一”的纯真、朴素、无私、自由、公正、博爱、智慧和诸多神圣的道德品性；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失去诸多



的品性，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会因此不去加强自身高尚的人性精神、人格精神和深厚的生活学识修养；我们并不仅担心的是艺术家缺乏以上修养，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会因此不去坚持道德艺术精神的真理、不去修炼自己坚实高深的道德艺术的功力法度，反而走向追求权力、功名、金钱和奢华生活的丧失艺术家良知的歧途；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走向丧失良知的歧途，而我们又担心的是艺术家会因此去迎合低级趣味，去创作讨好献媚、虚假娇柔、肤浅庸俗、格调卑下的所谓艺术；我们并不仅担心艺术家创作出格调卑下的作品，归根结底，而我们最为担心的是道德的艺术精神不能在整个社会张扬，人们高尚的心灵境界不能得到有力的扩张，因而人们原始本能的自私、野蛮、蒙昧的劣根性将会继续危害我们的社会，而人们翘首期待的充满道德的、智慧的、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的、高尚的人性精神的社会，将会真的完全变成一种空想。

我相信读者会从对历史的反思与回顾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如果没有历史上众多的各类富有伟大的思想精神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站在与自然同等高度的立场上，以“天人合一”的即“抱一为天下式”的、崇高的、智慧的、文明的道德精神的思想，创造了无数至今还闪耀在历史长空的，还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的、还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高尚的艺术和完美的生活用品，我们就不可能有当今的文明进步。历史的文明进步，完全是由于伟大人物和伟大的科学艺术思想精神，扩张了人们道德的心灵世界的结果。当你回想起老庄和他们的道学思想时，难道你就不会提高你“天人合一”的悟性？难道在你的心灵里就感觉不到人类还存在着一个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高尚社会？当你回想起屈原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而抱石投江，难道你不会增加与昏暗、愚昧、野蛮的邪恶势力抗争的勇气？当你回想起司马迁在遭受腐刑的悲惨境遇下不改高尚之志，以数十年

的艰苦努力完成《史记》的著作，难道你不会坚强自己在艰难世事中追求高尚的道德艺术精神的毅力？当你回想起嵇康不愿与黑暗统治者同流合污而慷慨就义于杀场之上，难道你还会拜倒在权力、功名、金钱、奢华的膝下，而丧失高尚风骨的人格精神？当你回想起陶渊明厌恶腐败的官场生活而回归桃花园的自然世界时，难道你还会以牺牲艺术高尚的道德精神境界为手段、堂而皇之地步入升官之道吗？当你回想起李白不为权势功利所动、愤然离开长安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去抒发豪迈之情时，难道你不会为李白人性的自由解放，从而焕发出旺盛的艺术才情并进入崇高浪漫的艺术创作境界而大受鼓舞吗？当你回想起苏轼累遭贬谪而不愿降低高洁的人格品性，从而创造了那么多圣洁的诗词歌赋时，难道你不觉得自己也从那些圣洁的艺术境界中得到了高尚的情感的陶冶吗？读者还可以从历史的各类艺术人物中找出数不胜数的例证。正是由于上述众多的伟大人物和他们伟大的艺术思想精神，才有力地扩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使人类的文明进步提升到现代高度的程度。

既然“抱一”的思想精神如此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并如此地以艺术的道德精神扩张了我们的心灵世界，那么，我们当代的艺术精神，应该从传统的“抱一为天下式”的道学思想精神内涵中，吸收哪些营养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拥抱哪些精神品性呢？我们想其必然有如下情况：与大自然为一，以提高我们的悟性而不失于愚昧；与道德为一，以提高我们的境界，而不失于昏暗；与天地为一，以扩张我们的襟怀，而不失于自私；与谷神为一，以强化我们的气质，而不失于狭隘；与玄妙为一，以增加我们的智慧，而不失于偏执；与纯真为一，以保持我们的天性，而不失于虚伪；与朴素为一，以保持我们的质朴，而不失于浮华；与浑沌为一，以保持我们浑厚的品性，而不失于巧诈；与自由为一，以保证我们的人格，而不失于奉迎；与公正为一，以

追求永恒的真理，而不失于邪恶；与博爱为一，以保持我们人类之爱心，而不失于野蛮；与恬淡为一，以保持我们宁静之心，而不失于被身外之物所累；与无为为一，以保持我们深沉的根性，而不失于斗争；与虚静为一，以保证我们神秘悠远的想象，而不失于浮躁；与博大精深为一，以保持道德的深厚的思想内涵，而不失于肤浅轻薄；与千变万化为一，以显示道德的生生不息绵绵不断无穷无尽的生命精神的力量，而不失于空泛苍白；与神秘美妙为一，以合乎天地道德的本原，而不失于简单无味；与崇高完美为一，以进入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不失于低级趣味格调卑下。如此类举，还可以列出许多方面的内容。据此来看，道德艺术精神的创造过程，完全是一个“抱一为天下式”的过程，是一个我们通常讲到的“以一贯之”的过程，是一个从太极的心境开始，其间经过对全部丰富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品性的通融、浑化、统一、最终又回归于太极心境的过程，简而言之，也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过程。但是，我们上述的讨论又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在这个由全部丰富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品性通融深化最终达到统一的过程中，包涵着其在哲理、思想、精神、形式、形象、层次、秩序、语言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的、深度的、千变万化的构成的机缘，而且它需要高屋建瓴的把握和驾驭能力，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重要的因而不可轻视和放弃的。从本质上看，它不仅关系到艺术精神的深度、高度、厚度和纯度，而更关系到其道德的艺术思想精神内含的扩张和影响的力度。

## 47. 变 化

当你阅读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开始的印象总是平淡的、恬静的、幽远的。但是，慢慢地你就会感觉到，就从这样的境界里，会幻化出涓涓地细流，幻化出清冽的甘泉；幻化出如琼浆如圣水一

般激荡跃动的河溪，直向着你涌来，渊源不断地涌流到你的心田。当你静静地深深地体会这种感受时，你顿然间心胸开阔了，你胸中凝结的块垒融化了，你的心灵豁然间变成了空辽美丽的天空，变成了浩浩渺渺的历史的烟云。这琼浆圣水的溪流，继而在你神秘的灵魂中，激起了浪花，汇成了江河，变成了大海，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海浪——这时你会意识到，你的心灵被震撼了。往往在这时，你会激情满怀地豪叹人生：作为一个人，他是渺小的，但是，他的心灵世界却是如此伟大。

我曾经细心地思考过这种神秘美妙的艺术现象，它显然是一种强大的思想精神的来源。当然，它首先来源于创造了这个伟大作品的人物的的心灵。毋庸置疑，这个人物必然是不同凡响的伟大人物，他的心灵甚至比他的作品还要伟大。正如歌德所说：他要创造一件伟大的作品，他自己必须首先是个伟大的人物。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诸多章节的讨论中已涉及的很多了，不必过多累赘，现在我们将集中精力探讨他究竟给作品中注入了什么。

在上一节我们讨论“抱一”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向读者表明：“一”是万物的根本，“一”就是大自然的本原，“一”就是道德的本身，“一”就是太极。“一”的本身是永恒的，不变的，因而道学家强调“抱一”，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格的“天人合一”的互感。显然，道学家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抱一”的境界，只要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他就能像道德那样，像大自然那样，像太极那样生生不息地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以至绵绵不断，无穷无尽。如果说我们上一节主要讨论的是“抱一”，那么我们本节将主要讨论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说我们上一节主要讨论的是根、是宗、是源、是静的东西，那么我们本节将主要讨论的是本、是绪、是流、是动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上一节主要讨论的是永恒的、至高无上

的、如庄子所说的“淡然之极”的东西，那么我们本节将主要讨论的是变化的、生成发展的、如庄子所说的“众美从之”的东西。在道学思想中，二者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博大精深的、神秘玄妙的、纯真完美的、不可割裂分离的、浑浑沌沌的统一体。从道学思想天人感应即“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道德的艺术精神，不仅强调“抱一为天下式”的本原性思想，同时又强调大自然本原性的生成、繁衍、发展、本、绪、流、动等内容的复杂的、神秘玄妙的千变万化性，我从道学思想的上源即《易经》的系辞下传第八章中看到，在早于道学思想的古代易学中，易学家已深刻地关注着大自然本原性的、神秘奥妙的变化性，其有语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显然，在易学家看来，大自然本原的博大精深，神秘奥妙的变化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而才出现了《易经》。至道学思想时代，老庄更以其深邃而明白的思想，确立了这些大自然本原的博大精深的、神秘奥妙的、千变万化的、不可违背的规律性和原则性。老子在《道德经》首章就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紧接着在第二章又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在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其在二十三章云：“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其在三十六章云：“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其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曰故久。”又如“柔胜刚，弱胜强”、“静胜躁，寒胜热”，整个一部《道德经》，就是在“抱一为天下式”的、“天人合

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深刻地指出了大自然本体神秘奥妙、博大精深、变动不居的。庄子在《秋水》篇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十分简明扼要地表述万物变化的形式和变动不居的真理。现在，我想用庄子在《应帝王》中所讲的一则幽默的故事，来表明道家关于变化的神秘性、微妙性、重要性和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它或许能够让读者在幽默而轻松的阅读中得到很多启悟。郑国有个叫季咸的神巫，能占算出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并预言哪月、哪日发生，如同神仙一般准确。郑国人见了他都惊慌地躲开，生怕说出了自己的死期。列子看了这种情况，回去对他的老师壶子说：我原来以为您的道术是最高了，没想到还有比您更高的。壶子不以为然地说：我只给你传授了道的概念，还没有传授其中的奥妙，你就自以为得道了吗？你用很表面的道与人周旋，必然肤浅，使人看破你的秘密。去，把季咸请来，让他看一看我。于是，列子第二天邀季咸给壶子看相。离开壶子家后季咸长叹一声说，你的老师面如湿灰，一脸怪相，看样子过不了十天就要死了。列子哭着把这话向壶子讲了一遍，壶子说，我刚才处于入静状态，心息相依，若寂若净，虚无恬淡。他大概是看到我生机闭塞才这样说的吧。请他再来看看。次日，列子又邀季咸给壶子看相。季咸出来对列子说，多亏你的老师遇上了我，现在有救了，我看见他那闭塞的生机又开始活动了。列子高兴地把这话告诉壶子。壶子说，我刚才给他看的是运气时的情形，意与气和，杂念不入，一线生机从脚跟慢慢升起。他可能只看到了这线生机。请他再来看看吧。次日，季咸又来见壶子。季咸一出门就说，你的老师神情恍惚，我无法给他看相。等他心神安宁的时候再叫我来吧。列子又把这话向壶子说了。壶子说，我刚才处于阴阳相合的太虚境界。他只看到我守气不动的平和貌相，却看不到任何征兆。达到气机平静有九种状态，这几天我只给他看了三种：一种是像小鱼在潭中微微游动那样安静，一

种是像水静不动一般，一种是溪水虽流但动中有静。还是让他再来看吧。于是季咸又一次给壶子看相。他脚还没站稳，就大惊失色地逃跑了。壶子喊：追上他！列子急忙出门但没有抓住。壶子说，刚才我给他看的，也没有脱离开大道，是万象俱空的境界，一点迹象都不表露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狼狈逃跑了。列子这才知道自己学识浅薄，没有真正掌握大的道术。于是返回故乡，替妻子烧饭，喂猪就像侍候家人一般，天真待物，不染红尘，摒弃浮华，返朴还淳，持守虚静，直到终身。

显然，庄子在阐明着一个大自然本原的真理，这就是，大自然内在的道德精神，其原本就是千变万化和变动不居的。千变万化的生命现象的本身，就体现了大自然本原性的生生不息的、绵绵不断的、无穷无尽的、神秘美妙的、博大精深的、崇高完美的、具有着永恒而强大的生命力的道德精神。因而，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道德的艺术思想，必然把通过表现大自然本原的，具有规律秩序和原则性的，对比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千变万化的生命的内在现象，视为再现其道德精神的生命力量的一种重要方法。它与“抱一为天下式”的方法一样，同时以千变万化的方法构成了道德艺术精神完美统一的精神境界。

我们看到，通过“天人合一”的观照方式，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大自然生成发展的千变万化的思想和形象内涵，从而向艺术的境界中，注入来源于大自然整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生命的生命精神，已经成为创造道德艺术精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回忆一下，我们在认识论中所详尽表述的，庄子实际借黄帝之手所演奏的表现大自然千变万化的气象的《咸池》乐章，那种万物复苏，竞相生长，日月普照，星辰各运行于自身轨道、或者隐约、或者开朗、或者高昂、或者雷钧万霆、或者嘎然而止。或者余韵缭绕的音乐境界；如果我们能够回忆一下商周和春秋时代的青铜器上，那些具有哲理意识的，脉络伸劲多姿的、枝

叶纹饰回旋茂密的、参差交错千变万化的、让我们留下古远恢宏、博大精深、宁静肃穆和神秘美妙印象的青铜时代的艺术；让我们回想一下创造在中国陕西临潼山下的秦代兵马俑艺术，那一派气势威武壮观的兵骑军阵，那些或昂首向前、或跪射、或乘铜车马指挥若定、或执剑跨骑冲锋陷阵的式样各异的姿势，那些身份、地位、衣着、气质、神色各不相同的、千变万化的人物形象；还有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艺术。只要我们回想到这些，我们就会感到，道德的艺术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和不朽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古代的艺术家的，在创造艺术作品的时候，在作品的内容中，再现了大自然生成发展和千变万化的富有生命力量的形象，给作品注入了“天人合一”的道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

道德的千变万化的艺术思想精神，历经了商周、春秋和秦汉时代之后，至汉魏时期，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和成熟的思想理论传统。魏晋时文艺理论家陆机，通过对道德艺术思想精神发展历史的总结，提出了道德艺术精神有关变化理想的许多理论，诸如“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拢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等等精辟而宏伟的理论思想。而更让我们为之振奋的，是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的著作《文心雕龙》。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了《文心雕龙》书名本身所内含的文艺创作是创造如同龙一样伟大的生命精神的思想，而绝对不可把艺术创作变成一种雕虫小技。在《原道》篇中，他充分地表明了这种道德艺术精神的关于变化的理论思想，他说：“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又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谁其尸子，亦神理而已。”我们从刘勰的理论思想中，不能不感到道德的艺术精神，是扩张人们心灵境界的、是提高人们高尚的文化素养思想精神的，它是来源于大自然本原的、促成



万物生成发展和千变万化的生命精神，最根本的就是博大精深、神秘美妙、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的变化精神。这或许就是有些艺术作品，至今还在历史的长空中闪耀着光辉的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所在；这或许就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讲的：能够渊源不断地流淌到我们心灵的、使我们融化了胸中块垒的、使我们情感激奋的、使我们心灵震撼的精神源流的所在。我想，我们的读者不会忘记，自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之间所兴起和大量涌现的、对大自然充满崇敬情怀的、具有丰富浪漫想象的，体现着高尚的人格的风骨精神的诗词歌赋；不会忘记董源、范宽、郭熙等山水画家，那由层层深厚的笔墨所表现的、大自然博大精深、神秘美妙、千变万化、崇高幽远的、充满生命的勃勃生机的艺术境界。我想，读者更不会忘记，苏轼历遭贬谪之后，面对赤壁之战的旧地，在《前赤壁赋》中所慨叹出的千古名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每当我们想到这些伟大人物所创造的伟大艺术，我们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和他们的艺术所以不朽，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天人合一”的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心灵精神，他们贯注到自己作品中的，是来源于千变万化的、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永恒的力量。从根本上看，这些伟大的作品，是艺术家通变和浑化了千变万化的、全部丰富的、“众美从之”的道德的生命精神的结果。

行文到此，我们似乎感到关于变化的问题有许多的内容还值得思考。但是，我们同时又感到，这一涉及到哲学的深层次和广泛领域的问题，并非我们单纯从艺术的角度就能阐释清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感到有一部分工作还需要弥补，这就是道德艺术的形式变化和形象变化的问题。在前面的讨论中，由于我们着重集中精力讨论了道德艺术的思想精神和观念的变化问题，同时也由于行文的需要，我们并没有停下这方面的思路，就所列举的易学和道学家关于变化思想内容的、艰涩而精辟的言论进行翻译注

释。当然也考虑到我们在认识论中已多处涉及到这些思想并作了详细的阐述。但是，关于形式和形象的变化思想，完全深刻而透彻地融化在这些言论中。从总体的印象来看，道学思想的形式和形象变化的思想来源，全部继承了易学的精神。从本源上看，都是来源对大自然本原的形式和形象变化的规律、原则的理解和抽象。就形式变化来看，主要包括结构、秩序、节奏、律动、聚合、分化等方面的内容，它的本质是深层空间变化的问题。就形象变化来看，其主要是生命万物对比统一和相互依附促成的内容，它的本质应该是形态的变化内容。

由于篇幅和可行性的考虑，作者不想陷入易道思想那种艰涩的、复杂的、过于神秘难懂的诸如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形式与形象变化思想的深渊中去。它确实是一门伟大的和科学的学问，但是需要我们专门另立课题去探讨它，仅从本书的需要来看，关于形式变化和形象变化的问题，我们在认识论的许多地方已经涉及到了，似乎已足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强调一下道学思想中关于形式和形象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方法，这就是大自然的形体（空间）是大自然的道德精神（内涵）的容器的观点。我们曾在讨论中反复阐明着一个结论，这就是道学家所认为的：惟有“大器”才能覆载道德的洋洋乎大哉的精神，内含的思想。因而，我们现在看形式与形象变化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道德艺术的容器的大小和精神的丰满完美与否的问题；是容器的抽象空间和精神的形态变化问题。就像“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样，形式和形象的变化，本应该是一个如影随形的高度统一协调的整体。当然，形式和形象的变化，也就像太极造化万物一样，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互适应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和机缘。

## 48. 充 实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艺术家身退名亡，被历史遗忘了呢？为什么他们所制造的大量的所谓艺术，生命短暂速朽，被时间和历史淹没了呢？在这些人中，他们在世的时候，一部一部地出书，可谓著作等身，数量绝对超过了曹雪芹。有一些艺术家，特别是中国画家和书法家，一天之内就可以制作出一幅堪称丈二丈八的巨幅，尺寸绝对超过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有些人抽一根烟的功夫就会弄出一幅作品，甚至为数不少的人乐于在公众场合表演来炫耀自己。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重视艺术本身，以艺术作为敲门砖去讨好上司，上司喜欢什么就写什么画什么，诸如为上司歌功颂德或者祝愿上司一帆风顺等内容；或者满足庸人目光，不去追求艺术的真理和崇高精神，只要能捞到大把大把的钱就行。我曾经为这些肤浅庸俗的对艺术的不恭敬、不神圣、不严肃的态度大惑不解，并简单地斥之于世俗，特别是看到这些人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器的新闻媒体热炒和哄抬自己的身价，而产生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缺乏道德的公正标准的无奈感受，然而他们却个个名噪一时，功名满身、金钱滚滚、生活优裕，当你面对这些虚假社会现象时，你也不免为之愤愤不平。但是冷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问题却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原来对这类人要求过高。并不是说他们不懂得真正的艺术，而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那样深厚的学识修养；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而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我们生活的世界和自己，并不是他们不懂得世界和自己，而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大自然本原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奥妙、崇高完美的道德精神；并不是说他们不懂得道德精神，而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像道德那样崇高的具有风骨气质的人格精神。正如歌德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懂得这个世界，他

们更不懂得自己，他们是一些集体性的盲目蒙昧的人群。中国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果我们把艺术作品比作容器，它里面盛满的应该是大自然充实丰满的道德思想精神，否则也不过是空陈形似。但是，既然上述人物没有神圣崇高和充实丰富的道德精神，他们如何能成仙呢？能显灵呢？能像刘勰所指望的那样：以无愧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深厚的学识修养的“文心”，去雕出崇高而完美的道德艺术精神的“龙”呢？

读者可以想一想，历史上哪一部名作名著，不是作者呕心沥血，给作品中贯注了博大精深的充实丰满的思想呢？曹雪芹的《红楼梦》披阅了十载，增删了五次。歌德的《浮士德》前后花了三十年时间。你一看范宽、郭熙、李唐、黄公望、王蒙、沈周等历代画家那种意境深远、思想精神丰满充实、笔墨深厚精到的、能够把我们的精神提高到从未有的高度的作品，你肯定会明白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深入生活、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想创造出来的。据说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都是花去了几年以上的功夫并数易其稿。而米开朗基罗把整个晚年的精力，倾注在罗马西斯庭礼拜堂壁画《最后的审判上》。甚至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充满血和泪的精神的。即使如李白、苏轼这类伟大的诗歌艺术家，即使如张旭、怀素这类伟大的书法家，他们的诗歌哪怕是短短的几句，他们的书法或者颠狂一时，但都无不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和厚积而薄发的结果。其作品的意境中都贯注着生动、充实、精到、丰满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

充实丰满的作品意境和思想精神内涵，是道德思想艺术精神的首要标志。孟子在谈到艺术的思想精神标准的时候曾说：“有知之谓善、有诸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显然，孟子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具备深厚的学识修养和丰富博大的思想，艺术作品进而才会有充实完美的思想精神内含。最终达到光辉而神圣的出神入化的

境界。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云：“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又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罗丹说：“一切大画家都是探测空间的，他们的力量就在这一厚度的概念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只要他们是伟大的人物，都能够认识到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内含，是艺术生命的根本所在。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显示了艺术家雄伟的力量，同时它以艺术作品所渗透的充实丰满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精神的力量，把人们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歌德在谈到当时德国社会类似于我们本文开头所列举的不正常的艺术状况时说：“他们像毒草在蔓延，把好草的地位侵占了。我感到惟一的安慰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误入歧途，遭到毁坏的。”（《歌德谈话录》第228页）我想，用歌德的话衡量中国某些文艺状况，是十分恰如其分的。要不，一代之中，怎么才会出现微乎其微的少数几个能够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呢？

英国19世纪文艺理论家夏夫博里兹在谈到艺术的内容的时候说：“真正的诗人事实上是第二位造物主，一位在天地之下的普罗米修斯。就像天帝那位至上的艺术家或造型普遍的自然一样，它造成一个整体，本身融贯一致而且比例适度，其中各组成部分处在适当的从属地位。”（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只要稍有理解能力的读者都会明白，夏夫博里兹强调的，是艺术所应观照和表现的属于大自然本原的天地思想精神的艺术。他的艺术思想的本质，和道学艺术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殊途同归的。我们进一步分析他的话，他所主张的艺术，就是要表现我们道学思想从根本上强调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思想精神，就是要表现“大器”的覆载着万物而洋洋大观思想精神充实丰满的艺术。他的这种艺术思想的来源，

完全出自于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古希腊哲学文艺思想的先驱——毕达歌拉斯的自然至上的思想。而毕达歌拉斯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我们道学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人类似小宇宙，人体就是天体。都由数个和谐统辖着。人由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谐，同声相应，因此，人类才能爱美和欣赏艺术。艺术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性情。”（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我想，读者完全会从毕达歌拉斯这个和我们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大约同时代的古希腊的智者的思想中，得到三方面的印象：一是天人本同的思想；二是天人互感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高度统一和谐的思想；三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能够扩张人们的心灵境界，其精神内含和来源完全是一致的。这里，我们不想就这方面的内容再花费过多的笔墨。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论是古今，不论是中外，不论是哲学家、思想家，不论是理论家，还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十分关注和着重艺术本应具有的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内含的问题，并认为它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缺少了这个东西，艺术就很难起到扩张人们心灵境界，提高人格精神和升华人性的神圣作用。因此，对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充实丰满的大自然本原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向来为伟大人物所重视。而道学思想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对大自然本原的精神空间的探索过程。这里，我们不妨再引用列子在《黄帝》篇中的一段话，进一步论证一下我们的这个论断。他说：“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无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显然，列子在告诉我们一个“天人合一”的精神空间，这就是天人互含互感的、本同性的、无间无隙的、无穷无尽的、无边无际的、充实丰满的和可互为造物主的真理。他的话，确实立即扩张了我们的心灵世界。

由此看来，艺术家确实应该是第二位的造物主。而艺术家作

为第二位的造物主，所呕心沥血追求的，首先应该就是充实丰满的、天人本同互感互含的道德思想的艺术精神内含。它不仅是作为艺术作品扩张人们心灵境界、提高人格精神、升华人性的重要思想来源，更是艺术家崇尚人格和心灵世界的标志。我们用刘勰的话来讲，就是能够雕出道德思想艺术精神的“龙”的“文心”。

现在，我想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精神，来说明一下艺术表现中天人本同的、互含互感的、互为造物主的具有神秘和智慧意味的真理。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是从大自然中提取的最单纯最朴素的笔墨纸砚水五大元素。但是仅仅这五大元素，让我们的中国画艺术家，创造了多少无愧于大自然的充实丰满的道德精神的中国画作品，并在这方面创造和累积了多么丰厚的思想精神和传统法度。既然艺术家能够用这五大单纯的朴素的元素，再现出大自然本原的诸如天地、日月、山川、江河、湖海、沟壑、高原、林木、四季、风霜、雨雪、云雾、烟岚、人物、动植、花鸟以及其发生、发展、过去、现在、未来、生死、枯荣、盛衰、存亡以及七情六欲等等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奥妙、崇高完美的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境界，那么无疑，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也就本同性地存在着大自然本原、全部丰富多彩和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的元素，因而他才可能必然性地成为艺术创造的第二位的造物主。最终不仅是艺术家本人，更重要的还有广大的受众，从精神思想和艺术形象的广泛脉络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正如罗丹所云：通向理想的生命的天国。

我想，通过对天人本同的互感互含的道德思想精神的探讨，已为我们追求道德艺术的充实丰满的思想精神内含，提供了非常显明的方法依据，这就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观念观照下、在天人本同和互感互含无间无隙的原理支配下的，使天人二者自然元素变通、通融、融化和浑化为一体的艺术创造方法。惟有这种方法，它能够使艺术具有充实丰满的本原性的思想精神的内涵。而且

艺术家才能真正地成为第二位的造物主。

我们的探索已出现了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情境。那种艺术家，不，实际上是第二位造物主，像太极造物、像上帝创世、像天帝创造日月的造物主，那种艺术创造的神圣而崇高的精神景象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能用什么语言表达这种宏伟、壮观和美妙的景象呢？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能够明白表达这种情境的语言，这种以大自然的道德精神造物的语言。我想，还有什么语言，能够比庄子的“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这样的描述还要恰如其分呢？还要准确生动呢？还要让我们确实感到道德的精神充实丰满呢？在艺术家，不！在这第二位造物主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与平庸的、世俗的艺术家截然不同的、让人赏心悦目、让人惊心动魄的道合道、德合德、天合天、地合地、气合气、质合质、精合精、神合神、理合理、法合法、玄合玄、妙合妙、高合高、深合深、远合远、真合真、朴合朴、浑合浑、化合化、性合性、情合情、境合境的等等再现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境界的大法度。他似乎不是在抽象、在变形、在夸张、在写形、在点线皴擦烘染，他似乎不是在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状物象形、经营位置、随类敷彩、传移模写，他更像在寻求一种与大自然本原世界的变通、通融、融合和浑化。然而，我们却确实看到的是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真正充实丰满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境界。

## 49. 大 巧

在我们整个对道学思想艺术精神的探索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历史的和现实的，与大自然本原背离的，以权力、功名、金钱、奢华为目的社会生活，割裂了艺术家与大自然本同的，互含互感的“天人合一”的本性。既然以权力、功名、金钱、奢华为追逐的目



标，他们哪里还顾得上无愧于大自然的艺术的大法度呢？他们哪里还顾得上艺术家作为第二位造物主的神圣使命呢？在封建专制社会的体制下，艺术普遍被作为替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手段。从骨子里看，艺术家是跪倒在专制统治者膝下的。在功利目的趋动下，艺术家完全丧失了作为第二位造物主的人格和人性。许多所谓的艺术家，奴性十足地巴望着功利的指挥棒，看着权力、功名、金钱的眼色行事。其景其情，确实有如庄子笔下那些被宋元公所蔑视指使的、低头哈腰地舔笔濡墨的画师，不惜出卖灵魂。他们或粉饰、或娇媚、或作假、或说谎、或偷窃、或复制、或描模、或造作、或卖弄风骚、或黑白颠倒、或炫耀显示技巧，等等，不可细述，难怪往往被政客们视为雕虫小技。哪里有半点儿真正的艺术家那种有如造物主般的解衣般薄的大气质、大气度和大法度呢？不仅如此，这些受功利之心趋动的、确实有如雕虫小技一般的工匠们，普遍以功利计较得失，心胸自私狭小，并以此目的为出发点，自立门户、拉帮结派。纵观中国艺术史，门户之见由来已久。或拉古代大师巨匠的虎皮为大旗，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或称自己出自于某家某派，以虚张自己的声势；或曰某家某派技法如何传统，或曰某家某派技巧如何创新；或曰艺术就是形式，或曰艺术就是技巧；或自称大家大师；或互相指责贬低；甚至还有借助权力自立名目开办展览、自设奖项、自作评委、自己获奖以其达到功利的捷径的目的等等。尽管这些打上了污浊的功利烙印的所谓艺术，大量地随着时势的转去而被扔在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却也确实使一些真正的艺术家感觉到了第二位造物主的无奈和尴尬。确实，功利主义割裂了人性，屈辱了人格。英国文艺理论家夏夫博里兹说：“在暴力专制下的阿谀逢迎的情况下，不利于产生伟大的艺术。”（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他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艺术状况必然的结果。

请读者注意，作为第二位的造物主的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所

追求的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本原性的境界；他们所关注的是大自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本原性思想精神；他们所表现的是本原性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品格；他们创造艺术的目的，是将大自然本原性的、天人本同的、互含互感的、充实丰满的道德精神，通过艺术的变通、通融、融合、浑化的大法度，溶化在“大器”的艺术作品之中，遵照上帝所恩赐的天才的艺术家的神圣使命，去播撒上帝的道德精神，去扩张人们的心灵世界，去提高人格，去升华人性，去把人们的心灵、人格、人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们确实愿意承认艺术的这一神圣使命，如果我们不愿去亵渎上帝的心灵，那么，我们应该觉悟，是功利主义把我们的艺术家引向了歧途。我们整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勾心斗角，痛苦烦恼，哪里还有时间和心境回到大自然本原的境界中去呢？哪里还能够观注得到、体悟得到、通融得到、融合得到大自然本原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道德精神呢？我们只知道以庸人目光为标准，只知道以惯用的雕虫小技去满足功利的目的，就像井底之蛙看不见汪洋大海，不知道天外有天，哪里还能明白和得到大自然本原的、惟能用“大”才能概括、才能包容、才能表现出来的艺术的大法度呢？确实，请读者想一想，纵观当代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有几位艺术家能称得上第二位的造物主呢？有多少作品是以造物主式的大法度创造出来的能够称得上和大自然合而为一的作品呢？在我们看来，用雕虫小技来形容这个时代的艺术，并不为过。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如此尖锐地批评了为数众多的艺术家，甚至批评了整个一个时代，那么肯定有人会问：你所谓的第二位的造物主的大法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把第二位造物主所常用的内含充实丰富的属于精神性的法度问题，按照艺术家惯用的技巧的观念来回答的话，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就是“大巧”二字。我

们的理论依据是道学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天人合一”的“大”的思想。关于“大”的思想观念，我们在认识论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述，为了清晰的探讨“大巧”的法度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些简单地重复。在道学家认为，惟有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道德精神才能称其为大，惟有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造化万物的太极天地才能称其为大，惟有永恒性的真理和智慧才能称其为大，惟有“天人合一”的人才能称其为大。因之，道学家提出了与这个“大”的观念相适应的即“天人合一”的许许多多道法自然的方法论思想，诸如大道、大德、大智、大真、大白、大象、大音、大美、大盈、大直、大辩、大朴、大器、大一、大阳、大阴、大目、大均、大定、大方、大文、大明、大信、大慈、大悲、大善、大成等等。当然，道学家智慧而深邃的思想，也关注到了大自然本原性造物的法度即技巧问题，因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扩张人们心灵、提高人格、升华人性的思想促使道学家不得不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同样提出了一个与这个“大”的观念相对应的方法，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所讲到的“大巧若拙”的方法。

艺术家作为第二位造物主的艺术创造，它原本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讲到的人化自然的过程。我们在认识论中曾经说过，人类无论多么伟大和全部丰富多彩的创造发明，都是人类在逐渐深入地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层到里层、由表象到本质的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当人类真正认识到大自然的“大”的时候，也就会自然地探索找到能够再现这个“大”的思想的方法。因而道学家提出了上述诸多“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法度。歌德曾说：“如果高明人一旦窥见自然界活动和力量的秘密，用传统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远离寻常人事物的对象就不够了。他要有一种精神的语言才足以表达出他所特有的那种感觉。”（朱光潜著《歌德谈话录》第245

页)我们细心分析歌德的话,他完全符合道学思想向我们指出的“大”的观念和“大”的法度,道学思想早就认为只有“天人合一”的“天人”才能有“天人合一”的真知。那么,我们根据歌德的思想,完全可以断定,老子所讲的大自然造物的“大巧若拙”的法度或称技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法度或称精神性的技巧。那么我们会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性的法度呢?

显然,我们有一种捉迷藏的感觉,我们似乎仍然要回到创造了无限的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的境界中来。因为艺术家既然是第二位的造物主,艺术家是根据“天人合一”的道法自然的原则创造“大”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的,那么他必然也要像大自然造物那样,以道德精神创造自己符合“大”的要求的艺术。这无疑意味着,老子的“大巧若拙”的精神性的语言和法度,就是本原性的充实丰满的、浑浑沌沌的、绵绵若存的、生生不息的具有众多本原性精神品性内涵和众美从之的道德精神的完整体。而且,从“大巧若拙”这个互为说明的、实际上落脚点在于“拙”的这个思想本质来看,“拙”本身就是道德精神的浑沌状态,就是歌德所说的能够表现自然活动的力量和奥秘的精神性的语言。难怪我们的祖宗深切地告诫我们:“造物所忌者巧。”

在我们未作出任何关于“拙”的精神内涵的具体分析之前,我们请读者随我们先看一下古代大师的作品。请看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吧。画面表现的是他的家乡陕西渭北一带的山水景色,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一带是崇山叠峰,草树蒙茸朴茂,山石坚硬塆嶂,河溪在山石间静静流荡。整个山势隆重沉雄,浑厚中包容着生命内在的滋养万物蓬勃生长的精神之气,朴拙中有一种神秘丰富和千变万化的美妙感觉。你看这座画面中间突兀而起的主峰,虽是正面,却层层折落向上高耸,在画面中形成了错落有序的深幽的空间,整个山谷弥漫着浓厚虚静的天地之气息。

你再看一看那由人们走出的古老而悠然的路上，那毛驴和行人，动态形象是多么的生动有趣，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呼吸着大自然清新永恒的大气。你看一看他的笔墨吧，那浓重的格调里有多么丰富的层次，其笔法与自然界的\*\*精神感觉融贯一致，又感到十分精到逼真，墨法总是那么苍茫厚润，你简直看不到一点儿雕凿刻板的地方，整个笔墨都和画面中大自然的景色浑化为一体。这时候，你就会真正理解古代画论中浑然天成的含义了吧，你就感觉到范宽的心灵和智慧与大自然是相通的了。你就会感觉到他心灵的伟大、人格的高尚、人性的博大宽厚和精神境界的崇高了吧，你就会感到他才堪称是真正的大师了吧！

我们还是再看一幅北宋画家郭熙的山水画《早春图》吧。你一看整个画面就会让你激动，就会让你的心灵同样沉浸在一种神秘美妙的大自然的山光浮动的云雾之中。你看那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恍恍惚惚的山峰，奇特的山石，古崛的松姿，曲折迭岩的山间幽泉，在画面意境的每一处，我们都能看到大自然空气的浸润、接嘘和生命力的春潮涌动。你会看到大自然的深奥的精神之气在所到之处造化着万物，让万物在不知不觉地恍惚中慢慢地逼真地显露出来。让我们感到看似恬淡虚幻的大自然的气宇中却存在着生命的种子，而且在一种自由地、纯真的、朴质的、寂静的气氛中生发着、成长着、又相互融通地造化着。你看这个画面，他全部是一个精神气息充实丰满的浑浑沌沌的不息地涌动的整体。这时，我想读者就会看到大自然的精神了，就会感觉到大自然是怎样的造物了，当然，你也会深切地感到画家郭熙是如何作为第二位的造物主的，当然你也会感到大师的真正的含义了。不论是范宽还是郭熙，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是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笔墨的技巧。但是，他们的笔墨法度又是多么的变化万千和浑厚完美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我们为之辨析的、关于

“拙”这种精神的法度或称精神的语言和精神的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拙”的真实的思想内含和本质，就是道德的精神的本源体；就是生生不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尽的造化万物的大道大德的精神；就是能够使大自然显示出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活动力量的精神；就是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境界的精神；就是道德本原的神圣的无私、无欲、无为、恬淡、虚静、寂静、自由、纯真、朴素、博爱、坦荡等等众美从之的高尚的精神品性。显然，对于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的“大”境界的艺术家，不！应该是第二位的造物主而言，与其说“拙”是一种精神性的法度，语言或技巧，不如说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充实丰满的，浑浑沌沌的道德精神的化身；与其说自己是道德精神的化身，似乎又不如说自己就是用内含着道德精神的“拙”的精神的法度、语言、技巧，如第二位的造物主那样，去创造“天人合一”的、与大自然的精神内含，境界和品性本同的，互含互感的，能够出神入化的艺术。我想，有思想的读者很快就会感悟到，对于艺术家而言，“拙”实际上是一种进行艺术创造时的超自我的道德精神状态。罗丹说：“艺术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就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罗丹艺术论》第53页）毋须多言，因为惟有这样的描绘和写作，才能够真正完美地体现出大自然本原性的精神内含、境界和品性。当然，对于生活在崇高道德精神的国度并因而积累了深厚的道德精神的文化传统的中国艺术家，在把握和表现艺术的精神法度和语言技巧方面，显得更加深刻和富有高深的悟性。清代画家和美术理论家石涛云：“夫画，天地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咏乎我也。”（《石涛画语录》变化章）近代中国画大师黄宾虹云：“法备气至，纯任自然，古人草草如不经意，所得天趣为多。”自古以来，宁拙勿巧的方法，已成为中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特别是艺术家的千古诫训。

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强烈的功利之心，由于以功利为目的的社会心理状况而造成的功利主义的盛行，因而道德思想艺术精神所追求的本原性的“大”的、能够扩张人们心灵境界、提高人格、升华人性的道德法度的艺术，如歌德所说的那样，由于它的远离寻常人事，由于他从根本上就涤除了功利之心，所以就很难深入人心；不仅很难深入人心，往往还不能被社会和人们所理解；不仅不被理解，往往还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不仅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往往还陷入极其艰难、痛苦和无奈尴尬的处境。这里，我想用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话，得出这种高尚的道德的艺术精神和世俗社会之间不和谐的现象的结论：

“在人类集体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人类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与文明一致。”（《文明及其缺憾》）他的话真正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多么地富有深刻的哲理啊！因此，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尽管走自己的路吧！

## 50. 通 神

本书将近三年的艰难的探索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此时此刻，我仍然沉浸在一个浩浩茫茫的世界之中，眼前浮现着大自然世界的许许多多神秘美妙的东西。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身学识修养的欠缺，对于道学思想浩瀚的思想观念内涵，对于道德思想艺术精神博大精深、浑厚华滋和蔚为大观的传统的积淀，还未能触及及其深层。但是，我已经感觉到：道德思想艺术精神的众妙之门，已经在一种神圣的气氛中慢慢地打开了，我似乎已经站在了那座雄伟壮观、智慧崇高的艺术殿堂的台阶下。这时，我欣慰的心情是异乎寻常的：我想流泪，我想大哭，我想放声呐喊……

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如果你是一位对艺术确实像宗教徒那样虔诚的艺术家，那么就请你顿首吧，祷告吧，就请你面对这艺术的圣殿，面对恩准给大自然和我们生命的造物主——这神圣的道德精神的上帝，悔悟自己的罪过吧！我们来自尘世，在那里，我们为了争夺权力、功利、金钱、奢华、玷污了您的崇高而完美的道德精神。我们愧对造物主，我们愧对道德上帝。我们不只是愧对，而是与您的永恒、无私、公正、包容和至高无上虚怀若谷的精神世界背道而驰。我们不只是背道而驰，而是在得失计较的尘世生活中变的狭隘自私渺小。我们不只是狭隘自私渺小，而是丧失了您纯真、朴素、恬淡、无欲、无为、自由、坦荡、浑厚、博爱的至尊至贵的人格和人性。我们不只是丧失了人格和人性，而是在权力、功利、金钱、奢华的斗争中变得虚伪、矫饰、献媚、庸俗、浅薄、无知、蒙昧甚至丑恶。我们不只是庸俗无知，而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本原的绵绵若存、生生不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深邃的道德精神的根源。我们不只是不知道自己的根源，而是不知道道德本原的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崇高完美的精神内涵。我们不只是不知道道德精神的内涵，而是不知道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完美的精神境界。我们不只是不知道道德精神的境界，而是更不知道道德覆载万物、浑浑沌沌、不知不觉、恍兮惚兮、惚兮恍兮、运动不止的洋洋乎大哉的不可违背的精神力量。我们不只是不知道道德精神的力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内在性的真理。我们不只是不知道这个“天人合一”的真理，我们实际上就不懂得艺术应该通过对道德真理的再现，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扩张人们心灵境界、提高人格精神、升华人性格，原本就是艺术家的神圣的使命。我们不只是不懂得艺术家的神圣使命，我们往往在艺术的容器中注入的是蒙昧无知、低级趣味、浅薄庸俗、轻浮虚伪、造作献媚、丑恶卑下、丧失人格人性的毒素。



由于我们出卖了道德的灵魂，诋毁了道德的精神，人们原始的蒙昧野蛮的劣根性泛滥滋长，践踏着我们本原性的真理、正义、平静、文明和智慧的生活。我们不只是亵渎了道德的真理和正义，我们还玩弄空洞无物的形式和雕虫小技，在庸人眼里抬高自己，实际上自己是冒充内行欺诈外行的精神骗子……罪过、罪过、说不完的罪过啊！

您——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这道德精神的上神，您恩准了我们圣洁高尚的生命，您恩赐给我们艺术的神性，您交给我们扩张人们汪洋大海一般美好心灵、提高人格的崇高精神、升华博爱的人性精神的神圣使命。我们却为了自私、为了追逐自己的权力、功利、金钱和奢华，违背了您——这道德的上神的精神，我们已成为罪恶的身体，我们罪孽深重，我们肮脏污浊的心灵自惭形秽，我们低级庸俗的艺术简直见不得您这大自然的造物主，这道德精神的上神，罪过啊！罪过啊！你看看道德的诸神吧，他们是那样的庄严，那样的肃穆，那样的神圣，让我们以尊敬无比的心情拜见道德的诸神吧！他们依次是：太极之神、精神之神、玄妙之神、神秘之神、生命之神、造化之神、自然之神、滋养之神、包容之神、浑沌之神、纯真之神、朴素之神、无私之神、无为之神、恬淡之神、虚无之神、寂静之神、永恒之神、自由之神、公正之神、真理之神、思想之神、智慧之神、博爱之神、博大之神、精深之神、人格之神、人性之神、修养之神、生活之神、变化之神、众美之神、融合之神、升华之神、文明之神、崇高之神、完美之神、圣洁之神……这造物主的道德精神的诸神啊，请宽恕吧，我们亵渎了您的神灵，我们玷污了您的神圣，我们这自私的身体，我们这罪恶的灵魂啊！

当你以无比虔诚的心情慢慢地走上这列位诸神的圣殿时，当你以无比崇敬的思想领悟列位诸神的精神世界时，你会恍然大悟，你看一看古今中外的真正的艺术大师吧，你想一想他们划过历史

的长空的、光照千秋的艺术作品吧，你回忆一下这些艺术大师创造伟大艺术的人格精神吧！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卫我们的造物主，这道德精神境界的诸神。他们以艺术的宗教徒即第二位的造物主的忠诚的艺术创造的劳动，在这个崇高的境界里，护卫着这道德的列位诸神。遵照列位诸神神灵的圣意，把崇高的生命精神的种子播撒给人类，让崇高而圣洁的道德精神的品性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中，使人们的心灵、人格和人性，达到同道德同样的高度。现在，请听一下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歌德的声音吧：“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感情，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歌德谈话录》第128页）只要我们想一想歌德那些对大自然和上帝的神学充满深厚感情和智慧的艺术思想的谈话，只要 we 看一看歌德终生不停歇地创作的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众多的文学、戏剧、诗歌作品，我们就会感到，他确实是在执行道德诸神的使命，把诸神完美而圣洁的思想精神品性灌输给人们，并使这种思想精神孕育和培养出一个合乎诸神灵性的高尚的民族灵魂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哲理性的德国人至今都在享受着歌德高尚的艺术思想精神的成果。如果我们对这一思想还需要加深理解的话，那么就请再听一下自西方而来的另一位雕塑艺术大师罗丹的话吧。他在谈到艺术的生命时说：“有了内在的真理，才开始有艺术。”他在谈到艺术的崇高精神时说：“好的作品是人类智慧及真诚的证据。说出一切人对于人类和世界所要说的话。然后又使人懂得，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知的。”（《罗丹艺术论》第99页）只要我们看一看罗丹的诸如《思想者》、《夏娃》、《罗丹》、《加莱义民》、《乌谷利诺》等等雕塑作品，看一看他贯注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的神秘美妙的思想、纯洁的像汪洋大海一样众美从之的精神境界，我们就会感到，他的作品充满

着对大自然的造物主,这道德精神诸神的无比的爱和深切的敬意。他的作品,完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对宇宙大自然真理的思想和意图的体现,是汇聚了道德诸神圣意的思想精神的象征。请看一看,在他的作品中,形式和技巧都找不到了,一切都是思想,一切都是精神,一切都是圣洁的灵魂。只要我们听一听诸如歌德、罗丹这些西方的艺术大师的思想的声音,我们恍若感到人类在一种高尚的乐曲的弹奏中前进。

但是,请读者回顾一下,我们这本苦苦为之探索的中国艺术的道德思想精神,其目的就是从“天人合一”的很深邃的根源上深刻地认识理解道德精神的真理和诸神的灵魂,让我们以贴近道德诸神真理灵魂的方法去执行艺术的神圣使命,把道德诸神声音贯注到人们的人格、人性和心灵中去。在我们本书的探索中,我们曾探讨了诸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范宽、郭熙、朱耷、石涛、曹雪芹、鲁迅、毛泽东、黄宾虹等等人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的道德精神的根本来源,探讨了这些真正堪称艺术的大师的艺术作品所内涵的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精神,探讨了这些创造了伟大的道德艺术思想精神的思想家艺术家伟大的人格精神、人性精神所支撑的崇高的心灵境界。当然,同时探讨了由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和艺术所积淀的浑厚华滋的民族性和蔚为大观的民族精神等等。确实,在这些伟大人物和伟大的艺术的道德思想精神的照耀下,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追求与道德诸神的灵魂真理高度统一的民族。从我们本书的探索和讨论中完全可以证明,真正把道德诸神敬奉为至高无上的、至尊至贵之神的原本就是视道德诸神精神为民族精神的这个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任何当然包括以古希腊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欧洲文化艺术相比,与诸位创造了播撒道德诸神心灵精神的伟大的艺术家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东方的民族,以其特有的大道德、大智慧、大自然、大文明、大

完美的思想观念和方法，高度融合统一的、出神入化地感悟、认识、理解、尊敬和灌输着诸神的圣意，非但毫不愧色，而且还要更深入其骨髓和本质一些。

请听一下我们东方民族伟大的人物的声音吧！南朝时代文艺理论的大师刘勰云：“文之思也，其神远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由，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言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只要我们看一看诸如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范宽、朱耷、曹雪芹、黄宾虹等艺术大师出神入化的作品，只要我们听一听刘勰为追求精神的真理与灵魂，由寂然凝虑到思接千载，由悄然动容到视通万里，由吟咏之间到吐纳艺术精神的珠玉之声，由眉睫之前到卷舒大自然世界的风云之色，由思想诸神美妙的真理到神与物游，以至让诸神的灵魂永驻胸臆，而再也不堵塞诸神的枢机这个虔诚的心声吧，我们就会从根本上理解：作为世界东方的古老而神秘的中华民族大国，它不仅以“大”来寓示诸神的形象，更以“神”来写照诸神的真理与灵魂。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道德艺术思想精神中常用的以神为最高准则的法度性的用语吧，诸如神气、神色、神态、神貌、神思、神志、神形、神情、神性、神遇、神会、神似、神工、神质、神秘、神妙、神韵、神往、神通等等，无论哪一种以神为最高审美标准的法度都无不是与再现道德诸神的真理神灵相关。自古以来，在以道德思想艺术精神为传统的艺术家的感觉和心灵中，由道德诸神所造化的大自然世界的万物，都是具有神性的，真正的艺术家最为忌讳的就是以世俗的污浊心理去玷污和曲解大自然本原的神圣的精神。在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心目中，道是神道，德是神德，气是神气，天是神天，地是神地，日有神日，月是神月，星是神星，人是神人，山

是神山，水是神水，云是神云，雾是神雾，雨是神雨，雪是神雪，树是神树，木是神木，草是神草，石是神石，花是神花，鸟兽是神鸟兽等等，大凡大自然世界蓬蓬勃勃的生命现象，都被认为是道德诸神博大精深、千变万化、神秘美妙的真理和崇高完美、天真圣洁的灵魂精神的体现。在这样一个以神为最高境界、以神为雅尚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国度中，我们伟大的艺术的大师们，创造了多少表现道德诸神的精神形象的思想深刻的法度啊！东晋哲学家、生命学家、修养学家葛洪创立了“望形得神”的理论法度；画家顾恺之创立了“传神写照”、“以神写形”的理论法度；南朝宋画家宗炳创立了艺术创作“畅神”的理论思想；清代画家石涛提出了为道德诸神传神写照的“腕受神则川岳荐灵”的思想理论和法度。近代中国画艺术大师黄宾虹则十分明确地总结了东西方艺术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说：“西人之艺术专尚写实，吾国之艺术则取象征。写实者以貌，象征者以神。此为东方艺术之独特精神。”（黄宾虹《燕集论画录》）

我们很快就要结束本书的探索了，作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由造物主即道德精神创造的人物，作为一个与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世界有着深邃的根本的联系的人物，作为一个追求艺术的道德精神的艺术的宗教徒，我们怎能忘记那近千个日日夜夜的对道德本源的精神境界的神秘而令人神往的艰巨探索呢？我们怎能忘记道学思想那艰涩的语境所内含的博大精深的认识观念和原理方法让人寝食不安、昼夜难眠和魂牵梦绕般的寻求、探究和思索呢？我们怎能忘记那些为了追求道德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而付出了血和泪甚至生命的代价的惊世骇俗的伟大人物的风范呢？我们怎能忘记那些象征着我们民族思想精神的、由真正的艺术大师所创造的博大精深、浑厚华滋和蔚为大观的道德艺术精神的境界呢？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位由造物主即道德精神的诸神创造的具有真理的灵魂的真正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由道德的造物主

所恩赐的艺术的天使，那么，我相信你会和道德的诸神沟通的，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探索，你的心灵会得到净化的，我也相信人的神性会在艺术家——这第二位的造物主的艺术创造过程中得到显现的。你看吧，创造了道德诸神的真理和灵魂的神主在上，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这样诚惶诚恐，让我们跪倒在这神主的灵位之下吧，让我们三揖九拜吧，让我们最后一次聆听神主的圣音吧——

“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庄子《刻意》篇语）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在这道德诸神的崇高的境界里，我愿以此作为我的这本书的最后尾声。它实际上是一种永恒的声音。

我想，尽管我在最后结束这本以探索中国艺术道学思想为目的的书时心情十分复杂，甚或还有许多的话要说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或这样那样的结果，它是否会被浮躁的社会所接受？它是否会被我们称之为第二位的造物主的艺术家所接受？它到底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里能够对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起到影响性的控制作用？尽管我们期待它产生良好的后果，但是谁能把握住这神秘莫测的社会和人性呢？当然也可能被一些人全盘否定，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甚至愤怒。但是我坚信，我的耗费了我生平最多最大心血、几乎几度感到力不胜任而在沉重的精神和泪水的压力下坚持完成的这本《以艺进道》的书，会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因为尽管由于能力限制我还未能从更浩瀚更深刻的道学思想中更好或者更理想的完成探索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就道德思想精神的本体而言，它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最为公正的准则。特别是对于一个自身就是由道德的诸神这个造物主亲自造化的人，对于一个第二位的造物主的艺术家而言，道德的思想诸神，并

不是生命困境中的精神的慰藉，也绝不是造物主的空幻的诺言。在充满着斗争、痛苦和无奈的现实生活中，在艺术的道德思想精神被遗忘、被割裂、被玷污的时代中，谁不期待着道德的思想精神的降临呢？

## 后 记

这部书稿的写作，历经了三年时间，实际上酝酿的过程已有十年以上。直到脱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仍然沉浸在一种魂牵梦绕的情境中，久久地难以从书稿的探索境界中解脱出来。促使我放下画笔写这部书稿的目的，主要是出自于对当代文化普遍存在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及其所潜在的深刻的人性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思考。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浅层次的和精神异化的文化环境中，那么，崇高的道德的人性精神就很难注入人们灵魂的深层。高尚的人性和人格精神得不到升华，历史和人类对真善美的社会生活的梦想和文明进步就要从此停止了。因此，与其说这部书稿是探讨文化和艺术问题，而我更愿意说，是探索与艺术家神圣的使命感相关的、比文化和艺术更深层的即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的人性问题。其艰难和苦辛的程度一言难尽。如果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在道学思想浩瀚而深邃的境界中，以道德的人性和人格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生命很可能就要垮下去了。

本书脱稿之后，我的最大愿望有三：一是希望得到在学术上可以代表国家水准的出版社的认可和出版；二是希望引起较高层面的读者的关注和阅读；三是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学术界和全社会广泛的深思和讨论。归根结底，通过对传统的道德的文化精神和人性精神的张扬，净化我们生存着的社会环境，让我们的灵肉



能够有一个文明高尚的安息之所。值此书稿面世之际，我深深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时，感谢在本书的出版和校正过程中给以帮助の著名作家周明先生，著名画家崔振宽先生。借此机会，对夫人在生活上的体贴关照，对自己给予孩子的很少关爱，一并表示歉疚之情。

张 炬

1999年3月20日于西安

## 主要参考书目

- 《老子》，老子著、魏王弼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老子全译》，沙少海、徐子宏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庄子》，庄子著、郭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白话庄子》，张玉良主编，陕西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
- 《列子》，列御寇著、张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黄帝内经注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 1978 年注本。
- 《抱朴子内篇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菜根谭》，洪应明著、张风点校，陕西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
- 《石涛画谱》，石涛著、刘长久校注，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 《中国文学史》，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5 级集体编著。
- 《中国古代绘画百图》，天津艺术学院美术理论教研组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 年版。
- 《易经十六讲》，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罗丹艺术论》，沈琪译、吴作人校，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 年版。

《文明及其缺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傅雅芳、郝冬瑾译，苏晓离校，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哲学的故事》，威尔·杜兰特著、金发荣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西洋绘画百图》，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 年版。